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七冊目次

陸子餘集八卷　（明）陸粲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陸延枝刻本　一

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明）羅洪先撰　清雍正七年羅雨霽等刻本　一三八

陸子餘集八卷

（明）陸粲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陸延枝刻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註已著錄。是集凡文七卷。詩一卷。粲早入詞館。負盛名。洎官工科。以劾張璁桂萼。僇辱終身。然亦緣是息意邱園。研心經史。學問具有根柢。又爲王鏊門人。明史粲本傳稱其少謁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其授受亦有端緒。徐時行序稱其出入左氏司馬遷。無論魏晉。彭年序以爲專法馬班。雄深雅健。東漢諸家所不及。推獎頗爲太過。至黃宗羲明文海云。貞山文秀美平順。不起波瀾。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歐陽氏之支流。則平心之論。當之無媿色矣。其憶父詩一首。明詩綜云七歲所作。然風格老成。不應至是。疑或有所夸飾。至於擔夫謠之類。有香山新樂府遺音。贈別王直夫二首之類。亦綽有風格。尤未可以篇什無多。遂謂曾子固不能詩也。

貞山先生集叙

往歲洵游姑蘇得見陸貞山先生而論政馬先生應之如響已又與論古今三代而降漢司馬子長尚矣班孟堅亦其儔亞也其著作榘矱炳炳可述焉魏晉以下弗道也他日出其所著文若詩若干篇眎洵讀之銘銘爭遒藏之名山之中十有餘年洵受而藏之名山之中十有餘年而先生沒世之論文者知有陸貞山先生而未知先生志之所尚蓋異云今年年先生之子延枝將盡刻先生所著以傳不遠數千里使人至於京師屬洵為之序其亦先生遺意耶先生儁朗不凡早負文譽既登嘉靖丙戌高第選讀中秘書拜工科給事中益以文章自擅好為無忌諱直言每上章侃侃諤諤指切當世之務輒見施行先生愈益奮淬將盡抒平生所欲言無何出為江西永新縣知縣至乃慱慱慱慱為民既又齟齬無所遇即投檄去歸姑蘇作貞山草堂於東門之內日閉戶讀書探古人著作之原含精咀粹數年蘊積礴薄于中出為詞章斐然成一家言而平生礨磈未施之志皆於是見之其視曩時

所論著益閎儁不侔矣古之人嘗
稱文章家窮而益工夫士不遇時
懷材抱器鬱鬱無所試自放於山
水幽曠之地世之利害得失毀譽
榮辱不嬰其中因得縱觀古昔書
契典謨風雅卦繇丘索之文傳記
所載賢人君子奇瓌卓犖高世之
行可喜可愕感託於文詞其志深
其思逸信其言工之易也然多怫
懺憤惋不平之氣求其從容深厚
可誦法如古衡門泌水之什者鮮
矣先生躡足青雲致身侍從之列
靚簡論思斯文已著奚俟窮而後
工耶既而返服草堂日引其鄉之
髦俊與南北縉紳之士往過其廬
者講業談藝悠然終日而不知身
之隱約而棲遲也豈與世之逃形
匿影揭揭山澤之癯者倫乎校其
所論著咸雅馴有則而憤激怨刺
不形焉其所養蓋可知矣惜乎立
朝行義之日淺施於事業者未究
而矌然表見乎世惟文章也悲夫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
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正二品俸給與呂光洵信卿書

叙曰陸子餘集之流傳人間已久集之叙篇尚缺焉未著公元嗣延枝乃稱曰左太冲嘗賦三都得皇甫玄晏叙之而世始重竊願有冀焉予方喜延枝克承先烈乃尤懼於斯任之難舉也獨憶公嘉靖乙酉丙戌間秋闈禮部接篋魁雋當是時文聲蜚湧萬嶰濤生太阿舒銛鋩嬰者斂避逶試尚書石公瑤將寘首選不果繼選吉士連七試居首比

詔簡吉士五人文史職公以第一人進又不果此惟忌者之罪而公之文則海内學士諸能言者固已心懾而神嚮之王文恪公鏊一代偉人覽其文嘆曰必魁天下少師楊公一清罕許可嘖嘖輒稱通儒非止東南大士俊何人而顧欲預其文哉竊聞之文者吐納三才并苞萬貫雕蟲失之小專門失之私籟末失之靡侮聖詭經失之畔故知夫文之方也紀述欲嚴辨析欲核褒貶欲公論利害欲盡章奏欲譬而切頌禱欲端典故欲練條陳欲其疏通酬應欲其簡直縣令昧公眞若考正聲於律呂挈宏綱於機軸其彙稡厥成者乎夫才長者義則疎辭工者詭於道義精不詭者或枯稿不腴湮鬱奠嗇能言者固已心懾而蘊

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悟玄解自得於心奔然淳沉孰窺其奥而王公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賢虛懷質疑往往出精見以折衷而彼皆自拜服式是測公之造得其髓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抹時為仁經世為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綜理道縣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剸刻黨類凜然莫能逃其罪千千載之下求新出宰圖闕有神不載暮而報政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惜夫諫草爛然什不施行三四理邑未久竟自投劾以罷假令宵人罔忌天授之年將潤澤

皇猷增輝　天閣與唐敬輿接迹比肩無疑也俊攬斯集望外迷中要非玄晏得左氏之深者聊紓延枝悃幅而緣附于青雲之末焉爾余之造得其髓標其集乃若求其志行之純宦業之美節槩之狐則龍池山人彭君年詹事黃公佐著之悉矣

嘉靖甲子穀日南京太僕寺卿前進士年生周復俊撰

卷第一
序 記
注荀卿子序
濯纓亭筆記序
平越西劉氏族譜序
怡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浙江鄉試録序
靜芳亭稿後序
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仙華集後序
贈長洲趙侯入覲序
後執法篇贈贈陳子東之考績
贈郡倅常公序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又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思肇堂記
鄒氏復節婦墓記
卷第二
傳 碑銘 墓表
戴先生傳
陸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前樂安令顧先生壽藏銘
一蘭陳翁壽藏銘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卷第三
墓誌
祝先生墓誌銘
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亡妻盛氏墓誌銘
太醫院醫士張君墓誌銘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張時濟墓誌銘
怡圃朱翁墓誌銘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明故南京禮部精
陸公墓誌銘
旌表節婦吳母陳氏墓誌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誌銘
錢均卿墓誌銘
先母胡大人墓誌
附七十壽序 首
卷第四
行狀 祭文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盧公
行狀
祭王文恪公文
祭亡妻盛氏文
祭邃翁文
祭外舅盛公文
祭王履約中丞文
祭會事方公文
卷第五
奏疏
處置邊防疏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幼太監開洪疏
陳馬房虫疏
舉遺賢以神化理疏
乞賚 天威以明大法疏
幼孤朴諸臣疏
乞致仕疏
卷第六
書 簡
奉外舅盛公書
奉太常錢先生書
與李仁甫書
與聶文蔚太守書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與岳厚大書
答鄧文洁元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答天水胡公書
答黃材伯侍讀簡

答王濟美提學簡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與羅狀元達夫簡
與永豐聶公簡
與王道思參政簡
與尹嘉甫太史簡
與蕭太宰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與太宰羅公論国知記書
卷第七
雜文
子家子贊
子胥論
讀莊子
讀鍾離意傳
書劉氏先墓記後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書姑蘇雅宜後
題貞逸處士卷
書鄒母山心後
題墨衣揮犀録本
卷第八
詩
詠史樂府二首
畫虎行
邯鄲歌
李侯行
邊軍謠
擔夫謠
胸岡行贈廷戶部兼簡濮汝強伯仲
賦內閣芍藥
送行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送魏師召之雲沟
游大雨洞大
贈朱民部使君還朝

寄謝趙醫士
漫述三首
幽蘭篇
名都篇
名姝篇爲人作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贈別王直夫二首
贈沈元材
贈張戶部
門有車馬客行
留別金生
送翁德宏二首
憶家君
寄葛太守子中
送倪參政之雲南
答朱僉事
贈僉參軍之都勻攝郡
秋水亭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上饒道中
送汪僉事之湖南三首

送人入蜀三首
長門怨

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教員文許冠三君

荀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其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剛強自取折

湘鄉曾紀鴻

江蘇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教員朱生考書一編曰濯纓亭筆記余為校重雠為十卷章學士子潛序之最先生名冠宇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為古詩文博覽群籍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事人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鈐山事甚重先生貽之書條利害紓三原為敘咨降歎李長沙為學士亦第廿文皆不及焉也在絕與文之與員人焉不們下棄官歸年七十終于家湖終猶歌吟不輟洵哉天爵要乎世拔拜伐俚撫惘婦奉斥乎矯奇遂史踣乎

已乎已乎豪傑者庶乎罔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既退寒弗試益洩其氣憤於文辭廉哨精確多所風切乎生末當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奧義務求自盡而後已泊乎末世譜牒淪廢族姓滋殊故士有服冕乘軒而貝族混于貶者然其枝葉源流之出亦略可睹矣諜諜莫知收恤者咨乎先王之禮不行而民之散亡久矣其孰能脩而合之劉氏之先望於次南自宣武君氏從高帝戡亂以功延世賞其子孫之法立乃有世臣信其世也今國家乃爲之譜牒可謂有志者也爾諸君子曰似倣斯言也

自通侯以及列校同姓異姓世祿然於宗法猶未遑及是故春秋同流而象賢濟美之道闕焉夫變俗者庸衆之所難也復古者中士之所難也必也爲之以漸則莫要於爲譜矣譜立故分明分明故義達義達故仁讓之道著而宗法可行也爾諸君子其亦有鼎興乎故序之以勸有禮也

怡老園集序

戊辛巳四月之朔少傅太原公張燕于怡老園之池亭門下士侍坐者凡八人凡日風融日舒侍凡潔修嘉辰俗庶若遊無自入焉時遷而高而望則秦餘杭以西諸山間厥隱滅於城堞

聞若其合形效伎而來也酒半公取杜少陵句分韻命人爲詩一章次第成復移飲於清暉堂適他客有善歌者酒至則歌以遊之謝咏間發竟日乃罷公口樂矣今日之會也可無述了於是趙川陳怡取諸詩聯爲卷以授餘曰予嘗有以復於公桑也因之昔之君大位者患不能退即退矣有物焉役之則其身且不暇而何有於樂若夫養尊自高倡焉而莫與和者又不論也公爲三公年未及衰卷懷早退徜徉湖山樂亦甚矣而弘厚特達汲引後進恒若不逮四方之學者莫不思操几杖以從公游若今茲之會雖游致之常而諸生於是挹清飲醇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矣可不謂樂乎昔裴晉公晚居洛陽與劉白賞窮書夜飲午橋綠野之勝至于今人能道之然晉公蓋觀明事之不滿人意故亂焉以自晦也雖樂而憂存矣今天下公所猶以爲憂況同矣雖然有獨樂者公其何憂然古大臣憂之時非晉公時比也公且不能自已而長往又何足以知公樂也不敏敢卒書以請焉作恰老園燕集詩序

送同年戚秀夫知歸安序

金樵戚秀夫以進士拜湖之歸安令湖在浙西爲名郡歸安其下縣也其地當吳江之陽震澤之陰岸山孔北東何山在其南卞山在其北武康大興諸山偏列環繞其間蜿蜒起伏拱好秀麗其水則苕霅流行灌溉爲利甚博其土宜桑稼又多菱蒲茶苧之產本綿文綾衣被天下其民朴而務本愿而不爭其士秀敏而好學至逸少謝安石顏魯公諸君子之流風遺教猶有存者乎何其俗之美也臨是邦者爲政宜若易然而在今日猶病其難何哉自頃年來東南諸郡數罹水旱公私之方大抵困於微獨湖爲然也役大而民勞賦繁而財窘長民者一身而百責萃焉信其有不易爲者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苟有爲於天下其始必有事於此哉是故意與感觸形諸篇章者憂奇其志愛之誠焉孰謂公之果無憂也夫公之憂憂以

之爲縣者治不一二年則思思然欲亟去之勇於取名而怯於爲義巧於奉上而疎於得民前現後隨以爲當然使夫　王澤不宣元元滋困非以是故與抑所謂有志者何世無之意其誠心經理如古循吏者或亦有人焉而世特未知也秀夫君子人也貌温而莊言愨而眞推是爲政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決矣當斯人之蕘悴在上者苟有意焉足以使其惠朝布而莫出焉天下至于及又況民風士俗之厚薄者歸安者乎其亦易治也秀夫往哉難不爲沮易不爲怠惟政之善不

惟官之達則歸安治矣

浙江鄉試錄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浙江鄉試給事中臣黎邵中臣鈗寔奉　命主之臣黎竊惟浙江古揚州之境而今之首藩也舉自我　皇祖起南服定金陵遂下浙東西諸郡方　國家草創日不暇給而崇禮樂考文章搢紳先生出入風議訢訢如也其間二三耆碩參侍惟帳者大抵皆自浙起以博學贍辭潤色鴻業於是　皇明之號令典法炳焉與三代同風而浙之文遂先大下矣不佞嘗好觀　國朝故事而知其梁矣乃今承乏考校始盡得其賢士者之文而縱觀焉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信乎其爲盛也於是知　皇祖之澤遠矣雖然文者道之華而行之飾也昔者孔子稱周之盛曰郁郁乎文哉他日論禮樂則怊然思從先進又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引用大文之有本哉由周以下古文者必曰秦漢尚矣近世以文取士宜莫盛於唐時則有若陸贄者可考矣而韓愈氏稱之曰三代兩漢之文以爲讀

之使人怛惻而已厥其信然乎抑有激而云爾也夫唐之文初亦失之靡矣自愈出然後一振之以復于古彼所謂豪傑之士者非邪而其始也微贄孰能知而取之我　國家稽古立法以經術造士百六十年治教熙洽文亦日趨于盛學士大夫操觚仲紙類能違其所欲占者輒濡飾有餘而朴茂忠實之意視前輩若少衰焉當是時其亦有豪傑者出而振之而司考校者亦能知而取之乎　聖天子方篤於教化優　詔所司選師儒嚴條約期責士以有本之學而非

直曰文云者故屬者之衆雖有司存而特簡
近臣社之意鄉所在昭然可識上於是時有弗
自奮也者非夫也況若浙之當以文先天下者
哉將必有興才焉如愈者卓然出其間矣得為
人以稱塞　明詔則可考校者之責任亦重
文而槪無聞之明命公無私者
或庶幾焉果也同考試明學正某教
諭某某訓導某某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按察使某副使
某士就試者二千八百有奇預選者九十人刻
其文之優者二十一篇合為一編曰某某稿
獻粲序之

靜芳亭稿後序

少司馬高吾先生陳公有文一編曰靜芳亭稿
自武陵以寄粲粲既受而卒業焉之敘曰於乎
若哉公楚人也昔者楚在春秋時為大國號
多人材若申叔時聲子宰遠啓彊王孫圉之
徒其辭令雅容著於傳記者明然成章矣蓋有
先王之遺風焉是後則有屈宋唐景諸子以詞
賦著稱風颯乎亦風雅之流亞也由漢以來作
者間出　明興百年人文宣昭至於　憲　孝
之間盛矣時則名卿大夫之文震耀海內武
容掛列諸公咸以渾厚博大之
陵在則已之皇太中州數千里
華藻貞然各自頡頏
其間振
則之能而
出事切理
之略亦往往
曰楚人之
專惟聽故達公自潮政家居
廬高吾山下日颺詠遊適其
以將聞夫有得於靜坐聽也
述矣將日富是編者日為之
是亦足以知公所存矣

明詩平論序

正德間中承中山張公以御史本　聖書督南
畿學政公脩政強執不受請託陟明允一時
士類畏而仰之者神明焉成化弘按試吳中時
則晉長洲之上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嚴君用

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
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
此進士才也然君數奇屢試于鄉不利頃以貢
上京師　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閱編修師
望閱其卷驚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耶而從銓
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川諸嘗與交游者爭
惜之謂如君之才卒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
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槩聞之竊以爲是未爲
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
仕者大抵重進上得之者後然若有餘不得者
歛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
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
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
歟士貴有諸己誠有諸己也彼在外之得喪吾
何知焉君胡爲不豫寧海古齊地今爲東方大
川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闓達多知
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
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
今天子明聖屢　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
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
當是時將必有人焉應行檢飭官箴卓然出乎
其類以應　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爲不豫
槩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
彌深於其行不能默也故爲著所欲言者如此
已以解叛之忒又以爲君贈

仙華集卷四

仙華集後序

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大夫之述作炤株
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
嘗乏絕其在　本朝尤稱多士于時若壯
海內曰與於斯文而最先有
用嘉陳而賢二公以高年爲諸儒倡率最先有
名繼則先生與賀矣之都紳明樓仲雯沈啓南
史明古皇甫汸輩而起數君子者雖其造詣或殊
然大抵博雅有文行義修潔出入則古衣冠人
望而起敬部使者若郡縣大夫倒行逆施故廉將迎
恐後經紳東西行過都中者捧檄其廬而禮焉
高標遠韻照映一時鄉人嗇至于今稱之不衰
而先生尤負盛世事業受知於遜
撫二原王公值敕歲三上書論蜀吉極劻切

御史理尺簿誣執武爲軍先生貽之書力陳利害民賴以免其他事往往類此至於文辭亦伉健質實不肯觚媺以諧世好古所謂直諒多聞者非斯人歟自先生與數君子者沒吳中耆舊略盡後進之士聞琢齋王先生晚稱獨鄉往之而不得親炙其流風遺烈以爲恨乃今讀先生之文寔重有感焉成者弘治甲子自翁記及門者立庭中按籍命之是殆不然夫人各有志劉勝雖清高未必賢於杜密使李膺爲鍾理亦非所安也彼隱情借己

自同寒蟬者直拘士一隅之見豈所以論大弘達君子者哉是集爲詩文通若干首蓋先生之子處州教授嘉所自輯錄將刻而傳焉屬槩爲校定凡附所欲言者於後先生名同魯與哲其字其先出宋宗室所居有仙華山因以名其集云

題長洲趙侯入覲序

蘇天下劇郡長洲其首邑也爲之令者恒病其難白余省事已來所見邑之賢令亦無幾人若李開州俞新昌賀渭南二君者皆循良吏也語

其所長則令趙侯寔兼之侯閩西盩厔人以進士釋褐令長洲始至值縣政又不理蠹弊叢積憤慨然將一鋤滌之既悉心訪究得其利病所在於是摧抑富猾扶抑貧弱豪右猶或之徒成敛戚退處閭閻困阨大衆者始相慰相賀若更生矣諸大姓或間紳家錯起免啸調悉釐正之使與編氓齒民當受役者畫輕重先後平侯先默察其資力高下手自爲記及期召立庭中按籍命之無那惰逋政務填委雍容裁決動中肯綮無細大皆立辦胥吏不能爲姦而貴勢請託亦無自入也民日有開州之敏侯生活淡泊欲而介潔自將苞苴不入服御儉陋如寒士居常非公會不設肉食閭出百里外一隸負簞笥以從梁糲飯飲然甘之大官則饋役于官者終歲晏然不知橫費民日有新昌之儉制使以　　賦皆督逋賦他逋民死杖下者什九侯獨以身押拒人爲多方寬盡賦卒用完而民間按堵無復及諸非時科率一切省削上官或有可否輒斷斷爭必得請乃已時有所抑第出片紙投里甲以往墟落間狐公隸之

跡焉其視衆庶所患若疾痛在己憫其除
去之不速也民曰有渭南之仁若夫獄訟清賦
稅集特其餘事耳嘗侯俛才識優裕又果於自
信未嘗以利害爲前卻臨政日之或加譴怒色不
平易簡直弗矜以答罰故成而得其一言者罔
不厭服是故無賢不肖咸愛樂其政頌歌盈耳
聞言云君子曰昔之循良吏列於史牒者可數
矣後世以爲不可覩見及今觀侯之政乃知
古人未足多也而以

所賠記者爾侯治渭四年事類多趍取清顯而
侯實四日又無汲汲色益勤恤民隱攻攻未已
也於戲堅然是侯當入覲京師民間之曰侯
其自此升矣是詎矣世之誇諛易與臨川者爾
曷久路尒日閔夫人丹如吾人何晚達溶咲相
慰若神喜怒好惡弗當也當是時宜以遇不給
何暇乃行其志乎是故有注焉則塵明弛
有礙焉則惑或良於法而尺敢非一日之積矣爲說者曰上
欲其明夫明則無惑也法難斯昔欲其剛夫剛則無虐也
法難斯昔欲也近世吏有善爲剛明者矣考

敢言也而有志焉今侯以升朝爲天子近臣
是將得爲之矣雖不得爲將得言之矣而豈遽
忘前日之志哉古之人臣見於君者必有所執
以爲贄侯之往也獨無以自獻者乎余也寔深
望之於其行書以爲贈

後執法篇贈陳子東之考績

閩陳子東之以尚常郡掾官也吾友滻陽鮮允
吉氏贈之執法篇其考績當行也屬邑武進令
李子元素而下五人求贈言於陸子陸子曰夫
蘇氏之言陳子則允蹈之矣余何言哉然李子

之乃不然其為剛也悻悻者也其為明也察察者也俄而進陟以馴至乎大僚也則盡易其本操悻悻者鰓鰓爾矣察察者憒憒爾矣此無異故弗誠之過也君子已非剛明之難也誠則難矣無靡也無惑也而有終茲惟誠乎執法者能誠而天下其誰易之遠子始起明經典教于浚縣而天下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至山林幕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舉邦君之重與之為禮其人皆衆矣大抵榮官雅拜坐則講說今古移日乃罷以為常當是時弘厚謙和之風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荐愿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歲以來

道寖自聖級以上皆簡貴自尊其遇士大夫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戚怒焉有終者至于庭猶涉照紳之旅鉏不被抑然所陵轢特其間爾今春新者耳即貴勢家雖有數如山不問且自是能摧強扶弱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矣為治自有中道刻核細民以奉巨室堅者取之而非所在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也昔曰同道道以干百姓之譽非邪乃使譁乎詢於衆曰繁天下之俗淺深厚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

贈郡倅常公序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為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

已下賢以副爲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爲尚書郎擢御史出參大藩坐註累左遷倅貳吳郡爲人倜儻有大節其於仁德而延訪者後恒若不及後進諸生荷知文墨公皆虛心引接察其所欲惡而道利之進見者人人自以爲常公知己逢近聞之與慢相爲表裏是以信公傳後世久矣書宏于賤宰畧盡其用有如常公嘉猷能敷行古道者乃今以奔

望當還君子亦惜其莊矣之不專且久也今得綸章斯郡或綏南服假以歲月禮讓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舊聞不苛聽徹無小大必參稽法未嘗苟徇上官喜怒人尤以爲難其政寡無弗可紀今爲有感於公待上之誠也及所論特其四書以爲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後政者

翰林文先生小集序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上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爲壽詩篇雅頌先生知愛與周陋其敢無述焉嘗觀之國家當大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然世則雲蒸龍變彬彬乎不可勝紀矣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不以自足而其緒餘流之餘乃獨發舒爲文章經緯三才錯劃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久遠是以信今傳後亦千載之鴻寶矣若夫當世之務經國之猷先生蓋已蓄之胸中而時出於天性雖簿書之

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仕一試也
綦營窩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
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
乃今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
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
生寔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
嗚嗟盛哉抑綦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
以彰朝廷之榮華爲邦邑之光美若二
子自纘之乃國家與學其麻焉是故古之耆艾
居西河則魏國增重
乾豐之七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
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

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
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沒誠得大雅君子敦行
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救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
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
其福祐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
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爲天下賀可矣

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僚因事左降指選停乘來
莅于吳誠直豈弟敦悅典文政事之暇輒造請
郡中名德其尤所敬禮者則內翰衡山先生文
公今年先生壽八十常公詣綦告曰吾且爲先
生壽宜有辭以將之願以屬子於綦謝不敏公
曰吾頃侍坐於先生聞亟稱子之達於辭也子
其無讓綦曰唯唯昔者聞之昔曰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又曰尚祇詢茲黃耇所愆蓋老成
人之重於天下也如此雖扎隱緯興軋進退殊
致皆足以彰朝廷之榮華爲邦邑之光美若二
老來歸而周宗物與子夏居西河則魏國增重
乃自古記之矣先生自未仕時則以文章節行
負海內之望聲烈宦

究於用然清修介特之操足以鎮頑立懦者固
已振動一時至其孝友著於家庭忠信孚於鄉
族而微言緒論依於仁義道德者皆斯人之矩
則也昔人謂國家隆盛之日其君子必有耆艾
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矣先生之福戩大抵
老成處世如梁山疑鎮重莫想其施爲
運用之迹而履霜堅冰尚物是故古之爲
政者鮮不以篤敬尚而爲先務知化理之本存
於爾如常公所爲縉紳先生者君子謂其非
苟然而已也嘉隆耆碩重禮讓以篤俗訓民其

所觀示者大矣昔任長孫榮嚴陵之禮孔文舉表鄭公之鄉前史書之以著其弘矣其在吾與若宋元豐間程師孟閻立孝終諸鄉彥爲蓍集曰十老會時浦城章公岵守郡實首倡斯舉相與賦詠成什而來禮部第秀序之談者每以爲盛事今先生之賢視彼諸君子吾未知所先後也而常公所行非古人之操與榮也竊願以不肖之言揚其盛令異時得綴錄鄉乘附海嶽翁後有榮耀焉故承公之命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貴州按察司題名記

貴州按察司重刻題名碑成憲使王公令吾朱公屬棨記之棨復竊自念春秋矣尚不費而勸懲之遺意乎史莫大於題名古未有之今夫題名者其孰能遵之今之題名者其孰能遵之昔備後之作者其孰能遵之今夫題名古未有也始於近世乎自姓氏邑里之外不加一辭而勸懲之道亦休然昭矣曰史之遺意也非歟貴故夷境我　文皇帝時始設以郡縣治又設方岳重臣董臨之與內地等乃　聖慮所及則大且遠矣顧今之吏於茲土者其自視則以爲非內地若也雖用人者視之亦弗內地若也是故綿歷百年而　王澤猶鯁甘俗弗移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夫宦可爲吏之表也政之廢興恒必由之題名雖淺事往跡存焉觀所以得游樂亦太史遷所謂當世得失之林矣因是以徵夫在位者庶有忌予忍予謂勸懲之大者將於是乎有其誰曰非史也二公開之成曰善夫子之言也已孟書之遂書以冠碑首

思齋堂記

吾兄子徵先生少侍吾外祖參議胡府君學始爲文辭已然授不凡府君奇焉因取魏陽九故事爲制字曰思齋而命之曰爾其戒哉宅相乎勉之無忘外氏矣先生既長與群從遊名始更今字頤不忍忘府君之教乃以思齋名其所居之堂而以自號云大寧氏在當時非顯者徙以陽九之故遂有聞於世斯亦奇矣雖然彼所謂成其宅相云者在志於富貴耳非君子所願學也府君田方介眾平生孜孜利若將浼已至於急流勇退家居三十年絕跡公府有英其名者求一識面不可得蓋古之獨行君子也此豈以

富貴望其後人者哉昔眉山之程有蘇長公焉之甥而敏視氏實朱晦翁所自出二公之賢於外氏有光焉宜此閭府君之所嘗稱述而先生所爲不忍忘者也又嘗直以陽元白待邪桑始知學先生以肖君之命爲之即整情發曠思寧罔極比桑不鄙乙酉鄉薦繼桑丙戌進士皆與府君同鄉人以爲奇事先生獨累舉弗偶時論稱屈而桑尤有慨於先之歎先生處之夷然曰吾有當務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不在我爵御史中丞李公嘗以雋品守者日屏其上公嘉弗知棄地時遂棄以雋焉守者獨一第而已乎君子謂其所養也他日或以告公曰是吾風心也即

之辰棄方棄官外念無以致視頒者悵記其名堂之意如此因以爲高云先生忠信仁厚未嘗爲矯飾不情之行而與物無忤有暴戾者素欺侮之亦一切容忍不校爲文章温雅暢達而秀傑之氣溢發嘗搜輯經史傳記手自筆錄爲書數百卷藏於家他日棄將序而傳之今未暇及也

鄒氏復節婦墓記

節婦鄒氏蓋宋名臣浩齋孫云所居常熟之東始菲父處士能行誼高潔節婦諱淑清嫁長洲氏復戊死雲南節婦方盛年無子能抗志食貧誓不更適雖復涉艱危而卒完其操正統甲子部使者以閭于 朝有 詔旌其門節婦死葬邑中西凌橋之側若干步歲久塞域蕪沒有爲鄉里所使操綿之族人僉謀復之力弗逮也處士之五世孫察時尚少獨慨然曰是寧不在我昏御史中丞庐山先生陳公有別墅直墓地旧遂棄以售焉守者曰屏其上公嘉弗知也他日或以告公曰是吾風心也即嘗于門之後交命救屏標識其處約救往來者使無踐毀歲內乍察自縣

學生棄于鄉迺詣公以請公曰是吾風心也即以歸之察於是屬徒役刷荆棒蕃茂作坦埒樹松檟擇良日修祀事宗親集會小大咸喜曰吾節婦之靈岁於斯有矣先生之没爾夫爰相與頌公之弘矣口丘之隆隆就培爾封我公之功丘之秩秩就夷爾宅我公之德凡鄉孫子世世其毋忘祝公而年幼服白天察聞以語棄口不亦善夫大君子之既表節義凡以篤俗導民而已節婦事嘗著列縣乘迄今且逾百年鄉人猶藉藉歌之詎口蔽者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其體魄藏焉者乎而頹然淪廢固仁人之所隱矣中丞公以純德雅道紀綱人倫蓋嘗抱憲中朝則繩弼之誼著保釐外服則彰揚之法昭今茲之舉任公直細事爾然扶植典教以軌訓邦俗者固於是乎在禁殉節廢君崇義之政斁生宇志姚子表貞姬之號斯固吾鄉邑君子先生故治易諸為易學者首頌從先生事也乃今復遘見之而察能篤念先烈敏於舉義以卒成其父兄宗族之志亦野矣君子謂中丞公也仁謂察也老資歲節也不可以不志庸敘述大致俾列貞石植諸墓左詒彰厥休且以視後來者庶永無壞

陸子餘集卷第二

戴先生傳

戴先生諱本孝世為江西之永新人先生幼與同郡劉子翬為文按筆立就子翬奇之為介見其父給事中胡安國安國一見異之就問舉子業何為自是先生不應舉久之上人有知之者延致之家為籠師遂古籍襄門補博學生同舍皆從問難因折節為弟子先生故治易諸為易學者首頌從先生游當是時先生名聞江淮間成化戊子病湖南胝其經字五徵部試中乙榜授蜀之南川教諭地雜夷獠士鮮知學先生日夜提督教之數年乃有領薦者謂大足應聘考浙江鄉試獲得人秩滿乞改仕不待授輒去當道者強起之又調金堂而先生自願老矣益不樂亡何竟歸諸生留之不得渡江送之歸十年辛卯年八十二先生性敦厚質直綱紀鄉里遇事排解除歲不過校官所至來賀以杖于人自言吾無過人者願平生不能二利耳解老家赤貧服御

單陋有人所不堪者終不問產業所若述務以理勝嘗教學者屬文嘗先治心無徒支離其旨為也君子以為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宗濂者為廬陵判簿當天下亂糾義旅擇鄉社高帝聞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其孫為戴氏物因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鄉人高之其後子孫寖顯若代長史禮蜀侍讀獅江州守禧及先生子皆起科目為名人先生子栝今嘉善令忠信好修陸粲曰余聞之太史遷曰漢祖滅項氏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獨鄧君不名詔彼逐死至其子孫為二千石者六七人今觀鄧君盛略與鄧氏等矣於忠義之死偉矣其後世貴且昌之報固有意哉栝與余同進士郎相善求傳其父予生得判鎌死事因附著云

陸義姑姊傳

陸義姑姊者吳郡人陸之姊也姊有識略歸同氏而寡其弟粲與郡進士為給事中疏薦好言事一歲中帝十餘上數譏彈用事者過惡竟以是得罪謫西南夷徼外地荒遠不能以家從粲既行數月而其妻病沒有一男一女皆幼母胡夫人老且失明方悲號晝夜不離粲所若述務以理勝嘗教學者屬文嘗先治心無徒支離其旨為也君子以為知言先生之先本蕭氏元季有宗濂者為廬陵判簿當天下亂糾義旅擇鄉社高帝聞其名召授節鉞不屈死金陵市中至其孫為戴氏物因冒姓戴至今自判簿以節死鄉人高之其後子孫寖顯若代長史禮蜀侍讀獅江州守禧及

中魁者録寘之列女傳中安知不與魯義姑姊者並傳也雖然姊之始願則豈爲區區之名哉於是姊年且六十其弟叔將率其男女仕爲詩而書其事以視之曰俾爾後之人無忘焉作陰義姑姊傳

給事中李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俸符人也名淡字宗禹一字原深其先自北來居大梁世有顯人搢衣冠家公早孤力學破選爲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倜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之公上疏勒 上飭躬脩攻以弭災歸矣比終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

銷弭變異因陳愼始保終之戒 上嘉納焉都民當供雜泩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爲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貸而市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釐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蹇跋時典留鑰兄弟爲姦利累櫃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澈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上於 孝陵墻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趨以爲誣罔卒所宜有 詔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若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遣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干公爲也是時在降官多簡做不省事獨公盡心承恤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比終喪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日夕手 編紹昨

不輟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剛疾先後列薦于 朝使郡守永即其家勑之復出壁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鑑鎮守河南勢張甚視上大夫獨心敬公聞爲具召之時賀客滿坐待公衆酒公不釋爵行已彌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鑑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杯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鑑爲罔

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謂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蘊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假脫粟猶時時賙給焉　宋王牧菴謂居官而已然無不足之色愚良日乘小車從子姪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至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為詩文皆有思致今有者若干首

陸子曰班固稱朱家郭解之徒抱案交客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焉下其法吏勞郡邑行之無弗稱便然他雜調為民病者一祝貧產為差史役繁重富人子大抵出貲為省府掾以希祿規免先生按籍勾考令諸科調一視貧產為差史徒抱案交客不能有所前却上官聞焉下其法吏勞郡邑行之無弗稱便然他雜調為民病者

切放罷邑故有鄭康成祠久廢祀為治牽學官弟子以時行祀事毀僧居處即其故址作社學簡少俊立師教之民駁時化俄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俗尤靡薄人死泥堪興家言積十年成不葬子弟未冠而婚多婦夫死不持服孀婦且臨司嚴設科禁嫁先小以禮其上民化不令受事先生終其俗用不變甲午拿卿民子利為參佐均自當使孤遠者得所民亦相傳當自山谷中出應役長老數以為數十年來所未有也是時最頻為所招取顯美先法論吳邑博士門述公行實視余余為列其大者以傳

生治兩邑更七八年以不能仰援當路故名秩不進而其意亦已倦游因力詣致事以歸時年才逾五十耳所著書篇不一試談者至今惜之先生受性介潔自處於貧賤之間晏如也即其中廓如是維先生之德後百年乘化以徂有知德者過其下尚曰此吾獨行士之墓也而式諸乎

一閻翁作宰武陵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覬囊空無一錢父老爲辦已申得數十緡以歸今五百余貫耳計卻之樂安足長貧賤者歟爾令五百余吾斯復吾庶以是不朽矣小子志哉之於是曉益自力讀書十年不出門庭足跡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號曰閻翁陸子錄卷第二

一閻翁作宰武陵山下語其子曉曰吾老無所覬囊空無一錢父老爲辦已申得數十緡以歸今五百余貫耳計卻之樂安足長貧賤者歟爾令五百余吾斯復吾庶以是不朽矣小子志哉之於是曉益自力讀書十年不出門庭足跡不入公府所居委巷中號曰閻翁陸子錄卷第二

請余不得辭也爲最其略而書焉翁名綱字宗憲姓陳氏世吳人父本仕爲蜀羅江教諭子從宦學者因占籍漢州以便進取父昌太學生母朱氏兄紘中弱冠鄉試高等翁生州之寓舍幼時是不凡從其父見客於舍牡然獨笑亦作大義既而隨父謁選京師道出崔陰父暴病死逆旅中逆旅人不聽殯將野埋之翁長跽哀號貴得成殮洛巧縣令憐其喪閒關走蜀翁時年十有五歲既北乃克奉父柩歸吳葬烏家儲無擔石所親有哀其貧者頗周給之始

出從事望易久之見所治循天下常經法險阻
頹色而淳一日慨然曰本先人遺體數被畏途
以微尺寸王陽獨何人哉自是不復出取故所
讀書稍暴綠之也中人爭地致爲子弟師范翁
且常服實而其家人度固當然儒者也居家孝友
念其父客死吉陽獨往扶櫬必親負土封植激味旨食必親
省具乃進諸兄前守者爲收恤孤孫成令往
卉筑子以罪戍爲所註累盡發其資無幾
微見顏色仁生具其衣食而遣之戍所荷取管鑰治南有衆
承者寓以百金道過桂從者逆散竊窺守射
不聽卒歸之他事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
四日今年七十有九而聰明不衰髯氏子男
二人長曉舉生次晴先卒女二人惟陳之先
蓋有隱德學論君尤恒篤行詩且百歲卒翁把
孤童奮自樹立逸食以老而不問庶幾
能也已既方發策信林行徑養之望爲天之報
翁將在是乎始翁嘗爲史至猶操意若有
感焉者故自號一閒余爲銘以著其志銘曰

若翁庸北德兮其則嘉秀而碩兮終爲國楨
媚于后兮于祿百福用滋茂兮君子刻銘揚厥
芬兮後千百祀其永有聞兮

福濟觀重建呂純陽祠碑銘

福濟觀建呂優純陽利茶成化中道士郭宗衡
始爲之而武功徐公紀其事云大神儀窈悠不
可知然觀王大猷所過則又甚靈妙化玄頭龍
升霞額執能測之哉余嘗謂純陽舉進士不
第東去遂學爲僊見以事二光遊帝庭爲可致
而已其文章多類此翁生天順壬午正月
勒碑葬者果不足尚乎然眞風靈惠又往往足
以濟世而福民見故神明之異昭生人之別造
也嘉靖甲申呂祠火道士周北山再建馬棟宇
鮮勝丹堊五照中設僊像旁翼隆廡洞門神室
鬱然雲開於是復爲眞境矣北山名以昂少學
道獨扣玄宗洞究至理其閒神曠思脩然塵外
而世之文章富貴無以涸其中然又慕儒行
習孝友之綱敦禮義之節爲時所重又嘗與高
逸者遊時酒痛口樂而忘僊然問以神僊事則
瞿且笑曰呼是誠窈悠不可知邪抑有之而顧

難測識邪若北山可
請銘於余余未暇也
辭曰　閒閻東衰虹梯
作神居縹峙靈堂虎踞
注谷虬文題引鶴日
臥洞房綺錯采紅尚
山延佇伏谷龍門
載瞻于會稽府嵯峨玄蹤絕約
海大行蟠末窮風
篇玉童捧勺來往太清逍遥樂祥光一臨仁
飛

四廓福溥下民惠同上藥極壽乾坤永標丹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紹卿墓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
余以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
皆吾西南夷地貴州地尤僻惡非人所居余行
一月乃至貴州始識紹卿紹卿貌寢而所經由皆大山長
谷下上勞憊晝日道無行人伐有蹄而自後至
者紹卿也與俱憩平林莚間語相勞苦仰視山
高星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

案致如律千戶胡學詩戕其妻行賄更人脫罪一訊得實狀論死王縣者圍峯殺人逋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鼎號懼自兇為吏所錄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案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餘怪視平乘計倉司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死閔視逋東諸郡吏積姦竊為清他所逮易尚多不悉紀今任滿久其功緒當咨有可稱者以聽昧之過夫

歲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溫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己其平乃福福則有不可知者昔人有言秖繫其逆不繫巧慮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脩伏公卿戶下屏起欲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蹤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韜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做為通塞也如紹卿襟度坦易不設城府泯默以終者世亦何可勝道哉紹卿之孝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儀巖鄉桃花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曰城吳縣學生秀敏有文

陸子餘集卷第三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姬希哲蘇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出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為蘇人伯賢 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獻甫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悟

數行下九歲能有等品既夭賦弥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異鍾愛環之言皆入記覽

貫綜群籍稍官性家幽居從閒閱如洎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庶事深研覃思若泉湧發為文章崇深雅健橫縱變化一時名卿大夫以不識先生為恥先生試事于其卷不置口為不工生文恪公必忧其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口吾不誤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可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俚訐嚴於機穽先生示之禮簡遵秀與接以名義俗群盜窟處山谷時出劫焚殺為設方略一旦捕

得三十餘幣芭無警秩遷通判應天府古何乞歸又五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繼道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撿在泉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肚獨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鍾管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休祿及四方餽遺輒召所善客與喋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蔆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繼言之士踔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　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　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曹猶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昌盛哉若其淵淨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

舍弘大抜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塢太原王寵撰次其事行槩爲之銘銘曰　維

皇有文自大啓之其宰嵌刑乾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鉅衆世震驚維嵩弗逢食貧以終猶昌其辭以煽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貴州楊義可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貴州蓋古牂柯之域今其地爲戎衛者以十數

巨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爲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爲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上　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悉諸卖道出下馬金氏即開之有此爵土乃吾以羊酒犒大將軍所部諸軍門降且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　制忠勞始奏見其可須其衆其衆咸書曰賢乎之子孫世爲副長官嫗力也近今預之以擬洗高宗云二傳至翁詩洪宇其自始仕即以才略知名雅有寇警方

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狐疑杜扶莫先發
檄至翁翁捧跪讀一二行已即吁曰援
予刀上馬令其衆收後出者死及戰又甚力所
嚮有功常爲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辦
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造其老猶不聽卧
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僞印謀據城
爲亂翁詗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
潰一境獲全翁既歸畜讀書爲奏牘若文移操筆
張人莫窺其際頗喜結史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

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七
妻某氏子四人長鑾副長宦次鳳鄉學生次
某次某鑾等以某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
去京師殆萬里諸商賈依阻阨殺生自娛一
方僻然謂中國就夷我廣大率乃犯天怒至衆
種殄滅無炊火焉若翁金氏有土數世矣葬謂不
懶子孫相傳藝光奇蹟余曰爲善之福非邪隆先
生日語有之慎大者存余於金氏賭其效矣是
兒即余女六七歲通誠公爲余治春秋學自余以謫牛
隨日講通誠公爲之講牛

銘以訓臣子

亡友戚氏墓誌銘

亡友盛氏故御史大夫斯徵女也盛在是家世
大夫往往其先若多人比者至大夫公以剛毅大
節聞天下　憲宗朝大夫年始冠擢進士第奉
　詔歸娶元室元大人亦出於
吳也大夫通使之爲工部郎故命口遣及歸余
余爲宇之日從姬自余業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工科給事中皆從京師
　詔下　天子仁不忍誅貴州都籲
驛承都鎮地遠且荒惡非人所
居弟能以家從
吾妻乃留侍母側於家故病牌至是益劇又加
庆眩竟不起今年余衆　思
歸又久之今十也於虎丘
自爲女子貞潔柔婉世社通
吳先子通誠公者亦保鬼人也與吾先父如隣
丙君有世交今亦作余於金氏賭其效矣是
兒即余女六七歲通誠公爲之講牛
隨日講通誠公爲之講牛

曰府君聞其女孫賢也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則大喜曰彼聰明兒耶即報許受聘已乃寫書大夫曰爲若得壻矣北岳妻來歸時年纔十有四府君及吾母胡大人皆其少視如己女而吾妻亦執禮盡孝至校過內外姻戚恩誼咸備自奉儉薄食不兼味衣弊垢之師於所生子女踰甚爰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嚴而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日是累德亦傷生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浙中也大夫適本

藩治溝河相見於溝寧歡甚時大夫綜監諸務通勞貌殊瘦吾妻見之悵然謹曰仕可止矣大人亟歸乎先是大夫已疏乞致仕聞其言良悅曰其吾女矣及余遊蔺吾妻初欲與俱曰大家舅姑在堂可復去左右哉乃止余謝曰吾母在予豈可復去左右哉乃止余嘗爲樂往往達夜分始散將別雖極悲愴終不以余嘗官爲慰其賢而有識如此然竟不免大戚傷哉余緯髮讀書困於進取且二十年中更憂患凡四包驚憂有人所不堪者吾妻實相與同之今往事猶若在目也而逝者不可作矣別痛不與知沒不與欽殉可言邪使請婚焉通議公聞之則大喜曰彼聰明兒耶即報許受聘已乃寫書大夫曰爲若得壻矣北岳妻來歸時年纔十有四府君及吾母胡大人皆其少視如己女而吾妻亦執禮盡孝至校過內外姻戚恩誼咸備自奉儉薄食不兼味衣弊垢之師於所生子女踰甚爰之然未嘗徇其欲御家衆特嚴而每以余性卞急易怒爲戒日是累德亦傷生奈何不自愛邪至今憶其言而愧之余之校文浙中也大夫適本

太醫院院判謝公墓誌銘

太醫院院判謝公有廉直節弗究於用外祖山西蔡峨朗公仕門不與人通獨里中醫師朱廷用氏以世契故得數請問焉語時吾先父如隱府君方館於公家吾伯氏子徵生始數歲而廷用之壻張君汝楫亦有女年相若也繇是數數相過從飲酒次呼爲樂往往達夜分始散及余遊蔺吾父亦相得驩甚其壻張君亦李矣君爲人閒爽尚氣義與人言輒披腹瀝肝以死自誓信然也一日其弟數請問焉語時吾先

弗如然君性簡儕郡中多豪長者貴人君與語常厭汝之豪長者貴人弗樂也有成則迎佛醫他醫技能大抵出君下或耳剽方往謾調以射于然造請者其門塞夜常滿君裳避商不爲人如嗽藥卽於門目危坐其中無過而問者以故家益落晚乃以爲入京例試禮部奏名入太醫院爲醫士官何以事乞歸後而至京待次得寒疾死逆旅中年五十九諸當貴游者爲治棺殮歸其家君嘗銘汝墓其字先世沐人從宋建炎天子南狩家於吳父諱某母李氏贈孺人子出朱氏者六人男三潚潚女三長歸監伯氏次歸沈某次歸石某側出子二人男漁女幼未行孫男四女二君沒以嘉靖乙酉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十年乙未十一月十五日始克葬於花岡村青龍塢之世菓潮嘗余銘君之世菓京師也益流落無所遇聞余果于鄉當足省試者品人口子餘今來吾事濟矣子餘余舊字也爲之銘曰

永寧

天池山人陸子玄業誌銘

人池山人陸子玄者吾第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貴豪以氣自喜而不爲人所屈始爲校官弟子不得志棄去客游公卿間公卿意爲古文辭以例升太學舍於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貴以所業皆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負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時於廣坐中盍抵掌論天下事語多爾時禁客不樂門扃扃引去或曰笑君色白如不爲山在太學二十年累試輒蹶遂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爲樂間出游文絕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太岱賦游仙二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徧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人下豪傑輻湊又無趙多慷慨士吾且往視焉

儻庶幾乎行年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吾歲行在酉當厄今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定天池之麓於君初志亦若有冥契云陸於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

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一嫡親君性儻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搉今古品藻人物機辨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攸所親善一非當意則面斥之盛致慫慂不恤也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規摹盛唐晚宗蒯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府若嗣笑率然之作亦醞藉可喜獨好習 國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率多聞人所未聞者他如幽冥物怪黃冶變化之言靡不采獲將之編錄點者或譏言以中其意

君亦傾聽弗疑間有奇人異書不遠數十百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微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余死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臨呼悲

張時濟墓誌銘

東西兩洞庭山皆在太湖中包絡市井居者駢坒其上田賈數十金民食指稍衆者輒出爲商賈然其人大抵纖嗇雖家埒素封擬擬愈甚

張君時濟東山之產也性獨倜儻高亮輕財好施能立然諾可以爲難矣君始業儒既而棄去從事廢舉當浮江漢北淮泗歷齊魯燕趙之郊最類皆高貲家人貨布充牣君所操視之不能什一且時有利鈍然意常豁如也與人貿易一以誠信雖累百金不刻契俥終無所欺而人亦無欺之者當得遺金於道物色其主歸之

其鄉人而已至於家庭之行尤多可書者父孟昂病膿鼓臍下出水醫云其味鹹生淡死君亟取嘗之母劉年過八十君亦班白矣孝養彌篤母沒孺慕毀瘠人以爲難早歲嘗學武事卞射絕人正德間游京師會有詔舉材武士所知者有過長安不盡捷顧色以徇人故里之人推其直諒樸茂居家能孝於親而睦于二兄兄死不更娶故族之人歸其仁於所知若

奉政大夫工部營繕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之時吾吳人仕於朝者最盛白卿大夫有功德著聞當世弗論君其位未顯和名迄于紀者亦莫衆其在工部有兩張公焉曰都水郎中嘉玉營繕郎中守之皆以才能相似也當是時守法雖左貴近卿設之吉不輒聽以故兩公者得行其志而成其賢名及于德祀至盛政兩公逐相繼得去都水公成遂右堤防乃

宥還中人猶忌之卒擠不用死營繕公亦除名籍屢下家士之有志當世而惜夫人士之顯者至今恨之營繕公之卒也屬絮以後事且葬則爲改其事行而銘焉銘曰

宇宙之長洲人也世爲大族考者始起進士卒官雲南按察使生吳叔大公弘治庚戌進士初授虞衡主事監竹木務干貴人忤出爲遠州判官久于撫湖所平剔弊興廢根支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而有文中天最幼者二縣學生楊宏太學生陳道俊其壻也孫男三人曾孫男一女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庚辰年六十有五葬以其年月日鄉成西仝芝嶺之原元配宜人浦氏繼宜人倪氏子男一女一長仁太學生前卒女二曾孫男一女三曾孫男一慶公面曰嚴冷外若惟以

明故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吳郡陸公墓誌銘

明嘉靖辛丑三月二十日葬我南丘先生吳郡陸公于華麓山世葬其從子槩狀公事行之大者而銘焉敘曰陸之先自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陸鄉以爲氏漢隊章都尉烈當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於吳木齋審衍爲郡著姓宋季朝議府君子九始家陳湖之塘公九世祖也曾祖諱守道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祖諱瑄考諱溱更徙居郡城之閶門外以公貴贈工部

士事妣王贈安人有五丈夫子公其仲也幼警慧記字過之南在其所自號云公生而風神清茂白少敏悟詔人弱冠游泮理聖淹累舉士鄉輒不利弘治戊午應貢入太學是歲始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監杉關視木大諸有告還常期者並勒令致仕而公期焉明年改乃召復故秩補屯田司轉營繕員外郎又轉都水郎中未　命領漕河事諸所興革公私稱便行而要來明信無敢以情撓法者內行劉瑾亦使置載私謁遺賚交協簽署偏吏且挾刃傷人公抗疏列其罪狀忤　旨破逮下錦衣獄跲五月而得釋鎖二秩謫爲浙江布政司理問理問視古法曹掾事治獄公平心恕決不以苦罰左威經訊鞫者咸自以不冤或經訊鞫者咸自以不冤或傳代囚囚皆悅哭其得人心如此久之稍遷應天府推官尋陞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再陞精膳司郎中公貴贈如其官事少保公在吏部封之曰少需之當爲兄易金

緋公曰未得命也再疏得請不行報誠節當是
時少保貴倶中興任者爭願出門下公知其兄
乃僅以一郡官歸老上有遺望焉而公高蹈如
也其後連徵搢紳少保爲忠者申侯四門建勳
得福甚烈公獨超然免於當誠當世高之東廂
生欠婬今史名太沖女三長道妃奎文通張不
登小大乾沒名因資禹罹時自賢與貽爲徒達
人大觀視彼爲鳥從吾所安其樂柳壽考令
信寬和自東髮至白首不爲卑施之行以立名
迹其在衆中言吶吶出口而簡易直致略
去邊幅賢愚皆樂親焉君不出門而趨出
及上安人依依弗忍去左右事伯兄如父待諸
弟有恩嘗夜有盜入室劫其府君公跣而趨出
欲以身代聞兵釋乃止他日郡複斋錢貨不告視陶嬰加難矣
盜自承以爲公家物郡守召祀之公曰非也長
嗟乎賢哉若人其操行若然誠豈其然哉
揖去之守爲驚歎仕二十年所在事以誠長
而世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節婦者長洲人陳賢之女也嫁爲同邑吳啓妻
者處官吏卒服其恩信亦不久於性不喜華靡
以柔令孝謹聞宜爲郡史得免疾時未有子而
節婦姓五月矣宜卫死意悵恰而無言節婦謂
晚

曰吾知子不[illegible]而殞胤嗣之不續也今吾方妊所生男也[illegible]大幸即女也吾且長育教誨之爲擇壻屬以蓋嘗子無憂之祀矣宜死後節姊免身果得男即鍾也而宜父清所憂後妻王氏性嚴且貪數說清云新婦年少盍使更嫁節姊聞之[illegible]夕號慟呼天矢不成志自是蓬首毁容日居喪帳中人莫見其面既葬宜因盧於蒐所共嫁時衣被篋珮悉爲姑所留乃獨紉綵以爲食既而聞有謀戕其兒者或謂有所受也節婦憂危惴惴晝夜保抱兒不輒舍每捐之哀泣聲感行路而其兄陳容者亦有氣義人也爲往來護視之語人曰有籍吾妹若甥者容得以血淵其衽矣卒其母子得全者容有力焉鍾少長有知識節婦訓教之特嘖嘖屬鍾用感奮自修敕稱兒家子既冠娶婦莫氏生男曰一桂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鍾念母節未白而亟請學官弟子爲[illegible]於部使者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表爲節婦嘉靖甲辰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銘

前吏林郎大理寺左寺副王君墓誌

君諱延喆字貞甫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爲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倜儻不性爲簡其爲家本公居京師則已聞敏習事公嘗[illegible]何事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始[illegible]當是時兄中富餘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鍾念母節未白而亟請學官弟子爲[illegible]於部使者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表爲節婦嘉靖甲辰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鍾請余拜且泣以墓文前余諾而不果其事于石又擬陶嬰爲歌使弟刻之其時有復傳列女者庶幾采擷焉其辭曰　有鳥比翼兮于飛頡頏中道失雄兮孤啼續終不再雙有鏘喨兮在毋旁天命不可期兮悲與此俱存亡紛紜兮羽毛具完兮母心貞潔以死烈烈兮志士爲閔傷著之歌謹兮千代不忘

銘

君諱延喆字貞甫王氏其先世家吳之東洞庭山考文恪公諱鏊始起高科致位館閣爲時名臣母夫人張氏君生卓犖不群自幼倜儻不性爲簡其爲家本公居京師則已聞敏習事公嘗[illegible]何事貴產業無所增益君年未二十始[illegible]當是時兄中富餘而家亦駸駸充衍節婦乃時爲破顏一笑云鍾念母節未白而亟請學官弟子爲[illegible]於部使者列上其事於　朝竟得旌表爲節婦嘉靖甲辰九月十三日節婦卒年六十九後　年　日葬金鵝鄉之原合其夫兆於是

安窮日夕爲娛樂時出從所善客馳騁遨遊輿
馬鼓吹縱橫道中貴游子弟望見君側行屏氣
不敢疾驅君視之亡如也然遇士大夫逡循有
德中歲愈更約敕爲恭儉罷諸奢摧妨細民業
自觀之從容竟日悛悛若書生客退相語曰人
王公子侯徙也今視之部曲人耳初以名藉
校官正德間孫燧撫固始光州朝廷方中書舍人奉使領
詔閩中　命上
封　徽王妃　所
哩右寺副而淮中書職如故久之復以使事過
家會考察京官當路有不悅者署其考千力不
及坐外補兗州府推官未行而疾作竟以嘉靖
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不起年五十九其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葬洞虎馬鳴之原娶毛氏廿陪人
有內行後君一日卒無子諸少房生子男五人
長有千尚寶司丞次有霖有震有來有嘉女七
人長適吳縣學生葉獻臣次適馬學詩次適太
學生安希亮餘在室係男一人女一人君長身
偉鬚髯鬼悟悍堅不頗閑產家居書史恪公孝

錢均卿哀詩序銘

吾聞有道德純一之君子曰文於先生錢公先
生有兒子曰均卿其少也侍先生學當是時先

生以經術爲四方學士所宗仰爭子自遠至者
甚衆均卿日在左右貌小若不勝衣而秀朗卓
犖每先生有所指授輒能不迕於心操筆爲文
亦尤雋永有思致又性度温密可親諸弟子成
愛重之相與游處如一家人既而彼遷爲縣學生
嘗與輩類俱試郡中名第差後默自念曰吾不
能援而躋可乎乃翻然棄去信服之畢有悍少年
獨留一牖以通飲饌晝夜不輟報乃至發
病家人破壁負出之病數月乃已蓋自是益日
益進一再舉應天鄉試不中士子傳誦其所爲

文諸中選者自謂如羅先生亦爲太息曰若
之不第命矣夫先生既弃舉業而均卿亦日老矣於是先生
以歸歸數年卒而均卿始績學有名聲序周而均卿之子
應龍繼起名尤籍甚於
種矣尚與兒子輩進取乎即引疾不復出督
學使者聞而嘉之徵授元城丞其好也所居頗
湾湖繞屋種竹數百竿日尚徉其下有良朋至
則呼酒具飲飲少輒醉醉則歌古詩罷折竹枝
叩石爲節間以象戲往往竟日忘倦過風日清

美泳小舟湖中觀雲水交映魚鳥來親人意欣
然樂之家產故薄有田不滿四百畝晚以分諸
子益謝家事令無復關白而足跡不入城市雖
鄰里燕集不數赴也性孝友事二親能備色養
伯兄行述頗跅弛極諫之繼以涕泣而終不失
歡當析產父別授之田若干畝以資佃圃讓
弗取遇人貧輒恭敬平生無忿言厲色蹈義循
方壯老一致人無賢愚皆信服之里有悍少年
幸衆造其仇家將甘心焉均卿在坐即竣
巡爲好辭引退語人曰吾不遇君子幾陷於不

義吾乃今知政矣其以德感人如此嘉靖戊申
九月二十日終于家距其生成化辛丑 月 日葬
曰春秋六十有八後 年 月 日葬

之原均卿潛敬世系出吳越武肅王大父牌
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賢母朱氏配樓氏子
男五人應良應召而早夭應元應登並校官
弟子員最少者應召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七人
女二人余以童子從文燊先生游今四十年數
過湾湖之上每接均卿則歎其風格淵雅而今
不可作矣既爲敘其事行又著楚聲以洩余哀

其辭曰　君有人兮
蘭佩兮遺褋忽超遥
延佇兮執珧舲兮其
下湖水兮湛湲望大
極兮蒹葭兮藉菡萏
嗟死生兮風暮雨雪
冷兮宰木水洞沈兮
歲宴冬

先君湖大人墓志

嗚呼吾先母大人之卒至是十有五月矣其孤
煥槩始克奉柩葬吳郡華麓山陸氏世葬啓先
考府君之兆而猶未以兄命輒忍死攷次夫
人事行之略爲志納諸墓中吾陸世居吳之長
洲爲著姓先考府君諱應寅行義其少傅王文
恪公所爲墓銘大人胡氏同邑祥符里人考諱
原仁終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憂歸人號爲孺人
生而小學史誠
論書能品推大義參試公卿受之擇壻得府君
因館於家公卿多介潔仕久名位不進而家益
貧府君大人年皆
入而夫人自內指管簪視出納治紉綵紝無
斯須自暇逸每乳子女在褓輒抱持膝上
冬夜雨雪從府君御爐火披校計簿至漏深雪
簌簌撲窗紙盡室破寒氣襲人肌膚爲皴裂猶
不輟息如是積十餘歲家稍稍温贍而參議公
以政績大人日奴侍左右本進饌具至他服用
百需無不豐給公與閤恭人皆優禮以老年自
居門庭無雜賓於有子安公晚被疾府君爲擇
其兄子爲之後憑泉田宅授之別築室迎公及

恭人以養比其終爲治殮葬祔考府君好爲義與大人善承其意飯飢掛衰多不
勝紀諸凡祀饗婚嫁慶弔往來共費皆先事斟
度使豐約適下至僮妾寢興有程夜亦藥爲飭治以
時給之必均恒哉高朗臨水軒敞明爽遠眺大
慮有丈人之志焉生平愛潔自將起居進止咸
有恒度閨政肅論庶無譁言孤慈愛備至
而誨之必以正自米鹽瑣冗若戲蝶無益事一

不使經因府君嘉讀史服帳于一編得古人忠
孝節義事爲誦說不已夫人諦聽良久時樂以
詔子姓口立身當如此矣哉予已許君棄諸孤
夫人亦尚日紫紫不觀物然持整如故隙聞人
復聲即知爲某某過紫終日內外無敢闢出入
者後數年繼娶進士李授
給事中以言事謫下
詔獄掠至家人皇駭夫
人夷然曰吾日爲吉官以吉得謫固其所也吾
何是戚竟坐謫爲邦
乞改事歸夫人益晏
用祿仕爲哉上大夫
己酉十一月八日以疾不起距生天順辛巳六
月九日春秋八十有九以又明年辛亥二月十
三日葬子男三人長煥娶張次榮要盛次采要
鄒繼鄒煥采皆出鄉校升太學采先卒女三人
長適前都尉大通州世榮大通姚泰孫男六人舒
枝庸學生本枝庾子樂人延枝培枝蚪枝皆太
學生敬枝尚幼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七人鳴
呼以我府君夫人之仁孝篤誠而不獲胥於天
有君纔及下壽夫人得年差永然早歷艱難中

嬰痼疾其爲歡際之日幾何亦痛哉參仕於朝
歲淺不及徹　天子之日命爲吾二親榮期庸
劣情寔行業不立無以顯揚徒抱恩衛恨以終
身而已夫人格言懿行著於家庭被於宗族姻
鄰者尚多方不名狀以表揭墓道紮哀荒眩瞀
弗能悉書也庸識不肖孤參泣血謹誌

附七十壽序一首

袁袠

陸子浚明與官於吳下還上母太夫
人壽袠生日其堂觴而進觴曰太夫人春秋七
十矣幸無甚都勻去吳鄉里暨思隆惡浚明獨
無意乎浚明曰吾王事也庸何傷太夫人曰爾
養焉袠生以年家子嘗就拜堂下數問遺往來
兩家事朝夕相聞知是故太夫人之懿行袠生
知之獨詳故參議胡公愛太夫人特甚乃館如
隱陸公於門下大夫人善事其親相夫子閫外
內肅如共經營約束蚓婦人猶男子也浚明於
太夫人爲仲子伯叔皆自邑庠升國學蔚有文
聲浚明登進士高第與袠生爲同年又同讀書

聞尤習知天朝故實而表生者亦頗好奇負氣論議不相下至商搉今古品藻人才淺明機辨警敏若頗給曲衆生未嘗不傾然傳聽自失也既而淺明拜工科給事中慷慨論列歲終上數千言多見采納乃益自感奮譏彈貴勢詞旨激烈無少遜避兩下詔獄家人方共危之太夫人獨自喜曰吾兒若官職當亡若而獲罪其榮多矣乃危之邪未幾竟遠竄太夫人終無怨懟曰吾兒慎之是有令名能無實可矣紹紳先生聞之者咸咨嗟欷歔曰非獨淺明之賢乃太夫人者賢母也表生曰意貞士累至而行明忠臣時危而節顯淺明以書生昌言國家大事直聲震天下何論男子矣然非太夫人孰能成之語曰居仁者作多作善者昌使斯言而信太夫人之壽未可量也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行狀

曾祖妣徐氏

祖妣朱氏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胡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父璋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胡氏繼妣蘇氏俱贈淑人

貫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儒林里盛

年六十二

公諱應期字斯復別號伍菴其先與周同姓春秋時有成伯試猶盛伯子孫蓋以國爲氏成曰召公奭之後爲頗氏在漢爲九帝諱更姓盛云唐末有諱瑞者仕餘杭令始自處城徙家于浙二傳爲宋參政文端公度文端之後自浙徙汴又自汴徙吳江今居郡城入 國朝若嵩上景事御前啓東晉爲明閣人累世事行之詳具載公所譔家乘公自少倉性頗與稍長治易成化丁未年十四補郡學生遭家中落能感奮力學晝書至達旦不寐弘治壬子年十九中應

天府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第癸乙歸娶俄丁
母憂丙辰服除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淮濟
寧脈脈當孔道公約束嚴整路間以時舟艦無
敢亂行者軍民便之 上時公方甘廊篤水以濟漕船文定鄉先達又
導官也舟至輒留信宿乃得過然文定不以爲
忤亟稱諸人口爲人臣守法當如此矣閘者兩
賢之中貴人本伏社來者聞風斂戢有投重貨
以行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李興鎮貴用事
聲勢赫奕諸中貴鉤不得逞相與怨于廣興廣

興固銜之會其家人載私酒數十觥南來聞於
寧主事嚴悉授諸吏南旺湖中廣興發怒令辭潛
于 孝廟曰是淳海不遜者何可輕縱也 上
不應有間曰河道官不易爲若曹知之乎二閘
急水像陰嗾太監文誣奏以四溝爲新船爲
大不敬矣入 孝廟猶持之諸大閘環跪懇前
恕不已乃 詔逮公久司所連及者主事范璋
皆下錦衣獄訊治嚴酷公無撓辭賴 上仁明
得從寬譴降雲南安寧驛丞雲南去京師萬里
馹地荒陋居之三年敝衣疏食晏如也其人或

遣子弟從游經指授者後往往取科第前後處
謙名薦者章數十上輒報寢辛酉始遷雲南祿
豐知縣祿豐昔之祿琳甸也地民素頑梗公不
鄧夷之爲設條約教以禮讓群盜屏跡山陬累歲
莫能干公至則首弛逋租之禁益示以恩信使
得自新盜感悅讙呼集數百人伏縣門外自言
願縣官仇讎我曹不能一日安故窩出爲非今
官若遇我我當行更生自今若曹爲良民
矣於是一邑清論他日鄰境有盜其民亦縛以
獻公撫曰西自有士者共人曰彼不能爲政皆

之何爲不得已爲杖而擇之癸亥遷四川順慶
府通判專理糧事蠲民欵歲久宿弊不可刷
洗一旦察得其狀悉論如法積逋爲清民若運
鋤松潛破產不能支復爲經畫事集而民不困
丁卯聞父訃議公計奔喪還道陞湖廣武昌府
同知正德己巳起復入京坻逆瑾盜柄方煽虐
素嫉公名人皆危之公自如也瑾卒無以加害
復除長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鉤撫而宿弊
頓絕掌攝郡篆聽斷詳明撫吏卒毫變無敢
欺者前此 工府官校及衛所官軍俸糧多不

時給吏胥旁緣侵牟出納具文而已士卒坐貧困將吏出怨言將生他變公召善策者授以意猶毅其出納之數參合分劑具悉利弊所在推而行之郡以無事他所興革尤多大都日民送者滃沄遮道遮思甚至設位於六君子堂生祀之幸未陞雲南按察司僉事帖帖畏伏景東府土官酋阿資所部民姓者世知府父子位寧撫然將至輒殺公偕澜滄兵備副使悉心入其境縛諸譎人寘之重府哦以大義俾父子如初方底寧謀處皆

出乳意表鬼為驚服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英死其妻攝政子朝鳴素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掠子女財帛民累奏訴冤部符下所司積數十通皆懔不敢理冬西公當本 萬曆甲節長入賀總戎沐黔公與撫按議留之以其事屬焉公單車造其所治鳳氏母子震慴伏罪輸情簿責其黨抵罪各有差歸所侵奪於民民踴躍呼道上日慨公名吾父天道來耶公知鳳氏終必為患請降其秩為同知設流官以制之因會

公言諸礦產銀有歲課其後鎮守者苛取之徵往以啓釁公復建議奏請封閉以絕禍源戶部尚書安陸孫公手其疏歎賞不已覆奏力言封閉便 上許之俱寧太監梁裕肆為貪虐責將牧及土酋饋獻微索方物動以千計嘗一醉酒至供米八百石公具陳其害於 廵按御史張瓊請加禁制張亦剛愎人也慨然從之是春陞本司副使 召未至而梁已誣奏公及張見二公罪遂俱逮繫錦衣獄張破杖死諸大臣臺諫連章請宥會 乾清宮災赦復原秩甲戌還任專理清軍及屯田風采益振乙亥陞河南按察使勦治強暴扶植善良寬度弗然鎮守太監孫清濫受訟牒豪猾綠此為奸利公請見面數之曰公 國家用敢臣乃下使有司阻耶孫陰喝不能對即日罷之公察其官屬生事病民者輒加梏繫或荷校通衢孫益不堪將有奏訐今御史大夫毛公伯温時巡按其地聞而諭之曰盛使君賢者公為此不悅清誠乎乃止丙子秋陞山東右布政使史每稽滯公牘以要賄吏民守事者連年不得去時適飲左轄公至則視篆剖

決如流案牘出入皆有程期召吏民立庭中面
授之無弗稱便者傳有賦入羨餘及贖金別貯
以備公用悉屏去之曰名公實私吾無用是諸
況征橫費一切停格史屬徐惕而同官後至者
頗以侵權見疑屢有訾言公不恤也代寅棹陝
西左布政使鎮守太監廖鵬姪僧百
計漁獵民財點吏廉得其狀捕寘之法黨類脅
官銀帑藏爲名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詣公獨
不爲禮廉得守成奴狀捕寘之法黨類脅
滋不悅思中傷之會遣上供織羅其費鉅萬廖

撤公取直辭甚峻寇以當公也公受撤則閉門
發籍稽按得所侵費已數萬金明日詰廖廖方
盛氣以待公從容出其數視之四閒吏費若此
計所造者當有名十匿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
出不意汗下被面長跪謝乃止中貴known林傳
旨採取方物數百千種可數十萬公力拒之
卒不得施而去　武廟巡幸林人情洶
洶藩臬會議加賦以供億公持不可乃議於
正賦內每戶以丁糧一石是諸吏
年賦入之數比迎

駕所費不貲公至蜀首嚴其禁非奉臺檄不得擅科
一錢役一夫凡假進本以市方物及稱軍門閫
盜出　平高石江四有
安有所收索者悉痛以法禮之羽士險遠諸夷
多投化大金八番招高文林及貝孫繼恩尤
猾悍數攻圍城邑役撫史民流民謝文義文禮
亦糾合獞獠爲亂先後擒斬之自是諸夷
聾服始遵約束矣古何
師南討一時檄作繇楊
奏擬以都御史任符居首公文之右　詔用公
議改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初吏部
已亦理都察院右副都
好言也還省門過打色
乎日夜公我事爲湖中
事公時爲右僉亦在行
畫俊傑今日服矣悔
知音也還省門過打色
好言也還省門過打色

上登極以疾乞休不許壬午起巡撫江西值兵燹之後加以饑饉民物凋殘公以癸未二月至所在寇盜充斥鄱陽湖尤稱淵藪公知漁船爲賊鄉導乃令置籍十家驗其出入而令守備都指揮一人專治其地畢官兵晝夜巡邏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相應援失事則鄰伍連坐能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無所容匿一時逋散咸還事嚴爲抗疏請減米之半以銀代之用省轉運之費及蠲免諸雜派給飢民獲安堵時嘉縣劇賊李文政擁衆數萬復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兩公督令守巡諸臣進

秦留之以備賑濟用且廣爲規畫擇方岳之勤能任事者俾分詣諸州縣設法糴輸令齊赴實罰明信屬吏無敢怠事者所全活甚衆是歲始獲豐稔而南畿大饑公督完逋賦銀至二十餘萬兩例當易米輸之南京乃奏言銀散之則易收之則難輾轉之間徒資姦弊以爲民病請即以銀充米直如所請納　詔格嚴切禁江西所積數盈百萬奏公復以閩賞亦如之甲申冬進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助兵政久馳上首功玩易而群蠻肆出兩廣軍務助兵政久馳上首功玩易而群蠻肆出切敘幕府號令始至不行公慨然思振起之大閱諸軍許逋逃者以次復伍因案務廣儲蓄竹舟艦繕城守部分將校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群酋始知阨而奉法民獲安堵時嘉縣劇賊李文政擁衆數萬復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兩公督令守巡諸臣進

兵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賊首一千一百三十餘級俘獲男婦四百餘思恩府土官劉召聚兵據險梗命公檄兵官參將張經等分道進攻邕梧諸寨皆破之召被創赴火死斬賊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招撫彼脅良民四千餘口咸令復業田州土官岑猛淫虐慘毒屢出兵攻逐州縣却許重賂公與巡按御史交薄蕃臬參政四上疏列猛罪狀迭請

臣累乞討之　詔格嚴切禁江西所積數盈百萬奏公復以閩賞亦如之甲申冬進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助兵政久馳上首功玩易而群蠻肆出兩廣軍務助兵政久馳上首功玩易而群蠻肆出切敘幕府號令始至不行公慨然思振起之大閱諸軍許逋逃者以次復伍因案務廣儲蓄竹舟艦繕城守部分將校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群酋始知阨而奉法民獲安堵時嘉縣劇賊李文政擁衆數萬復萬計時省中當輸銀京師及湖廣者凡數萬兩公督令守巡諸臣進

若容養不問罪燄而一方之民塗炭肥極不容不拯乃提兵以備進攻而卜疏其方略大率欲討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覆議而公已被　命政官矣初太監總兵一府多私役土卒相沿以為常公至猶按尺籍悉勘歸行陣而痛抑其官婪之暴橫者檄下西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微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禁不得逕除使其私人腾謗於中要路閒吏部欲調停其事乃改公為工部侍郎提督勿卅山厥公遂引疾乞休得　旨致仕時乙酉冬也丁亥

河決徐沛溝渠於寒役民大潰之費以萬計終不治　朝廷憂之救吏部會官衆能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務且戒不得　專委全家公曰事不避怨臣之職也吾故崇虛讓以誤　國事定行是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之東自留城以接沙河別開運道而江淮水患良什議亦略同及黃水卒綰督庶事皆便宜俱下提督大臣看詳公至與新　命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山東

參議劉水相等共議於昭陽湖東自沛家口南至留城地延袤一百四十里宜改運道仍招流民墾田三相度延訪故老皆謂地形平衍可以就功而劉公且以為天相我　國家留此地以俟政作賛之其力公又相曾一司之長氓俱免協乃上流大略若公親相曾一司之長氓俱免協乃上流大略若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之地平曠爰初無山庶彭蠡以前河東下滙閘即分二大支其二大支俱出徐州之小浮橋入運河自是水河無患而徐州亦通當其衝泛海漫漫百姓以寧其為王事亦已深矣自曹單城以管縣楊家口梁橋岑支亦已深矣自曹單城以管縣楊家口梁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沛城以南二支淤塞俱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為甚其一大支則經沛城以北東行至於兗州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之飛雲橋一出徐州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沛城以南二支淤塞俱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水河無患而徐州亦通當其衝泛海漫漫百姓以寧其為王事亦已深矣自曹單城以管縣楊家口梁橋岑支亦已深矣自曹單城以管縣楊家口梁縣出徑趨沛縣滿河抵流昭陽

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於運
道三十餘里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
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
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
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
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矣河防不成則於不
可濬故道不可復矣此改河之舉所以不容已
也奏下工部集廷臣會議咸以爲便 詔與都
和與從時公已命大臣柯紹忞督工修治若河俾
漕船通行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決又濬

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既被 命
乃量地授工分委屬吏之賢能者以董其役時
其食作公其勤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序初議成
功以六月爲限公綜理微密撫恤周至役夫競
勸甫四月工完者什八九而曉吉橫與大功頓
廢識者恨之初用兵事者以私論不遂致憾而劾
十有不悅公者從而構扇其間攻河非剖柯
維紀者問人素陰險自貶卿甲皆畏之且狂躁
自用臨事助欲紛更公稍加裁抑輒怨恚至是
閻川事者之意慶禍及己乃具密啓投之蹟多
設謂將襲公以自解而東昌郡守某前此嘗斂
商人銀數千兩請以爲治河用公曰吾經畫百
需備矣惡用是爲且病民招怨咎將誰執咎其
使移文切責之其懼亦潛投謗書略如柯所云
用事者益惑焉遂因災異獻言力請罷役 詔
從之且召公還時內閣二王臣力爭不能回戶
部尚書鄒公文貞爰有曰大臣用事於外群
言沮撓於中市虎成於二人投杼起於屢至宜
念滄河開濬之重體大臣幹聖之難難發言盈
庭貴執其咎必信任無貳方克有功不聽公上

欲奏遣廷臣悉實不欺者一人皆其地愛實以爲行止賞罰且自皆國家凡遇大事之誤必追咎首誠之人以盛其康勤果毅受任數月沛縣舊河既通黃河上流亦治宜錄功加勞而乃因臣妄言請開新河之誤得罪以去使後之任事者以斯人爲戒而莫肯盡力臣之一言誤國甚矣罪當罷黜　上卻不問然天下聞而壯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宜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莫其復用而公以疾疾不起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辛酉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

十三日元配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府學生娶陸氏文茂熙紹祖茂勳府學生娶王氏文之婿秦治公沒後之村告哀于　朝女一人許適吳治公沒後之村告哀于　朝　上聞而悼惜　賜誄祭者再　命有司治葬事皆如制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橫山感慈鳥之原公爲人脩眉豐下容貌威嚴見者起敬天性剛毅自爲小官作貴近直聲　天下雖無聞必日長安白家人未嘗見其有怠一時是後屢屢奏薦而氣不少衰有所欲爲必達其志不以毀譽不以利害公之處事一出於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

物未薦不先入口一弟早孤攜以自隨教育備至比長善爲娶婦授以田廬付諸妹甥婿好成有恩意族黨貧者助之殮葬又出　少金買田利其之步以供祭祀之費公沒後之村歲餘亦死於是取給焉自不給薄仕四十年家無長物飲食止陶器無金銀追琢之飾凡居常道上未嘗鳥圖書琴世所玩悅者一無所好爲人小官作貴近直聲天下雖無聞必日長安白家人未嘗見其有簡容與人交際一以誠信終身不能妄語至於

市井里巷淫娼奚之言不一出口高低合家人聚戶焚香匹復就枕而與無片言及亂云所著奏議若干卷藏於家惟公以書生奮自樹立平生宦橐所及幾徧天下獨霧披荆備嘗艱阻晚仗九列不為不遇交傾其所欲為而未竟者世或未盡知也別撰證多口齋志而終天下後世有識恨焉嗚呼惜哉案無似自少辱公知愛之以宇當公無恙時嘗仲撰次其平生履歷行實紀事我朋所聞公口有微上貫咸務不惟厚為作而弗果至是之材屬案為狀將以請銘於當世之立言君子輒以平日所知者綴緝如右備采擇焉謹狀

祭王文恪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陸粲謹以采毛用兄之儀敬奠于先師震澤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粲生也晚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大人游戲城中諸所紛麗莫要其衷而獨愛于飲湯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頗我鴻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私公於斯道竊學躬行不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淪斯誼粲拜稽太湖之濱公聞不弔天之久俾先君哀經稚子粲號以采毛用兄之儀敬奠于先師震澤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靈曰嗚呼粲生也晚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大人游戲城中諸所紛麗莫要其衷而獨愛于飲湯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頗我鴻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私公於斯道竊學躬行不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淪斯誼粲拜稽太湖之濱公聞不弔天之久俾先君哀經稚子粲號

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欲仕退憊愚不自量跪獻所業誦而商肯俛為指訂曰此不急先之與急先之與急之與急之與急

祭亡妻盛氏文

嗚呼吾妻其遂至此極邪自子從我二十餘年未始一日相違也吾參寫升名列官子　朝往來南北了皆余從以以吾獲補投氣萬里念吾母高年兒女皆幼子又素多病不任道途之勞故弗果與子偕子意戀戀不能相舍臨發之夕倚牀歎泣吾心惻然自顧與子皆壯年今雖暫違終當久相與處故寧舍子而獨行耳嗚呼孰謂一別而不復相見也邪吾自去家踰履山川險阻艱難無不備嘗幸而得達照所鬼魅之與居虎豹之與鄰家人強壯者皆病亟死吾亦脫死如毫釐耳子誠往必死無疑也吾方以子之不行自慰孰意子竟不免死乎痛令子往雖不幸而沒然得握手一訣猶勝於生不相從而死不相見也吾之悔恨其又可追也邪子病脾泄已踰十年吾每安之然亦未意遽至此也以子之孝友賢淑宜享遐齡此天實爲之即之何哉子嘗爲我言有日者推子命云壽不過三十五吾以爲誕設不足憑子沒之月其朔日吾晨夢過家入室而不見子徃見兒女擁衾而泣吾覺而心怪之然亦以爲夢寐不足憑也嗚呼孰意其果驗乎子沒以前年之八月至去年二月吾始聞訃其七月再過家母子骨肉復得聚首以盡天倫之樂吾以公事如京便道過池州子不及見也自子之亡吾母與吾大姊皆遷居汝室吾女次女次父兄又病汝兒撰名時教之苟自不慎與子皆應幾可望其有成也子而有知亦當以自慰矣吾爲子擇葬地未得又迫王命不敢久安於家今舉子柩攢殯先

塋依我祖考吾力能即得地則葬而後行不則宿以爲子歛吾不忍棺土行而還葬耳嗚呼吾以疎狂自取罪戾鬼神弗祐子病吾不及視子歛吾不能備送終之禮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中夜念之扁摧五內追惟往昔追惟家難吾父既亡母復病日門戶殄瘁外患仍來吾又數赴慶田場屋築然一身百負攸萃隆寒盛暑風雨泥塗朝出暮歸不勝勞憊駱驛道路惟子同之今吾有官矣其往甘食安寢者幾何時而子則又死也悲夫吾向

忍言之哉吾尚忍言之哉自今而後吾無復有
意於仕進矣先人之薄田可耕敝廬可居行且
讀歸養我母以盡孝誠撫我兒女以待其長吉
以畢吾餘生而已矣和輿在前與子永訣號
之言出自肺腑子其聞邪其不聞邪嗚呼哀哉
痛哉

祭遠翁文

維年月日學生江西永新縣知縣陞灌以特
羊酒果之儀致祭于先帥遠菴先生楊公之靈
曰棄少也賤思御公車壯而登朝乃厚公知昔

歲丙戌溫笥詞林公自西還和衆化釣一見其
文曰此國器士不徒學所貴用世丁亥之冬拜
官諫省內慚闇劣憂畏交併公日勗哉功業由
茲古人遠矣文莊爾帥惟其柬懇不棄自謀猶
狂妄言以速愆尤人曰由公不白明負罪引
慝君子之誠公無成言我無悔色剡燭此心天
日可質三疏明農拂衣歸來二堅勁節誠遵初
災我篤蠻荒死生安命公曰歸哉臣敢賴
優詔量移爾創生還還不見公有淚空彈今夕
何夕我來哭公山川牧宰草木號風古人有言

士死知己恨不從公先驅蛟蜮明治然一性
而已嗚呼哀哉痛哉

祭外舅成公文

維年月日子婿門生男延枚以采毛剛鬣
之儀哭奠于外舅石泉成公之靈曰嗚呼
傷哉豪傑之生也世一遇逢揖令日孰如我公
昔也弱冠策仕鄂郎直迫忤鵬宵貶衡嶠嶠
漢蜀辛多流亂泉所憑顛日之如飴不平小官
恪勤吏職莫非王事余敢怠忽淹落十年稍遷
梁司吏猶見敬力拯鄂渚下治望

論節弗渝恒心日省經營時
艱嬌嫠作綏積力逋其往牧洪洛是經扁時
治公爲命六府協和下及嫠婁無曠賢首
胤臨恐從容監不激不揚其完武門知
勞士女歌宇門盈了阻告明負罪引
陟中逵保章三方氛慝不作思緊宛摧藏鄂介福
雷煽庶恣行一歲以決安我篤公無成言我無悔色剡燭此心天
日可質三疏明農拂衣歸來二堅勁節誠遵初
揚鑣愚誰歐吹蓼蛆其私肺公曰歸哉臣敢賴
寵抗疏明農返余故事組是遵果蒙我　祠脉
何夕我來哭公山川牧宰草木號風古人有言
帝謂廷義屬公下役公曰行哉臣敢避難風

夜經營心力並殫鉅績垂成忌者側目一哂百
和群輿謗黷忝叨寘我身可紐而道無路浩然言旋俯
仰奚憾惟帝知公曰爾媲介公以名當式嚴
訓戒居閑七載薦列廈馳可屬大事舍舖其誰
輸帛方來劾不少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遡公
入官四紀于茲佐匡下末究厥施才大數奇
乘危履艱百折不回屹然如山謀國致致寢食
叵忘恤怨愛身我則未遑彼哉何人燕燕居息
生叨顯榮死溫恩澤公獨驅馳盡瘁匪躬坎壈
一生齎志而終人亦有言不容何病在昔聖賢
固千愆俟桑壽公擬古名卿德惟汲在雁則
廣于其在近代安成李忠文考德論世
定相比倫小夫淪沈螢爝明滅達人令名終古
日月凡公大節峻絕數欒乃至百行罔弗粹完
施於家庭孝友敦睦滲漉之恩沾被九族居無
脩容燕無嫚語長冠儼然鄉評汪洋行人
式慕無敢紿狎小物不留屬纊之日遺命
棺衾細斂一如禮經之意人之爲言仕
路嶮巇揆厥初終嗜貨寡耻君仕則優旃容寬
衍優頤無忤昌邑通顯盟坐恣睢孔融樂施
好士恩實鴟呼傷哉桑昔少小始壻
公門三十年間獨衍殊恩盤我昏惰抵我顛危

然莫窺涯涘篇翰精工醲郁遒媚靡角鳳毛世所珍貴余始從君投分猶淺倚爲南宮相知恨晚　近對萬言金石鏗鉢頓斷簡劣死缾罍鼎甲之選會期雙璧遺猶落薛公歎惜暨官諫省先後參差君初解弁　命我寘南夷自是世年隱顯異軌懷思日長合并能幾方僕曉歲文酒奉盟如何一朝遽隔死生痛罹閔凶裳裳苦土計音忽傳恤惻摧肺腑在昔劉予南紀宅憂衡哀著辭悁傷柳州我獨何人敢忘斯誼難言不文亦抒其志言則已矣哀寧有窮君靈不泯儻鑒微衷嗚呼哀哉痛哉尚饗

祭俞事方公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越二十六日乙卯孤哀子陸粲閩政亭先生方公之喪將葬乃銜哀扶疾以特羊酒脯哭奠于几筵之次曰嗚呼士在天下以相知爲難自古則然矧於今日惟公父子祖孫於粲家有三世同年之誼契分至深然公之知粲乃不待此公蒙遘恢達素少許可自當世所謂賢者或未當其意而庸劣如粲顧厚遇焉不惟折輩行以下交而已又樂倡俚物每過其實歲時投贈短札長篇惓惓記存愈久彌篤粲也何以得此於長者哉方幸公康豫獲數從杖屨以承誨言執意大山流黃竟戔李侯之夢郢人亡質遽興莊子之悲于粲猶新而英標莫視也痛哉公今已矣貴富奇考融閟徂終了孫象賢趾美仕路諸稚備其淑內行倘斯可以無憾矣粲所爲悼恨者自彌窮壽跲伏皆上於公病弗及省視沒弗及水訣蓋不知顏色者倖半歲而有死生之隔焉一念及此涕泣俱流閩古之人有居母喪齊衰而往哭其友者曰交義降篤故也況受知之深重以世契如粲於我公者乎海陳梅俎以展哀誠哀疚若迷品不容已嗚呼痛哉尚饗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所繫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臣切見我 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陝西河套本吾內境 國初設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慶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實夏地方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墻低濠易於掏窓壕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餉之難繼使一方雖然八郡固戚戚此之由也時建策者每欲棄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收河以便固連接雪山大同二鎮以爲聲援足誠上策顧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堡墻濠高厚壕塹深闊外以禦虜寇內以勤兵分布要害虜人冀一入馬損傷必多庶亦不敢復來窺我邊務正德仍年該陝西總制都御史楊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斜第已紅兵部題覆准行與工築墻約計四十里會本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貫事避嫌莫肯任此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敝將來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矣近聞 陛下天縱神武方勵精治修築邊防重事所宜久暫經理況陝西自古用兵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多古邊寨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間墻垣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事亦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勞永逸完自堪用久若如當時策臣所議墻濠高廣三丈有餘故者以使官軍復收利以便耕牧最爲

勢必至奔潰邑而事之茂不勝矣爲今日守邊
圖圍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欲以爲便
且謂有五利焉蓋意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
力以制膚敵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
生疑阻是在　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
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　皇上俯察愚臣之言
乞　敕兵部查照先年　題覆事理及臣僚中
有建言及此者參詳議處以　聞敕陝西提督
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
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
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於陝西布政司無
礙官銀接濟還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
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
興工秋冬報役一二年間叮畢其事如此則邊
防永固虜寇敛戢後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
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爲
矣臣竊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用是冒昧上陳伏惟　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
西一省軍民幸甚緣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　御製大誥以君臣
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　聖慮之

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絶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即强健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治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一代盛德之事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本見其有益也仰惟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遠將出帥皆得面奏成算惟慤信臣若劉昌宋濂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甚至庶民之役千官者亦以言事直達 御前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成遵守而行之一時如王旦寇準范仲淹韓琦歐陽修論往復猶家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

自不至於旁落下移也臣聞故老近世朝儀起自 英宗以幼冲踐祚諸臣苟爲推宜之計嘗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預定坐坊木擬 旨發落自餘政事仍依朝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雍而不通弊端由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治 英宗自南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翱特敕預問近 孝宗晚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 陛下以 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躬一世於三代之隆其留心也然國治者必端其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內所載朝儀章奏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及勳戚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內殿乃君臣常接之地而凡 乘輿所在臣子亦得

待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錄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精
與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
猷繼　列聖之成法盡刻數十年之弊以復舊
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
大者所司先期上奏在日仍據其本委曲敷
陳大臣在旁　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決事
畢之後沃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件後處置施行時時對揆
按方面等官及諸道巡大將廷臣引見賜
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率
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
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
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
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
番入直　陛下歇政之隙輒造其門從容下問
或論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
　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
事將無不可爲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臣待罪台職遭值　清朝勉自慶以爲不世之
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爲端本澄源之助惟　陛
下少垂省覽採而行之實　宗社生靈之幸而
臣亦頓有榮焉冒犬馬微誠無任懇懇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　祖宗朝用人初
未嘗拘泥一途近時興選若專守資格偏狹固
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　陛下聖
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內延頸想望太平臣
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

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
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
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
頗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當護持之皆范仲淹
包拯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道曾不念
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
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
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未有所勉吾既薄之於後豈不自棄是驅之於不
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聚人監生等出身

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吉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所見未廣況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誠具迂闊難行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收一二名實多出其間以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升明所發銷以故宗室中屢有於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而老於下位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一開此途成員生稍問校京秩今雖未能盡革使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近仕者之中亦須次第銓注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處之夫儒官落寞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於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授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昂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很俾得養廉撫按憲務須優待問答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且以此意成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廣昌就於其中選取教職甚比昔所以老老昏耄者正以貢期間遠歲月磨蝕漸至衰頹耳今

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覩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比法果行所拔拔者多矣其三名上而長史紀善教授等官皆皆以優選者授之尚恐奉行者不至姑收一二倍額充選若授七尚周恤由此致大用自餘名目增多今則倒用已不堪矣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升明所發銷以故宗室中屢有於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而老於下位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一開此途成員生稍問校京秩今雖未能盡革使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近仕者之中亦須次第銓注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 宗室之意豈所以厚本支而勸觀感哉其四邊方郡若雲貴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上當加愼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窮苟圖利祿耳仕上者豈爲徇其欲又凡外官考察才力不及俾調遠者是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之也若因欲懲此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可矣何必遠方此皆其處不事而有梗化者與師帥所費不貲執若指擇良吏以土俗稍宜者獎之厚其俸給優加選擢使撫字之爲愈乎

其五曰變法馬政因之在事庸碌強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死馬寺監通同侍官徐貴提帳其還在上大人尤不樂為其為之而能自振拔者為無幾人頃 旨不擇其人而徒求其法猶負盆也天下事執才臣子所當為漢事權重繁劇乃不患之大者此風當可長哉此數端皆積年行弊故交承之間姦胥因之亦多歷任而考德能自通者亦曾識及此然亦法不宜重改變致滋紛擾惟在申飭舊章內外官員遵守不前人之所建明亦多不究其始末而起比其遠者平如謂知府如用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司及府州佐貳職獨何功而成遷轉乎且官重命改按察亦爭交其志未可行矣假令歲月稍久不為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滋僥倖逸不均遲速詢異人心不服窒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司外及府縣一縣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級而乘閑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徑陞布按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內部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南畿京宜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若從優敘用庶幾使其通均小大競勸人各盡於事功不政希覬俾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計開

一久任使臣開列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一四川兵 [illegible] 年考其功過以為四點其後稍變前制然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
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
略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
各齎須知文冊六部察院行在其
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更勘以行然陋
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申添巡按御史
開具事實考語送部所知有限不得
不憑當事按察使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
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
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關報之
廣狹多寡以爲遲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

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昭
明黜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
亦無所容其爲
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以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
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耗省藩司
布列充滿而　國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爲
設官然則飯食仕者從坐食而已乎大爲
政以人不有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
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
胥人等開一騐食局其實於民無分亳之

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
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為過
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
有司政事奉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
況此等官員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
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為重事
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
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
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於衝要地方使公
私勞費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

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為不均今之為
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
令之貪墨不知過多之為害如此昔唐姚
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慮不得人天下終有
冤人猶且難之況今數倍之多乎臣
聞牧制止是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
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當提按
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
過多若有可罷者且為保障地方計耳若
夫詞訟既有分巡敘雪有官督理則分守
之官殆為虛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
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為過冗大率在部者
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
有司政事奉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
則俸祿可減以紓
可減以厚民生
不係緊要者量為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
之益不然十年九牧徒為煩擾官愈多而
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設升
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升第棄不復者

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舉業志牽於進
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
見亦不逮前人漢宋盖升黜之法行之百
六十年治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
下固有高明偶倜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
墨者是升黜所行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
代取人不專一途所行之外人有制
科並進以經進士之外人有制
科並進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
逸但宋初亦有賢良方正俊才抱德經
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
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門數成一聚
每聚不過數人亦則迭進迭如此則天下之
士爭自奮勵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
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
大下百司事務繁劇術數而察廣文
學員闕亦多況文武官員等乎又況勇敢之人習中
于武藝者此等人材陛下既無階
以用之於書者此等人材陛下既無階
心者自宜之名風塵之際輾思報效皆其間

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
人情玩惕虛增數目官破錢糧秋有歲年浩無
紀極茲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
特　敎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孰不稱快以爲曠
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點視之際酌量情法酌三
年查定共去留據彼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
在馬匹數內並無新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
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先除本夏秋二季付馬戶

爲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瘦瘸瞎者方行揀退送
部今太監閻洪　題稱一歲給收騎操恐內外
馬匹印號相雜思行　令等初本　朝廷因恐馬
牛舊印模糊是以奏換新印比及點視各項瞭
畜除二歲新供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
二亦多細瘦不堪孳生又有留其敢爲欺罔亦
數少若復加揀退腹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
以動　聖聽甚其所論之必行也大抵馬者
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
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
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
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
殘瘵之畜望其孳生以壯　國家寧有是理
原洪之設心實爲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

省會派之數既少則侵剋之利必微足以塞今
日存留之多口爲他日破之地耳仰惟　敕
諭各處巡撫都御史小民膏血之餘富比寶
川利歸衆貪積習已深戰可痛惜臣等伏遇至
此窮蹙　廣收四海悉爲洪賜有言安
能上感　聖心使其廣造報文冊內
物重爲民不同之表朝廷永永無窮之利故
將來會無思歸其土之徒固結得計仍踵
舊貫可勝言哉惟　聖
明不以民之至愚及時奏請處

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今而傳後哉
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戶兵二
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
十分老瘦瘡病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
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解該部從宜處置照行
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每頭支用仍乞　天
語丁寧戒飭臣等欽承法旨輕信下人擾置
以共成厥　國惜民之衆庶幾法令得行宿弊
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　敕旨少免於失職
之罪矣緣係振飭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　敕清查霸上等馬牛羊房頭畜養官
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霍冀等
親詣各倉場察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
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
除拣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　欽依變
賣并分給　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
實在馬騾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
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以
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
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
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
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
十八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北之原
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十
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
奏繳及造青冊送過會計所據內外官員虛
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
緣節奉　敕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
立馬房以來迄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
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
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虛己
受言無復曩時管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
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
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
立爲經常一定之法是寒其流而不清其源
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
錫等清查事完當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
祖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

臣等今據所奏酌時宜謹陳十事上請　聖
聰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
遠有賴而於　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
少裨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
飭民事理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稽實數　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用之
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
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
浪費無極計一馬豢養之費何止破中人
十家之產蓋緣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
出於內臣是以其弊至此乞　敕該部通
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　臣等今次查過實
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
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
遇有孳生倒死及該賣取回發下等項為
憑塔由內外官員收支以為侵剋之
弊仍令各馬房每年終將一年收支料草
查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應實數有
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
矣

一省虛費　臣等竊惟馬之常性今之
所畜者老死增補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
用然使所支之料盡為馬食猶之可也
顧錢糧之濫費不啻和雇馬牛之耗損益甚

一糠面兩次之當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
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一
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為浪
費塔由內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為侵剋之
資耳今後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
市中富人飼養內事理參酌損益除計籍
牛曾經　上用其料草合行照舊關支及
三牛房牛復見今每日支料一升草十
斤別無添減外其小兒駒乳馬定
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一束駱駝

一隻與料六升准一束共各馬房存留牛
隻外臨驟倶照三个房例定與料三升准
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級合無定例
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
申明使滥錢糧之禁　收御前戸監
轄行投太僕寺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
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夫行時氣外
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内倒死三匹以上
者將内外官軍醫獸參究送法司治以重
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
實參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
一免會派原　卷
馬牛亦免横死矣
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隸順天等府納
秒以救荒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查
減省視前項地方水旱災傷升役繁重合
無收放在官外其未收者見行徵通融計
算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如
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爲
飼秣之資頃年營造官圃實計有地三萬
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
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
足用比來　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
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額外多餘之數
其給派之數各行蠲除以後吏不必更徵
代雖　皇上不惑群言斷然行之用恭遵
聖不勝幸甚
一減革軍看得各馬房額軍俱從勝曠等衛
所摘撥在房事一畫夜養喂戸部覆
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
所差操臣等查得各馬房見在旗軍共四千
四十九名其間役占買閒比皆是如嘉
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二匹
頭隻尚有軍六百六十一名況溫泉此抠
交大設軍以為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
之已如此況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
五十四匹頭隻今降外尚有四百九
十九匹頭隻然軍上止九十二名亦不開有

缺少之患梁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閒者
之多可知矣　國家養軍歲費甚巨不如
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
蒙　救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牢盡行
查出照湖廣馬房自住其馬之多寔堪
存留其餘悉依原報發回衛所差孫仲行
俱充實邊及因事務往返之費兩便
一處牛羊會行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
等奏內稱內府補內監廠羊房牧口不多用
乘田小吏皆九尺官數人牧之有餘今本

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場地土占種殆
盡日支料草刺減無遺養牧浪軍及民戶
私役買閒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
有不死力洗光件件皮肉潰壞不堪祇
待本房老弱仍令本戶領牧不

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
宜令光祿寺及明取用仍成飭本寺今後
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肥壯者收用其
不堪者是同老弱仍令本戶領牧不
必發下骨仗以省民費情弊該如給事大得所言除將牛羊
量行查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洪順天府

出關即已傳行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
七隻扶同為害吏胥報倒係光行寺遞年
發下寄養牲口事務往返之狀查其病弱
匿等今欠在牧本房兒牛四百七十
將衛門歸併減其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
得司牲司司牲為俱在一處事務非簡合
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
地上發回民戶減革衛門官吏乞下該部
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餘悉給種
補
一嚴覈指揮牧千戶所千戶薛鎮束
直門裏外牛房並吳家駝牛房養牲棒孔

供應膳羞先年遇有牛隻倒死貧窮軍人
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下戶部通行准將
外牛房并吳家駝牛房草場閒窵塊軍耕
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
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
湯山草場以為牧放之地正德三年該
收買馬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
擇取膘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搪價
使令後務令收糧上事眼同本所掌印官
酌量河北高淶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
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肥息者量留七十隻
但馬房本為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
退不堪外共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
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內有堪以搪乳
者送與牛房其餘俱送光祿寺應用以後
仍有牛隻倒斃庶幾不廢有用之
則以為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房牛房俱設有內官管
理馬匹錢糧每房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
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
為煩擾且今頭角夾瓜於前錢糧不多官
亦宜省乞

敕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
并湯山草場了存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
貯置立卷簿自今年為始將徵收并支用

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戶員數過多者一
體查明發回本衙門聽候差操其內臣之
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
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
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
計其畜產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既明則
人知敬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今後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
至內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欵待及饋送
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

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
征取苟非指劾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
徵收子粒則刻剥佃戶收納料草則勒措
商人虛增腳價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
今後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
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改弦易轍之
漸亦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　敕
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
科道官及給事御史指實參奏處治如有
近奸又詐稱每年馬匹丁場牧放承委官
員於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處年爲害非
淺今無今後但遇下場明月該部先行奏
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
大心知警而弊端可絕矣

一謹防範惟甲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
閑詐偽關繫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
各房馬牛雖頗有增益而多細淺模糊而太
通無印號間有
監閘洪武乙酉留
管當排所見以打之矣比聞　天閘在內

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
此今見在頭畜已經注等太　請重加盜
烙此後如有各處真貨及新收學生馬匹
俱乞及時印烙每一斗或二年一次提督
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爲照前
面內應幾員併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分管綠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
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
倉官舍亦無廨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

彼貧住民房或
致錢糧之出納通
不相關掾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
京凡干掾吏數多綾資未盡合領官爲抽
卸向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爲各官人合之
所并官撥本名以
收支庶不往來道迷恐悞公務

梁遣陸以律化理疏

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
選往朝莫不崇重斯軌　陛下天授欽明誕敷
文教延佇耆德寤寐賢哲特達充滿
治朝而遺賓在野尚勤物色寤況原任山
西按察司按察使
之緒所遷滄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
有紅刺簽名則廢
人虛表豈直文華誠藉撫衆之長而已臣
原任江西按察司使李夢陽英特偉邁絕
世固已方軌漢魏追蹤風雅海內多士咸共矜
式推以風格孤峭不善俯仰流俗嘗謂端由於
此二語者誠哉代之逸才
今皇極未臻庶俗淪落公卿勤相載之悔　當
寧興側邦之相最之際行
不可多得儻使入賤清華
寺任論維之寄必能弘揚大化翊宣
廣庶穆穆之風　伏望
下史部加看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璘與夢
陽敘勘起用庶令衰齊之珍復出　天府之藏

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爲　國之心
不勝祈願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天威以明大獄疏

竊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參審犯人張禹管情罪
陛下具四渡河在部史能決重獄今侍郎
問良由當時此等狠
員不為刑官者用心
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
不性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
不敢言不震怒雖有區區

之恩忠誠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　陛下聖明少寬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愼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在張杜伯張杜殉鬬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問則罪在張福爲子殺母刑至凌遲處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輕加諸人者　陛下疑而愼之是也然近日法司會審具愼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

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僞爲者熊浹等既據此定獄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決奏請行提原檢拘官及張福自親鄰佑里老再行會審具愼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殺人之獄必有所歸矣今大臣其餘雖或不當猶彼優容有而終不改辨理斯實　累朝原察掠罪或明知冤抑而不敢申救故刑官因襲之惠非　一日之故矣茲幸　陛下乾剛獨斷如日中天洞燭隱此輩尚何能爲故刑官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然　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非愛惜民命愼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輩或因而虛張聲勢況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喻戶曉未免誤收驚疑遠近傳播非所以增光　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羙業難終令名易損臣愚重爲　明主惜之若熊浹之賢否臣不暇論其本官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爲無罪但都察院堂屬司風紀在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獄一日遂加譴怒罷黜總憲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惜無乃傷　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馮臣節而尊　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爲法官者

以熊浹爲戒使陛下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國
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辨樂工之獄
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爲民時有吏徐珪爲
哲訟冤明日罷役未幾 上心悔悟丁皆復起
而政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
此正 今日所當法也臣愚伏願 陛下少霽
威嚴特降 温旨令許讓等虛心究問無微前
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免不幸蒙蔽務協厥
衷以稱 朝廷庶獄慎庶獄之意仍將熊浹曲賜

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傷敗衛令後凡
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
官尤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
天下曉然知 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
庶之惑且以慰臣下令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
清而民服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　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為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璵夢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　陛下斷之而已然張璵雖狠愎自用執拗多私倜其術猶疎而宦猶淺桂夢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其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夢之奸慝數端亡之尚書王璵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自夢等用事璵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夜鍛

煉所賂遺夢等數至鉅萬夢連章力薦總仕內閣從中主之璵誠得起用乃為之吉日使功不如使過璵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只匡鼈兜不見誅於舜矣引用凶人為　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氏養子襲伯爵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鄉而杰之上毋昌化伯夫人為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夢受杰之賂力為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廁列辱　國甚矣夢素厚

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錄授職與之所居相鄰內開便門以通往來弁序班杜林及夢之管家吳從周者人呼為念一官尤彼聽信三人事一統事過賊道路之人皆知之夢又引鄉人周時望為文選郎中通同貨選凡好官好地方皆以受金而久日期望使其議裁革欲為己地仍復如南京太僕少卿已經裁革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腑臟具缺即此　事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

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人幸免姦臣何所懲戒　陛下試令吏部為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為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尚森列主事楊顧工激三人皆輔臣之鄉用私人升黜于拿惟其所欲亦習慣不以為怪矣先

因霍韜建言已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
爲相乘推用自藝在部如戴時宗姜洪以郎中
後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禮部侍郎翟鑾以
上皆徑陞余事他部亦有此比予故竟　明旨
用市私恩不但人言亦不畏　陛下矣宜
爲者以待天下賢才倘至此當不可爲痛惜
學典選伴食年所爲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
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
親也偏躁自用狂論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
之名內爲交關以濟姦雄之窟雖已罷官猶爲
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因
撥歷而其招物議卑瑣卑戚遂成思而益固私
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　轉而徑入內
臺依阿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晉
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寘禮部貢外郎張敬通
仲厚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
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爲詭辭形諸奏牘甘
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夢之死黨相
與且周爲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系和善
逢狡猾多智布賄腹心於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

於二凶當路之時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
世虎threw敗人由興路而蹴取汚辱貪乘可勝倚
官勢以虐宇鄉里奏計屢聞右論得杉澤川等
濫而竟緑政秩致余寺夜飲之品慢汲引而次
直門馬王堂滿買之選此皆陰厚公惡而陽
附於逆者語侯之事朴成風人心士習壞敗
極矣夢典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
分息箝口莫敢公言其引者入格　宸衷覺悟
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強須班行希
望　思宗不知之旨恐人之性不移怙終
之惡益日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爲　社
稷之憂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興事業遠加
誅窮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跡如周時學夢鶴杜
林吳從周等逐去可明正其罪及訪阿諛
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爲人臣計下罔上之戒
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
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
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
　乞致仕疏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陞貴州布政使司參議分守都鎮驛傳水陸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

聖恩授臣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免押文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申合干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遷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涼之藥致傷脾胃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沉危隨據本縣擬到醫生曠世揆前來看視得脉息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暗神散亂神水漸枯急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齒列衣冠濫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答萬一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戾所鍾鬼神降罰致有斯疾已成廢人況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歲在家老病侯寄不離牀席妻已亡所生子女俱幼不能隨侍孤苦觸目傷心臣若遂死于官必至累家失所以此日夜憂惶進退維谷若不仰訴於

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

披瀝哀誠冒干

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自告願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

皇上憫臣病廢之苦察臣急切之情乞

敕吏部照前例准臣致仕使臣得生還故鄉及葬先祀具本專人賫捧

聞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陝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進不啻以千而事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昨上大夫之招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招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住也至乃謂公宜借易素守潔之以通則桑榆鮑遺洛中貴要富人口吾憂其爲害耳非永益貳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爲福爲心予而務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門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違教踰年不啻侯何似門庭疏誾列皆人所弗喜矣世之事體統之重乃迥然不同矣昨上大夫之招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招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住也至乃謂公宜借易素守潔之以通則桑榆鮑遺洛中貴要富人口吾憂其爲害耳非永益貳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爲福爲心予而務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門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

削籍同館之厄乔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
頤也僕仲夏始達販所地極荒惡而館宇久廢
鞠爲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
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甲模遠邑旋過大故歲
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遲　朝道當出此斯
音努力自愛
與晉安薛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勝爲慰繫自吉
水回縣病涉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

申乞者以近日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
野心如麋鹿在閒檻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
留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餐不宜遽有此念斯
言是也第温温不得已之情仁公容有未悉者
不敢不一陳之秦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
歲日務叢脞上公恩之所弗及爲民而者多
矣宜去則行辽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疏遇事
任性而行無復還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
宜去母年七十有三而大明史死三載喪尚在
淺土弱子幼女煢然無依凡此皆須身自料理
者又宜亟去留三四月終下世恐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韋侍撰子潛論修史書

得手書知本一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
也參也聞之君子曰功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
矣誠當而下古真僞後然其詳之部正褒冗則
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以日孔子脩春秋猶

援指百二十國寶書而爲史記約舍區石
室之記文考累朝實錄及百家傳狀野史不
足觀博取而精擇之一家言也今之有也今二
代之史乃獨棄其當時所記載者云爾而實
欲所據又不出文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
之書出於門生故人情全不通疏遇事
飾入不復刊削其人何如凡
階級稍榮者輒爲古傳其間名
再踐寇安如一由狀然故其
卷以進數倍於

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仁作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紀繆又不服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諄瑣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紕以雜書補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確不足傳者事之實有著於時通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稍旨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庶幾宇宙間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廉改易正復爾耳用舊本寫易首尾始以了事寫恐後之議今猶

今之議昔曾不若始仍其舊之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已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奇險深澀異之辭反使事實轇轕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　手明白平帖述作諸君子遵不世之奇會當徒受大官酒食相此為陋轍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　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

與岳厚夫書

自已丑臨清之別閱宇宙曲沃猶源概疏論田以來益與世路隔海內故人如吾兄輩不獲一握手懷悃如何之間為不以崇廉改易正復爾耳憂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廉改易正復爾耳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

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為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昔死進士李而　聖心頓悟固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假邪說以壞之使險邪更進重為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雖其後來或一二能改異同然不過怙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潔之實乎藉令萬有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道哉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為賢僕嘗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服膺之餘污辱貞士如僕死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

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諸左右否也邇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嘗嘗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倘有先弟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原 二通

比歲暫捐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況冗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主事橫欲怨疾良爲公憤至語及文字爲甚昔人謂孔氏脩春秋微辭以避禍姚太史遷亦云刺譏褒諱抑揚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伏始疑之以爲不然乃今知其有遠旨是故賢如昌黎公作貞實錄猶爲人指摘幸寬定無定篇況凡俗庸如今日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惟侍云僧長不足何恤於人言惟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利復周章祇增多口爲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寓客之事忘書向未能展讀昨日將卒業而端益焉自惟平陵古非定信作證相知者取不爲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修 太史書

欲書之以請質焉頃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當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逡巡未敢遽出其論既而思之此書開端至大而織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恨所謂不欲以疑網後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腆愛莫助之之願另取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爲脾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通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古者矣蓋一字而每

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而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今後來者引準而覓得其源於悉不免有遺議矣此憑之不能無疑者一也凡例二以羣入諸韻則本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知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憑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蠢支韻之蠢虞韻之蠢同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以廣聞者自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古文所謂匪徒逞博實緊參快者亦指得無少異乎此憑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字義或尚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祈川公爲之先容然桑簡偏愎不改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桑之謭劣閒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孝

緒以犯公家德祖璨璨之譏亦忭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賜示可否使積年之疑一旦氷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國之淵藪即窗上令甥姚其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躬詣寒管有狀附上管記手書嘉貺頻歲游及領之寫深慙感伏承委撰樂府序文頓衆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

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爲之不敢負也附錄一卷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實之他集自不宜爲佳作將以尾樂府之後則未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倫類也與古文所謂匪徒逞博實緊參快者亦指得無少異乎此憑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昉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

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詩多不在而所錄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令之粗知詩而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

事七箇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
校勘何如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答黃林伯侍讀簡

昨手教云方輯翰林志如棄晚學寡聞無由窺
徵獨自仰慕速成奠得快視而已然竊有欲言
於公者武功作公一代人家也其生平建立具
有本末近時狄私述誌者以千于之死歸罪此
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加詆誣棄毋見
前輩如守谿衡山諸公論及當爲撰院不
平寫欲作一書爲翁辨証自恨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百無以取信用是罔循未果今於公定
深有望焉所願於傳中一爲伸雪令翁有知不
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真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
考獨李文達公古穆紀錄所記最爲明據蓋文
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當獨記
千上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
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當爲之隱哉今錄一
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群妄矣惟公留意委訪
諸籍俾得數種纖上近見四明黃南山溥集有
素尚寶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錄以備采擇所

論于玭者考敘郡志科第表乃嘉定縣人字德
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
志中不爲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尚之彼縣
復證據未廣別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錄
千萬勿宄不備

答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賜手
書以性對一篇示教深荷者當謂古今論性惟
孔子數語盡之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

先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
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
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
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已先於
我矣輒用欽衽興歎而坐痗宂久稽布復罪甚
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作坐以畢此願也
頃聞北虜以數百騎入踩內地京師爲之戒嚴
今既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蚤籌
良能無娶姊之憂乎隆冬無爲斯文善自將護
不悉

與吕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徐容竟夜返舍伻回重拜大貺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損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屢煩年元辱公憂念民物爲之賑食絶甘疇咨方略而參衷生通思閙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摅芻蕘明內愧而已比日炎暑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徵斂又當不至苛擾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擊斷有方亦當不能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任

顧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處貧苦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擬議守文之吏所能仰幹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今乖舉懼瀆且慮叙勞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成敗以爲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元饑斃　敕在所賑貸卹人主所以子愛百姓之意精篤　天子大臣之澤沛然下流溝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哉惟公體重圖之爲幾開許今曠蕩將使劾薄技以佐聞之嫂伏自惟念蕪鄙之人受恩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言其敝帝而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辛辭編寫薦所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左右未發之間慚懼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演不終棄斥一息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銘誄以傳無窮榮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千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謹狀　元達大賜察

與羅狀元達夫書

棄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承忽忽且二十年矣公道德聞望爲海内學上所宗仰自少有知誠者稠願承緒論而榮儻惜因循不及時以答積白通於左右獨紿往之志則未之敢忘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俗陳編微有管穴之見然撦道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

紀就高賢坐末功碑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
恐一旦溘然何以見地下之人亦思先生所以名壙墓仲尼臨五十知聞第
不發書沽衣也頃復典州乘背衡哀甚大有
有但思屬石磐公今子行因輒寓狀少白區區
古氏春秋鶴鳴門門皆上用備覆瓿他所欲求正
者且有待焉伏惟詳覽能賜教言一二則又倍
外之幸矣愈忙不次謝

與水曹公論書簡

路遠道艱有歲年矣恒因仍久缺上記遠問
慎然不復喝則彼之甘苦盛衰固宜漠然無以
火電光修焉消滅而我公貞心亮節乃益用章
殿梁當竊為人喜雙江公猶統也每使磨岑岐
然益明耳伏承事內南還過吳衆以所居僻左
決旬乃聞則亟舟既送遂矣悵無及二三文人
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悚戰猥拳拳惡招
殃延連先母於大冬奄忽卅里衆亦過危疾雖
不即死然為天壤間罪人直試面強行而已石
醫師乃子歸輒附承起居左氏春秋鶴兩卅併

寓上政教書伏蒙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冲邃文
章行業當世所共尊仰甚感甚感桑弧資銀下
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為者無窮而窺覘玩惕弗
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舉俱廢甚矣精力已大耗減每晨起有得亦復欣
然忘忘不數日復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
作他時更收拾之乃如嗟木酪了無適口之味
田光有言曰之老也為馬先之況本非騏乎固

知古人惜晷午之頻再況其業成良有以
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壯八歲已垂忽化
為異物築之哀劣能久存耶去冬不幸先府棄
背方忍死勉棄大事今春已遣婦妥侍以家務
委之兄息後此儘不即填溝壑當卜築先龍之
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館
江二記得寓高塩知現增之作尚多令鄙人時
復與觀焉斯所深願也若凡春秋鶴棄簡都勻
明著與為文數首俱往長教浪場直率之言視
大方家正可同一語定稿以要覆改之報耳子

元兄行布此別務所求尤無留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于門及奉帖之賜不勝哀感頃欽子辰仁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務方殷非豪傑之才孰與于此區區衰病奈塞兄若何姑俟少愈乘一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

召用甚慰然聚當開龔遂之治渤海也盲於朝曰請丞相御史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處請爲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寬

假譽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爲也

野人問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脈痠痛枕間龜裂作瘡不次

與晉太守周朴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祭禮通考祖殷禮既徙周禰拳宪孔子善殷而生于從周從周者以類也和伊川有曰喪須一旬而祔則二年却都

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一年後合祭於廟遂奉祧主歸寢一節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撰此書似得禮意故於卒哭而祔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盡祔從爲顯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自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爲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
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
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
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尤未入祠堂待三年
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
之喪畢而後遷正寢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
注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
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
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爲一
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

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室礙而難行矣
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
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況卒哭之祔祝
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跡祔某官則是已告
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
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
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
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
於禮但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于祠堂改
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

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
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
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門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
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
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
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
婁良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
筵亦當徹矣頤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

也當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
地之祭似爲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
古禮無據恐當刪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
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患幼輩行造請拜揖請
召送迎之禮
右鄉約內雖已擧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
刪節其禮附於冠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

謂之相見乎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曾與各里長人戶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嚞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生潛朝覲過蘇以公所寄教劄及困知記不佞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末學淺見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覺得隱義皆平實無疵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緊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慮之萬一以仰答我公之誠心狂僭之罪自知莫逭無任悚惕伏望一一詳加鍼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通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語愚嘗疑之以爲人心一也若有一心爲主又有一心聽命似有兩心也先生答徐曰仁蓋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有闕文

天道之變蓋於存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言雖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古註之往也往就之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預訓此云養成俄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篤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致福也孔頴達左傳正義亦

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顏師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篤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致福也孔頴達左傳正義亦

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禮周
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配邪生生長長收收藏藏
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如
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
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大開於子地闢
於丑之後歷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
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堯人
出此三四萬年之間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
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

自書契以來至今總三千餘年中間世道升
降變遷已不知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爲
洪荒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
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愚爲此言非欲詆訾
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耳

戊寅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茫然不
動之中固太極之全體若作中央之中看
與香耳絕者非人所作人中解宋子
坑一世之人豈慶侯之通孔子必不肯爲

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果皆佛學之所
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其意不過欲
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任彼教中高處走耳
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
語似更宜酌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在元之非在文章公所論殆不可易伯
生乃當時人倘譽之太過恐不足爲據近時何
侍郎將大以鄉里之故欲爲魯齋出脫力排
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北之抑又過矣
楚與吳越皆非夷狄先儒謂其上世皆有
元德顯功近於周室孔子猶惡其僭王故狄
之耳豈無姓之胡戎滅中夏潰亂綱常者之
比哉設使孔子得門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
周室下安生民其爲自有不同者夫孔子
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順已之出處得正
與否耳經者述人之事有天下雖蠻
坑一世之人豈廢修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爲

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弟收兄友子承父妾正所謂舜倫攸斁之世又其君臣皆好殺屠戮生民若乂堂而崇奉胡僧事極醜惡此等處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使其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執若隱居不仕者晝誦學以明其道之爲愈乎野如魯山晚年一出猶爲晦翁所不取況下此者耶故嘗謂何公之同僚魯齋正如象山之作刑公祠然雖強爲分疏終是費力也

陸子餘集卷第七

子家子贊有序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位之臣君且親之義不忍決去也故寧周旋焉以全君死而已矣始昭公與群小謀季氏子家子咈之不聽及意如使公孫鞅請而欲以五乘亡也其誠心悫志而騎君之許之則季氏之攻以待之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許之而謀益懈意如顯不成亡而昭公亦可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固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隕出奔畏季氏雖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凡許以從政矣乃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有力焉然孫寧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審善有志於追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然以子家

子之賢得中主少雖以強霸可也而復困於
位有大其力不能任良君身而又不足以制權臣
故亦潔其身而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所
人見之然吾悲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埋隱之後
逐長往山林以沒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略
卿大夫列傳謹子曾不得與曹
未聞諸者比何哉故重論其事爲之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雖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
伯禽曾賢祖說論語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
君及我逝明王不興乾反我餘我志弗遂而終

無尤豈無材賢內恤其私從雖如志棄君如遺
我思古人愛莫起之嗚呼子家有世之師

子胥論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
入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
矣發棄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陵子門嗟乎
名臣之爰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其矣晉霸君則何
事焉其可也率諸侯以伐之復讎都而迫其君
以潮於死又與得於古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
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慈將弒王鄖
公止之曰君而弒臣何雖之爲若嘗隱君則何
上下之有乎況斯言也足以破子胥之罪矣方
子胥自處道旁以乘十條而求汎之予胥知其
心因說舉諸爲窟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

吾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弒君乎於吳則推刃焉於楚則顧屈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乖出與夫篤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孝不君以爲雖無足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自心其君固大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代楚也謂人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刃也以求死也謂天君有君君之陷而不可忘也忠而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生君之僇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偏者也而中贓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讀莊子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言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而妄也或謂若孔子之說昧者勿入之令觀其

讀鍾離意傳

建武永平之間政理苛切當是時士之脇肩側足錄錄如帳下駒者可勝道哉若鍾離尚書陳寬博之謨以抗嚴察之主可謂大臣矣但衰道微士爲一切之行以趨時好非徒避誅責也乃以徵思深而悲夫悲大義頓史至意與宋均傳反復其文爲之流涕

書劉氏先墓記後

劉生奇葬其父於外氏之墓次陸子曰何居我木之前聞也或曰生有爲孤之也劉之外族遠

徙而遺蔑不葬生之父念之以屬其子曰我死則於是葬焉子孫以吾故乃無忘外氏矣故生之爲此以卒父志也陸子曰生可謂不死其親矣父言合於禮則未也昔者曾子稱子從父之令爲考仲尼非之楚屈到嗜芰將死曰以芰薦我其子弗從君子曰從而違道不如從而得中違而道今夫念其外氏而以身殉之雖篤於親其於禮也遠矣如之何從而弗違也曰如葬之不肯何曰存則謹視之歿則書其言弗忘其不忘之意以示子孫而已子孫而賢也不忍忘其親而忍忘其言乎其不賢也雖

以身殉之無益也然則爲生之道者奈何曰夫孝者必以禮處其親以禮處其親則不憚改作爲生之道無亦卜地而遷諸猶爲善也生聞之曰諾將遷矣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爲一卷提擧作御石盤先生所藏也先生以粲爲門下士俾識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君日觀一僧耳然海村野史稱其隨楊髡之發陵見輒四之此其志節豈直緇流中所不易得哉彼

題趙松雪溫日觀畫

趙松雪畫馬溫日觀畫蒲萄聯爲一卷提擧作御石盤先生所藏也先生以粲爲門下士俾識一言松雪繪事之妙夫人知之固不俟論君日觀一僧耳然海村野史稱其隨楊髡之發陵見輒四之此其志節豈直緇流中所不易得哉彼

題逸志上卷

余嘗愛唐貞逸處士事未嘗不太息也古今詞文人多窮自唐柳柳州以高才擯於時其弟宗直亦善操行與其兄扣隨死南夷中迹功之有貞逸曰柳氏之烈也非邪雖然巧宦貪榮持粱醫肥偃仰雖

盱得志一時者身死而民不思寒士飢生不一伸眉其沒也賢者傷之又振耀之以文辭俾流聲無窮者貞逸者足以死矣亦何憾哉亦何慨哉

書鄧尉山志後

鄧尉吳之名山也余少時嘗一之讀者謂其詳瞻得體非苟作也余少時嘗一遊茲山今二十年矣間者再至雖巖壑之勝不殊而梵宇荒落頗異疇昔其間幽棲遠構往往爲勢家所據存長松古侮掩蔽殆盡間之山僧云苦更賦繁重鬻以償逋負矣余聞而憮然比得君志讀之則往時秀傑深迫之觀猶歷歷在目爲之太息不能已抑盛衰相尋固物理之常末足深論余獨慨夫橫政暴行而人力之日蹙竭也雖淨居氏自謂修出世法者猶不能一日安其居以保其所有矧夫齊民者邪君子即是編以考其廢興之故可以占時政焉不徒觀游之細而已而君所爲拳拳者其亦有在於斯乎故書其後以俟夫覩民風者鈐焉丙申端陽

題墨客揮犀錄本

是書吾鄉人沈生所藏沈有題識授立翰林語以爲彭乘誤按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知作者名氏而丘公云然蓋必有據然余考彭乘者蜀華陽人大中祥符五年登第仁宗朝爲翰林學士群牧使卒官與熙豐諸公自不同時今此本於凍水半山六一皆稱前輩且及東坡海外歸事則建中靖國初也距乘甚遠矣而其文直抄取宋諸家小說若筆談冷齋夜話之屬湊合而成亦頗雜以舊書所記如解叔謙毘舒張華等事皆是蓋坊間淺妄者僞託以射利非彭氏本書也余少時嘗見宋刻本於友人家惜不及錄今不復能記憶未知與此本同否戊申新春病起偶讀一過漫書

又題

彭乘蜀人淵材江西新昌人今瑞州屬元非同族亦非同時此本所記淵材事皆僧惠洪參齋夜話中語也淵材名摯能於惠洪爲叔父云

題湯氏小宗圖卷

湯氏世以高貲稱吳中子衡生負奇氣挾策走京師游諸公貴人間語不合徑歸家徙四壁立晏如也間獨喟然太息顧其友曰余之先蓋多積茂者碩之士今族姓衍大而譜牒未乞先人遺德殆將泯焉吾何以追後死者之責哉乃僅紀其所自出者繇乃高祖而下四世爲小宗圖又出遺像摹寘卷中而手錄所受制詞若銘誄之屬咸具曰姑著吾志其他則非吾力所及矣余聞而悲之今世富人子能卓犖財利斥廣田廬自謂賢人亦賢之論及其先世鮮不慊焉者傳有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今冠裳而邑居積鏹貲拘臥起其間至於老死而忘其身之所自出也此何人哉予衡雖濩落食貧君子於其忘曰湯氏之賢子孫可也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鄉胡公儀以大理卿巡撫南畿成望甚著論者咸頗讖其奇矣閒者長閒者長老吉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猾惡民大抵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彊宗右室所爲多踰禮制　朝廷患之　賜公　璽書有祛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蓁盛苗稼不可不鉏故其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奸豪植之徒薪除翠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共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畔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耶自承平久而法弛敝也流俗之論以容姦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黙數歲月得美遷卹去尚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攝必揆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訓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是山公詮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盖初仕時爲吾鄉人皆得而觀之乃以論公之行事而寓感世者於吾言而太息焉嘉靖庚戌長至日陸粲題

擬上倚邊疏

錦中作

忘伏以頃者醜虜不道侵我邊陲將士出戰或不軍覆沒累使出急至於上勞　軍慮特　收不兵甚揀戎容　簡命文武大臣行視出師以應接已寫惟　國家設立鉤戍委任將臣凡以防遏虜寇保固邊圉也宿重地爲　國　門密邇　京居尤非他負之比先事預防臨機以自刻諱修葺所宜施行者以固蓋將爲應接實惟守邊者之責其不可他諉明矣且以古準今中國之勢誠莫尊於我　朝而虜衆不能當吾一大縣自有劍奴以來亦未有衰於今日者也以全盛之勢御板衰之虜宜其戰勝攻克所當者破而掠我輒已不支今乃倡爲鈔掠我輒已不支今乃倡爲鈔一時邊臣之罪其愚乃有大謬不然者彼猶禽獸日惟事乃其有備無患兵法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且頃建防虜弛將吏偷安士居則玩惕臨敵則張皇而欠措此其事顧兵休即復泰然不以爲意曾如虎兕出柙人皆不能預策提防一日出蘇秦申商之術以說其君不能用其言則不足與謀矣今乘高壁之勢居重馭之術以制其命不復顧惜而甘束手就縛往苟且支吾講和如此

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夫賢者
不必用而蒙無辜之罰此其中必有沮之者
用者不必黜而享非望之福此其中必有佑
之者　陛下亦嘗察之否乎天下之患起於
因循而成於蒙蔽苟不能一振作而剗除之
未見可以善其後也　陛下聖質高明　略
不世出屬者親攬大狱　天威所臨臣下震
悚誠推此心以憂邊事一日慨然思起積習
之弊數　御便殿延見大臣從容咨訪決雍
蔽以開聰明核名實以定黜陟以至疊諫之

論列撫按之柔刺察其果出於至公亦當虛
心約之屈意從之使喜怒之私無以蔽是非
之明愛憎之言不能亂邪正之實凡諸將中
賢否勇怯莫不瞭然於　聖心有功必賞不
以疏遠而遺有罪必罰不以貴近而免歸門
命之士戮死事之家正狙扎之刑嚴掊克之
禁恩足以懷勇夫而義足以激死士又何患
武功之不立哉大齊威王不過一詣侯耳能
奮其威斷主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與左右
之妄毀譽者則四鄰聞之不敢加兵齊國大
治曾謂天下之主有不能乎苟有意焉一轉
移之間使將吏革心士卒生氣區區醜虜臣
見其不足滅也
二曰廣召募臣惟虜衆深入我軍遇之衆寡
不敵遂至戰沒故識者多忠邊兵之少而欲
取發京軍與之協助然臣以爲近日之事若
使諸臣守禦者能以地方大事爲念不分彼
此而并力協謀互相策應縱無大利自可保
全我軍不至點沒於虜然則所以致敗者或
不專在於衆寡之故也古云微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令邊郡土人多能戰者亦往往入
保與軍士相參守禦益衆以壯敵此其
賢於京軍遠來客士兵少長邊方熟知地利
耐寒苦習胡風欲爲其室廬墳墓之衛外
欲報其父兄子弟之讎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但患將帥不能撫恤而虐使之是以憚於應
募官惡小厚實資以器械優其操鉤許以事
定之後復其家籍不簡其名有所得於敵即
以予之則勇健者爭出爲用矣若大衆軍平
時豢養驕惰不經戰陳道里非所諳勢苦非

所習況大將一出泰隆之類動輒數十百人名爲報効從軍實則因緣圖利故臨陳則退縮不前失利則爭先竄匿卒而克捷則搶人之功以爲己有且首級之利武夫所貪令彼以性命得之此以談笑奪之使邊人解體戰士離心率由於此爲將者亦私其所愛或因播貴所屬明知其壞事而不加禁戰致大事情誠非細故臣請自今有過邊警不必動調京軍或止命大將將之駐劄近地遙爲聲援使虜知吾內外有備亦當聞風退去必不得已而往尤宜禁約部下泰隆親兵不得侵奪邊功沮壞軍法仍戒其不得選殺被虜逃回之人以冒功賞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斬於軍門以徇若將官任情回護聽紀功御史指實參奏庶幾可革前弊雖然兵難險度今日之事臣誠必亦軍之可以無出乎此者成化間滿四之氛鼠者多請自京師發兵討之大學士彭時力持不可或以危言怵之時不爲動後滿四卒於士兵之手前事可徵是固當軸者之所宜熟計而審處也

三曰嚴教練臣惟今日軍士坐食者多能戰者必加以私門多使占之夫尺籍有能射之等內以宿衛單弱外以守禦空虛近者 明詔特開投充之科以收不羈之用亦權時補弊之一策也然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兩軍相當不打赤徒然耳乞 敕兵部并選差素有風力給事中御史四員公同各營將官將見在軍士通行簡汰其老疾者去疲懦者去游手無賴冒名冒籍而實不堪用者去抽選精銳與投充之人新舊相兼什伍相比嚴加

教閱以備緩急至於操練之法止是教以坐作進退分合疾徐之節外攏督視可觀其實臨敵無用況且虎賁如有犯者雖主帥所甚愛必究處自今操練務令人習一藝藝必精通又須每人兼以弓弩實中國之長技而所在軍士能用乃能取勝在京師發兵討賊者不拘軍民皆令領隊使專一教射定爲賞格以十矢爲率能中八矢者爲上五矢者爲中三矢者爲平

不賞不及三矢者有罰合格者月稟之外別
加賞給其教師亦視所教之人合格之多寡
爲賞罰凡軍士有垂詮則射有過誤則射有
所告示則射視其中否而予奪之其他技能
以此爲準仍行下各邊悉倣此格施行其若
之良者如應中選及庶部等處所用察勞
之超昔既其決彀之力其人也自水樂以來各
人善射百夫決拾使人人自勵於武勇則邊
京軍亦可用之於
邊不二三年可以得志於
外夷矣

四曰脩馬政馬政之不善未有甚於今日者
也牧於官者名存而實亡牧於民者有損而
無益兩京畿山東河南之民納户養馬已不
勝其困順天等府又有寄養騎操馬匹寧
息不蕃倒死相繼秣飼之累賠償之苦動至
破產而不能支且其俵散騎操類多疲病羸
劣不堪出來緊戈尤非其任
旂馳騁內地力已
昔晉人謂黃之北土馬之所生杜牧亦稱河
湟水暖之不凍紅草
滋燥濕宜暖之不凋紅草
日病矣是食之非其法而
北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今安在耶民有
養馬之害官無得馬之利不行先王之法而
求一年

之艾荷爲不畜終身不得及今不爲至於不
可爲而爲之得無已晚乎昔唐初馬少及張
萬歲領群牧在官數十年不遷置八坊四十
八監於隴右河西地廣千里募民墾田數千
百頃以給芻秣其後馬大蕃息至七十餘萬
匹今其地固在前史所稱肥饒行旅水草者
宜不異於古誠能依倣舊迹斟酌時宜立爲
通融經久之法務使上不病公下不妨民擇
廷臣中有才望者俾專經理其事委之重權
假以歲月聽自舉其屬惟務得人不限資品
俟其事稍就緒然後推行於山西邊東諸路
其在兩戒山東河南者必如先朝大學士丘
濬所謂於民養之中而寓以官牧之意又自
今歲以前宿逋一切蠲之與民更始而後可
爲也臣聞有治人無治法法豈有無弊者哉
變而通之亦存乎人焉事久爲今日之計誠
莫有要於得人者苟於是而加之意是固脩
舉馬政之大端也
五曰作士氣以氣爲主敵在前
而已乞　救仍在徒
援枹鼓當矢石暗鳴叱吒而三軍披靡者氣
爲之也古之善御將者必先厲其氣鼓舞振
作之術有出於爵賞刑戮之外者故士也踊
躍奮迅而願效其死自承平日久大夫鄙
薄武臣雖位鈞體敵猶蔑視之事有相關任
意徑行不相咨覆稍下則慢易凌辱無所不
至武臣亦不自愛其身重由意奉之若　中朝貴
人喻　命出鎖者勢尤赫奕將吏奔走俯伏
本事稱呼之間貝厥養無異其間頑鈍無
恥者固不乏爲人下而英偉磊落之士宜亦
有忸怩不安者矣井惟觀聽不雅體統有失

且使士氣因此銷沮蓋人之氣槩激之則日
伸挫之則日屈歷觀如文臣初出仕者類多英
銳及其沉抑於州縣奔走於迎往往志氣
頹靡鋒鏑略盡又況武人素無純守尤易摧
屈者哉議者必謂此皆猥恐假以顏色易
生驕慢臣謂獎與太過使榮寵之徒得志橫
行固非　盛世之福而摧抑過當使英雄之
士垂首喪氣亦烏得爲便計哉要在適其中
而已乞　敕所在
將官必加禮貌自非違法生事非禮害人者

不得輕卸凌辱事有應共議者平心易氣與之商確彼所執苟是即宜樂從或有奇材異能自當優為之禮虛心以下之至誠以動之庶幾士氣日昌 國威可立

六曰拔異才宜當今之患皆曰才難上自朝列下至郡縣此皆有乏才之憂而軍旅之任尤患不得其人是豈果無人哉夫天下未嘗無才而用才者類不足以盡之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在下者不進拘以考焉一大之技則智略萬人之敵其見遺取人而求備則個儻不羈之才以詿誤而棄去者有之矣及其有急寧取溱酋龍鍾跼躓者使當大任不知求才之方而猥以為才之難得亦甚不思也且夫英雄特達之士其中必有以自負荷非常之節俊急之際必有可使者矣臣又聞昔之行軍者必多置介士以廣耳目各計畫且以收遒逸之才杜意外之變聞今軍中亦自有諸名號但或非

朝廷所位置故上得之不以為榮臣以為七之智勇而嘗效死而盡其能矣昔李祐用為心腹諸將疑忌流言上聞而勉力保持之祐感泣奉用其策以擒吳元濟故天士不素厚而輕使之未有見其成功者也今偏裨行伍之中當無異才而不能自達於聚殊以示寵異徵以為可行自京畿推之各邊是亦激勵人才之一策也

七曰恤將士凡惟守邊之士百戰傷夷終年

勤苦視內地坐食者勞逸苦樂不可同年而
語在上者不加優恤如陛勢所謂怨生於不
均者既所不免矣而將帥又從而朘剝之則
其平居然地不細而一日驅之使冒白刃犯
矢幸　陛下開念邊兵必見此弊非於　詔
條中嚴剏減其招之甚是也然臣愚以為苟未在
以易之則此弊終不可革何者
朝廷綏懷名宿威恩
為重等居邊徼自然之勢
也臣觀昔之
大祖之用李漢超郭進諸人使守邊也皆厚
以關市之租鹽以佘鼎之賜家屬在京仰給
於縣官貿易往來不問其商稅故邊臣皆富
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虛情多致克捷終太祖世無西北之
能先知預備
患蓋恒人之情私計不足則當急於本公況
將帥指一身以當安危之衝此尤不可不恤
其私矣彼其區區之俸祿不足以自給則百
計漁獵以資賂遺之不服又何暇有　明主
養士以攻高功乎竊見　國家無名之費歲
以萬萬計誠能捐其半以厚邊臣俸祿常賜

之外別有以優之俾得多收智勇之士以為
心腹爪牙慧者用之圖謀策力者用之戰陳
於行數者用之以知紀律熟於路險者用之
以發謀訓山川險易庶門店實行兵制度若
謂之有余不至臨事張皇又將帥死於非命
自然便假士卒　朝廷綏懷名宿威恩
得人心而知愛其上矣等其牧
馬地等居邊徼自然之勢入幕府為上奏書建
德破走東胡是向為
指牛羊上是以御奴逸避使令之守邊者能
[illegible]
於廣頗有干倍之衆臣知其無能為也
八日樓上帥上帥者三軍之司命而一國之
福福係焉故用兵之道擇帥而已大抵錢所
當行權以予之所類非等閑之才守邊當
大之所能堪也據帥心情私計不足則當急於本公況
後乘暨足以用人長算足以應變而謀之
臨渡足以用人上策足以決疑而謀之
以此論之以言官者不可以稱大將
之任矣今諸將中有名者不過數人亦可當
一的之等若文武全才非為大將者其誰

與竊以爲感荷望素淺者則臨事難以服人人
品不高者則所爲必多顧慮是未足以當推
轂之首選也惟 聖天子恢弘 雅度不以
小過而舍 朝廷本也昔已之變
有一于澡遂以安靖近 孝宗晚年信任劉
大夏則北虜雖或跳梁而終亦無患斯治其
本末之效也今夫當人之衝居安者刀鋸所劘
之亦必 國珍
委任焉使群臣各當其職則其室易成而
難壞其者國之大事非特居室也不爲之擇
良工師可乎今大閣細計其末而忘其本

地形未識土俗未諳軍情未按而已太之雖
有韓白爲帥無以成功矣大自非常之人然
後能行度外之事漢用陳平指黃金四萬斤
不問其出入遠以滅項羽今之邊臣動支一
錢輒援用一將校稍破常格則文法吏且操
尺寸以裁其後顧效不錄流言乘行彼方求
免於謗訕之不暇又何以責其有功設令將
得其人任之專而責其成功庶幾可以稍紓民以裕
其力廣開屯田疏通鹽法以豐財無以貴
作之也聞之以一貝權假以歲年不爲人言

也戰終日汲汲皇皇所急哉伏惟 聖明深爲
社稷至計察其所當先者天下幸甚極本
窮源之論戒莫過於此故臣條邊務而以足
終焉愚忠所激不知忌諱幸 陛下矜而察
之臣不勝祈懇之至

紹修浦江州同知河議 門生

具官臣某言伏奉 敕旨以其官臣某所奏脩
濬通用閘河事宜下臣等詳議奏聞者臣伏以
通惠一河乃前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開 國朝
自 文皇帝定鼎北方成濟東南租賦以給京

師其始因漕輓而知滍叔正建言命尚書宋
禮下江伯陳瑄開通漕河以代海運而自通州
至都城四十里間陸輓爲難乃議濬守敬所開
故道置閘蓄水以通漕舟然歲久廢弛河日淤
塞仍用陸輓車輛腳價所費不貲遂至加林日
重東南民力不堪其困　純皇帝時嘗議復
復而豪貴不使舉行之屢興屢廢有識之恥以其費之多寡而當
聽其事遂致有損之詔今人數十年父阨計又非最時比脩復之計誠宜堅
之屈民力之因又非最時比脩復之計誠宜堅
行而不可緩者若賴　陛下聖明俯從言者之

泰特命大臣相度可否　詔旨諄切期在必行
凡有志於經國者皆以爲希世之遇而興誠之
往猶藉藉爲其功之難成非智蓋不忠也
至請得以備折之今之議者曰風水之說世所
知通惠泉源出自西山流經大內今欲開濬
慮於　皇陵及京城形勢有妨臣以爲是特下
之節浅之言君子不道也就令有之則河道山
陵地絕遥遠於其所謂陰陽向背之說亦遥矛
不涉於戚惟　國家之事豈是用
其詳而略之在得當日如彼築室於道是用
之何益之生哉凡慮之發其大指不出此三
而自明者視之皆不是慮也夫天下事謀之

猶乎難者又曰　國家財力方困公私耗竭驟
興大役何以堪之曰水道之運孰與陸輓之疾
乎臣以爲成大事者不計小費而不一勞者不
永逸陸輓之費歲無慮數十萬誠令捐三四年
之費以就此役猶將爲省之而況故運尚存衆沒
之勞而無雨雪流潦之虞以其費之多寡而當
其行之遲速利害亦較然矣雖者人曰京城內
外游手何啻萬人若輓運停直以餓口一旦罷

之將使失業恐生他變臣又以爲不然夫所謂
游河者非曰遂廢陸輓也謂與陸輓並行也河
成之後立爲禁例惟以通軍民之運船餘若商
貨之負載官民之往來仍從陸行則舟楫不至
繁而雨利存焉民方便
之何趑趄之生哉凡慮之發其大指不出此三
而自明者視之皆不是慮也夫天下事謀之
貴詳而斷之在得當日如彼築室於道是用
不決於成惟　國家之事豈是用
臣能一心爲國無怵於人言則功可久矣彼假

爲興議者特世家大姓利疏直之入而已
延之城令苟行彼亦何疏嘗其門故者夫修
潛之法要在相度高下竊謂京城地勢視通州
爲高而水勢就下蓄泄爲難河身淺則遇旱易
涸而難行閘坐甲則泉源迅疾而難積今宜於
近京之處大東橋迤東北楊令深大當甲使
略平坦增置閘坐多爲收束上則河不拔高
鼎水深而挽舟運上者無艱阻之患矣仍添設
治河之官重其責任時常加疏濬兵諸仍勢計
利之徒假以尚方供用爲名放肆挽阻運船者
坐以違制之罪啓閘有節蓄洩以時此河一成
而不廢則脚價可除加挂可減東南之民庶幾
有瘳乎且昔者置倉於通州正以轉運艱難不
能全達京師而爲此權宜不得已之計有識皆
蓋深爲　朝廷慶之已已之歲用言者計樓
船房之猶棄安南實前車之明鑑也此河既開
通倉可罷軍七之受僅於官者免往來搖載之
勞而太倉陳陳之粟深貯嚴城可無意外之虞
永昔非萬世之利哉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
國家財賦出自東南所賴以通往來者一河而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監司守倅通若
千人而其間有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
旦富韓公弼歐陽兗公修蘇端明軾陸文安九
淵李文靖綱皆賢者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
之大祀固之大事也將昭勳德勸忠孝示安
後以爲民貴也不可不謹閒諸古曰鬼神不歆
非類人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諸君子來嘗往
官茲土雖政實顯著而惠之流於蘇也不專且

祀之也越公或曰諸君子之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祭以為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侯祭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寧命曰相之不舉於此久矣不可以間也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昔鄭厲公自櫟入櫟以求監國守位賢而不得也鄭人逆之而亂諸侯不與之盟以其不當祀者又拒而不納宋襄公欲祀相寧命曰相之不舉於此當祀者於宋為大且使斯民知禮之歸若是踰

祀他境之賢以為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為師儒宗得天下通祀自餘若皐陶伊尹伯夷太公而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封之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當皐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其受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矣或曰諸君子之祀列於學宮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一日撤焉將駭於此似亦近澆至於王畛者妄矜之妄兄以

民患而傳惠庶

而存之乎桑又以

祀他而何有於蘇祭以為非也在禮惟天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侯祭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寧命曰相之不舉於此久矣不可以間也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昔鄭厲公自櫟入櫟以求監國守位賢而不得也鄭人逆之而亂諸侯不與之盟以其不當祀者又拒而不納宋襄公欲祀相寧命曰相之不舉於此當祀者於宋為大且使斯民知禮之歸若是踰

聚飲酒虛聞而亦預焉諸賢有靈宜羞與同
食矣蘇爲名郡四方於是乎觀典祀典二
事已肉莽若此而可苟也何所不苟也故
管過不自量因郡乘所載諸賢爲最其尤者
得若干人噫之如右晚生膚學見聞未廣輒
述及此誠狂僭矣雖然有意於風教者或見
不相與博議而行之固一方之盛舉也
名官事略已見者不列

漢

第五倫長陵人守會稽變其俗無淫祀以已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四

倪寬千乘人爲左馬掾從張湯問尚書張
湯奏事倪寬主文辭湯愛之數稱其美
歸後官至司空

鍾離意山陰人郡督郵也歲大疫意獨身巡
視爲民當禁所臨護其衆伍日守出吉災
民竟日公無出者得鍾離督郵來可事

富宗人

王充上虞人爲郡治中自免歸閉門作論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衰揖江西右布政使以卒官餘年來循
吏始末有依先之者
王恕二原人成化末以尚書撫南畿有妖人
從中間横行南如泰哲之屢闖于朝門降
旁午數執其黨不合又充有發太學之竹箭致仕歸而起爲吏
部稍不合又充有發太學之竹箭致仕歸而起爲吏
敦恕忠藎世莫與比當七旨頒廊中獨秉
羔素之節有古大臣風

隆子餘集卷第八

樂府二首

如上翁

虞氏城邊列烽戍中郎將
平尚組漢丁嫂品項王怒刻上老翁心痛苦心
獨苦兒不聞兒亡但聞母泣翁自死
三軍縞素何人辛有君臣無父子由來久假
終必歸機心於不自知勿勿數語殊叮嚀漢
家創業創業亦艱難伯貞性爽君不見當日
陰山沙磧中胡兒鳴鏑親射翁

漢困楚阿翁忽死登高翅楚和漢阿翁歸來依
舊戰吁嗟翁歸方立炎漢基一年爲虜生無幾
功成不記翁尼厚但記翁兒泗上亭長
作帝王富中老翁翁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
今一古公劉始畏兒來朝翁擬筆須史趣詔草上
皇家今歸來金滿牀背痛爲田舍公今爲天子父
擬筆一迎頓有助嗟呼
年組上時

畫虎行

山人視我畫虎圖遊我爲作畫虎行我生城郭
不識虎向來浪說其無憑自從詩老傍夷落聞
驚夜嘯風生壑似聞行旅盡辭家食往往空村
叢薄朝來蹄跡猶孤羣豈敢公然入人室
奔走我亦但近前啼便摩其頸初觀據地先木
死今時榮榮吻血紫却歸更與兒孫說
猛將宛相似書手傳何人誰遣爲此筆凡吉凶事
何足問物理試思堪太息我聞太平野獸如
遠人可咤猛虎今爲群波河無復逢劉昆公
赤刀伏鬼竊裂支李廣俱逝滅書生徒手無
[illegible]

鐵對畫空令雙背裂還君畫爲君歌道上虎跡
今轉多

鄭卿歌

君不見閩中鄭卿湖海客十年跨馬燕京陌公
卿聽歌[illegible]千牆下門新教萬言策詞章翰墨
清朝珍何況相往稱絶倫閭人千百一無失往
往高談動神魄古來能相各有名近代無過索
四明伊昔人[illegible]上再眉抵掌何雄壯
龍顏貴人門人摽虎頭將軍一品相君位際會
當偶然還自流傳定非妄鄭卿絶學自天授宰

李侯行

李侯古介士磊然冰雪姿平生蔡莒腸不受富
粟滋南山白果苦猶嗜首陽薇廉來不絕物廉薄史幸當置飢
城衰酒悍史俱仍息督裘割案欲捶尤苦爲荅
生憂菜色此心烟燭天應知俗上尊嘗何由識
山中麦陰朝看眼不識宁心腸白天盡地
說李侯侯稱以詔今日得分[illegible]
哉肉食胜諸侯西南兵役況本欲爲物瘡痏何
由除朴梁醉肥粱所麦志士爲[illegible]
[illegible]翻見迂可悼

李侯今腐儒一官白首仍邊隅范丹魚谷久寂寞李侯之節世所無吁嗟李侯之節世所無

邊軍謠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斗泥沙不堪煮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銀來縉縠去年糴穀揭兎價今年兎盡兼折庸可憐邊將貪如虎穀爲備荒豈知剜肉先成瘡近聞防守發川賊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仍存傳已不保何況對陣師養軍二十萬有手何嘗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飽食且傍枸欄遊

擣大謠

擣大來擣大來爾何爲者軍當若　朝廷養軍爲殺賊遣作擣大來擣大謀愚哉門白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何曾息秋今丁壯已亡盡數十殘兵單瘦黑可憐風雨猶東餓龍鍾強駈迫手擎麥屑湖水餐頭面垢膩虱滿巾高山大谷坡百盤衣破肩穿足無力三步回頭五步秋終管深

林多虎跡人不下坡鄉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州都來手掌地馬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奈何噫吁嗟一旦緩急將奈何

胸河行贈漕運使簡馮汝強伯伸

君不見胸山之岡血土千萬重高者磐躓如虬龍下者偃蹇蹲如熊中虛復突兀相向青天突兀安得帝君揮神斧仙掌信手迴碧洞紅泉亦清壯東州沃野山多名堂窈窕岡之下飢饉綠屋連雨垂水簾時登巉巖入幽

絕萬壑陰霞夜與沒大風蕭蕭日欲暗野色蒼然上眉髮一從獻策金門去牧堂前舊游路竹石留詩在劉山林散映紅霞護塢來持節下三吳樓船伐鼓凌江湖酒邊向我誇故山令我耳熱歌鴟鴞鬼使須臾勿復共飲酒我生風抱山水癖往往曾裹糧奥窮林數枳今滿徑意未衰決策東行定井久明月隨飛梁逐閣烟濤坐虛牖松落晉予海門虹川陸四君皆語大小鴈背日路脩迫從否

金門柳色深綠上苑春餘雜花撲天桃已歇
穠李衰紅繁飛增正悲芬郁出花初種竹宜望
百曲雕闌士賓散融風窈窕照陽殿昼日慳盛
白玉堂玉堂學士看花早賦成芸閣留詩草
慢頻看碧霧流捍撥正耐紅雲繞憶昨先生登玉堂下
名汰宮太平樂事君恩賜看花正同宴遊每出滄龍裏曲
宴偏臨翔風中見時尚花花宛爛暖仙醪綺
翁明臨風寂轉如答姬納者如愁仰如許牛洁
微雨妖紅濕太真洁凭闌干立至尊一顧六宮
回蓋裙霞帔俱羞淚分衣色　紹許移來種
得美人憐　君恩偏主分衣色　紹許移來種

（一百卷本卷第八　六）

閑前閣前後道連金谷翠徑繞高家
教進黃花詞昭容傳翠墨門徑沉吟此事六十
載當日繁華密然在細憶金與綠亭為黃雀紫
禁留風采不美秋月圓長安紅紫競芳菲
万人士貴日夜車馬喧以名花何終相我曹門為客役役
出天上徘徊客閣中江湖滄海未承恩酒
徒詞客閑最江南三月花如雪綠水園春鳥
貴家亦有幽奏名堂谷風雨憔悴天之涯燕山
驅子江南客獨對名花感今昔草木何知人自

（一百卷本卷第八　七）

憐逢時亦復升沉隔世間榮辱偶然事不獨此
花何嘆息

送行詔文徵仲先生致仕

文星南指斗牛遠先生拂袖歸江皐平原蒼蒼
晨申發霜天突兀玄雲高憶昨先生登玉堂下
鈞筆力開混沌手翻翠虹霓翰飛赤鳳風陰崖
絕海垂綸練久坐獨訓林泉琴書清廟
白丰璋已備明堂鼎如從綺閣夢雲林山水長
縣故國心燕山東望海畔花如雪杖履今來
茶磨掌前緑桐低行春橋畔

（一百卷本卷第八　八）

續舊游頓聆溪山增秀發先生雅志追古人有
道何當名與貧平生氣與秋空高未肯低眉事
要津山巔水際從自得龍鳥起誰能馴我師
太常典清共一官白首從明律著書三
上拜紫閣行笈歸抱潛湖流共高完名宛與
況也豪氣同昆侖丈夫委白髮乃香草疾若風雲收名花
何終相我曹門為客役役出天上徘徊客閣中江湖滄海未承恩酒
消夏夢山樓走水奴千樹花盛今昔草木何知人自
不見林屋山人名世士高賢幾年兩安雅為幕
千刻世君歸倦鳥倦鳥還故林共相送泉雲水

送魏師召之燕湖

魏子昨捧分司檄 聚我青瑣門相逢朱袍皂帽
氣逼逸佩刀左右 船艫雙龍鼎山雪消河冰泮玉
節辭天春水生江東花滿姑孰渓君到春衣應
木換謝公宅前芳草生李白坼頭江更清日出
青山看舞鶴月明采石聽流鶯多君俊邁今無
匹四十爲郎頭正黑文貞遺筭世珍奇知古流
風本仁貞都門送猶憶群賢飲博陵群賢行飲路水雲
明年躍馬東城陌揚鞭青青正憶君

游大西洞天

嘗聞山經名蹟稱大西乾坤遊閱異捷徑倚劒青冥只趣前惟云萬里今獨來快意遂游信非偶主人亦肯其同余榮復想挹攀躋巖細窈陰洞瑛珥須臾契到千年書壁立爲色垂孔昭蒙翠猶滴仙人去後石牀空紵帔無音空紛紛知有無言卓犖哉此奇觀作到神欲缺盤渦巖窦深不測鳴流池潏驚奔湍臨壓林落岸楓蒼然秋色滿江東送君官道臨當發浩歌恨望高天鴻茲行會獻公車牘願知重爲蒼生哭衆目屏與綴新圖丹青徧寫逃亡屋

寄湖超醫士

憶我初仕清虛天笑吹龍笛蓬萊前聘騎蒼鹿
綽厥戲揮揮五杜鷩群仙仙班不容共訴帝帝

遣謫來東海邊人世浿濁蠅聚羶舊游恍忽心
茫然帝呼六丁下飛戟救丁寧莫遣隨塵緣簪人
獷暴失帝旨欻從雞肋揮熊拳排門顛倒齒牙
圖血濡狼籍啓雙穿父憐母惜救不得驚呼婢
子成狂顛庸醫信手亂塗藥瘡成瘉結啓珠懸
當筵每遭惡客笑揆鏡欲絕將軍咽趙家王孫
今國手早從紫府窺眞筌靈心肯飲上池水禁
方獨受神龍傳三吳來往走沒秋蘭一葉江
湖船金篦或刮眼中障匡斧欲斫頭風涎刀圭
痛我輕點拂須臾落如增妍梁公神針不足

道華陀刮骨何須悔夜夢乘雲歸上玄謁帝稽
首陳前愆臣非此翁此疾無由瘳疲癃四海合
沉痼爲翁乞活三千年妾今赤子無煩連帝爲
肯低一笑歸來月落仙華擬仙華山高杳林
赤斑家舊業日岌田今蹈越人今已矣此翁絕
藝誰爭先揮斤削堊妙手不易得賦詩爲爾重

續南華篇

漫述三首

萬萬都城內甲第開朱筵賢
豪馳五更中雁關來者有相差良久磐折入俯

仰前致辭一言得所欲喜氣生顙眉誰云行多
露進趨當及時儒生不解事六籍空覃思白首
著書成依然則菜菜
翩翩青雲士才敏復辨強新除得壯縣三年理
歸裝侍者繩羅襦內子八珠瑠轜車鬬道周徙
御生輝光俄聞謁　帝閽奢者從翱翔之何
能爾貴人視爲揚不惜千金資自喜榮於長顧
笑范史雲守志似糟糠
把予憂天隕秖爲智者嗤買生亦無賴痛哭于
明時出身奉宣室報恩私九關虎豹嚴白

日雷霆施小臣不自量抵死陳狂辭朝爲朝堂
客暮爲路旁屍牽拘縶爲收長子不良寇一身
既歿滅安用存名爲所以漆園翁廿心效龜
幽蘭篇

嫣嫣幽蘭發修修芳氣結采掇入君懷佩之顏
色悅君心一如與棄捐不復察昔與王華妍今
同蔓草洗春陽不回光照拊恐蕪滅寂寞空谷
申春香爲誰發
名都篇

名都天下饒閭里最雄踞踽踽俠子結友相

追從依愚直君寵著籍明門中聯騎出近郊翻
翩若游龍擊珠平樂觀逐趙長楊宮縱橫馳逐
上意氣輕王公同隸不敢呵欽子碰其脅衆按
北里管張組陳歌鍾嘉肴列千名酒酣日暮
坐擁燕趙姬巧笑姿秀穠轉喉變新聲抃股舞
回風爲歡竟會陵東山信徂邁淫樂何終窮

名姝庶西州皎皎冰雪姿結袖事夫君修嫮盛
光儀入宮見猜妬衆女憎蛾眉承歡不敬席故
寵忽已移授蜂誤尹公掩鼻殊楚姬由來嗤信
昌涅素易爲緇所嗟奉仁明中道成乖誰白日
流高天妾心煩如斯君恩儻可還枯槁生華滋

振羽歌涼節素髮以爲期

太息行贈平湖謝贊府

太息復太息悲風動河汾雲霽中天白日不
迴光謝子廬江來修輦宛清扉伏　闕三上書
雅道陳處廊不自量臣有肺腑言願俟俊俗方和顏見收採使疲駑得
瞻吉雲霍立堂皇卑志高論陳前城限荊城何鬱紆前有萬

古壘昔時燕昭王千金收魂才英風滬六合霸
業何雄哉往事久消狀遺墟滿蒿萊無人市駿
骨野明空悠悠賓烈士多苦心行歌相顧哀伏匈
出國門白日飛黃埃援琴為下彈弦急商聲低
一為黃鵠調惻愴銀黃自高鄰中宵攬衣升
門自申馬客垂紹懷中懷
當仁申馬客行暗張戶部

我堂開客今安適六暫汲東方家本自海濱樂
十風決決窗簾外出宋苞前蒼蒼聖此棲
宅龍鸞劍驄鋼中有不死藥服餌渭三光開言
向客歎撫心增慨嘆人生若薤晞何以待朝霜
苦心雕蟲藝螢爝同微莊神仙茫足慕冲寒多
奇方三山亦可步誰歸鮮滿長廬乘執揚鞭與
子俱翱翔

留別金生

去年楊山宿縣燈影如舊長照照華髮今年發楊山燈影如
舊長照照華髮今年發楊山

官高仍外省地遠更南荒十月繁霜白千山落
葉黃虎應窺日欲低曲江初前行客迷一過韶陽
亦倦天長夷落知迎候單
車見祝良

答朱僉事

慘淡江天裏何人識歲星衆嘲揚子拙公愛屈
原醒昨日傳書札殷勤閩勒銘朱以書來求作銘文
平生無健思多病況飄零
贈僉參軍之都勾攝郡

斗酒別城闉天風吹馬群落月度山笠野人迎
使君地遠多暇日樓高宜望雲知公解蠻語終

復作參軍

秋水亭

夷門秋水亭梁王古臺下臺前舊堤路盡日無
車馬

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秖緣沒賤
憂時切不信塵翻覆雨頻世情應笑賈生疎謫
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却望瀧江

浣花溪頭花欲然花葉參差俱可愛錦衣爲帽
來游客笑繫玉驄高樹邊
樓船扳柁浪花生百丈雙牽黛色明夾岸兒童
齊笑語嘉陵江似使君清
長門怨
人生承恩事已非玉顏憔悴度春暉無門得似
當前柳時有長條拂御衣

陸子餘集附錄

明給事中貞山先生陸公墓志銘

貞山先生陸公者長洲陳湖鄉人也名粲字子
餘一字浚明少讀書貞山之陽學者故稱貞山
先生云陸氏受姓者遠系諸可考信者漢豫章
太守績會稽綏寧子孫因家焉績有子九朝始遷居陳湖鄉　明與
配百年陳洲之族寖顯大詩書簪纓焯然遂著
邑吳中矣公山人淡贈工部主事考曰應寶號
如隱居士與衆卒水村公完爲羣從昆弟娶蔡

公卷阨他擬定公卷乃出石甚以為恨帝選翰
林庶吉士才名益踔著少師楊公一清稱為達
治通儒七試闈中咸列首未幾新貴人用事議
出諸吉士補外公特授工科給事中時政體紛
更公感奮思自效受
命三日即具疏陳京邊
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計已又列
四事皆時所難言者月中章凡三上 上多采
行之踰年春 物出坊價馬政公稱為撿驗揀
諸蕃不任騎揭者請折貿佐市易費歲省數巨
萬中貴人恚其病己因為飛語上聞公即
[illegible]
幼其姦并陳牧政十事 上悉是公奏圖人視
氣共秋 詔用京官例公得浙江歲
與自持中外無敢恣干挽浙其利沾人最盛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左氏積竣深云敎利衆莫敢眞視邑東北境
尤苦之公訪退技死狱中又邑猶患十數衆聞
皆嫺訟人畏其禍鮮敢以虎名之公悉收捕
置以法四壤為清他若所孤遺之產察賄代之
宽語具余童虎傳及諸搢紳頌語中略多不能
勝紀於是公以民患既扶宜興禮化之務乃葺
古經約法推 今制所宜便者列條數十大纂
四禮儀式頒叮家效人習使鄉正率而行之令
下民畫從若流水修緣政改彬彬然盛知禮方
矣撫按大吏交章上公治最乃公因故夫人迫

念竟致世事以行於是邑士民咨嗟涕洟悼公
往誰與嗣者咸然至今有遺思焉公既歸從其
伯氏日承娛養孝敬格于閨里嫠姊撫孤勿
婚成恩厚性篤倫誼尤衆悉人贍周同學徐
君元保公甚重其人偶試夜臨則為捶楚相警
省已八旬無勿色比成宜猶時撫恤其家陸長
史釭張郎中約其公義昔以後為託公良歲往
紀中外賭二氏之後也乃私謂吾人茹釋重
負宜治堂第之兩以自休王文恪公時節翁
饗獻不怠又畫王少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

之別堂每宵拜展恍若何以爲如已報乎其他
周恤地遠荷力可為無煩縷述銘曰
佩佩白將遇事當行即英衆奮激以彪虎名之悉收
忘然樂揚人各不以已長先物至其喈學不倦
治山天東衡鬼臺籍及諸玄釋方伎無不通究
君忠 本朝興帝人有扣之者繩繩若引絕貫
易始明復不可窮也所著有春秋左氏鵠附注
四傳玄如愛山房書尺庋已編凡若干卷海
內抄傳之其他見聞隨筆鉤玄抉秘之錄禮史
二記注釋尚捃次未成若諸著述者序傳碑表銘記

等作多揆決于長孟堅雅健精深鬱然成一家
言崔蔡以下無論也詩作選唐之間然必獨出
標格不襲前常總又若干卷君固多有缺而未之覓者語稱長忠匿於短景
者公不重可悼耶始公以毋夫人疾積憂少北
喪更痛衰服兩浹旬成加劇遣畢猶以丈夫
死牖下不能效背人馬革裹尸之云自嘔笑語
曾不一及其家於戲此不足見公之忠矣哉公
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十二
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八配夫人盛氏故右

都御史應助女子一人延良太學生琰氏女二人長適尚寶卿王次側出適太學生史鶚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延枝以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既葬公貞山之南黃村原矣曾遊島夷八撥不及治石墓中頂歲余官南都始持公文狀以身載俾試筆勒銘幽堅公美然實有不忍辭者蓋余慚無能述公平原內史經綸似吳漢嘗尚書文學似晉平原內史經綸似唐太子侍讀殆總陸氏仕賢之業兼有之其不公材行宜大用者竟亡慮數十士乃當爾貴人甘公所嘗疵詆其仇婦因存人亦知不能致公出也茲化更新海內名臣方應如拔乃追公逝弗可作矣倘有作非與余等公知在近壯之年令裒老及之無能副公風期余愚豈女忍不知沸之所從出天阻成志復系之銘焉銘曰允赫陸氏俄姓入吳顯爵峯析茅圭紹晉焯聞遂競機云武功文中代播華外　明與八葉太宰煥業公趾厥後始耀以飾其伊陟

臺撰

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詹事府少詹事掌翰林　侍講學士掌

大明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墓表

給事中陸公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亡侯遁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湊以別子貴贈工部主事考諱應寅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紿歌里幼讀悟絕人六歲日誦數千言長爲對偶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學生並稱聰慧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顯族有太宰然布素謹救出入急難所作吹臼此子當貴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珠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第三甲尋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館中故事所亡也少師石

宗楊公一清稱爲通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職公復居第一

內批改授乃清工科給事中與情駭異亦故事

所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媒孽於內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閩邊警即上疏請修寧夏邊備以遏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明御裝大詔首言君臣同游共處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臺諫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日講歡忻日晷爲覺近然接對不過數刻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有道之士弘詣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擢王府官一體遷轉遐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阘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闕停今 朝廷屢議通臨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寺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悅考察法決冗官復制科上

忠閔門上十事　上允行之宣宗爲之拳氓其
秋始用　朝官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爾得人還
朝適有張福秩劾厥衞興法司貿上未決
上命會鞫獄都御史陝皆依法司所奏彼譴以
罔護免官公指政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
輕斥大臣厥衞戍已久每株連囚犯於法司
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若理興平擬則
恐法吏以爽爲戒非
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
公錦衣僉牀三十跪
貴逮平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像以畏公言
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
柱用事公夜草疏論之有鬼嘯于庭公笑謂曰
死即死爾吾義不可已也言既嘯乃寂翌旦疏
入自分必死仗下乃獲　旨慰以原職學落散
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寮
震悚都下譏稱奇男子梓其疏者售獲大利岳
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上　內批曰陸粲等
何不早言俱下詔獄既而霍韜事輒上疏詆公
辨蕚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
心門生嗾公爲之於是　聖意頗回召璁還政

府而石淙亦退矣公謫永貴州都鎮驛與倫準
僧出都城有風三生行矣之者一時皖和以爲
盛事公抵滴所日夕講書如常時士子執經問
業與之講授有授科第者壬辰稍遷知江西永
新縣縣素號劇盜藉盜死黜治公損益保伍法隨
戶給口召諸魁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
出入可疑皆保長舉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
百人時彭陳二漳比行劫江洲莫敢誰何力請
于朝出其黨魁於獄釋其罪而購以重賞令
設伏擒之以四文有都義二劇盜聚起鄰邑聞

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上嘉左僉擴敘殺人暨吸
訟號十虎三虎者惡斃之杖下道路稱快有張
軒者客死廣陵族衆誣客共幼子虎欲私其產
公廉得其實斷還虎眾共劒暴植弱此類也乃
發家禮以教愚氓邀士大夫共行鄉約條外革
去私供堂錄明海法律條廣序賑給師儒寒
俊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閉流訛之
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安欲引疾求去
假歸齋廬彷彿有人謂曰以
吾耶驚以告趙別駕延松延松嘗其堂曰憂

韓尹學士臺為之記及韋虎傳畢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部巡院李侍御循養鴻章發已冬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養志惟謹發先惟敬事寡姊撫孤甥甥皆極恩儕復非何外王舅胡少參琮于君第之西報其育已也又為王文恪楊少師錢鴻臚三像懸而敬事之報其知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忠孝少虧雖積有善無足稱矣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貴人非就見不往答時情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懇事者屢別及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為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已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它兄憂哀痛踰禮苦由窺側不入便寢經理窀穸日漸蘊疚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痛頭且華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得盡廬下得無為馬文淵笑耶

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經經緯緯不休七文咨嗟弁冕門始聒公公長身朗秀美鬚眉風采英

思日以傳永其在氏春秋鵠及附注皆有前修
所未發者今行于世文集及胡傳辨疑卽後山
房書尺牘已編藏于家他若禮史二記詩見
聞隨筆餘玄扶秘諸錄皆未成書公歸田後然
見善拳拳與之莫逆如彭汝礪年具著者也彭君狀公
行事與之莫逆如彭汝礪年具著者也彭君狀公
行事有曰公考悌敦睦四友漢廬江太守忠諫簡長如
子謂公考悌敦睦四友漢廬江太守忠諫簡長如
吳選曹尚書該洽如晉中原內史經術淵
通如唐太子賓客公之自許予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
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 聖明匪

直貞元之世而已詎公靖獻之卹已汎於人情
行所學一斥後遷流放百世可以定論矣年
僅下舂齋志以終爲平命也夫爲命也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兵曹判少師楊公一清
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與同官不往
揖心嘵之乃從中媒蘗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
房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
宜復 祖宗之舊規大合公日之眞奏數百言
大略言自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

給事中陸公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後更子潛淩明共名字也
嘗讀書貞山學者稱貞山先生云其先在吳自
漢豫章都尉始家松孝避亂居長洲之陸涇村遂
世其族號陸涇代有顯人公之父憲實爲醫
學正升婺故參戎副公琮次館其家因生公郡
城弦歌里公幼敏悟絕人六歲能屬對
貧疑義九歲能文章十有四選隸校官弟子與
伯氏煥季氏采自相師友時稱二凰實交能錢
鴻臚先生貴學徒有名士

文歎曰他日我輩人此卓卓者也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
丙戌舉會試成甩其經及 廷對石文隱公琚
將首爲公中忌者計不果果居第一名聲大噪少師楊公一清
古士連七試皆第一名聲大噪少師楊公一清
稱爲通儒丁亥 詔簡應吉士五人充史官公
名業已列上而會新貴人得權公與同官不往
揖心嘵之乃從中媒蘗改授工科給事中三日
房報至公奏請備邊悉合機宜又論致治用人
宜復 祖宗之舊規大合公日之眞奏數百言
大略言自禍亂皆由上下不交而壅蔽生請退

朝之後日御便殿召見羣臣咨訪政事如大臣
君臣同遊之音經筵日講之外請如洪熙間
開弘文閣故事選侍臣更直涵養漸摩宜有益
又言今日用人專重進士一科非祖宗意令
京人監生不預選取教職不破超擢王府官不
得人即欲致理其道無繇
司屢議變法而不務得人即欲致理其道無繇
臣請久任使慎考察法冗官復制科則人才可
漸而治道可舉　上皆采納明年戊子春
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降牧政上
事　上允行之官官奪氣其秋各省鄉試始用
京朝官與之公往浙中最稱得士已丑還
朝適陝衛與法司爭死獄未決　上令會訊熊
都御史決是法司議坐黨奪官公抗疏爭厥
積威久矣每俾致死比即赴宪淫理官莫敢爭
今幸以法守抑大臣以成爭者非　國之福
也　上怒杖公下詔獄踰月乃釋是時張桂以
議禮合　上意頗攻掌教紛紛朝政聞言官言
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至則令民為什伍而相參稽召詰盜所從自
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皆嗛二渠魁
行略江湖吏不能禁公出其賞於獄勝以重賞
令甲夫隊之事俾以歸里有左氏家藏盜為奸
及諸刁宄十虎三彪者悉為逃中庸清
狄氏子虎者方幼其父被死私泉利其產以計陷
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
尚書尹公台重虎傳又集家禮行鄉約修廣庠
序振給師儒別貢舊制若由是流說之俗漸於禮
義公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事輔公璁嘗公且謂楊少師與腹心門生嗾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公至則令民為什伍而相參稽召詰盜所從自
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皆嗛二渠魁
行略江湖吏不能禁公出其賞於獄勝以重賞
令甲夫隊之事俾以歸里有左氏家藏盜為奸
及諸刁宄十虎三彪者悉為逃中庸清
狄氏子虎者方幼其父被死私泉利其產以計陷
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
尚書尹公台重虎傳又集家禮行鄉約修廣庠
序振給師儒別貢舊制若由是流說之俗漸於禮
義公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公至則令民為什伍而相參稽召詰盜所從自
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皆嗛二渠魁
行略江湖吏不能禁公出其賞於獄勝以重賞
令甲夫隊之事俾以歸里有左氏家藏盜為奸
及諸刁宄十虎三彪者悉為逃中庸清
狄氏子虎者方幼其父被死私泉利其產以計陷
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
尚書尹公台重虎傳又集家禮行鄉約修廣庠
序振給師儒別貢舊制若由是流說之俗漸於禮
義公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公至則令民為什伍而相參稽召詰盜所從自
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皆嗛二渠魁
行略江湖吏不能禁公出其賞於獄勝以重賞
令甲夫隊之事俾以歸里有左氏家藏盜為奸
及諸刁宄十虎三彪者悉為逃中庸清
狄氏子虎者方幼其父被死私泉利其產以計陷
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
尚書尹公台重虎傳又集家禮行鄉約修廣庠
序振給師儒別貢舊制若由是流說之俗漸於禮
義公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公至則令民為什伍而相參稽召詰盜所從自
好語令捕送自贖所獲盜數百人皆嗛二渠魁
行略江湖吏不能禁公出其賞於獄勝以重賞
令甲夫隊之事俾以歸里有左氏家藏盜為奸
及諸刁宄十虎三彪者悉為逃中庸清
狄氏子虎者方幼其父被死私泉利其產以計陷
之公廉得實竟按諸奸歸虎業時稱神明語在
尚書尹公台重虎傳又集家禮行鄉約修廣庠
序振給師儒別貢舊制若由是流說之俗漸於禮
義公不喜曰是新進好異同者至擬旨刺公公不
為沮尋上疏極詆二人方夜草疏聞鬼嘯于庭
公叱曰疏已就門死吾安之何物敢相怵耶嘯
乃寂翌日疏入公自分必死少選得旨二相皆
罷中外稱快都人市其疏事相傳視或爭視其
面至擁馬不得行有歎息者曰奇男子也然二
人貴傾天下　上心憐之而會翟鳳
都鎮夷徼險阻公平儀令以
諸生有請業者輒為講授七始知文學有授科
第者歲餘自悉知永新縣素號劇盜蟠踞難理
公為此　上乃召還遷政府而

道士民樂號送者數千人去後猶見思公既歸
則日承養太夫人恭敬甚備且慕一官手不停
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踰公府屹然先典刑蓋
哀勞成疾疾甚時猶顧其子曰男兒不馬革
裹尸待旦臨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范倏然而逝
年五十有八公身長七尺髭髯朗秀好讀書於
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
今談議鏗鏗如矢敢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
晉由所記示公公取為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

急甚篤尤勇于赴義當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
與徐先生元懋石交庀之終始客完其名門其
家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成託之孤客須公成立
成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己給王太傳楊少
師錢鴻臚二像祠于人去後猶見思公既歸
披口不輟誦足跡不踰公府屹然先典刑蓋
哀勞成疾疾甚時猶顧其子曰男兒不馬革
裹尸待旦臨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范倏然而逝
年五十有八公身長七尺髭髯朗秀好讀書於
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
今談議鏗鏗如矢敢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
晉由所記示公公取為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
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大事又曰
哀勞成疾疾甚時猶顧其子曰男兒不馬革
裹尸待旦臨下令馬文淵笑人言范倏然而逝
年五十有八公身長七尺髭髯朗秀好讀書於
百氏之學無所不窺尤練達典故論經史評古
今談議鏗鏗如矢敢刃解悉中窾會王文恪公
晉由所記示公公取為訂其疑者及羅文莊公

急甚篤尤勇于赴義當周人之急甚己之私故
與徐先生元懋石交庀之終始客完其名門其
家陸長史鍾張都水約成託之孤客須公成立
成時祠外王父胡公以報育己給王太傅楊少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行狀

公諱粲字子餘別字浚明貞山其讀書處也文行之士尚仰之故以爲稱陸氏得姓於姜齊陸鄉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香屏亭子孫因有家者十世祖千九朝議避宋季亂始居長洲之陳湖入　明以大家宰水村公起部郎中南丘公貴姓益著號陳湖陸氏祖贈工部主事府君諱添郎中公父考如隱處士府君諱應寅妣胡氏山西參議琮之女府君館於胡居穆城絃歌里公寔生而幼有絕人之資

應聲答多驚人語塾師爲說史略公忽問漢高帝何如主師曰寬仁大度之君也公曰果爾何爲殺韓信醢彭越師嘆異之即起謝府君曰此君家千里駒吾不敢當良樂之任矣九歲能屬文十四應爲邑庠弟子受業於伯氏太學生煥季氏采亦以聰穎稱兄弟自相師友稱一門三鳳又從禹瞻永錫公貴游經業益遂鄉先正王文恪太傅於門下生張君木所見公每學下惠柳柳卿又疏古今禍亂之源與夫故實人物之賢不肖與凡國朝事示公公授已聞訂其疑似一二太傅即嘆曰會元才也入翰林無此文吾安從識之

張君聞告公公乃出所著古文詞見太傅益稱賞客有問者太傅曰此我輩人也嘗出所記國朝事示公公授已聞訂其疑似一二太傅即自塗改云得諸子餘文學其異見重如此嘉靖乙酉公以春秋舉應天鄉試第四丙戌舉禮部試第三席少宰太時爲房考得公卷躍然喜曰奇才奇才乘以第一薦會主考經不同遂抑置之廷試閣老石公璂嘗其策定擬第一遇有娠者計匿公卷遂列第三甲石相終身敬焉尋被選爲庶吉士同事二十人公迪士試居首館中故

事所無也楊石淙少師一見公文即語同列曰此公之嫡孫也擢第一用事者銜是子舉爲通儒才足用世不可以文士目之公在館與同輩不肯接新貴用是者丁亥冬　詔選庶吉士五人充史官公復占第一用事者益不悅公亦不屑之媚竟於內遷皆補外授公工科給事中衆爲不平石淙少師曰子居諫垣宜繼董文恪之績何區區館職計耶公感激受命上疏請修寧夏花馬池平虜川一帶邊牆以禦虜酋土蠻每歲於雄薊面

大臣以君臣同游殆不啻矣其慮至深遠也請復
祖宗舊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輔臣
與之熟議政事至於講學所繫尤重今經筵月
惟三御寒暑又皆間歇尤重今經筵月
對不過數刻情意未及盡通乞如洪熙間開弘
文閣以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置諸近侍使更
遞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經史論治道通
養漸磨自然有益人才何往無之豈獨進
士可用舉人協生有賢能者宜兼取並錄庶收
實效如教職往時所重今為最輕有志者多不
肯就如教職果有成效者宜優加奬擢王府官
終身不遷同於庸鈍似有厭薄宗室之意自今
遇缺乞選有學行者為之秩滿一體還轉邊方
長吏視內地尤當加慎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大
抵其人日暮途遠苟圖利祿耳又外官考察才
力不及者俱調遠省是棄其民而使不肖者治
之也乞為調停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庶幹強
力者無以任之今行太僕苑馬鹽運等官銓曹
甚輕其選上大夫尤不樂為　朝廷屢誡通鹽
法修馬政然不擇人而徒變法曾無益也又陳

四事曰久任使曰慎考察曰汰冗官曰復制科
月中章奏三上　上俱采納戊子春奉　敕清
理廣牧之弊公精爲檢覈去留羸壯重加印
烙者收管數萬且論邊實抹退頭畜以備買馬
御馬太監閻洪張公監督其事利爲飛語
以間公亦幼其父自治上牧政十事曰籍實數
省虛費冬派減駒生成牛羊歲買補革冗員
禁餵養防竊支公署　上俱爲允行之官者奪
氣其秋始用京朝官主各省鄉試公得浙江既
鎖院夙夜閉卷晝寢食者二十日取士務求

學識優贍文體純正者故是科多得名士浙人
稱焉已丑還朝適有歌福殺母獄成指張柱與
福拳歐致死駁衛則主罪福法司則主罪柱法司
獄不能決　上命三法司會問所當奏上　上責
以福親姊控訴逆狀依法凶惡原問郎中魏
以回護免無官合得贖許公讞讞原問郎中魏
應召庭鞫用刑嚴究公托病威已久每送人
當審愼不宜輕庶大臣酷衛隊
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冤敢平反今實伸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敢據理與爭若

一旦遽加譴黜而刑法吏以決爲戒非　國之
福也　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謫月桴之
公益感奮劾奏張桂二相極論無少避文多附
見別冊中夜草疏入自分必死仗下乃
不可已也賄乃寢旦疏入留中公曰死即死耳吾
得　旨張以原職桂落散官以尚書致仕時二
相方得君貴震天下一旦兔黜百僚驚悚都下
洶然皆曰陸給事好男子爭欲戕公面至擁馬
不能行書坊刻其稿傳達大售初　上批疏尾多
旨已民歡抃不啻於號難治臨松蕃益公曰蔡
蘭莫先從鈐束乃揭帖保甲法隨戶稽口出境
温則未乃公自某管[illegible]

獄既而雷轟七座
回召張還政府論公以救二相　聖意頓
盛事審疏又亟石淙少師力主閣是
張甚欲奏辯少師與某哓公爲此某危
矣公如其言周給者緊吉安徐
直聲動天下吾黨之士
河清自靈寶達平陽凡六日廷臣欲上表賀家
安某云姑俟商確陸給
一種議論則吾輩慶矣後內批有新進
後生好立異同之論實出執政意專指公也公
才名既盛爲衆所媢時惟石淙少師力主閣是
扶植端人然遂以此忤同列亦不容一朝居矣
庚寅公即貶所寧傳久廢無可以蔽風雨假寓
平越衛舍甫夜讀書聲琅琅達戶外士子落僰
成執經請業公不鄙夷之勤行仍以三蘇文傳之傳曰後遂有取科第者壬辰
秋遷江西永新知縣邑久苦盜臨松蕃益公曰蔡
曰士民歡抃不啻於號難治臨戶稽口出境
蘭莫先從鈐束乃揭帖保甲法隨戶稽口出境

者甲之人給其所趨尚滿閩托射鉤爲詮無疑
大夥行劫則保長約鄉人共
舍盜者好謂之令相捕送以
日人邑知吠之警有彭寇陳矢都者羣黨千
餘剽掠江西湖廣之界二省
吳公如其言周給者緊吉安徐
罪而購以重賞令協震都野
虔遣紳以獻文都義美細仔
起爲盜無敢敵者公名布方
虐民者有十虎三彪之目公
收拷斃之十豪

左鐸家深山中攘奪淫祠化作殺人累政莫能
治公置之獄畏鐸者多爲關說公一不聽狀殺
之遠近之民道路相慶曰天遣陸公除我禍哦
謹頌歌騰夜戶不閉有張軒者客死廬陵子虎
幼家衆豔其財將不利於虎其妻蔣厚生玉女
也攜虎歸歷田宅山池之產衆訓有之汨王升
貞太學謀劫虎歸不得乃誣告王子殺人獄未
竟而公至公廉得其實置抵衆罪而還虎業又
某甲殺人紿某乙以埋厚賄使代認詩爲雪脫獄
以教我矣遂掘引疾之槥則甲別駕趙公廷松署莫
成肯盟乙坐久繫公慮囚察其色有冤狀問問
之乙吐實公忽念曰甲閭銀囚豈不來候司耶
命物色果得於樹屏外即時伏辜二事尤稱神
明也公於勦踏豪強外保恤良善誠如赤子均
徭供役咸爲輕減非時科率一皆罷免鄉村絕
脊隸之迹馬政清多瘕乃遊鄉大夫士共行鄉
約并集家禮等書爲篇要一編戶給之俾民知
向禮義修廣敷令節喪教養師傅冥俊孝子貞
婦月賑助之緣故有山田二頃歲輸萬百足充
帶齋糈時物未嘗不敬先管事寡姊撫孤甥姪
咸極恩厚族鄰婦稱之閭閈糾紛必爲之盡
下及童僕務加寬惠尤篤於友文孝徐君元

祿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儐恤之公既入翰林躋諫垣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親就養公為作菽水養甘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也之督學憲臣吉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為太過乃獲收後俾前其廉公力矜安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庶幾貞退仕教職至遊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晤及執幼子手付公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宦校始返前金日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

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宥蒙恕竭罔惜也都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為託公矜而勗之張氏子衍咸公殁後修謁甚之敬公遺念少衍于外王舅氏特攜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餞馮贍二像每懸升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賢戚之助喪受公惠者不可勝紀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薄是不能效晏平仲范文正所為也公身亦秀美髯前剛毅英姿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銘徐君方公克提學畿公天駟迎按陳公憲超公繼本皆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儐恤之公既入翰林躋諫垣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親就養公為作菽水養甘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也之督學憲臣吉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為太過乃獲收後俾前其廉公力矜安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庶幾貞退仕教職至遊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晤及執幼子手付公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宦校始返前金日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宥蒙恕竭罔惜也都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為託公矜而勗之張氏子衍咸公殁後修謁甚之敬公遺念少衍于外王舅氏特攜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餞馮贍二像每懸升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賢戚之助喪受公惠者不可勝紀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薄是不能效晏平仲范文正所為也公身亦秀美髯前剛毅英姿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銘徐君方公克提學畿公天駟迎按陳公憲超公繼本皆與公同學友善家貧屢空公恒儐恤之公既入翰林躋諫垣徐君數數貽書相砥礪甚有友道公還自永新徐君以偏親就養公為作菽水養甘陰讓人以美利使人終無所知也之督學憲臣吉其博學諒直教授有師法知名已久黜退為太過乃獲收後俾前其廉公力矜安曲於諸公間首尾八年無倦意徐君每抑止之公弗顧乃得復庶幾貞退仕教職至遊就其子尤人所難也陸長史鍾晤及執幼子手付公曰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之生息資給躬加撫視洎其冠娶游宦校始返前金日吾乃今死可以見陸公於地下矣毋黨鄧生被誣重辟公與洗宥蒙恕竭罔惜也都水郎中張公約慕公高誼以幼孫為託公矜而勗之張氏子衍咸公殁後修謁甚之敬公遺念少衍于外王舅氏特攜胡公祠於居第之西時節享嘗又畫王太傅楊少師餞馮贍二像每懸升展敬弗忘知己其他賢戚之助喪受公惠者不可勝紀而公恒歉然恨財力之薄是不能效晏平仲范文正所為也公身亦秀美髯前剛毅英姿御史周公用歐陽公銘徐君方公克提學畿公天駟迎按陳公憲超公繼本

舒公汀周公亮曾公布沈公括呂公惠卿謝公景溫二公肅九公谷來
所知科道會薦章先後三十餘上天下想慕其言
澤而時方盛語終不再用甘公之不幸抑斯
民之不幸也大臣有薦公者公不足其人賂貴
知交曰吾不若乃爾為且人所訝公之勁正如此
公性好學嗜古有識以至沒尚未嘗終一日
卷帙以為惟務以為治之蔵兼綜玄得之興然闇
有奇編異聞則不遠千里踵求抄錄故於書無
所不觀矣尤熟悉
本朝典故每一政事
不休聽者若身在當時目擊其事也經史訓詁
少有悖謬必研窮是正病侵記集說浩繁史記
述事不雅馴去之重加註釋人當作中庸
以司支分節解孔氏古訓文章節行政事二者
高自標峰少所許可嘗曰文章自
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獨吾淩明一人耳聞
者服其確論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距其生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先是
已預歲太夫人疾公祝禱湯藥衣不解帶者數
月太夫人不諱哀痛過禮皆出
經理宅安日漸羸瘦見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紀

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行蓋棺下爲馬文淵所笑言訖瞑然而逝嗚呼公於忠孝之道可謂盡矣公及親者慟哀君子雷嘆小人嗟惜至於寇亂頻年愚之弗忘咸曰貞山在必有所處分也夫人盛氏有都御史諱應期女早卒公遂以姻宝不再繼夫人生子一曰延枝太學生娶邑氏女一嫁尚寶司卿王有孚一嫁縣學生史旸孫男一曰嘉年孫女二延枝以乙卯十二月十六日葬公吳縣貞山之陽黃村原新阡

念非當代大君子銘之無以慰公於九京予述事行數千言俾牛嗣大如石惟公孝悌廉明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通如唐太子侍讀然上弗獲登翊泰階躋世隆平下弗獲自張鴻烈於內弗獲展采錯事勒勳九列外弗獲溥施屏翰宣力四方一斥水衡下詔而歿豈非天乎豈非天乎乃知仲尼旅人孰足嗟於魯衛賈誼謫死不獨姻於絳灌也年自幼慵學浮華而文昌門閥別裁實出天授而法象芒際皇風之休曾達人委化亂九氣之谷清惟夫德厚流光不四時而暉暖實前脩後必崇祀以表揚切見故鄉官前五科給事中貞山陸先生案駸年頴異宛如談易之童烏衣旋掄詞共擬通泰之貴流損文經閣來郭令君之下交執義門動王文恪之所知行科試而魁其鄉館校而八教其孫子謂曰吾與汝西京丁鴻必留於史觀先生以性自秉乎仲尼達解水叔之孫長沙時苑而法象芒

同古人死承未命之三日坐牀晤語笑謂年日久累君手足之煩今日當與汝等訣汝亦可以見祭之亡爲時憂喜也年嘗嗟而別嘗期歲笑之長遂成永訣德音在耳奚奚如觀故於延枝之託不敢以不共辭惟大君子恕其僭妄俯賜文銘幸甚

舊吳彭年著

拜官甫半載抗疏數萬言議修花馬池而受降之勢增高於今奏刷御馬監而編勑之法追復乎古願開弘文以接賢士即程氏邇英延問之遺規請令科貢而爲一途得杜海博采人才之節意工察許以選轉不令老賢相於江都用舊語率是蕩蕩之王猷戊了七年校文兩浙收拾遺逸布于城於邊徼諸凡種種之法勿問遠方咎須布于城於邊徼諸凡種種之法既而辯杜絕之疑獄受杖而遣繫錦衣論璽書陽嘉兩假寧平越教授生徒講道談經庶幾高俊之化蜀清歌朗誦時見義之妓權屬草而鬼啸庭下元兒剗削而朝野秋

騰薄當潛謀而貴陽薦辟假寧平越教授生徒方之變夷返宅輸於永祈操斗刀於一劑設慮詛之方略而殲盜境中坤宏猷之申畅而劲强管內死囚釋杜遠符朱章昌之誠殆良臬奉法冤近致尹學士之傳章句行卯約之會以挽民風郤常餉之舊吳江之楊東溪物望文統結宦管於山而安歸建宇在彼既服功於名宦于斯可閱宗於鄉賢志崇轉達施行懇務極懷略歲時展廟必整冠衣

以伯康之禮禮厥兄以義姑之美美寀姊急難申伐木之好保孤踐付托之言時事激衷則仰屋而竊嘆平居清燕但閉戶以讀書問字有人何異子雲之宅講文如市等於北海之門雅志聖賢踐履著述論中庸以達子思之本旨註禮記以補陳沽之未言左氏有錮而論論者去胡氏有辨而疑似者明上有功於先信下有益於後生不幸死喪未遂成業痛纏之久恥負裹尸之恨家無亦漸神疲至十年之時稍負裹尸之恨家無長物非有遺編人先生殁後業之志教入

孝出弟之風飾義薄雲霄文章落古斗其諸曾冉之流亞抑亦董韓之匹儔惜乎天不假年書多未就位不滿德願在未酬宜列組豆之間以對上林之望況政通江右而悵陟撫學事類陽山而安歸建宇在彼既服功於名宦于斯可閱宗於鄉賢志崇轉達施行懇務極懷略歲時展廟必整冠衣

長洲縣學生史臣贊撰

陸子餘集附錄終

念菴羅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明）羅洪先撰

清維止七年羅雨窗刻本

念菴集二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有冬遊記已著錄。洪先不及見王守仁、而受學於其鄉人李中。中之學出於楊珠、故其說仍以良知爲宗。後作守仁年譜、乃自稱曰門人、不免講學家門戶之習。其學惟靜觀本體、亦究不免於入禪。然人品高潔、嚴嵩欲薦之而不得、則可謂鳳翔千仞者矣。其集初刻於撫州、再刻於應天。最後諸門人編爲此本、而門人胡直序之、稱其學凡三變、文亦因之。初效李夢陽、既而厭之、乃從唐順之等相講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書取譬於水、謂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瀾漫之致不可得。斯亦有見之言也。此本爲雍正癸卯其六世孫繼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繼洪、理不可曉。豈誤解不逮事則不諱耶。

重刻羅文恭公全集序

今夫文人之文詩人之詩也而道不與焉書生詞章者猶物愛之重之流連而翫習之況學其高根深蒂根乎道乎可以不亟講歟文言而根於道者載文言而不失為有德有言良由學養主於治心而治心之功基於淺右定多欽。而保聚以存誠。數十年來為一日地先原自不覺生吐詞而為經有意軌吉矧家文恭公全集而嘆斯道之在益也公以嘉靖己丑大魁天下資蓄以疏請預定東宮銅像恃眷歸墨不再出。自其幼時棄舉入道也崇提其體通也審

是良知之旨仍自陽明先生一時海內學者失或至于默聰揆明津之志也或指為離經畔道之者文恭公不主異說惟我文恭公不淫同專於學所歸宿之地稱浮屠氏所歸宿之地稱浮屠氏共為而淳。惟淵。學兩

有訓詁。若子於父有純儒之目。天心也。志田法。事嘉禾。心產稼。若物輸物。物若灌。若土有法不潛。必即輸。即歸。而若灌。若土有法。心不潛也。惟天既輸。既歸。而若灌。灌沒。閱今。心之治。安也。萬理具。而天若泰。若法。未之前。猶有不豐。安心。安欲。若輸。若歸。若也。保嬰。若。

誠。若法。灌。若灌。若也。萬理具。而天若泰。若法。未之前。實賴。儒。栗。若決。未之前。如。若謂。浮。安。音。而師之上之。可以入。聖。賢。下之。心不失。為。君。有。懲。過。若職。此。即。若閑。以。於。事。每。能。前。知。人。或。未之。輸。田。偶。法。耳。

傳。心知。載。安。神。又。田。誠。明。矣。心之。謂。欽。是。又。載。之。于。不。可。思。議。矣。于。奉。

簡。命。承。之。于。接。之。次。年。八。月。望。族。子。隨。元。持。安。元。總。法。手。札。謁。于。謂。文。恭。公。安。高。大。父。也。緣。祖。集。舊。刻。腐。蝕。刻。晷。恐。久。而。失。傳。乃。與。元。取。兩。齋。搜。輯。重。粹。以。于。為。系。出。一。源。於。特。

起。德。于。序。以。弁。簡。端。緬。維。于。治。遷。祖。本。自。吉。州。至。于。一。十。六。世。矣。雖。派。遠。流。長。而。木。本。宗。堅之。思。未。嘗。少。懈。景。仰。先。賢。殖。深。繙。德。獨。于。學。問。淵。源。有。懋。過。於。職。此。即。安。閑。為。以。表。揚。但。喜。公之。舊。澤。雅。新。不。喜。目。重。光。月。重。編。者。天。下。後。世。溥。淳。公。集。而。

續之與嘒起而誕啐子道以續薪火之傳
者寧有涯哉是豈止為多子道幸賢
為天下後世之學道者幸也於是不敢
不敏勞而勉經以副隨元之請
皆

雍正七年己酉仲秋穀旦

欽授中憲大夫知揚州府事加三級
嶺南寇安房族孫復晉頓首拜撰

重脩羅文恭公文集序

西江書香甲天下而宣豫章實
書之文江為尤著水由章貢而下洎潯
泓曲折於灘濱之間羣山列峙怪石錚錞
激為獵濤濺為迴瀾識者為知其幼覽史氏所載
奇觚儻理學文章之士余紹
一

敝心醉雪而未得一至其鄉與羣之士激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詔庸
簡命承乏莒土莅政暇日得與羣之士激
文獻采尋訪山川文物游能識其大概乙
巳春仲諸生羅而霖羅德文來謁將其先
文恭公遺集請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議

於著化不泰卒句不讀町畦以無缺為榮以存誠主靜為要根柢於書法性之妙而不遂夫道問學之功雖宗仰陽明向沙之君子而究其淫力篤實涵泳潤色典漢言統七十子終而大義乘聰明才辯之士信口談而背傳註是未師孔子沒而所在多有也孔子沒而老子學而不出有即公幸山川清神之氣而能肆力於正學不為旁門左道所迷溺其賢於人等矣維安遠尽瘁而公之精英程著與文江貢水相為輝映者雖於安

望上稽古右文故潛默偽天下士喁喁向尽運智則人才害我不容已於著述也余故老於諸而為之序并以告夫安之有志者

雍正三年乙巳仲春上澣日

中憲大夫知吉安府事後學黃添吳銓拜撰

重刻羅文莊公文集序

文所以明道也六經之文如日月諸儒之文如燈燭非燈燭無以發日月非日月無以續燈燭自傳道心歷三代以至孔子心學昭於中天下後世之人心目俱開而聖道以明自傳道心歷三代以至孔子心學昭於中天下後世之人心目俱開而聖道以明自孔子殁異端如大道淪於洪水猛獸橫於中天下後世之人心目俱蔽而聖道以晦孟子起而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大道復明於是乎有功於聖門者莫大焉自孟子殁而大道復晦於是乎有功於聖門者莫大焉自孟

周程之緒心遠接虞廷孟心法之傳以之文
即謂其經同為陽明移此江之彩。
豪父亮猶能信述之果地點以世未甚遠而居
又近私近先哲祖猶能注述於之門奉師訓
為庶學因得以窺聞乎概而時私淑之未以之

當知雨露隨之恫之集之鑑而心學之物澄也
愛謀同志鏤為剞劂而當事於景迪景迪念
先賢遺訓昭如日月存在世好至能以不立學乃
亦移一澤之惠以賛且以賛海內之望學脈江
右其生平緣修力之次第前人序之詳矣

又安容贅焉

首

雍正元年癸卯仲夏月 穀旦

賜同進士出身奉四大夫原任掌江南道事
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李景迪拜撰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士孔子之文湮閟不著百氏標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揚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日此文之別種此豈細故哉道果賴助乎虞書不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舛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唯恐不至而不知萎薾近俚之言諷若博沙彼僿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大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蓋支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

國家自弘治正德以前棟道之儒不媚於文柄文之上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支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爲道也嘿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而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宛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

踏論晉其微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靜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遵矣則曰是未始有夫有與不存者又烏有大動靜之有無寂感之先後益致徵而一上達天德非庸學者能測也宜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

宦遊又與共荊川遵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益血日吾無意爲之文移客友人取辨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宛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

在經筵不為波瀾淵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太子曰文不在茲而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曾刻諸撫叉刻南畿藏諸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少方將營刻以內召未果今令蘇君誠齋以先生牛平力丁道從力文宜慎擇品學者采錄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史部曾君見空偕及門士分校論學各憶其他聞愈論愈精若乾凡若干卷蘇君屬而序其端而愉從游之久既未聞

道又烏知文乃為若其崖略後之論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衛則二三君子之嘉惠忠哲文功不亦矣夫先生之道本諸大行然見諸家邦政諸遠邇暗然而經于世明物察倫盡性立命由城出無欲之慢可以考鬼神孔孟不繆質天地見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而

隆慶元年陽月之日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提學門人余和曰百拜

念菴羅先生像

念菴先生集

念菴羅先生像讚 二五〇四一二五七四

水釋死生人皆以 公為僊去而公則怡性以踐形
余小子望顏再拜不自知其感愴之難名嗚呼夫孰
知寂焉坐於蓮洞者千百世而下見之如泰山巖
之如雷霆乎

康熙甲辰秋七月 校正

賜進士第欽差分守湖西道後學宛陵施閏章拜題

四世孫授諫偕男匡龍敬梓

念菴羅先生文集總目錄
卷之一　策　表　疏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雜著
卷之七　論
卷之八　銓著
卷之九　傳
卷之十　說　辨　箴　銘　贊
卷之十一　序
卷十二　譜序
卷十三　行狀
卷十四　墓表
卷十五　墓志銘
卷十六　墓志銘
卷十七　祭文
卷十八

梁文
卷十九
古詩
卷二十
排律　絶句
卷二十一
五言律
卷二十二
七言律

殿試策　己丑
養病疏　庚寅
卷之二
書
奉李谷平先生
寄程松溪
寄屏厓叔
與林東峯
卷之三
與鄧前岡
答羅整菴
與王虛會友
與袁太守
答朱雲洲
答蔣雙江公
答趙浚谷
與胡仰齋
答王有乎
寄歐南野
東宮朝賀疏　庚子
奉谷平先生
與唐荊川
答東川公
與王龍谿
答陳豹谷
與林激山
寄曾梅臺
寄薛中離
與王舜渠
答戚南玄
答毛有訓
答張甘泉

答王野泉
答蔣雙江公
答羅整菴公
答王有訓
別紙存學
與王以珍
答王有訓
與周七泉
答鄒東廓公
答王西石
答劉見海
答王著久

拔妒疏　嘉靖己丑科
六世孫後晉男一鼎重校
六世孫大衡男韜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曾孫樟
六世孫隨元男韜璞　璋
策　嘉靖己丑科
皇帝若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要不可榮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由正本清源仰承天命人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臣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日亟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厥甚至此未聞有司官非其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之與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尚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聽非民不聽生而

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敢至於內有盜賊之擾外有戎
狄之患此亦以愛為民之害者民為邦本而使儀
寒困苦流離死亡至於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所
雖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所欲
徒災珍惜消民生安培盜賊息邊方靖則兎而
貪兒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詢多士于廷
國多士明於王道有日矣且日視時艱莫無真
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行所以于篇
厥當勉為親覽焉勿諱勿憚勿泛勿客庶副欽

意

嘉靖八年二月十五日

御批 學正有見識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二

賜第一甲第一名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霑天下之仁而以
不費為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為用施不
費而後廣霑鼓舞之機行用不勞而後窮天聰
明之實盡盡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矣妙鼓舞
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矣無疑而別賢否於不
之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

神天下之化夫何費之有無疑而別賢否於不
通智之通也以天下之公為一人之慶廓一人
之度達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基智
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
而理仁廣而通智廣而詳非夫先天而天不違
後天而奉天時者其孰能與於此故仁而不得
其要必紛錯而煩支智而不本於誠必窄窶而
任術術之獘察而不弘天下之事靡者多矣是故帝王有之為盡一之

本舉之爲易簡之善明而先覺惠而久大益其
所執者發而所尚者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
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沴不作其上下一貫之理
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忠信
支伎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
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者則下必有
盡言之臣又曰益志廣德莫善於問采事演道
莫善於對臣愚恭遇

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帝治之本
極即要之說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
志焉敢不敬述所聞以對惟天生民不能無欲
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
足以叙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堂聰明爲元后
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師乎要問孔子以民之父
母方有敗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
尚之權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
定於義職分而後詳於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刲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天公之
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違則德未易徧情
思明化未易齊水萬姓之成休至難也聽言則
易於臣事實則乖於廣容求九德之成事至
難也然非密求之矣門內之恩未著也克不逆
採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

也其知人之哲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艱帝
力不知由自修之師師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
然而當時病其難者思日孜孜治效之心後世之弗
逮於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間而治忽因之其
亦可畏也哉仰惟
陛下鄂位以來務學求理敏慎風夜不遑寧處求直
言以廣德納忝化役以劃蠹害謹黜陟以簡任
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於川人可謂謹矣免雜
租以重邦本蠲餘弊以蘇時艱減貢獻以節浮

費明窓獄以行欽恤其於撫民可謂至矣是宜
海內興富足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菩崇相
蓑之風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徵畢集嘉氣
暢矣大何近年災故迭見旱魃肆虐千里相繼
洊臻損苗途時不止白虹示警坤儀載震星變
上現錐氣四番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
說雖涇之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海師星辰
不悖雷發不震雨宅不爽苗一氣之流行故也
今也仰窺晷度俯攷癸衡豈惟

聖明慮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當迂尚博訪近
察遠聞而知斯民之困也倉箱無幸成之儲田
里無分存之業耕穫未已而稱貸復行亦有救
不以時如蘇軾之慮者矣播種已施而旁黍輒
易宜有欲更其轍如陸贄之憂者矣或病於賦
稅之增或困於徭役之擾至於災異之地猶失
撫字之方豈不免於忠焉原野誰矜夫蒙袂
是以流離載道轉相吸嗷嗷奚切爲生孰見廉貶
邊塵稍動僅作滿目大人心之仁靡不欲其相

養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視其轉死而不救知
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
陛下之睿思詎有以洞其奚矣臣也復何所言伏
惟
聖門有曰官人以人以庶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
之仕也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
分爲賢不以年數爲限今也上無責成之心下
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辭未必著累日積
資日可敘遷是安得不以利爲利也

陛下有以處之乎
聖門有曰賢與不肖進退銓置不敢謂無是也蓋
古之仕也進以寶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甦不
得長奸有能如鯀猶謂方命也聽其辭覽無
以證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稽其道術是安得
不以不肖爲賢也
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勤慰士之心以占之課績也日有日
成月有月要歲有最會故不察也今給由之制
亦有視爲文具而以情毀譽者乎是賞罰無可

考矣以選任言之古之進賢也官長自舉其僚屬薦辟不避乎親故皆以情也今銓衡之法亦有故遺所知而違絕嫌謗者乎是公平有所礙矣曰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掌賢不登羣賢不登則處置失宜而百姓無與是故滿地多兵之警沿邊無固守之防以此立國則民貧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貧民貧天聽自我民聽自我民怨在乎咸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安得不來寧將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爲知致實之由則必有救弊之方而化原之變則必有史化之道毋亦於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爲迂世昔生之見質諸之意乎

以貢

陛下之啟意諮揆其本而論之夫人聰明聖哲豈古之訓也然天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各稱有之。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心也。自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大小雖殊其理一而已是故虛心以應之。下已以行之。水涯則如如自見也。衡平則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制繩人則不可以服人。而況人心至神無跡可求。成不通上之好惡於不審上之情僞靡不知示之以誠待恐其會示之以疑待恐其變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從亦不可得也今以貴戚之重而察用中之心爲何如哉雖大比其本也樂舉其不可不精也而二者之中教育又其大端也欲端教育任於正衙之習重師儒之賢欲正其習則

祖訓所謂一以貫爲能孝經實用者可求也欲舉其師則

祖訓所門必求端人正士以爲模範者可行也敦本

而徇貲先德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選舉在於講資格之獎崇德行之科謹登格也則當鑒裴光庭混循之失崇德行也則當用程頤薦達之議而又止奔競之風重廉耻之節如是而課有不精乎欲精考課在久資能之任明听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貞貳者可取也如鄧宇有績則進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樹功賞罰之權久任則其仕恕所謂庶績咸熙之象歟

有司科之地而無其法職田之未治晁錯之所憂也籍逋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皆因時得而舉因革得而宜因勞得而息因利得而興因循其舊而乃免田租今則善政置諸察舉多矣無亦以實意行之乎西陝告儉請粟而皇帽信其貸予且令運發今則經行急蒲稽延歲時久矣無亦以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貧富不均若為檢制可也賦有巧算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崇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患政也簡儒者之眾而費不貲朱熹之畏也為數者之要未遑疑易之宜不能行變貶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明而不悖則賢才無對明之實仁人而不疑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遠俾緩安邊

之欲而無饑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襲遂之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宜而無敗衂喪秋何由至乎蓋不但如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予而後爲善計也又何患於

人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然

聖問於終篇尤有明於王道與實的見之說以啟愚

臣之盡言而且戒諂畏之覽臣有以知

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獻之陳上嘉下樂之情至矣

臣復何所顧忌而不終其義哉蓋聞

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又曰人情週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懼則戒心常存或皆衆休矣嗚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存亡之機乎今

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於己加念於民是心之天德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此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宜而無敗衂喪秋何由至乎蓋不但如充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劉晏之取予而後爲善計也又何患於

人心之不格災患之不潛消哉然

聖問於終篇尤有明於王道與實的見之說以啟愚

臣之盡言而且戒諂畏之覽臣有以知

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獻之陳上嘉下樂之情至矣

臣復何所顧忌而不終其義哉蓋聞

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爲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又曰人情週祥則有驕心遇災則有懼心懼則戒心常存或皆衆休矣嗚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存亡之機乎今

陛下遇災而懼因變而警歸過於己加念於民是心之天德也今之災變即潛消也此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治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聖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準則變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貫誰則無之難乎其純耳聖人之學以純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以固我即非之而未始不定實淨博也故一念之萌即爲誠一念之放即爲僞逢於此爲大智決於此爲大勇而節外之累不足言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流之妙失之而襲取也乃爲執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是動之爻以此脩己中有主而不雜於二三以此親賢任必專而不疑於可否以此爲裁事寧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爲事

天治民之本則精明而不懈學不知心雍言窮
理不能窮理何以治應此一貫之旨也千聖之
傳也百世之紘也愚臣終身學之而未能者也
程子言告君之貴誠也猶鍾之音係所感而應
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豈可有欺
臣之微誠何足爲獻然亦不敢奏以陷於自
欺蒭蕘之慮有補萬一亦
大聖之所不棄也惟
陛下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表

謝恩表

代以

建極敷言

一德神作人之教觀

光從類萬方應瞻

聖之開念福予之無私顧名思義

至若鄙臣等竊惟自古上下之交貴誠當世文
明之運故啓沃必期於免采商翕受咸與于成

能世下建於彌文士相安於成習痛頹而忠信
薄名存而行寔乖非切
旁求曷資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
稽古止學
達孝尊親
禮樂遵與於百年
敬一遠紹乎三代尤謂化未廣被道不虛行欲知
幅以責成在正辭於始進

清問發天人之蘊昔吉達
堯舜之聖食藜羹猶憂心於獨智攻羊秉進承
首體以無遺凡補孔氏之宮武皆延漢廷之前
弗至如白者九遇幸乃不獨後
一宇之衆與且欲示子金於圜始
帝天實決
王者視遐於九重花筒衣裳赤芾遠允子一百億
洛陽少年治安之策取擬才長效
永樂甲申對倚之恩子今再見
特係幣假市朝評儀者之衆
聘宴均頒湯包

聖人之德向見建宵日討時巡商拂曙再陵
曜宝光文是性合德故不遠於
先天必有見知當帝出名相皆意謂亦序魏
臣敢不堅守孜孜希進
聖之不與之豚公庸其反子平康願爲良臣爲
忠恕迪實悉子義命業脩田儒名恒勿欺幼學
行之終身何求溫飽許漢定於讜論背逐澤流

奏疏

臣本草茅賤士未有寸長自以忠義
籠拔臣感激
知遇已分捐身受承數月尺寸不効五閱寒暑
疾相牽日去歲九月來終思沉憂心胷交攻偶
犯霜露。坐臥聒運。食減形羸。吏胥逆
藥。未見奏功。可此皆福殆其分是以數極為災
造物之意似無可述然
命之權尚有所賴。尚之衆醫郭大紹終繫雖解
除。元氣內虛。醫者自暢。謂宜泉紙素湯。北地早
寒。直逐化荊，始便調衛，挾之羽翼。理亦有然。的
臣奉

公未久遠及其私自非宜思胡忍為此仰念臣身
之不有力將可指時如有待忠尚可酬且夫遭
心之累。有甚於貧病。素餐之慚。九名於含嘆。況
臣有不容已於自鳴者伺待
陛下察仁曲從所請

物下史部察臣無徇自選郎罕覓假歲月臣事
奔走四走
國家稍學術盡忠報以
君上其之有心事大陷又不得已日夕計
也恒
陛下憐憫為北其本親盡
公
別伏候
命旨

臣聞自古
聖王之賜謀也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
皆由漸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
恐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因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
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
尊嚴而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
日至細舉動至暫具圖像至大而可久者尤不
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
覩
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已當
下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陞汰
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
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
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即夫人情之不容已者
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陛下覆育有位者皆忠救溫而有知者

皆由漸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
恐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因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
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
尊嚴而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
日至細舉動至暫具圖像至大而可久者尤不
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
覩
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已當
下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陞汰
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
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
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即夫人情之不容已者
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陛下覆育有位者皆忠救溫而有知者

皆由漸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露之恩正
恐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因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
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
尊嚴而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
日至細舉動至暫具圖像至大而可久者尤不
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
覩
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已當
下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僚備輔導以陞汰
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
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
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
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即夫人情之不容已者
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
陛下覆育有位者皆忠救溫而有知者

千過項刻而事萬萬牛無弼之休是豈區區飾
日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有臨陛民以禮不應此節於
奉先殿行禮或郎代告自可通誠益推
明考之爰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可畧矣或
諫
屏貴和若不宜遠哲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
委之邑從重褒緊茵周帷稷幔戴日而出納陛
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況血氣得動證而益

舒知識由習熟而新廣其於宜節不無相宜主
於出關鑰啟自有常門不啟豫設此正所謂慮
之規矩飾益之華其職守有常員而歲約有
常處乞
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
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尤貴
之司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待取其齊力以
壯羽衛實欲審其心意可托干城益文物以昭

族姪孫復 胃男 [illegible] 校正

六世孫天衡男 韜玧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某不才爲時制所驅不知自量乃以空言干鈞各利
且誤 聖天子知人之明榮寵非分實賜之感夙夜
凜仁不知自免平日漫漫 六世孫陽元男韜璞
忘奉之仁 韜玧
窮迫原以格式束縛發擧 [illegible]
尤難爲功乃知始之不慎因衆之各也幸天與聰明
不至聾瞽而引誘之審待所依歸亦豈敢以既往之
非自絕生理哉當罔天下之大辟存字意而已心體
晴明急起而後有着良知良能本自真切若其真切
則發詩疑似必不容舍置句自能判理急或無必
不容裡護而日先指除如此方無恐欲作理之意如
此方約功大若實不心靜管形迹鉗其覓其此以更
不須別求義以方外功夫不然一入後留日時力使

學之不講久矣頓夫子之仁
以日可傳而意無所行是忘何如然終不明則解
奈衣字之但用其工也攻後以所見爲之望復門示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直謂其行可爲也夫
孝弟之至不曾章言品本發之爲政其愛敬
之理此最易能矣若無所

長明察幽微不可謂非見
以古人固有如不知能不能者將於理亦有未盡
情微真常理眾所依歸亦豈敢以既往之
心之本體全善也然無善
自日用間是知是非自
意自知之自已盡於此
非本體明白亦非用行亦徒
相隨的只落安排空不安
功用欲速忘發然所用其心救忘有所幸矣

曰曰舜四股之欲七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個是否乎

今之學者以未發之意後無本體本後必知博學以充之意後無功何如充只恐充得良知不復如未發時虛明自然不動感的通者乎學之不及者也故以是求之實則為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盡狹為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及者也故以是求之實則為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

寄歐南野

雖暮間聞得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着來書明矣定以安化無方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安化無方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

其真體無內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靜者乎然今之學者安得其真自然真體無內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靜者乎然今之學者安得其真自然

之何而後可

答希淵

別中矣又將經年屢得手書具悉一一戊午冬還十月內何抵杭又得書具悉一一戊午冬還十月內何抵杭又得書具悉一一戊午冬還十月內何抵杭

了當吾良知不復別求頃刻放過則良知不復別求頃刻放過則良知不復別求頃刻放過

使自不役役談玄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暗隨時使自不役役談玄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暗隨時使自不役役談玄重相期古人當年盟誓暗隨時

顯而心與同少有忽忘是務欺天而同人哂此良知顯而心與同少有忽忘是務欺天而同人哂此良知顯而心與同少有忽忘是務欺天而同人哂此良知

自能質諸其何能盡言

本谷子先生

答希先生集　卷之二　四

雖即三年學不加進杜遊歲月此非何念大與之義雖即三年學不加進杜遊歲月此非何念大與之義

倒即還歸閉小窗明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閉邪本易倒即還歸閉小窗明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閉邪本易

簡間之數日同來依違疑似之病省某何幸簡間之數日同來依違疑似之病省某何幸

人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森嚴真是妥約真是一塵人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森嚴真是妥約真是一塵

不動毒龍自歸不有我師乾與指路而今而後方有不動毒龍自歸不有我師乾與指路而今而後方有

可料矣然於論文之間尚有　不思了了敬其所見以同依附乎仁者當敬其不勝悲痛師誦先

覺工夫俱屬動是矣則靜坐時留工夫也化為烏有乎嬴靜乎羅格物其在應接事物時靜坐豹不為絡

物乎師謂念頭不起此時是靜即是本體不消有了
大日間此等時候亦少若以此云靜是執心體云矣
然則戒懼恐懼者有乎不有乎亦有明白斷乎師忽
了大貴在真誠不必求人知故於朋友論說之間非
相信者不敢輕出與語非真有得於大易趣世無門不見是
而無以之者某心服此義久矣但細思之亦有顧關
者竊以爲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已立而立人已
達而達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珠可
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之以衣乃

急查先生集
卷之二
角彼狂奔心者能未必從而循知痛癢者已
其用此智之所以設上而未始少休暇者身未
以此以往吾之一體之愛也若得其相信而後
力品騭於中或出手或相違而不免有簡擇去取
之念使於其間易以不發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
之判然是故不以不敬不發固爲善教而有教
無類者則何暫不能將明之方則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
當而以此爲救病之藥也嘗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

當以避金爲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
平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遁世忘欲以
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爲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爲至
德無悶悔者不以是而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
爲心則只成孤高一鈞即沮溺已能俱爲堂必堪者
此之子今之問學日益關風俗日益垂人才日益靡
吾師所自已是豁暢高明不若與人同與人爲善
知不若一古同其久遠亦當積久待其喝悟必可得
千分之一二爲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

好問察者此大舜之智而資敬聊者實孔聖之虛尤
弟子之所依負者也一念之或不能自已亦不敢自
隱而敬以致問正欲得吾師之心而求其所謂真誠

爲屏井叔
古人有大話乃若彼未始爲世俗所生來便欲有
所作爲事不是任客氣做弄精明不若自慊日總不
肯此爲學者未入忘善救物彼能謙虛有容衆人忽
容此爲學者未入妥酒瓦釜雷振容衆人妥酒瓦釜雷振

和衆人呼號聲浪彼能鎮靜簡默衆人制縞抄膳彼能精思力踐衆人訛謬彼能擇合愼與衆人聞見鹵莽彼能自審詳考衆人道聽塗說彼能切近玅實衆人掩飾矯僞彼能校實精進戀是了此一生不如此便與衆人醉生夢死一般此心既不爲物欲壓頭自有許多事業長處般此心既不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然後爲大丈夫也

與唐荊川

旅中得與應德相依而變故相促遂令陽趣殤心痾心抱衰承朝夕懽侍不異骨肉臨別又致奠賻同袍之義感感何如耳匆見東峰自得者固非祇可及而所流通耳近日與龍溪商量何如大多學而識聖門以爲第義然博學又孔門之訓也究其所以與者只線多郤有識之心井了白當然則卻識之痾譬小小戕吾與諸子竟然卑急不可以入道深可見矣廬居深悔向來悠七之病力深終也幸時報之

與林東峰

旅居得與東峰友深幸結托有人然彼此疾疚皆賠本欣答高唐人送旅閒話心愉心喪中永日而并與冀識啟同袍之愛奔歸以十月裏事喪不用情厚說多於孤情大也是名相處實欠真志鍾以龍溪朝夕參七向日寺名茫無可據哀哉人生日月幾何的輕擲若此今知非矣時七刻七不自放過良知爲

主死生以之與幾他日相見可無媿色未知東峰近日發憤何如耳匆見東峰自得者固非祇可及而所夠者亦或與孤不殊東華衣冠之拳可觀法者不必然卑惰投七亦易汩沒非大豪傑之士固莫能於此勿有終學有自有生總東峰懽之無名孤失之阨久向夠之亦晚也會期仍似何時否會中得力者有幾東城諸兄不能一一奉疏盖欲告者亦不外是也幸時報之

答羅東川公貢滿學書

切者代蒙教養下及謂某門諸非居其之官必微求
其所以者某為之深域長者愛人以德性恐後迎入
於惡洗而斯救之恐後也受益能謝感
然傳述當則長者之深愛莫解有不容默七者救
敗啄之某春來以為館冬疾困危急傍之下宜院某
亦窮居盧之急自便靜養之功或免於害乃日既
而則了欽之聚友切磋某亦不欲違嫌引去益生於求
則諸友之長者主之其某不欲違嫌引去益生於求
益同非敢以閒講為也古之居喪也既葬讀禮夫

之念子之孝之道也夫讀書而猶自謂學何也蓋恐為意
而不合不謂不可也蓋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
之居喪者亦何嘗絕友而後為孝哉爾曰吾求
曾有名哭不當哭之文但不歌詩耳夫一年之間
豈不可以講學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
之念子之孝之道也夫讀書而猶自謂學何也蓋恐為意
而不合不謂不可也蓋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
之居喪者亦何嘗絕友而後為孝哉爾曰吾求
曾有名哭不當哭之文但不歌詩耳夫一年之間
豈不可以講學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
或失其真故讀禮時以養其良心而不使邪欲汩沒
之念子之孝之道也夫讀書而猶自謂學何也蓋恐為意
而不合不謂不可也蓋欲問而辨非友不可也是故古
之居喪者亦何嘗絕友而後為孝哉爾曰吾求
曾有名哭不當哭之文但不歌詩耳夫一年之間
豈不可以講學而有疑不問不可也問
況恰親之道實由不講可謂孝乎今治家者未嘗舍
當使速妻子掌不言之訓而理之何獨於治身而必
待朋友之言始為合古訓也了是以居喪者亦有
為宗居於已久哭泣不能免哭以居喪者亦有
不得已而出者大門謂則哭也門謂者以導波人門
非汝謂人名也是豪有者之責內非衰收者之有事
也昔者衆昌子行之矣象山喪之以為非門夫以
儀然衰服而約贊曲揖畢北則何異於墨衰而鄙
政非惟禮之弗宜所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某

向與先賢之學孟又安敢效尤最後以延益友聞者
告之有請於某某衰名鉤誌於衰但有所不遑正欲求
其實而不拘其名亦以是學古人平長者將謂之何
如或不然更有格某同當虛心再受非敢固執以
自絕於門下也

與內兄

客歲得聞兒子喪敬復還不啻哭哭
船副遽奪其會曾見文振衰哭何可
古道來想能專精心學不審於同朋之會能復習意

與王龍谿

孤陋處半載得與兄周旋始也蠡心管氣無以承
字教乳方知省覺復還茶鳥向刊不復念書生矣
歸家十月喪事後匝居迫思始悔昔之漫過今欲博
見不易明交廣側且未何益孤忙大也從事於學先
不能直下承當病中不忘進修同志及發不已無其
如此是自信此是自得駭七不已無其如此是自信
此是自得及遇事愛便工夫狠狽孤冏
無志而見於由除之義亦或步來今復不得相與而
究此益非信當別之根而已哉冬忠周欽之歸自內
飯疎通算負可知承論病中不忘進修同志及發不已無其如此是自信此是自得駭七不已無其
如此是自信此是自得及遇事愛便工夫狠狽孤冏
同晶才心服心服大所謂良知者爭無而全有無容
管窺尺事可與等待自是焉者也語云所謂無
感而帝衆此是良知本體鄙非故逸鄙非
最事不然便不應自知具衆若此矣應而未當動本
請聚省慎會發而皆中之已約刻君免兄上盟矣

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
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
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誌於人爲安排
本嘗維以智識推測之不
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
動焉者也下學者學此者也上達者達此者也念下
學而生意念是蓋明念者日進於化矣窮理者窮此
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
斗大理矣下學不厭所以窮理也如是窮理性始盡

命始至矣此非有二事也雖有深淺乙有難易安得
強而同之雖然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學者亦安
得改廢良知而分裂其端緒哉二其門庭而姑以依
違爲也烏能至孟子不云乎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夫聖道以從人者非惟失待人之誠忘由已
之義亦恐終不免於僞妄之歸而於學終無自得爾
矣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循序之說古亦有之大學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誠務培養而不急於標末之盛鋪
序之道也致知之不力而徒憂滯悶枭之末能何

此路直甚或者有進步處執事以爲然否

與王虛舟友

兩會孤以臥病不得趨侍諸君子教甚快ㄴ不知今日議論何如若得議論而後興卽只是要見聞底學問却不是體當自家實下手處若是眞實體當卽無限好商量却不着一句言語矣何謂好商量相別寸日所行果能如所言所聞否所以不能者何故當下相對坐還是體當自家心下有念無念乎是倘算別人口語過一日乎還是裝飾過一日乎還是把作

第一事不容不來會乎還是應與故來會乎若真切自體當卽嘿坐日亦好不然恐人以講學爲虛假者亦難以解於人ㄴ矣

與林漱山

初春違辱賜臭先盧并屋慰教高肉之愛存沒之感也此寺言可謝哉衰疾不遂延緣之力不逐報謝罪過深矣諸友至青原得接顏論洪先聞之益用傾豁當聞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故信而弗學非自信也學弗先死生以之不知善道學

斯辭矣是故四者修而學問之功全矣故以長知之外內和所謂兼理者在是兼理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焉任眞誠矢死以終史無劉想自井彖徽其孰能任此非吾澈山亦未易以此言告也比者精進更復何似倘不遐遺賜之箴劑乞孤寂之音

與吳太守

果不宵旅食鳴辱以臭味之似得同嘉會登幕相求所以覩威而敬從者多矣既而使輸載酒音耗莫致

倍蹇氓望履若渴來哀號之聲得衰人事學不得力動輒有悔媿負何已春來盧士含傷道氓里中士友互引駢集其則發明良知之學深懲昔過冀者本作雖類而真志未辨方求自贖可泉兆之政當與學日新斯世之慶卽未審所謂徙養此心說於無用之疑尊論洪先盧并屋慰教高肉之愛存沒之感也此寺言可謝哉衰疾不遂延緣之力不遂報謝罪過深矣諸友至青原得接顏論洪先聞之益用傾豁當聞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故信而弗學非自信也學弗先死生以之不知善道學

之習支離假飾之弊而於安ヒ多德之作用益有相
似而背馳者矣夫古之爲學者全其良知者也人
果真良知也吾知有覩矣有分別而無係戀有
見有主宰而無執着有變化而無逐乾有靜學而無
鶻突見好色自好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
天下達道不外是矣或不能晝然而須學以致之者
非徒爲倏於形似之末自採取其陳故之迹以爲功
也必時ヒ事ヒ求其本體之善而去其爲蔽之端譬
之見好色不好聞惡臭不惡必去其目之翳鼻之壅

令其自好自惡乃爲見聞本體必其徒蔽錮其欲美
之聲掩遏之狀而遂以爲得好惡之真誠矣此非獨
能強者而何必爲之罣礙故集四教遠近以爲入德
必由邦之手然奚何而能遇斯人也且夫爲其爲淺
識者過慮也使其本足以爲大常人而假學人之
學以自文明哉之品畢限道聞參彼不假豹鞹
忍好名僞之述以自文而不存不可我欺也胡不使人可以自學ヒ也其亦猶是
也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賢豈不知教人之
法設益能與不能有人而學問源頭則亦有不可混

失者矣夫希賢希聖希天皆希天之學也其次然者
所述之序循行路者必期於百里而不能不五十六
十者也先儒所謂躐等凌節者蓋亦不及已力助之
長而揠苗者也若夫大學之道有明七德在新民在
止於至善入門使辨真僞便知指歸非有待而後進
步也學者如射所的之學始終一也中與不中久暫
生熟之異安得要諸半塗而棄之學貴切己教則當與肅菴朝暮從事者安敢志患

前承示工夫當緊所謂步步把持便人于助又謂有
而不存放而不放俱已超悟教論孤者拿矣復何言
敬春問諸友相聚時工夫正當把持更用何時此意却又不免起落之弊於意見九者實際耳今
則病痛過矣吾兄所見則高矣然於朋友論倘嫌其不如己意者尚多即此一者不能不爲吾兄疑也
世之病於空言從矣求滿學趣之乎邦亦別有所牽
也今不講學究竟已乎世之作衆業者百十
爲群非不知其學之

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
未必盡可望也然不問有合之否弗學而棄之猶
成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厭以倦心得之也誠於
好故終必有成也大學亦猶是耳亦安得已以空
言盡之哉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見則吾兄之言或
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
其樂何也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席中也有
其名喪厥吾心的有之且殘矣況其善乎吾兄其留之

肅菴朱別來忽忽數歲安劍友來始知執事抱病勞
行及命舍都賴李二兄則又聞應酬勞心甚焉公
想今抵家平復矣不宜閉病自苦爲以爲果作良知
當不至　何以故神不內捉精不外逐即守衛周密
先言語繁多動作煩耗皆是有所若慈皆所謂累其

氣之驗也近日頗欲於此斬截致力然尙有於漏在長者白治殿切萬七無此但恐應酬稍多元氣受損雖與不肖所犯若不同科若使法家吹毛求疵果無容喙矣予請長者端躬歲年不唯保身亦可入聖不肖取法固不敢自托不能也長者以爲何如

答聶雙江公

翠微聞教令人領誡近念淡泊此件元屬大家公共是以群動稍息眞悟自旋自矢此生必從此了第此悟旣因靜入當以靜成不可復令因動而出則此悟性總成幻知畢竟無甚佛氏所謂如人說食終不自飽乃眞譬耳奉謁五日客自省察終是入山最味與出山較別歸來再驗尙須對火煉金本是精瑩純全無銅鉛混雜以此方覺全未濟在長者於此默識更覺如何要當以一塵不染爲極至虛實吾後生學之也

與上舜渠

不肖愛想十年始得一見尊不以論著之肯與遠詣之要不意謬妄亦有腊奠可以相忘無言而雅飲其精實以求不負患愛之意矣尙何容贅哉不肖常思古之善示人者不必以言而善受人者亦不執在非言無益於授受也言爲指引苟得蹄宿前志若虛設矣故有依言解說而參無益於得者猶佛告阿難內守幽閑猶爲法障區別影事是也有不依言而事所解致知之玅爲指而致之所解格物爲打格外物之經言或不其然心意個次中和體用各七配貼操以言說可謂大繫而且支矣然寃原上夫超手所指如解打格云凡性之所不存皆心之所不受又云用而不當應而不入可謂切至矣即此真實用去時刻不解上細不易下落支解不涉急念則徹上徹下入聖入神更何餘蘊故然不肖猶欲盡傾此旨固不敢有隱於執事也夫不受之說可謂至妙至妙矣不肖尺天在火取金者乎夫以水沃在荷非全實緣何不入以火取金苟非至精緣何不覆心不受物荷非全誠泳何不動執事以爲此件上天在誠意之前不知當其一切不受處作何張主必非可以他念貼過者可能辦矣又則欲念不起物即不入是物不自

入由欲念生物生於念即非在外物不在外以打格
自似與物對本用未起今指作對於不受處尚隱支
撐打格已為物動既為物動即名為受雖不受
輪轉亦受賊拔輪轉賊拔指非也又如水火金石
猶是一物人心有物自游自樂起波由把捉非二
起滅俱滅則水能滅火金石亦能滅火乎。

答趙淩谷

物先以心。心生意。意變化所謂天地萬物。感於意。意動於
非性之所存。存之一動非心之所。受。統事於此必有妙契
家三年把貝時日。近治小園。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
審此神樹殷明對古書。吟詩自適。若此可以終老。淨
中間或雙亦於鴻勉之地。
卽大下非之　固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
吾不足為吾慮也使其心有偽卽卽在那無怨在家
無怨吾日日慎何也吾未信吾心人吾不足為吾益
也以此而進可以幾於通世無悶之學在上位不陵
在下位不愛無入不自得矣足道也第問而未之能
行然竊有志焉故不敢以世俗兒女可憐語相解者

受取與元圖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大事有卽真
有事業亦是淨業過日若舉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
取不與亦是大通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眞物
可與不可與也故吾近時與人言只存心心存者時七
是吾本來不以識神意與氣昏攙和得於此本能寂
感卽是自身不離此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

與胡師齋

爭匈之見切七忿七之益故行七韵含行事以助省
觀吾以見能於細行也乃今遇惡人以忽吾秀疑豈
惟見心精七弥且脩七不堪矣雖然卽是觀之凡自
修者於設塞有何干涉吾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
聞或雙亦於鴻勉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卽
卽大下非之　固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
吾不足為吾慮也使其心有僞卽卽在那無怨在家
無怨吾日日慎何也吾未信吾心人吾不足為吾益
也以此而進可以幾於通世無悶之學在上位不陵
在下位不愛無入不自得矣足道也第問而未之能
行然竊有志焉故不敢以世俗兒女可憐語相解者

「動而以天」成也

答王有訓

「敬為往來山水間」來復有規程之役如个得逐靜中之趣忽見衆向逐逐聒聒致力者良苦不已大生何事為亂要何事可常大事非真有根基有幅刃宜「未有能捨此任者」古今宦海中除一切鶩「名宦」之念則彼此皆自「日此有商確矣

答湛甘泉公

往歲增城舉生去會其後過侯未知能否近年在衡山入大道之門「豈」思有之後「遽」哭亭來赤藤杖「悵然」如失側言志同之樂兒復云道德從行「性際」如夷「終」日獨立「不少」倚籍「門」既可以見我分之心「所」以驅「驅」名韁「利」鎖「無」然窮自念年始逾四十「蚊」「蚋」「聚」「散」「之」「間」

「公暇先生集」

答王有孚

「尚忘一別忽已」數歲自身未理「言及」報然有「日來不」「小」「諧」「得」「并」久坐「滯」「血」氣之「所」「致」予「卫」「須」自「調」「停」「不」「可」「執」「已」「也」「卓」「也」「用」「心」「大」「過」「亦」「能」「帶」「執」「尚」「氣」「怡」「然」「不」「放」「中」「平」「行」「个」「忙」「愛」「在」「自」「悠」「矣」

答王有孚

「尚忘一別忽已」數歲自身未理「言及」報然有「日來不」「從」「前」「同」「衆」「從」「西」「前」「進」「始」「見」「不」「進」「見」「沉」「着」「者」「惟」「勿」「以」「言」「語」「上」「覓」「箇」「入」「處」「只」「是」「見」「留」「心」「此」「件」「表」「心」「一」「段」「是」「非」「便」「出」「於」「場」「屋」「子」「云」「勿」「同」「一」「切」「了」「大」「了」「大」「本」「無」「內」「外」「也」「大」「抵」「能」「無」「心」「即」「理」「即」「心」「更」「無」「在」「外」「汝」「自」「於」「理」「即」「心」「相」「做」「切」「莫」「向」「來」「鄒」「子」「談」「翁」「動」「輒」「超」「前」「大」「段」「欲」「捷」「徑」「而」「亦」「速」「更」「云」「何」「舛」「个」「欲」「真」「了」「也」

杖履寂寞探索自由彼此各繫素志不關忽承手翰
諄七撫慰念七無留永作秘符荅與日前所採不合
而翰神感私慰誠若相之者此生何幸古人有言今
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者思欲見公
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幸與分同時而
身又在近可以往謁而漫以尺書達意其志哉前
二三年間依此學成章不參前古當遇門前益不敢
效世俗行薄徒以言語較量紛穿一接于矣展西墓
記忘見翁樂境遠過衡山投石臨流所有思公之點

表弟歸得手書前歲及于窮冥受益無窮感銘昔
中指為靠還惜厚意俱是痴痛其見吾兄門學甚實
客後處不從海人已也弟近來亦於難堪處反由自
思稍有破損只為虛泛入心隨緣附會以此未有見
成受用處若一路從此不回比於花七窮年奔馳倍
累者相去非遠故種七善念起於善名種七好名緣

於好利若於使打一切不染則高卑清濁厚薄來家
悟七機常人何異然此見解俱未敢于拈提足下
書信有記恨事

答七有訓

冬來往來文尚日日吾爭學境必至竟然二百
福恩人曾問此間事稿逐阻行耶前會陳前所見今
始知家君無惡易七薄聘曾鴈寄音不忘使書已
矣也人世多變故乎安日良少聚會時尤少乃知靜
室中不欲心時時希奇事前此俱仍為靜耳靜坐

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到何但此中有苦在
靜室處得本心發根反竹門俱不作疑門勤靜處入
成有着落分寸不差始為知方然須從爭中安貼得
下氣長歎家役方有所識不然閉戶學書
之有能多窮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答孟雙江公

使書遠來且慰且念厚不棄下問不宵素不閑世務
但探廷部之見假此等言語如治舟湖然舟未入水
舵在手何堪補塞今已為他人執舵又為沒溺之

舟郁欲入舟補塞不惟鏟除難事亦且先不免沾濡之患矣人之爲謗何所不至安能家置一喙哉故若子遇此惟有靜以俟之非甘于受侮爲不近情事荅不可得而曰吾爭也若計利害到身恐支撐不前亦須待彼有支移作何行遣從容據具來歷暴白心事方有次第此時倥傯出脩罔本必盡實家居荅辭質正俱于事體不類萬一人以妄行奏辯及他名目相加又何以待之至若來諭所云何以謝知己自先大此又涉于照應名目非長者自信其心所宜云也居人所以異于人者果安在哉果于名目相似而心未盡即可以見先人解知已乎不爾則難自信而先人與知已不能相信固亦莫如之何也已又況萬七無此理細寃微旨似于此處尚未盡脫然于形迹之外豈長者軫世宏教之心大事邪亦別有故耶凡邑七大久即能損人不特功名之士此關難了使孟子不遇色處久而不化亦未敢便謂亞聖也不肖孝教愛不減同門子弟故爲長者謀亦不敢玷以世俗常情爲言正思以報耳

永指通書爲教非必欲其歸于至善不如是也通書能盡效生之化是爲人之理合當如此合不當如彼所謂誠者應有不加於此者矣近來亦漸於此有少領畧此處更不容別有揀擇士取但此等但畧皆屬知識中來非是當下能皆然七舍此邪更無別路徑不容躬知識果過去只好就中指客若抵擋處稍不指客即去氣現任意思皆從此暗長畢竟於爲人生理處尚有門越耳

謝歸養老公　[illegible]

東去冬逕寫。即奉狀等。撰。愛存七。不欲去們。近者千里嘉招良不資感遠來卦受殷懃色意刊盡于書亦之內靜之道以不染之蓮曲軫高懷此其於時撫愛又出於本常萬七益所謂成我之恩也果高長矣猶以寧丹之節歸長者憂其爲罪戾何可支傳毘陵直五六年而相期者數矣應德奠逝友也相與別者五六年而遂往某之始焉決於自

者蓋亦有說以為斯道之不明由卬友之不守卬友不立由守已大堅而取善不廣欲舍已而取善非必待人之我告也有當就而問者矣故曰友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尤嫌問之天下之善士要必觀感而興起四方而後可決也昔郎子之道齊魯魯趙西踰也曰道在是矣其所謂問豈不徒遠哉使得之於已而極遠探旁搜之無益其亦必由遠探旁搜而後得之矣已者可決不然問游者之於學於行宜皆無所事也今舍取必於鄰而後有所自也度已之善而不見可不必古之有與無則其一念之自決也故

苦以為苟遇其人吾雖崎嶇而奔馳者亦將可以為勉忍之哲社其人則吾之吟嘯奔馳者亦將可以為勉忍之哲西學夏安之習固所不悔也若視其身之不足乃學而下舍若也非可語於及德也滅不自遠犯險深之戒與退藏之常致卬友者為切劘戒而已莫追其既往矣然不生雅上堂必述其故者亦欲卬是永正以聽遠而日以疑於卬友者之優知其非敢於自肆而為之也商不欲盡推終教之

寄鄒東廓公 甲午哭東廓師

留在庵數日得對清溫。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欲別去也。所問諸語。一一無疑。克己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己之已卬由已之已亦卬已私之已與非已也稍不能志使克已私故已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已。惟大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承當克已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為不盡大子之學。亦於文義不完。故夫子當言修已以敬。卬是克已之急。使不志有我卬修已亦只成

一個私急當能安人安百姓哉但卬由已之已更無私急可克卬稱沙艾有但不頹當下本色語矣先生未卬學以言有會耶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但孔門脈絡有當辨者乞示之

答王有訓

相處半年。有如家人。然殊不知有何異。比別去。卬欲其一言不可得。交卷大之聚散來可自幸之也。試

家亦於俗冗涸雜中自驗之受益不小愈見有可商
量處玄潭與諸友聚者七八日求可與商量此件又
爲悅穫各分去道與衡歸亦將有達行今與定約當
於月盡八月間蓉與之處未知畢遂否來論別後體
力尚未勝常須加愛養若自逃問學病則猶似未相
識緣遇賊不擊卻又搖摩各犯雖曰不作寫家法家
應不信矣既爲寫家卻又獻捷吾犬將不爲快然受
賞也此等處須吾弟自得之若又憑言語揣酌又是
增塗鴉業非誠心相與也已病未健不妨悉心愛養
必詳察而未即怒急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
意處必詳察而未即怒急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
喜是內一日之業不如何期不止於一年而
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問書
則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書問難而
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發胸臆來爲詠藥

答王西石

冬寒惟風興履政爲候問缺然知其算也仰承下
問當是去也劍江一日之聚益當期之於三年之前
豈是內一日之業不如何期不止於一年而
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問書
則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書問難而
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發胸臆來爲詠藥

別奈督學

前與兄院當同飽名一日之聚意經是去可一再見走乾爲引不
嘗劍江一日之聚益當期之於三年之前
豈是內一日之業不如何期不止於一年而
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問書
則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書問難而
欲一再書問之間有所論發胸臆來爲詠藥

知其難也古人有言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彼得其精
微者且尚兒於遠謬者哉雖然夠甚者之於醫惟其
未有足人耳苟有之鮮不見其人不問其治越數千
百甲意固懇七不習也況於昔問可通則雖隱癖之
故不能窺病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痛必且寓之
舌矣別來昌自欺之罰乃明醫已試之藥血須病者
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帝之言意於此二十
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與二

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爰其
命若免矣

卷之二

可免於足病也而丙午以來稍加慫艾則見爲吾之
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敗而所指以爲可惡
而可恥者。昔吾之處心積慮於此之命而情以終身
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傷論說之餘而昌
以自足以申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
羞可恥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是其
缺漏則蒙以一覓欲爲宛轉則加以粟靜傷先論說
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容壁之方枝俱通而疲殫不恤
搖爬能深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疏而自以爲御癢
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
向往應之不謂其村蓮也於乎以是爲學幸自有悶
將有昔明睡痛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
之所聞將之所昔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
友之告其能免於旬雨子夫新安者在此則惟恐人
或我窺所蒙者自彼則惟恐人不我與氣命既竪固
難於投余用力已鉄重巧於我伏見爰得失之
際始不能不用其竹之其滯機而動緣觸而起乃除

爲高於他人日物之開。以不加之。與。而食膏於
吉人垂象之旨。宜乘不寧。而何人之顏色以爲欣戚。
大寶不忙。而實明之取予以爲安盈。如失野人之志
歸。如喪家子之乃食。況講命運。仆死不休此其人之
智慧在爲何如哉語子之所哀莫甚過其無也
於此不一物心恢然自失者復見前矣有所動而驚
習之旨將信將疑此生死之罪也於此憤發決裂。而
不從他顧。直就舊習交之。而不悼其難。不畏其阻蝦。
煉磨擦。期於自立。此史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動。

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爲失我自非僞毀者何施是則生
爲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
念之誠亦欲指此爲歸願兄其與勉之脫此病苦來
詢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兄不吝口兄
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但疑相牢可知也夫過由心作
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末形
者也雖然既已爲命矣其能反而攻之乎此吾之
不可以已也而其攻與否人固不得而與力祀所

公冬之集

安何如耳弟階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別於
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足以不復遑遑縱言求直
倘不以爲謗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復以告而督其之
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翁見海

自昔京師中忽妄自持頭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
有路介之通不欲行謁見以爲延時之交色取背馳於
通融而吾姑以見自守庶乎其不蹈做傚也不謁固
陋日甚而於規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值

自省政雖不敢語於上交然視往跡顧有時媿發而
不復遠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
而又勢其娓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
不遂加非敢吝過而堅於終遠如執事所教也不省
賦質不敏氣弱志薾無能有成然妄意問學蓄二十
餘年矣每而此身尤存家難仍得田砥礪乃知往
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而不敢
有所逞毛戾山寂交切劇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
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

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尚畧而不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干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流可以我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旋淚月積膠固根蒂牢不可解非大實以聖人爲必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憎爭競習尚交視易聽使內無當而外無牽引淡靜明達推吾心之爲實固未能不有所藏蓄以爲升堂入室之地而遽曰吾心之外無理

書

答雙江公　答尹洞山
與王有山　答胡督學
答白井　答周成之諸男
答戚南塘　答胡正甫
答月川　答新興戎帥
寄楊斛山　答陳明水
答王龍溪　與周子真
與李株山　與尹洞山
答王龍溪　答部平川
與尹道卿　答胡正甫
寄李株山　寄尹洞山
答董蓉山　與周成之諸男
與友人答戚長二卦　答門人
答吳伯雷　答胡督學
答劉晉卿　與蕭雲舉
與劉龍山　寄尹道卿

寄王龍溪
答王石龕
寄湖南泉
答王敬所
寄葉潤山
答王敬所
答馬鍾陽
答何吉陽
與蕭雲舉

答唐一菴
答歐陽文衡
與友人
與湖南泉
答萬曰忠
答王著久
與胡正甫
答董生
與雙江公
答周洞嶽
與徐大定
答劉波周
寄雙江公
與劉敬庭
與謝維世
與雙江公

放姪孫後晉男士楷　字汝
六世孫人鶴男體玉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謙梓
六世孫隨元男輔殘　存
答雙江公

日者迪承教劄伸公見生質過而思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利與吉攻過而人未有瑕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變[illegible]楚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道迄之衆報其骨肉之愛引兒呻而逞之態我而思有以放之者有無之見與比好名之類盡與掃除以求收飲日欲若無從措心而無其魂當令變用之義不明久矣其孰復有如執事者哉某嘗謂友朋之相與有若兩者焉曰其有缺心徒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交明而謂之不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爲虛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者徒營人之耳目所爲使管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准也不肯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朋之

間難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蒞于執事即見足以驗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爲執事孝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爲聖人之心矣則所以孫友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如誠已也而生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之嘗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則雖執事以言攻之無益也何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某於執事所云不敢漫以聽受爲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止所以求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爲謬妄不自量常以時人之耳目爲耳聖人之心爲心以爲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始　再見其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之言如所謂意必固我之絶無而禮記之所謂毋助之揠苗忘長等成箴警之類可以使倣而得之蓋即乎其似矣而非即處是數言可以使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從ヒ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冤希者是也惟其爲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而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收斂拳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

斂無伍亦將自量其力以求其必得蓋不惟其跡而學孔子博學而審所成名彼誠見其門牆閫宮學琴學射以爲博文而不知大子之所未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要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間學孔子皆所謂文大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大傳固得之冲徽伊川之易取諸成箱東萊歷象考古以證今而後開口橫索遇一程始揀取其未嘗言可以使倣而得之蓋即其身淺其學而皇ヒ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轍

惟其心亦理之所不容已也又況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斂之說而遽自以為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本閒養生之說而畏死之速也閒業抄方形之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為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戒見以為力量越彊以求其人如有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死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而為我所不遺者。必虛心相向。蓋自拔其身而非舍此以逭之。至其有益必捐軀命而不顧。臨危涉險。蓋自拔其身而非舍此以逭之。至其有益必捐軀命而不顧。臨危涉險。

涸鮒喘之險。道旁拾骨之仁。行止所以驗之。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之而喪之。行止所以驗之。至於時禁體視規格之間莫能加毫於中以為平日養當舉稱於名而先矣為制病之藥是貝母世大夫莫不深居簡出養曾益元明獨從獨來有豫且之好爭電爭鳥起楊朱之悲益於之心果何所當為鳥行則惟僻物灰滅有不得離者凡此皆生之過之所由來者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

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違時人之耳目則見聞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誣而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誣也此生之所未嘗有也以永收欲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種七字當書紳以報執事誠事亦勿自執所見忖其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息悚息

答尹制山

承前古人於恩結矜於見其定力深喜歸向高遠體稍曾於小試此意勿容結裁不容名靠有賴但誠藉以升揚也千古前有人虎門到此入後灌洗從放終升根論周子無欲靜子定無皆會指此置身千仞則坎窞穴窠爭競皆特不足以當吾一視着腳拾不落及今猶未起九只我做處未是絲毫不到仍容容涅富貴者到得此處是過眞漢眼前更有何件手何物收來作業此處更無點視更無等待更無

戲終不成處其應酬吾心但防閑人處井有高明守宙狼情作情未可容易承當也

與王有訓

去冬遠來覺吾弟精進未已甚慰甚慰及未相留別來相念之誰送南野公至五峰始聞出居于李未幾而使書至若有相感者此自不妨留客下手着眞考求命此心隱晦分毫不得到此急切即有別悟并勉强可同語矣怒色之察極爲有力須於此求出脫法未能出脫只得因其所習各

有偏重又到境有不同與否故時利有不利存者此自無可疑一兩月由之再。名自著處。在處同由之再。名自著處矣。聞之興動否

與黃洛村

伏承走書多惠念感念近始知有案切事日收容容涅富貴者到得此處是過眞漢眼前更有何件手何物收來作業此處更無點視更無等待更無

掃除果於一旬中掃悅得說寒是兩說無是日更不須取證旁方是日是非即非若此處猶差即天淵隔越之中豈有兩品以集由即與見寇克耳聞見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守甚慰不知此處緊切否取事中於是非兩全達然別白不提起行徑否盼七者宗外道人無與論否使中幸示之仍來得同在近山中已拂在此作老農園行樹成陰行會有行迫人處我用默也

答高日坪

某無似山栖養拙積有歲年貪上之心不敢加如名爲本者止留有所謂真斯師者乃能發秋采不遺憶慮問復持論邦欲令有所成而始一見七二十有三年而始成其未有所成而忽有間其爲急且密或數日或數月念寢食以來無非絕業於此而欲進之也歟如是四不來有以聖賢門徑宜下手爲問者自顧平生不敢謂無意於此而實未有所成以其未有所成而忽有間者乃所無時具有總要之道緒可依歸耶況是於故人情不得有二十有三年之別益又知一有三年能加鑄一人矣且者知有審五之行不可久

留而切磋之義百不一盡自古及今聖學不明者豈
無講說者哉正以力行有未至也所謂力行未至
者豈徒飾目之缺洞條件之缺失而不足以蒲視聽
哉皆緣欲根不除借道理爲障復面於自身性命實
未有知忽是而自欺人終而至於自欺始而自不能
捨終而人亦無爲之捨此君子所以嘗懷也前蹈
木盡所請大要已得兄意以爲且務實事勿落空虛
其爲范未始不可第恐尚爲前日條件分疎而於性
命尚有隔隔於欲根猶有護持皆未爲切身反已痛
畢力在世情圈套外猶畏[1]以此義[2]

往告以卒如[3]其始不相干涉[4]已而覩其精神志意
明亦無畢卜[5]其在院塵與[6]否來書云高明一路未敢
堪然明時論之謂理舍高明即人畢下知已論故應
如此今世談學者往往自開高明畢竟皆在世情圈
套內結累以此動人口舌使有志者疑而不敢前請
而不欲品前後所謂以身游江以服敬服與然江之南北如見者似據要津矣而平生
力量亦足拽捐宇宙一真百真轉移其大與弟爲駢
進甚亦之赤誠以爲斯世命脈其又何辭耶此當共
努力者也弟衆氣薄弱年來牛息無耗去秋舉一子

即殁去。斷欲一着血氣自有合宜處。通計在世間不甚久。十生數沒復多。能得幾何日月。捨當過分之事。於學事於志節。自又益者。幸子弟當盡事相帖云。無一事非仁。視聽動息皆入理。與萬物為體。庶幾藩切吾身。然居住帖云。當退而思己。令即思天下有感寒困苦之情。觀古者忠士仁人。略乘其始。未嘗不以順世為心。家始之所患。不切而今之所有。無七端其所不志。以成其所未安。知其罪也。故相時揣義。旬演之不證。先公全集卷之三　十二

論事能深。能踐。性剛則枯。坐匡山或有牢窮是時。北望大宇。能度與去未可豫定一年間門來一向取證果也。制用別校止得。書七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兄。處想曲皐老。龜未言者亦不如此命根所在。即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其以為終身之盟

答李一守

洪先談學甚久。然皆入耳出口。否則涉於想度。以為悟解。蓋不知虛度幾月日。未知返也。此年以來。既遭多故。復形過患。捲破莫得。懲創始深。於是廼有若力

復聖忠本堅定。氣象自有合宜處。通計在世間不甚久。十生數沒復多。能得幾何日月。捨當過分之事。於學事於志節。自又益者。幸子弟當盡事相帖云。無一事非仁。視聽動息皆入理。與萬物為體。庶幾藩切吾身。然居住帖云。當退而思己。令即思天下有感寒困苦之情。觀古者忠士仁人。略乘其始。未嘗不以順世為心。家始之所患。不切而今之所有。無七端其所不志。以成其所未安。知其罪也。故相時揣義。旬演之不證。先公全集卷之三　十二

論事能深。能踐。性剛則枯。坐匡山或有牢窮是時。北望大宇。能度與去未可豫定一年間門來一向取證果也。制用別校止得。書七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兄。處想曲皐老。龜未言者亦不如此命根所在。即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其以為終身之盟

答劉月川

龍華暫聚。終以人事紛拏。未得靜對。別後輒復有戀戀也。來書具見忠質。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

以人道此言務在躬行論說不過爲紙書作論義先
爲切當極受切劇之益但平日不敢持多言駁人
大抵同人日益練日心本有真得又聲聽日翻爲世
俗作醉週來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
吾人當切起念發心永由有此講說然後動動以是
窮討安知人之心不挽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境
恐爲人日直用人鄉往罪戾人矣故介介不特益人
亦所以堅吾之信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怡氣也
世未有爲其事而能去友者即王商農圃類皆有所
亦無將不自若者今皆或翛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

取益蓋其人爲吾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
不欲指起即是自身有所固蔽故成遊忘亦可以驗
操書之專否若事靜黜實修隱微內訟即在閨衆又
何可忘乎閨戶然後慎獨但從一注功能成帝知
解又當自鄉愚前盡外論隨事調停本可以爲定
明也亦自見此門爭義今之言不賭不聞者亦是
欲力行乎將落處且有一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
免帝重而屠夜等長大生營依雖遂隱迹脩辛不敢
自貴關人長有所不容已若門報收在即當道堅留
道逸之期尚未可卜私心糾聲如何可告乃知古者

下之擘畫與上之宵旰二事皆非誑語涼能事於東
手亦當依七有華情也不能以寒色留人
全幸下所施政令向人輒仰歎不已雖於振鷺接
筍不類然與其使民過不設備猝然交北日日
以使經救所以敗其心而奪人之生冲者不如何限
統參不奏罷止悉使之歸農務令其數可知
其真難知也況并其數而失之耶攻家論高鄭不窮
角與之研究然其大較可知使據是以求聚飾之所
論所固未能大開道先生天資超悟加一部法與刻
能知東帥欲以所學授之終然遠避大明道不能得
今欲上之奇譽一可據而指者否于夫外向稱周
無數泥空文則不中故思以爲必有所待者吾爲是
也伏望之人必其負之迄若一念不斷
欲省事宜心望史而後可如是而後可欲財當之必絕
求一言之受指日不可彼皆堅於自私愛之其數亦
不易告訴事爲旨哲照晰欲解少加以明廣風成既
不逆於心矣此不得所以決嫌內媿而又自厲其力
之不逮固非敢有疑於國其也若來教所言易本筮
所謂不得其數者正指下百年一事而言非有疑於

書非爲經而後作
之辨雖不肖之短
其所得假此立論
爲經非作經而後
其象與數各有可
取易爻玩之如龍
擬之於象其知來
傳乎周嘗以爲朱
委曲詳盡乎其義

裏於前人而後爲
破碎失其本旨之
本於天有出無窮
於天下超神其它
發惟其所以前知

如見大賓承大祭正與相類
亦如見大賓承大祭正與相類
均刻行誠古人事心如天而今人認已爲心認已爲
心故易足而觀心如天則難窮昔曰顧諟天之明命
天理所在不入安排戰ㄴ競ㄴ虛以捧持稍涉動意
即違帝訓子克已復禮大舜舍已從人孟子舍夷
惠願學孔子漸矣舜上賢而欲希天世故誘人妄擬
誠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戰兢所以
終身也兄資本豪傑行守神明據其餘力日進無疆
其必以諸聖爲陷而不忍少懈矣乎不肖向在爲
居惰氣或至思兄
所處輒流汗鶩心千古而下事變
奉別九年尺書未
寄楊斛山年
獻中心悵慕何日不然每飽食閒
不齊如兄應不數見古人于動忍即增不能未知向
來亦自動忍否即今所增不能何在將亦無可加損
自折不挫者歟南北間阻欲參欲奠不得相從百受
益也不肖進爲不力仰負知已歲年虛擲鬢髮日疎
雖於家難慾制中不無少見然此身與所見猶是爲
二縱然鞭策終涉汲汲補過憶辛丑所教慎獨之旨有

供承專使下省不夠器其延請之罪又且取已之所得者而教益之感激何已私意之病正不曾所自苦者偶呈露以求砭歲果蒙名劑只今憊時服行又何云貧但細緯後自待無指明道所謂本等致緻毫之力以為準則乎敬為詩客亦不容吏加一字發矣不曾每觀此章之思卽看感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五穀物同體則見已私分毫提和不得已私不入為為識得仁體如此馬只是誠敬存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謂停其間而間之中也急迫始終克念作聖

求之總成私意間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已私不入始終果有此樂不能舍始據惟有已私不入速卽自所不敢忘七之病不能無卽非有欲速之心方可免此病欲速必生慾自不能寬日用飲食皆如百官象會能遵格非見歸草七倘木入則陷此奉復

別已甲征恐潦草則因于書故也

連日參陟先塋頗勞頓這會假休得靖手教感切弥之面如此方恢此白孟非文字何幸來教前日漸月寒令彼而退可以歲及也不肖此說無有用

書體乾與工夫皆明當舍見止無體乾舍存養無工

夫常存養使自擴充內直而外自方與此誠相應也
定靜安慮地位高更無上下可言此是大人事不
可貶遷就若謂古須通于上下亦不妨以近取譬
耳破除欲根與用力倒斷皆起于定志處知有養欲
自不得不除但有躐絕又當斬截此乃神言去正所
謂通于上下聖賢所不廢也兵法有曰無情其不來
特吾有以待之可以相況思慮之知加此須
為欲而提醒便時ヒ有回復處有存養處此亦通于
上下而言非甚遠但得此與絕則地位又高矣

見今如存養之功與所當參者久ヒ用力當自覺然
倦筆草器尚俟終教

與謝子貞

得手書曰連日來工夫所向飲陽一定即欲不能起
大約但之日又不佞忽之間走竹亭與輯甫朴實然
可見欲語者非是與欲乃是有已見耳有此見而實
用其力便是真見凡大欲不得者要之只是欲根不
斷常在世間工立腳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千
萬使爭交爭名爭利來不入分欲氣亦只是有此意思非辭根也脫離處都在各

豈有之耳其弟所以愛敬之心憶往年富陽江上曾
行時見似不聽約語曰男女數
百步而禁人飲酒也其亦難矣
哉水及有定於人而先爲人所取使人喪疑而強以
爲誠心果不足色內言厚乎哉別白急于若曰我將
委曲誘引不役與較今世之所謂人之者士于人心至
神。微不可揜。猶有出門。大
集則曰通行在保之得已者非獨不見此何也今民信
吾誠文言其中已是知非
來者愛何緣行安在使同
人儕輩也又況近者在路
今各之仁人
念菴先生集　卷之三　十五
本若可前而切磋不幸負
矣約今我同行皆翁與可
伯謙有　事則又與足
論州之行物議騰籍豹
都守持以知縣令捉令幾
牧諸公誠爲已矣何地不
用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
不爲曲謹小衆之譁然絕
心忍性之實何也誠爲人
柔而又力犯人言強顏以進使吾身蹈可疑之跡而
望衆之不我疑相群飲而
日水及有定於人而先爲人所取使人喪疑而強以
委曲誘引不役與較今世之所謂人之者士于人心至
神。微不可揜。猶有出門。大
集則曰通行在保之得已者非獨不見此何也今民信
吾誠文言其中已是知非
來者愛何緣行安在使同
人儕輩也又況近者在路
今各之仁人
念菴先生集　卷之三　十六
本若可前而切磋不幸負
矣約今我同行皆翁與可
伯謙有　事則又與足
論州之行物議騰籍豹
都守持以知縣令捉令幾
牧諸公誠爲已矣何地不
用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
不爲曲謹小衆之譁然絕
心忍性之實何也誠爲人
弟每得之言外何敢忽焉
聚堇於易牙之庖但孔門
師門之累不細也予夏爲信聖人曾子爻未洛已以

也。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消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富貴心之動機有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名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陰無停息不見所謂靜矣大抵無停息之中自有靜在周子恐人認動爲靜之功也故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詳也

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是聖門之矢其意也使其主天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懼乎其所可睹恐乎其所可聞乃只不睹不聞爲言如今之道流乎恒具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是精淡者非寂然者乎。此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見思之用皆幾必先以誠致其言曰誠無爲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寂感之神。故曰一陰而至者謂之神。陰而妙不落有無者通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一陰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誰能窺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益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感而實感又近於無以其有心無心而分之耶。

矣予日者出郡泰和
不同舟而則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
爲良知之說者曰知
今此知猶七不耶便
之也此個假矣
指不勝不言而之是
以等良者其感也
有未知之動
其良者在其
明公良出不能不
門劉蕺尊公
聘時思曰朝至
亡而亦即所謂不
也今之學者說相接
以遂其放德忘却之
易辨別乾事所見

徵覺相拍自本間良知之說以前
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
孔是仅或不身此意無故曰不肯
其之意遂曰頗知用力每下月已
實敬與知大之於許身心是為日
自今之別緣未可知學門是非
不可日念此事上沿大若不當
日時來向句品業故其以其如
之

為二後去皆七答許朝命名句
句中曰曰家意不了即別後無它
認病真以只是未先敬得者總為
或孤行依欲未仁就絕耳然此亦
切是只句為野負名意大宇飲酣
忠且即凡謂思雖念然智修欲昔
當完是安業統靜大牢醉酣不常
聖類要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
老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

忿怒曰是不善相周章忽略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
時七見在一句誤認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
救欲翁聚甲辰是。因靜坐十日恍七見得又被當
諸君一句轉了纔爲自家用功不決內虛易起支明
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疾病憊惑之心由於午見
吉平日好惡與人相近由於良知而見之日然永遠可
有走心也未後四句須補足而以須養名緣
以保四海良知苟得其養無物不大所以須養名緣
此心宇宙此千里而至不難矣。孟子之言以養之未當言明
常無內支曷嘗忘養之心所謂以直養是常思
此心常加良知之所思如是則時七刻似午見與平日
時此實告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
令人知聖賢不違方有下手處然千面添一段實便
是真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功
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
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又易致字
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柔必速焉。

人帝明良心主宰天地鬼神有開感。況於人乎。此事理
千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
擴充大本。方有物來順應之妙。平日作文字只謾說
過太更不知未發無感何自知用功誠體突
平生也與擴養門便是集義自慊然不奪於外此非
一朝一夕可行。一朝一夕亦不應手。
故子曰商也之床耕也不應手。
費力與耕七始此而已。得及其見之日然永遠可
見所謂在七里而至不難。孟子之言以養之未當言明
此心宇宙此千里而至不難。孟子之言以養之未當言明
見所謂在七里而至不難。孟子之言以養之未當言明

答鄒守益

陽明先生以之教本之孟子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
提是良平日好惡。言爲譬如入井怵惕後
明未知要察察面。後提是敏益指不學不
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日好惡之
全是良知。名良其實未有發者存故謂之忘

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之言懇懇矣必以長養之言之至矣盡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克也將即事物之已發者克之乎將未之午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心支安擘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所謂意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未之午見之真乎無亦不猶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所謂意之已發者達之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猶於思慮爲強矣以足爲致知之功則其意乃有不誠而亦馬用以立誠一字門益之也今也不然但以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有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固與吾心何分今勝作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率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緩

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綱七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徒七敗其

湯明公之本旨或本名是

答甘泉山斜友

今祖述陽明著由趨逸聞春仲矣於艳事行也未見文一到歌切何如

答之

答陳遵考故足以與榮傳之

答陳遵考故足以與榮傳之

答陳遵考故足以與榮傳

下若後來宅基稍延相見
品其高其卓處儘得聖賢
放得去所謂收未能逐旗
儒見解可比擬也心無倚
著粘帶是非次第有得之
則得之大者多也見謂如
此心亦足以收拾人心與
然村竜仰滿為不為空談
天理在長。不粘帶不步。
念菴先生集　卷之三　二十六
則收光顧充自顧老懽終
以何對祖不覺漫七如
今當來日青田承遠惠華
亦此處自得無時無處不
了得。心更無間雜念處
的功陞處了幸不失即
得本自見成受用者也區
了風念近日鄉性命稍切
由閩戶之計決在旦夕益根器不淨不得不用圓通
之功見圓之不相礙否來命執筆縣志且在禁中若
迫得謝于令即于益不論制閩有即
其間可想也為。不軍令即老成在家又知向進足
為見質兩見龍山為論天及欲以法治能全不知其
不能致力也朋友親戚貴于相全宜義與鄉誼各有
飲當如何如何感相愛輒多山中野性不除可知
寄尹洞山
所論學脈極為中正承安慶當台於衆聊向二知
念菴先生集　卷之三　七
已證驗所見本前持此於後高中作實
行實修乃學者首務此友朋相見率衆相勉四來論
所指可謂千甲成予矣若真來在固自有寧成慎
予聊恐徒不聞非孔門們於予不問與虛靜守
而何異然而孔門不當者舍此更無用力處耳四通
極難主者在名處恭。的貝為可
上後下品位之則為恭人下于以
而又極高竟有神之而不能使
香明道又云直理則極高可行之只是中庸也此處

史以下轉告持述孤陋之本

谷兼霞山

王靜之極庶幾有得於不睹不聞之妙此未嘗交之旨也然擺脫內外合內外而合之於靜也徹面徹背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極本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僞作情熾而天理滅矣於是聖人立中正仁義而主靜焉以定人極故曰聖人之道仁與義而已矣仁義中正而已矣主靜而已矣

公卷先生集

欲與而以主於無欲之精也今之言良知者忘倒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合之於靜也徹面徹背故也此即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太極本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僞作情熾而天理滅矣於是聖人立中正仁義而主靜焉以定人極故曰聖人之道仁與義而已矣仁義中正而已矣主靜而已矣

公卷先生集

與周成之論易

昔來知德心於學書甚數不免於議恉有所去取此日生旦非之矣兄嘗如何

與周成之論易

昔來知德心於學書甚數不免於議恉有所去取此日生旦非之矣兄嘗如何

論如此則與王文何相干否

陰之始也陽自內交內故見陰之終也陽自外交外故見

即王文周意也而宏而宏而乾乃 野亭 二陽自蛰而長乎申乃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天地消息盈虛之理自然之妙也今之一陰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

大利也易者生七也然必
變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
吾心所創從未發者始有
獨立七字同是凝聚忠事
知來到底處但是負應
用但是體本之意必有
根不然便有仁者固蔀之
與久人論成長卦
承乃成卦安其歸于成卦
念春之仁矣

無私無光于良苟之義生
命之最大念義事之取義
也所以書心之變也故其
可忘有益心之變無窮則
與君子改過遷善之義不
謂其卦爻之變無窮而
子易上下无有內外之不
其上則不應矣成其象
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
不出位非交成合也
也合受人而止非止
靜用而止之也蓍用則有
而敵矣是良苟之說也若

之不動心是也觀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為而無不為
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誠與否毫釐之差
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為明而已無問其為咸
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
也大來咸於晦不猶索隱於反鑑乎聖人不為也而
曰只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別矣佛老於倫其為心
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慮生所無住心未嘗向百之
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靜為戒毋必曰道能
應物而乃知倫異於靜本易二吾也客不深括遂謂曉

曉枉正其得失卓甚

答門人劉魯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云無
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纔然欲無然無然及無然
時接萬生所言混沌者正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
萬事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
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
包容天地之冬藏以起元亨之春妹以同州
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放平旦好惡能同人使從

手論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
落此事有所孔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復寄詩見此
意重有日夜之間思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益言
旦氣之復至於日夜息見百骸皆閉諸機盡
已情天天地之冬藏以起元亨之春妹以同州
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放平旦好惡能同人使從

此善餐。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指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典性默見矣默存乎日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益極言不可不養也已之功大矣哉非夫迹藏於密而發跡以神明其德者。曷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日用動勞無非此息之用全賴之而不覺不聞之神所以運乎不睹不聞而不以知境奪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聰明。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七矣此君子法天之

學也。然使每自察之修忽之間使分得失小七誘觸即易泄爲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七又誠不知何修以之也

答胡正甫

憶與正甫別忽已三年兩年得遠書時索放時兼約何書進也見學不論破口與不破口只是論上有與不上肩譬之說食不飽與食飽故腹者皆論破口與否耶此學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紛理兼掐遣俯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果真上肩即終日默上即足真破口人人七可得見之不然縱不破口無益於不學。也正甫聰明過人多當留志古人明務皆是異物善自變革以官府聲氣問其是認性命不真大抵自家不能自信自立日不食則飢欲他人之識得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食則飢欲他人知之識得百當於事時勢格套一毫使勿掛帶正甫有氣力與他筆硯弱者不倫不類而不以如境奪後於性命處比昔稍明。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七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使每自察之修忽之間使分得失小七誘觸即易泄爲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七又誠不知何修以之也

云正是經過險路不能度也奉勉之回籠凋謝此時最甘又何忍言住作竹寒中絕木覓復當有向暈耀冠之論孟子以時位言區七以力量言如臥病枕廓間即門室閉木有力疾而行者又一意也前書連領切磋正所望於吾黨幸勿謙抑與不破口只是論上有與不破口與不論破口與否耶此學不論破口與否耶此學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紛理兼掐遣俯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果真上肩即終日默上即足真破口人人七可得見之不然縱不破口無益於不學。也正甫聰明過人多當留志古人明務皆是異物善自變革以官府聲氣問其是認性命不真大抵自家不能自信自立日不食則飢欲他人知之識得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食則飢欲他人知之識得百當於事時勢格套一毫使勿掛帶正甫有氣力與他筆硯弱者不倫不類而不以如境奪後於性命處比昔稍明。

答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胃暑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發尹子所需手書參七下問於不肖所謬述感有賢慧助今世求此事於佑畢之革雅矣求之縉紳間

益見其難況執事執金吾符陛楯其所屬心有主大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蹙然中心有欲獻於執事者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先以默識何哉欲人日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學之不明久矣自笑學者出門游設百甚至人七背安於習俗作意直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爲好名之心大勝務實之意或窃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細也象山有言曰古之人治人論未形事實先著有味乎其言之也大解

悖理道分許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與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辨也彼友之於心有未協乎之於行有未一則忠所以自克而自修也化其爲問與思與辨也大矣惡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明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不省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暇及乎明日之事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暇及乎明日之事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爲是今又意其非昔者以爲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來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

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井衛閻也無所事於章也凡事所問可問詳盡細繹微意有不止於此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復大莫知取舍有定人起必將得之參火以从明質踐爲先一切得足以先人若是以文身名皆出焉而莫之察以起相觀之意養思名之徒乃爲是諄諄相之偷其文務於實若是於前必將禁而止之同不忍勝其文務於實若是於前必將禁而止之同不忍勝日競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其聰於此之謂歟故人之日實也嬰江公衛通之意甚切至其識論大廣亦嘗有之故知此事師其志勿師其跡以言爲戒吾道甚大者遠希孟起千實然如田夫野老大與野人田夫野人者遠希孟起千實然如田夫野老大與野人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爲何如不肖以質一時之疑不暇及乎明日之事往來書不知憲通身通書不可不書恒不以其日拂爲怪日迫在執事者不同彼一時此一時來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後世也故曰君子之言與其取者歟

舟中奉候漫有所寄遠伸文當自復一書然十五年
別來仅此用工節次與所答者未嘗細加近過去
淵見工已如何久之念人生如恒河沙見何
所成者多矣老而忘返寧非安能為此以切
著之為累能不為有識者所笑乎於是簡自遣
意倫點也自己之思慮事業文學
視昔"皆多徵及門發揮良助今昔之若伸文
點也者亦何尚也既感善念無貳為最良規學未成

者不足以開蠱惠疾子之盛心為吾門又不得徧
謂當以之工而已夫學貴近裡客實有足安頓然後
從此論進若一向上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
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論良知之通塞論語
所論理惡衣惡食不恥惡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
防走透之病皆是指攻欲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刨
字極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悉不止一番仁熟而
求以博多上哉然此處亦每揮不待明白顯露為執
事一快又足以發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
心無止息為貞心功無止息為聖功西言似矣惟領

子乃可語此操存舍亡倏忽之間已有千里之遠所謂無止息者安在若功無止息又其所至難者直至功無止息方可承當來書一番功課得無猶爲畏言牽引耶惟時ヒ知所用功漸ヒ茲無止息斯可耳時時肯用功方知時ヒ多止息知時ヒ多止息方知去聖人境界遠甚惟反省勿忽

與蕭雲舉

兄三年家居生不能以時奉晤究竟此學臨分徒爾眷ヒ自增慚悔兄以美質而又得師承與庭訓之素

將來遠到舍兄誼切至道難問盛年不再仕路風波只在足下淺承當便能信纔退縮便自疏當下到手豈須瞻前顧後若自瞞昧不過亦須極力回頭不可將就一步既定剏定脚跟便是當下到手處少頃有所移易必究其故從此斬除便是信得及之幾拈此等并是閒言乃下語萬窾摸索相似兄於此必久深然但承當處稍鬆思惟即又落在第二矣思性爲根

與尹道輿

改歲欲游絕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

常與人之心始有結裹處冬來與子長每商量至此眼恨不得與道與共之學問襲徑似有可看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有易道與君官與打坐者相似都是一段精神不可散漫不得時七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以天下爲任者即分毫苟不得亦分毫奉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切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意

是此軀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腳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篇將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日前別長一格不是虛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高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爲亦不是息緣在靜此中又安得几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耶毛澄

寄王龍谿

來論纔知微動靜聖賢紹論無所倚切弟只玩味易中艮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都不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爲亦不是息緣在靜此中又安得几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耶毛澄

由背來亦是弟不合艮如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艮

知矣內如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是更無事除
此別無終始物自洛學雖假修賜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
出入採則有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
已工夫纔指工夫便為外迹此等處恐使陽明先
生復生亦當撥也千古聖賢纔七累七所言何事
一例學下手便說了手事相恐為上夫來約今自靜者
誰歟不交動應幸提者誰歟往七開上流俗生毫
許相習更無上面一段乃指物之處須如此作實用工
不安耳如水源泉之驗其切邪是耗品真知良者

默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往論與一天不同事已
即改今更不向此指口中拎呼見小當改之但依假
口說話落在事物上來須是本色之假高舉路位只
自口不敢服違者殊非本是
良知今時學者指意大盡始與聖人同處乃其相信
如決也思嘿如即良知易乎如所以服而採信其意
終是不來端倪事是無容功夫
須是先識此中病有本來面目須參議而後開見
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其惻隱之端
須是先插手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
近見之以此推論倪似本有舍感物而動口端倪者如

所記龍場之趣與寓陽明公學問
皆洛誦極詩盡久覆數四又若相隨舉燈歷箐戛猶
詠歌於何陋之軒皆諸君子之側上下其議論而得
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不必
姓名之遁足跡之勤而可以徧訪名人無勞跋涉之
費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場之事間之爭時其
整劇所得足稱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
門人費邦瑞號不出者然弘心藜之道門承命少
有述叙以附千里徒贄之義倘襲可否又不特此於
之篇毛集

類比託手相論益終身論交之始也良知
吉容易說得至如來記所云熟出此意者不是其昔
見自知是耶非一念而已豈不由學問而已分地
王堂不失此非經枯稿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
昭然不易及見不曾以口頭言語
「論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水窮
「民矣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後提之時必有後之之
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旦晝梏亡之說是也四端之擴充
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論學者舍是功之慾

魯西第諫晚年之就化醫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
國而欽容於九達之表止病跼等而已哉然聞
之名催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
在在任七講結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則千里
同心也
與胡正甫
別存楞沒如的春酒融七喪七可知足時方狂大水
後卧疾貯舍逢疏一揩南有洲宮卜寄詩漫為
書數語代覓不識即達台忠州有業利斎北來問吾
弟抑亦欲與此公一會耳又過於冒春時也萬里長

重當於發郵告常思明能門終道到秋不肯極力撰
古台只重生二獨自心自所處不識勘得如何千
品真日夫皆從此想手千品不多見真生矣然亦只
在此把手告別之意見亦罕矣杰何杰何少頃見
報已於南昌恐都日不及見面為之面名奉與負果必
同堂中久叫碰何來如之月例台防管收台堅之澤
一寄為力學常面不宜耳已新春會晚病後
來日月可知也問及名山只是品之
答王敬所督學

徙得二谷書大敬所壁上萬仞大也爲吾道喜不勝未遂聞益敗士又爲召紳士人喜不置方風痺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價推辭再三不獲已而受之大道不覺汗顏不啻髮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聖賢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滌洛之說自考已而徧交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照之遂遠役者十人于遠縣東余西驅取道泥淖未有駐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德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所待而有成隔而疾病鄉衰天若推借此以可以少盛意哉拜賜拜教日以心潮催就新

念菴先生集　卷之二　六十一

鏡意斯文振衰起廢必在有相忘於不言者蓋精神之感孚嘿契於一點之許復即猶之嘘液藻於沫到之許客。俊彩良點。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爲道化至於其完緊脅雖不可少先後轉車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自所能鏡也適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蓋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木易以歲計又況其故跡不易襲也今講究來舍固無以約其散漫遠進退予奪之柄而勤懲之乃法制所得爲能事身又爲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寫伏下風道

家外處藉朋友夾持足見有志獨於常道覺興味有大高處此道高之不可卑之不可近時悟得如何五月能來使病人不落莫大快事也

寄葉綱齋

羅浮蠭志南海上幾千萬丈由綾橋至飛雲寺幾千萬層若在塵花村下亦不勝第無緣畢竟之奇畢昌門荷貴豈不爲高異哉聖人不如是大刻學不厭而教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未有止也若由以一人論高彼何求哉聖人未至不欲以

善成名豪警期然斗筲之器易矣世之學以在情爲幸性見持行矜孤潔甄以好名目之其流之弊吾不知何所極也令蓁合志不患孤子羅浮待人甚於人之慕羅浮若窮高極深別路啼逆人荒舍一賢其諧珍重珍重

與雙江公

持志無暴氣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逆傳以襲暴氣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之乃極信不爲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物門物付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大思與視聽爲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之間任之則成驟

爲性之則攙生理於此調停傅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浸。傍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尻。此此更不可不與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猫而易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答周桐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兄清客靜重難求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已先得此心欽賓處窮謂可以終老林泉不意復有召命重足以移猫而易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答鄧石陽都憲

目附於知己之後固不在言說之同與異苟與合也場見來自制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數小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省無所低礙或至苦於致知格物之論交游切磋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陋之人得此何啻百明之錫領教領教憶幼時讀陽明公答豎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來整翁之辨斥而且厲爲之防範自以爲人有功於門下如加富商山失却長安貧令後人生靦辛鄉甫於牛者之拳七貝鈞千山之輕此非重事緣於進生何啟望陽明公之萬　若取七一念承代不負于陽明公門古今亦不欲良醫晚七貝鄉知伏他日相見洗手奚遑尚矢門是與見于里合事者也生日襄矣百念百感日當後七了此心明都秋陽江淡慈雨乾木日得暖日見矣見江以汽在有關歐鳥交鳴以光斯道于中修竹古石如對清敵

答鄧石陽都憲

名承惠以日義如鳥得論論箱有發明爭於未終之中七後有感非實用力何以言何中尚察進大水於之中自不省不門中飛幅發成到無不中明門是後日間是進道是千古知皆心心相傳且不於先不同便若貫經然不昭不門能日知之若鄭父知不揣不問而能戒慎如又加鄭也益謂之不聒不問是不容以形容永開不容以形容永開不容以形容永開

忽明忽滅惟皆其好何所入乎幸以實用力者小之
與你人近
某無似仇血迂疎稍稍無寸長古所謂豚肩人也
獨以少時感其言說爲古人之道是今庶幾人
耳目罪廢以來身居龍鼠漸知世異自頗去古人當
達不敢復有希望而多病早衰血氣益憊惟日隱默
了此一生無足道者
過蒙美器上言丁期以爲可信使在事日日之間
也人以耳目轉相說誘執事固信之不知皆非其
何某於是小局自營各又且慮執事不數數有某之咎
實是某以言說誑人人人以耳目見執事之聞之
益不可解矣雖然古之毀知己者在於不辱所言不
期於所言之必效牝驪黃之外固馬之所以見信
於九方歅者也某之自量審矣執事將安之何某素
不工文無之衰病纔現久客學記之什留亡遺合本
及請益遽有借言比讀來書駁難窮詰如官獄然固
證具存是非卑露當四更思易卷以稍効夫復何
言然院承下問有不敢不盡其愚者竊以心之物欲
神變自孔子繫易益已曲盡其體蒯見所指無窮有
為。即無思無為與民止其所而不
改其故。干寧靜以發其忠智。而實無所爲。即通
天下之故而常寂然之意也。此者蓋之知見為未
不可以言自得也自得者到極乎精深而無可為
常止其所而實智運於天下非大哀深思其孰
能正其名實已前後言之不知皆非具
答之七
答之二
不止於自得者名實未有能自得而不事夫踐履者
也況事以知之踐履為所由以得是名實其次第固
如是也苟既得之日名安實泰胸隱洞達目見其光輝非止於有知見為已也小
大由之日見其為而不自知也。
察而行者而習
之的而明且所謂不須勞攻索者也。
名度圖計位則知見之謂也。
也裝竹與事優劣長安甲第則自得之謂也長安遠
矣舍心之體與生俱賦反而求之內外兩忘則本與

未亡頃刻忘見所謂欲之即至以彼此譬之固來切也世儒當日由知見而我般由戔般而日行此日假矣而實未盡也人之為學有起於知見者日損了悟為入而忽於貴實有務為淺般者徒以影相為驗而非也則道有日學不可謂為祖師之門庭無所曰發而未嘗不求以自行此皆有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然虛浪復落空日漸入細微久而成熟自謂自得得此非某之私識也明

公卷先生集　卷之二十八

明人此言說這今事老莊無為故以牛所名為道不在乎必有事為而勿忘勿助其中實有主宰之妙及者也某非其人何以為說敢問前聞終之大心之說智無微不照之於鑑無形能迎所惠者日放逐而不自覺矣。以全散失。寂。希夷。真智。光迎俱而慮智解。猶摩如衰蝕。無能別婦娘矣。寂然者心之所以睿智。猶摩如衰蝕。無能別婦娘矣。寂然者心之所以通於天下之本心常有止則歸寂之功也。今治事當務劳午宜不暇有靜境矣然即旁午之中吾御之者亦有捉於鞠紗紅而為事物所勝者予此即憧憧之思也亦有一於從容閑裡而在事物之上者予此即寂然之心也由憂之必致乎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其條理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自年可知也一日之間門雜進而乎於溷然無事而泰然本當有故事之忘即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然虛浪復落空漸入細微久而成熟自謂自得得此非某之私識也明

公卷先生集　卷之二十九

道不在乎必有事為而勿忘勿助其中實有主宰之妙及者也某非其人何以為說敢問前聞終之大心之說智無微不照之於鑑無形能迎所惠者日放逐而不自覺矣。以全散失。寂。希夷。真智。光迎俱而慮智解。猶摩如衰蝕。無能別婦娘矣。寂然者心之所以通於天下之本心常有止則歸寂之功也。今治事當務劳午宜不暇有靜境矣然即旁午之中吾御之者亦有捉於鞠紗紅而為事物所勝者予此即憧憧之思也亦有一於從容閑裡而在事物之上者予此即寂然之心也由憂之必致乎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其條理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自年可知也一日之間門雜進而乎於溷然無事而泰然本當有故事之忘即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然虛浪復落空漸入細微久而成熟自謂自得得此非某之私識也明

公卷先生集　卷之三十

伏承遣使惠以品錄狀周教於魚傷感何可言喻夫學本體。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來有學時而不知

明者生雖至愚固未嘗憒然於此所欲前者正以錄
中語語稍不一耳據朱書有入既謂之默則非思慮
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亂而錄中亦曰門
其子寧。宋其志行。取之於澄決疑清之餘。立之於齊
莊凝裘之也。當之子子曰。參也魯之中。小明之問若有
見夫子卓爾之義。不分明地。入此其工夫
可謂密矣已而曰默識非工夫門記為向要其四
曲設未有出於下夫之外者是只默識為工夫之極
致其前又似別有所謂工夫而工夫為提掇者矣此
令善先生集　卷之三　七二
與當無下手門門字向宋流行果非例
學可及乎聖賢諸人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
不應遽限以高遠若此也當記明道有學者須先識
仁體。章而心與為來書所云默識本體得無似乎
其後有曰識得此理只當敬存之至於存之之道不
越乎忠信事而勿止心勿忘勿助且加一語曰未嘗
須臾離也當作未嘗用心之病且本體自是充塞
於天地之間各有條貫不煩加賦而用自是充周
通之妙非事用心之病且默識本體得無與孟子
聖與久於然之等乎。數當圖舍。忽圖得此字若社
稷於仁曰安且曰無各本科則門徑私議來使赴命舍事
本文於何處見得默識之民與其不假人力安了然後所指仁
者也益當條列以上敬畏臧丁出於東里虞公九隊
通行徽閩有先後稱會文門不載者或本府之閩失
并可以二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有得於仁

未敬已之罪也謹抄白全案用備清覽仗惟五老福勝敬邑幸甚

答劉汝明

前在衙中因人請將卷文抄存細查勘一過憶此公所以為其兄明道所指只在宅憂間非過然別有旨也陽明公教人門事窮理一段學者多至喜怠作以為良知。而於所謂窮理。則置而不知。心敬事而為物。感之上中須參此意。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即在事。上不外。心與理。何于事上全不看。

格物。旬上相交自後。若謂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格式見矣。和泥合水。見矣。又皆在于中。并合格之。物乃為指歸也

與蔡星軒

與兄相處實長深而見之相信歲歲慨無以為兄先以興訴於千里。日前過者。得益下欲有所學以自別意當自別風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見眼當自別意當自別風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重而為便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答龔江公

已使來中得手翰別紙知不中遊時常繫戀而為德之不為非學固其非人者矣所以自守者不

行不容譬之遇盜與之敵則當爲備從而防和則決
潰敗和不患寇何我亦此亦自新處也不省所以泄
瀉皮膚底者止不能爲鼽色耳然當時亦有說凡古
之以一盞捐盈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虛心取之
皆足以爲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通不期者則
亦詳察以求其是而不敢遽有然心以來有格之勢
比其一無足取然後從而棄之而或病有所在亦將
按其症而藏爲之治使我無未盡之情而在有難勝
之實以爲此乃成已成物之用實則閻於聽言而綫

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其性行而待使爭無足取
而又貽之害則從而禁之驅之亦日有不容已矣朋
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有千其人如學求益則相觀
更速不必不合如不知學則會說爲寔如來論云七
爲今之計非必以不合爲會之歸來爲益我者耳所
謂集之益之驅之自不外於其中猶單公保鏖東
郊之故借乃爲善也大有謂如何師泉兄處此五
度日不向此作十字更無下手矣幸明教之佳刻人
目不一手知貧人緊見珍寶悚目驚心聲色不定安敢便斷
成色依前倒置必有貝復者置日篇端非其任也

玉冬奉違擬今春必在省選願爾稍抑壹有待耶得失一念極難排遣若緣壹不掛便一生更無欠事若一不歸平生不了念即此在矣然爲其事與其功又非古人所取這本分不動刻念此尤至要

與吳德脩 書見前進

此學乃終身事不是一時講論便可了畢門志世道具大名只一身一日計比猶七近貴大但承難得在暨聖好不是之貴者益於道無與也執事此行可意即住前種分析已自明白此間却須自體驗其種種重在全神論及不得不放亦不得撓亦不得不慈亦不得此邦在目安於當之計酌務求二三重悅不肯不足以相副耳來書半七照過與用的當穩實處既不蔓曠又不費看守不論閒忙咸宜倚靠又可耐久始是當處若倚靠不久便當改步

所謂初學難與成德者兼論此言極有次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況主宰中戶牖有外辛勿欲速責効路徑貴自覓勿輕身人言到得時七有歸宿自家脚根方得定從容說排人不妨也無所存而自不忘得病死自覺頗輕不甚受虧本悲首選願爾稍抑壹有待耶得失一念極難排遣若緣壹不掛便一生更無欠事若一不歸平生不了念即此在矣然爲其事與其功又非古人所取這本分不動刻念此尤至要

與吳德脩 書見前進

此學乃終身事不是一時講論便可了畢門志世道具大名只一身一日計比猶七近貴大但承難得在暨聖好不是之貴者益於道無與也執事此行可意即住前種分析已自明白此間却須自體驗其種種重在全神論及不得不放亦不得撓亦不得不慈亦不得此邦在目安於當之計酌務求二三重悅不肯不足以相副耳來書半七照過與用的當穩實處既不蔓曠又不費看守不論閒忙咸宜倚靠又可耐久始是當處若倚靠不久便當改步

吾未見靜中意思七大能自靜中檢察但漸有可見物息之機如此却日用間隨分應事致查其知方於良知不浪揣不勉逆不必迎來屏前雜務不揣其本而澄之其源而塞之其流汁決而障之其東而導之其西使之各歸其所及便調良知一時此心不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不內不外不中不邊不前不後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大不小不方不圓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高不深不遠不近不厚不薄不闊不狹不尖不平不直不曲不明不暗不死不活不老不少不始不終不古不今不變不易不動不靜不睡不夢不思不慮不憂不樂不喜不怒不好不惡不是不非不善不惡不對不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能不所不修不證不悟不迷不煩不惱不菩提不涅槃不衆生不佛不法不僧不三寶不十二分教不四諦不十二因緣不六度不萬行不因不果不報不應不化不身不土不虛不空不有不無不中道不第一義不世諦不真諦不俗諦不凡不聖不染不淨不苦不樂不我不無我不常不無常不實不權不一不異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住不壞不空不假不中不邊不前不後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大不小不方不圓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高不深不遠不近不厚不薄不闊不狹不尖不平不直不曲不明不暗不死不活不老不少不始不終不古不今不變不易不動不靜不睡不夢不思不慮不憂不樂不喜不怒不好不惡不是不非不善不惡不對不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能不所不修不證不悟不迷不煩不惱不菩提不涅槃不衆生不佛不法不僧不三寶不十二分教不四諦不十二因緣不六度不萬行不因不果不報不應不化不身不土不虛不空不有不無不中道不第一義不世諦不真諦不俗諦不凡不聖不染不淨不苦不樂不我不無我不常不無常不實不權不一不異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住不壞不空不假不中不邊

一句說得大甲此最是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來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聞于孔子亦且奚苦過甚無妨則有含此言者但方妄引以自解不知莊子所言何也今有人到憑實上救于者否于何獨在平時說撒于事相有時收斂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神實與不落所

與友人

「念老先生

雲南與江西鄉音迥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若盡各說鄉音終不可得也來論所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不足以示後七之人

鄉音乾鄉音者也性心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迥別虛靈心不言性中涵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言意不言情。而于言心言性。又且即情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即爲名儒解此種語言亦當從其自意爲說必欲膠於一言便自虛費不過矣

與婁江公

今歲幸得聞尸鄉與往時頗遂怠弛景象不日能發之學久知其誤不依今日然其間工夫又却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致良知是無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急其說實出陽明公口反大抵本之佛氏七月寒中翻傳經論書其言制忿故有前門五是與吾儒競七業七必有事一段竟不相蒙分明二人爲兩家風氣今此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指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近集程子論佛氏論說略爲申綴了尚未晚爲但明道于佛氏近裡處不欲與之理會故其提其大約使佛氏門之惑未必使歸淳也開戶以歲年計無由尚而不行逸豫忘警未嘗非前者餘黨百餘歷訪多都邑如入無人之境險陰無如真邑乃不能

執一人可恨也至殺邑以上皆遣視又可笑及今官府止當爲備須殺人日數多而守矢立罷師以一敗十數百一城得數百計十城攻縱橫數百里大成孤黨一人肯行者不知何也人便幸向都中百之窩叫徐爺知此地空虛必有突如來如之與麻江之稱不可不察

史部高泉

自是承指示學陳督七數百高低生馳驅交畜不可已使半生謬妄所得數年之身不任辱負乃以官爲戒今執事之提拽敢不敬聽敢增墜七乎來

書迎之使吉誠無以應當惶召年當書象山小心畏

黃駱事上帝臨女毋康乖厥德偶心戰七競七鄙有聞

吉晴候一段流溪有旁數欲史書它品心願兢之勿

觀六經吉學必先競業城懼乃知必有事爲自是孔

門家法佛氏所謂當下只足一得永得間不可同傷

於虎者吉過于常性惟洗事更有以致之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二百七十二目錄

書

答蔣道林

答唐荊川

答李忠沃

答曾月塘

與張鹿谿

與胡宜甫

與劉仁山

答周子愚

與曾子健

與劉少魯

與吳生山

與王參明

與錢洛山

與王信卿

答羅近溪

答萬曰忠

答鄒西渠

與王塘南

與果齋妤

與凌洋山

與松峯宗宰

與陳子爲

與萬曰忠

與劉靜之

與周洞巖

與李南屏

答劉可賢

答劉行甫

與習昭甫

答朴道升

與伍敦夫
與姜鳳叫
與李仁岡
與許敬菴
與王少方
與王蘭溪
止先爭廟思澤
答王克齋都憲
答親大父
奉員外菴公
復劉南坦公
與張石磐公
答雲泉宗室
賀雙江公七十
與馬鍾陽都憲
謝嚴介溪相公
與皇甫百泉
與胡栢泉
與會魯原

答魯于野
答劉汝周
與傅國卿
與劉見川
與詹德甫
與吳蘇塘邑令
復王翁翁論獄書
答閻喪禮
奉員外菴公
答傅應奎都憲
薛張東沙都憲坊仝
答雲泉宗室
賀雙江公七十
與馬鍾陽都憲
謝嚴介溪相公
與皇甫百泉
與胡栢泉
與會魯原

與杨周石
與尹洞山
與錢緒山論年譜
與胡栢泉
與胡栢泉
與王雪南
答銀溪新黎公來謁序
與尹洞山
與徐芝南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四

姪孫復晉男上儁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答蔣道林

行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滿義襲七數十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論之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渾然快心處以是未敢孝意奉答本幾入深山靜僻絕人行來每日兒坐一間更不與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荷廢當極書時仇然吾此心虛寂無物質通無窮如氣之行空無有止塵如魚之遊水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點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開非形骸所能限也足跡遍吾之日而天地不滿於吾視領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寓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未嘗不與吾相接也先知覺後知先覺已夫孤鳴而翁之溝中天下之儀滿目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在不與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達也否則閒其患

與易如欲平治全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陋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蓋已
未見其人是於學絶道喪之後故自小其心自
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已無
見於物養 拈盲失其行背比於自賊其身等耳諸
儒闢二氏卖猥瑣于掃除防捡之勤而遑諤於憒亂
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暇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通
於用窮之一家不知承藉恒久之道光復門庭而
栖七於一室身口是計其管奧未窺其精聚未復
念菴先生曰

無迷於笑道則良之憂大子曰吾與信之云終莫知
其爲何是也則亦何以哀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
同視同之書同軌有君先得我心之同然同之心
忠向慈人各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各知各心神之
大則引邪非陷之念自無所容得各心智之有則各
欲卞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特以論之
人七亦豈自此萬物一體之務此學與其所自出而
收執申數千百言交發覆觀之而後知其合 學之全乃而自涉
後知有合 學之全乃而自涉
後更有今孫生合而平合飞平而飞事之
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予獨不辭而
果何爲今之有史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
與予之自衆有年交無稱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
異同 古意私之實許又烏足掛齒爲學之大時貴別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
貴體也虛寂如又能貫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
靜安慮復其虛寂而能貫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其
其功也格物貴致知七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門而
非物也而耳爲不知守天下國家無之矣矣
今孫先生曰

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無之矣知之至爲
之盡爲 而後有手而有行而有
知不及也見及知而後其知之至爲
後知有合 學之全乃而自涉
後更有今孫生合而平合飞平而飞事之

窮者要省於格物盡之非必覩彼時齊便了只須
守之而已此執事之所以來告者今果以爲如何最切
有異同即如舍是所恨年來衰爲日侵倘更於作明
來日月或有不知能了此事否

與羅近溪

建中之政起於再生建雄寓惠予再予之執事可謂
過於愛矣聞與廬山類泉諸君朝夕切磋斯道何幸
古人有言話說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小子猶能
話自過自改潛大嚴峯比不省吾收束虛然盡邊圍
不能寡也見富貴是矣

答王生

王生自閩來予我木屑酒其後行來者紀以過象與
乃鐵之期孝思孝狀甚扶百倍覩師時勞疼役七荅
警類兒適承其怒當用力百倍覩師時勞疼役七荅
可想見精力可能勝荅盛德簡編自愛覓客得人使
人人可親荅得進言使建兒得力處也古人作用誠
動重同如閒指七若於兒有異心似自記是日之荅
者豈被自覺彰蔵又爲先聲所奪耶卻小納言致敬

答羅近溪

來書所述百爲紀實其所以求其求其求其
耳比聞名甚扶求其求其求其
其弊也職竊賓者喜持守則奪之黜而小辨通
之設其承也拘大如見蔽得之以拘求交煩怨轉移

之間萬感交錯執為反覩氣機相乘習根起於陋伏
即與而時知見了不干法又執能即為別白使之明
然內塋絲毫不令少雜故知見透徹即是明善不
透徹即是支離見解如所謂弄精魂者猶是作用之
謬非吾人知見可擬此處如澄濁水相似直須久七
調習又如生駒入街轡其始不能不煩鞭策之勞未
可遽以知見所到便謂是力可幾也曰忠思之以為
報曰者也曰忠念之

答李中溪

來示心性曰并論分別心意情與性識與知皆
極精答論之一一皆無逆於心非詭事屈去儒家自
活見解千言易至此受答受忠多交詰有之今表不
知願而之則此已明白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為陳出
所蔽祖使以終身用僕自未覺以後幸亦稍覺以為
知識之與其如戒中有寂惺惺寂寂惺惺物流轉皆似是而非
漫行所論之間與其知之覺不知與
當今後念最以為不測以為不未終始者
智足以增其高明之一字不同宜其覺七不自覺忘而
如許事細惜之

如宋儒之論一句所謂盡人更復何說雖然使亦猶有論列之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有因言而悟者亦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悟即論之本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及親而後悟此雖自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打破之後悟者如此言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頭

亦有不從後悟者、橫說豎說。無有不可。即衆人之言使可上達。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也。舍此言使無所託。必守一說。寧一路。豈未嘗非言。迹即真悟。此不惑一宗大乎所以得四

與毛塘南

孔事在日見教以常知為工便自照察不過又謂此心即知之體本終有安頓處定是此時當養閒中事是格物工夫不得免之有益是真工夫也

與鄧定宇

孔是事不是日事孔是一定之人不得絕定一定之時如常聞應酬是格物當靜中閒之時

念菴先生集　卷之四

與鄧定宇

心即有知意即有物格物即誠意之功也

與唐荊川

來書所云心即有知意即有物格物即誠意之功也謂先後為五節工夫非也謂之一節工夫亦非也謂之一節工夫者謂其本體之明覺感應而已謂之五節工夫者謂其用功之次第而已用功次第雖有先後本體明覺豈容間斷故曰此心即有知意即有物格物即誠意之功也謂之一節工夫亦可謂之五節工夫也

與唐荊川

孔子之言仁者其心也仁其性也仁者其情也仁其體也仁其用也仁其德也仁其道也仁其命也仁其理也仁其機也仁其幾也仁其神也仁其化也仁其易也仁其簡也仁其誠也仁其敬也仁其恕也仁其忠也仁其孝也仁其悌也仁其慈也仁其和也仁其中也仁其正也仁其義也仁其禮也仁其智也仁其信也仁其勇也仁其剛也仁其毅也仁其直也仁其温也仁其良也仁其恭也仁其儉也仁其讓也仁其莊也仁其敏也仁其惠也仁其公也仁其寬也仁其信也仁其敏也仁其恩也仁其德也仁其容也仁其文也仁其武也仁其聖也仁其神也仁其天也仁其帝也仁其皇也仁其王也仁其霸也仁其伯也仁其侯也仁其卿也仁其大夫也仁其士也仁其農也仁其工也仁其商也仁其賈也仁其百工也仁其庶人也仁其夷也仁其狄也仁其蠻也仁其閩也仁其貊也仁其戎也仁其羌也仁其氐也仁其羯也仁其鮮卑也仁其匈奴也仁其突厥也仁其回紇也仁其吐蕃也仁其南詔也仁其大理也仁其交趾也仁其占城也仁其暹羅也仁其真臘也仁其爪哇也仁其三佛齊也仁其滿剌加也仁其蘇門答剌也仁其阿魯也仁其古里也仁其忽魯謨斯也仁其天方也仁其祖法兒也仁其阿丹也仁其剌撒也仁其默德那也仁其哈烈也仁其撒馬兒罕也仁其火州也仁其土魯番也仁其哈密也仁其瓦剌也仁其兀良哈也仁其朵顏也仁其福餘也仁其泰寧也仁其阿魯台也仁其把禿孛羅也仁其脫脫不花也仁其也先也仁其孛來也仁其亦思馬因也仁其阿黑麻也仁其速檀阿黑麻也仁其滿速兒也仁其火者他也仁其亦力把里也仁其察合台也仁其窩闊台也仁其朮赤也仁其成吉思汗也仁其拖雷也仁其忽必烈也仁其真金也仁其鐵木耳也仁其海山也仁其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仁其碩德八剌也仁其鐵木迭兒也仁其阿忽台也仁其也先帖木兒也仁其和世㻋也仁其妥懽帖睦爾也仁其愛猷識理達臘也仁其脫古思帖木兒也仁其也速迭兒也仁其阿剌吉八也仁其天保奴也仁其地保奴也仁其人保奴也仁其和尚也仁其達摩也仁其慧可也仁其僧璨也仁其道信也仁其弘忍也仁其慧能也仁其神秀也仁其懷讓也仁其行思也仁其道一也仁其馬祖也仁其百丈也仁其黃檗也仁其臨濟也仁其義玄也仁其興化也仁其存獎也仁其南院也仁其慧顒也仁其風穴也仁其延沼也仁其首山也仁其省念也仁其汾陽也仁其善昭也仁其石霜也仁其楚圓也仁其慈明也仁其楊岐也仁其方會也仁其白雲也仁其守端也仁其五祖也仁其法演也仁其圓悟也仁其克勤也仁其虎丘也仁其紹隆也仁其密庵也仁其咸傑也仁其破庵也仁其祖先也仁其無準也仁其師範也仁其大慧也仁其宗杲也仁其徑山也仁其應庵也仁其曇華

仿其役乱北七里所謂村舍明昔所謂村舍因執者予
此宋儒傳述大宗云然象山先生予大固不若是安
撥而棄也且富物欲息見之蹇障即時而政以之亡
事之大者可戒一言一動頃刻條忽之間其何以自
謀乎來諭精研審察各依天則而行之已得端緒但
落源與導尤未可並論集義七襲孟子所以不慍而
與泉口果齋侄
余自冬至後即屏坐一室更不見諸賓客欲收拾
得只覺見過分明切衷落得下到終時不至担閣
足矣來諭皆然乃工夫至密處是退下修校正宗孟
恐　生未有卷舌柰何柰何
與鄭大經
主意問學乖老庸有所成而多病早衰負風忌
今惟有罗坐一室收拾馳務但念未作淨朴野大復
還迪化庶或不恨北生他非敢問也手諭所指自是
質實向裡乃古人議論未形事實先著之教得之旨
任怖領執事方以風采動　朝著功業祖稷門地

植立門逕內物不小若鄙人使事
已之過忍本能鳥望有益鄉里敢因之反覆亂
與凌雪山
絕麗水伏水致丁書多悲慨感
若有疑於外迫者殊不然也往年混沌於各家決句
乞氏之玄且為蓬蒿之都如可奪遷化反覆養同
究其指歸而宗旨或安解釋且見不能無憾方如鳥
鄙口傳尤當遠不復留意二年室中默坐制枚拾散
工事猶息念只應民貝知明堂了數千年心西然知
遇大乡皆遠事有在古矣易曰見幼名大約須經
本室主宰指揮良由然後可成及其成也又須客
之保全合小事之勞頭便散失惟與木石為伍則
可以一言而盡之若愈高明老成而多病早衰負風忌
者可以一言而悟矣若愈高明老成而多病早衰負風忌
者俱俟執事懸車後言之今徒支獲人心耳孰知愛

主、以畏、以絕不思惟亮之教之

門

門拳答表司不記始末即上上處設告內部內外此止即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為累累為支離止

則無為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令世與物應酌汲不相

關固不足以語此有持萬物一體之意者則又當已

從之終日沉緜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為同體不知本

體淪喪更不返顧更無收攝安頓處絕拍靜定字內

即若傷我不知無一物方能物物而不物於心已化於物安

以此不為主之大實用學問非吾所敢知也

百下列門　每當同處盜克斥吉境敵邑東南但常

其為寒冬十月一水而人相

此主文相予為東日亦不思

止原無、役生於鄙說原無未昭說事為何以視之耶

主國家七政家人都身閫留松原終夜念告人遊毒

門然不能安挽有逃盜之禁設者此心灯七如到始

知也這里學使自以相報恒順變受之命怡然中心

故抒如為大和千里之贈

與松峰宗室

來刻精神恍莫窺陰安能直咏少助切磋高鑒拯佛

事今世為人不得其所只因此事不明學非其學故

氏答論先覺始極發其多至於寢事想見靜中快樂也今人又得在里賢宗旨外道有不足哀者登齊有古蒿般物若志偽恒有操存是要規其是之謂子封此乃御聖賢之迎爭大而不侵於一倫如大則中大不猶蜡火之光乃如鳥田也救在此而不在彼者有旦也當以為何如旦中亦漫有所書閱上論孟亦頗之

與胡五甫

大學工夫始於致知格物然昔為聚知聚知是為自心有德天下宜事物無毫此間尺寸不生使聚矩不習絕

五臭物一切不為同學見迷本是有大下不少此之間叫真息四在朝為官一有倍違於義萬卷書皆從自心自出不假外求一切事理此如有名自家本見

與陳子務

前孔氏人主魯四良一書益復潛北所云增修德義以感人心是見勉勵進誠有急於吉大之事昔七不相假邱哭之自交此學兒亂念生其檢酷而為如負芒介得是息其境界超別乃知兄所言者日

日日退省惡人不前受用可證退溪今於吾怒哀
不以貧之山然無役之山此其思界見已一日道
亦何服想像商人耶人之觀後視者不若書者之為
上下不見見故識得見其思半同之前古思當戒去
大半省勞念如前者是未是為害負支託無以息
其思而學又無以助其益耶聊感安如不以經創為懲
於也時事未忍更述相當有知寧為太平夫莫作亂
聊人不記罹此境所不忘門此語亦不忘門此語而
踐更利心等人勇
今卷之四 卷之四
幾人四出未之見 日省
十九

此心人自生生而皆備仲尼不
欲宋容步走足役於牛牛嗅不得揭神龍不
資與道逃虛假才智自以為純
之孫今未盡歸根蓋本是也然言於孫惠 則受
物 則何有本貧及終不以為悔思四惠不事
實日以 而無欲事與之日所不受其惠也
心自陳之徵此千聖之命脈至此始盡露其

集277-234

為不可 中 切一佛家已識此件若甲
為萬務不見執中為意思弁衆人視之為萬務與不然
人視之為萬務與不然行山海也六經指王大哲
要緊處至於提撮語却又無 無有指掛除却執中
更無事件 實有似有可論
未論調究系有所弁不知更何在也

與劍北酌

學者必通大同通之次第打 言可盡若經
史自上古至今日當前心氣不容
變化不由人知及不由人知及不由人之自
心為心彼此所處之地不同而心與不同之分之不
得不殊又如此今世盡從其指次如何如何出處之際當不暨他事之慾也設
之法皆留其之次也設所理論主人多為嗟當因
事勿單求見有地之者第此心或本盡本擴充滿

東如美才何久閒考索頗得致力其間想時
有移正所補不小爲善類慶幸七山中無他長進只
覺翹思不生烟火此心獨存時無物可比擬其故人
衆況何以遣耳達書忽來況告以善復分以明對之
況七何以相報惟勉事力學不懈千里之祝

與李南屏

某生也晚不及侍函丈後時手采於朝行比還而益
伏困益又不能遠離先生門第接爲師以資之助
後乱士人叙述德門有南屏公倡明正學于其鄉七
念若先生集

然而君子篤志之士事必有漸得於中難以語人者故嘗
私心竊以爲今及後生可畏之言及覆於體統工夫
之間恐後生信向於向見指意心而不知自之以
至無趣之害當七數百古今假設問答而思捷之
此無患後學心也果有意乎幸甚過去此間不敢四之學者有指定
爲以此自進名來論本良須
堪足促步免果實最下少年
堪這來信得如此而生如此而
中有所有意似不受命故與
學先進良師友相落所特以爲吾之舉則者賴有賢

與吳冠山

今日少而學道自前無所知一切見聞皆非己有
今覺仁體一段意思如是若儒本與當下還境隨分
應酬過去此間不敢四之學者有指定
爲以此自進名來論本良須
堪足促步免果實最下少年
堪這來信得如此而生如此而
中有所有意似不受命故與
學先進良師友相落所特以爲吾之舉則者賴有賢

書來喜怠喜慰久矣北音不聞參凡來問者世情耳未有爲身心者非吾可貶其能之能使此心陵然無拘攻忽若此已測有次第其云就着乃用工節生自有之到此熟自當輕省不與便生厭心此處有檀厭疑貳便是邪魔俱當崇絕不可放過也古人爲學多貝年爲古貝久也乃有少當汎而遽求方便者即知見之長乃貝生意非吾所能與也不視時矣手名當我坦名張本貝牛至爲技寫業即老圃不能

總也今於何下手使人意不興如樹根本是春意發于當行有枝葉來然本有求枝葉不護根本者可以譬而解矣此件若欲敬於斯明矣無如傳習錄至其視知行爲兩事之職業也

答劉行可

來書中儘有好商量處大段在一念自省念頭能真切即何事更能相染所謂大虛不着色相者也然

今却未能即了此却須隨處用原痛工夫大段静歇
豈不是此中却藏了好散逸懶惰之病能無閙事之
清與俗地之閒與靜背有用處至於秀才又有本業
多讀書熟作文又是本業中當盡職分舍此別尋一
種閒世界受用却是禪家解脫矣能於讀書作文
中一念不苟盡細泥功夫便是執事敬益此事乃聖
人指意能與窮究到底非細心如何做得捉之事已
皆然他日始不落空虛障远且出山有所警發故以
告子相見同志亦賴此說能如此用功而遠

忘養气之衰

得不染一着却是真信真有矣

與袁補山

兄在南河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於原一日今離去
大遠此心如何兄見夜坐時中間指先天之病却謂
先天也謂學也記得曰沙夜坐有云此兄若問天根
處子中門得最真又云當備自有中和自能會永
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指來自與道合
白沙雖欲新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肯直欲之其意而
不思議想不起作用想任其自動務求自復或與

與甘泉山

前期南山君來頗有餘論動思云獨處小園衛衛
中無往來為其他無閒即此可謂能立志矣人之一
身仍置無窮之安危則安危自之聖賢靡鄂之歸
小有是也日不學即日閉生頃刻能學天地萬古
自來如之來書所云亦是靜中與動未定凡動未息
奚若靜此閒靜中尚有緣毫執着果空到底取消若
學字常覺心如何做得捉之事已
念菴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八
兄日日名心不已終閉不宜打迭以時之迫
日當文日孝子慈不安如此而始如此而終足
文子注事勿驟求輕之

與王仙郊

不自安矣所求於世概得賢者朝夕可見矣所求於
文人吃飯多等類自顧增傻色矣方正精明處落霜
月夕見之當備大丈夫聽此於識記處本為的故有此
疑今有見十字而疑其為妖魔矣予終日急內照
不思議想不起作用想任其自動務求自復或與

表仍必自能於即此能使自有行大道貴久遠不貴也化道本易至於各任其事故也

答任道升

不言自在有代意孟子何言康且一節最當詳事於內有此系故如此自來處實最內容然是設相等後之勞也緣急於學自一二十二條句一或謹有答評答不免失投落節句自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虛無有妄言其無事能惠故謂之誠言其實以此自了故謂之實言其無虛事能惠故謂之誠是克己實事便是度時下手處比之小到當免急便不是此處放過更無是

答龍先生

每於免治知費力與勇氣比是牛熟安勉今限不安於此擬大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當四步許七求進到得成化處真是咽啄下能着力能下此力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都是行先歲也據來示最宜惟

近者日進高明倘填指海

與姜凤阿

七夕得正月一日書感日月流逝為之惻然不奉執事德音二年幽囚寨七知已能復有幾執事不得於

生猶生拳七於飢事也自己未閉一室今四五年
欲謝絕應酬究竟精力中間經荊川諸君之規與外
警之侵終不能使耳目廓然一無所染畢竟心事得
稍專精自後相見可減憒色以此絕無閭外之思來
書責之之意厚矣厚矣生亦豈忍自比於汨荷蓧
之流以負風心哉顧於出處之義頗有分限多病羸
廢天若痼之然殘喘少留得與鄉之子弟一二人紬
繹舊聞以畢私願是人之有爲猶已爲之聖賢無窮
之心雖不敢望其萬一然亦庶幾偏羊矣豈必盡出
事既以此責之生則必以此責之已而不忍一日忘
吾同胞以荅其相望之素則天下未爲無人也以天
下而有足人則生之靡窮爲天所痴者乃所以爛之
以速其私願又未爲無意也執事又何疑耶

荅劉汝周

天下至賾不可惡也學者不知惡智而誤以至順爲
可惡左矣行與止皆有止者存行有時而無而止無
時可息是也今之忘工夫者何哉非有大不忘者隱

於中乎故必大忘而後不可忘者存此非人可爲也
人也難到獨之矣來簡頗近之然非已也於紛擾中
未嘗忘乃近之也識之哉

與李石川

講學路生未有得自顧一生從事不講不久承問
不任愧七執事如有意於此以爲安身單老之務真
不世希際生逢湯問之夫明道諸君子所以承此統
者并以讀書之多積久而致知也明道嘗云吾學雖
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體貼者可

道自爲之自得之無所藉於人也簡純熟忘歲月而
能此實言也生嘗作執事矣諸郎不勤歲月甚久即
此便無支吾卻是竭才所爭只動靜打併如
何耳此心原無內外可言以內外分原是俗見自內
外便有動靜若真體帖此心當下說有說無果在何
處於此稍有分別便是真見守此不少撓和便是真
得六經四子指旨此事北事到手便書本俱是實話
亦便是門話從此日用安閒縱意遊志始是好處也

與傅園卿

雖有數十年不相見而學問與實若謂之日日相見則可相見之實因不作言語相接拜揖之設勢也來諭所謂形氣以後自我本來真似矣乃又謂漫無歉已之說何哉此處不得成通須是一刀兩斷方可無非善惡立辨向對未可依違也

與許敬菴

近來思同行若莫逆由中於人之念油然有與已學所賴於人者在自寺來門身發揮盡自自得一切皆句皆拈不似此乃實語與寺僧退風捕影者不同也

與劉見川

久困病寓門塵教益近始得侍諸友朝夕爭見實處而提撕之何幸何幸孔門傳文約禮之教無非門人身心納之規矩知同井爲玄遠也今世則不然夫本誘之以規矩而惟玄遠之務領異是閑之門而誤天衢不可得也一年來深愛此契諸友相從畧有得路可尋令即靜之弟方新有事於此賴公之力早入從徑門不假開道之曉也臨書不任駸依

與王少方

當暑連靜功奉叩新得而來章歷七俱有奇落蓋靜可古也靜中自悟向此自進自友所不能黑也章時刻不忘了已了人至大之業也

與詹德甫

靜坐益心乃是一生功課朱節所指亦略具之至於動靜不偏之旨又如說分來不是字來本色矣須自省考門節如自不能如打是不及何處是靜何處是功夫此中須有名實有下落

與王渭溪

盛价回承手書軒然以理自命復爲薄于朝夕之間蠹甚平日立心如此何患無出脫時也但居官自有常度切以非分假爲失中無以進取惟日所安無小無大無往無退行之矣如何如何

與吳孫塘邑令

廢棄屯大致厚儀有逾無等領之愛其非其人也何以堪此夫分則之惠辭一介猶千金於謝吾心之

安否何如不可得而輕有所取也昔者之賜在執事則甚惠矣在某則甚有不安於心者舍其所不安而貪其惠奈乃爲君子之棄乎執事念其居止之敝而欲以此補助之乎則一邑之無聊者亦衆矣願廣大施于一邑一邑之士與民鄰德愛之覆庇也若夏屋之宗然其恩也不既溥乎順人之情而不能使其足以自給也不既重乎執事之義乎其爲溥也不既重乎執事之義乎其爲重也不既廣且重乎則

下官執泰以來即冒暴臥而忽暴
但一出未尚名史論其以
其比將不下尚名殺是以
不官吏或長下似殺者第
衰首名冒下未已一紀于茲
冒下之一紀于帝里化天下之
不及冒名者也第
有一父殺又有多也父母
有此身者今日冒母
卷七 四

公卷之六
曰乳母曰出母名稱不
誅有不得不然名也若曰
之大文又反示以疎遠何也王之義安本宗
曰親親尊尊曰上
曰陵曰上說卷之義不曰係曰有福
兄弟兄安上說曰下之
名也何容緊戚者容
行之名忌曰在孔但
硯水手信不乞盡其說乞耳望批教之

答問喪禮

喪禮之廢久矣士大夫鮮談及之孰能於舁遷中勤勤懇懇惟恐不合於禮耶大抵緣人情為之非有一定古之禮簡而不盡同於今七之人情本如頓異於古若予者權衡其間耳酌曰支了不奈又曰商量二五此為宗法言之也又曰行於邇國為得然此權衡也斟酌國情為之者不有得焉者乎

虛位也古之為位者

公爸先生集　卷之四　十九

以国俱而住了便開之可為退務日加事之重見在彼事可闕遠鬼神之義惜有所感言如如行遠於門庭制久則智莫如們君臣之恩也敢忘私情

答也邪不可狂若日而行見不利一旬之急日後當追若為

公爸先生集　卷之四　四十

鬼於大之出於當如氣事無窮之患也敢忘私情方但思忽無使將令為俗里門日立發不論處由來信不修起者決先自出者名以來久而無見立

則以國義士負恩私下慚愧平如　公及親為

文川英蛙衰終身何為哉陵曰三年之喪四海駒過隙時易情漠鮮能終禮此古人所以窮厚慈而薄孝也吾再銑親之哀者也知其難故言之不易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聖人且然矧吾輩乎

答魏大超

日者伏聞移駐事之江崖隱無刑得里手旻未喪傳言津待還發不可遲矣前日陳由湖以書獻意敢邑氣候許生得推定遣官半鄰稍穀日夕命日可易陳為新增一為倍官民兩利勢也可行本知勞免國

更復因宇舊情豈不行徑況當歉歲門氣岳儉鍾盡以付之。伸沾沛澤古哲一飯猶切報心內省球刷何以稱此惟當砥礪能自同木石庶幾沒齒永銘感心有可免耳草率勒狀不詳伏惟察亮不次

奉黃久菴公

奉別先生七年矣七年之間不能以尺書進乃辱手教再書存問又且以不久乘爲恨以不盡言爲念自顧不肖何以得此於先生哉竊用感激惟迂拙之質衰意罔譽者一十年於茲而未之有開近覆罪大弁計久內蓋堅厲念先生抱甲不常有之貞操物無以置物外而又重以安患既得揣愉之益於是終高之行舍則義他人莫得與也其意以爲將止而止將行而行非走天也者不足以語此故夫未嘗無用也欲此道之畢行而無一毫已私之干涉此難能也未嘗無一毫已私之怨尤此難能也是則聖人豈必大用而後足以自盡哉矧而

紹善其倫。在家而家安其教修身而身見於世進則大地化。退則與木石居。可屈可伸。可榮可辱。可小可大。而不可雜以非道。是舍之而適未嘗不在舍之而樂也先生所謂筆之書者豈是耶千里而遠既未有就正之期耿耿之心徒以言行固未能達也爲已自愛以重斯道

復劉南坦公

自原山中別一卷君侯陳政事不見長者之罪聆然俟後命久而不至忽接臺遣使致緘書奉周視緘

必數四背有手澤既驚且歎而高尚激發古調冲邈若渴夷聆聚鶯鳴之秀加以首揭簡書若瓊玖璀璨而錫額紛用目不及而心已飫矣而又當舍我其誰之任乃使用不究宅從令人失此其門係豈小小哉當聞孔顏自任矣日用則行舍則藏他人莫得與也其意以爲將止而止將行而行非走天也者不足以語此故夫未嘗無用也欲此道之畢行而無一毫已私之干涉此難能也未嘗無一毫已私之怨尤此難能也是則聖人豈必大用而後足以自盡哉矧而定者也就能相資以義相勉以天下爲急者誠大天下賴以維持者在吾士人爲士人者正於寒

及焉取其餘為之而民不告病然公卒亦以是得勞
其上執政書至指天日為誓猶不得自氓者間為
才所使此得公之似者也不宜受問一出山霄見
有司尚未舉行顧及此時諒止之適足以彰愛民重
賢之意其於一切事體關係不小且仰亦以正
吉之孔者無使在來復踵故事則亦流事之智忠也
吉之過由正竹大度能容也見於中大以一日支憑筆楚氣宛
西寨亦破广。門其基設日項刻浪費不能捽新狎新不
及期亦行貨行貨不與則損直售業而猶不得足
觀其勢不至貧妻鬻子不已也夫以貧妻鬻子之患
公爵先生集　卷之四　四五

指者之一日安在富孚之誠從前君向來者有可
莫不以為也大抵甲辰以後七氣自
日合通考處不已焉于昔公因之十及八九之宜日
閒工大皆門弁勉逐成授雜欲尋向若裘宜有帥中
冬來相門質以是收俏稽有影響來十五有告此寫
久俏之前則不敢憚勞益未豫期也寒氛漸甚萬七
加愛以忠勇文

薛張東沙都憲坊金

白洗事之甚敬七也思有告者世不達意相見止
數到又門不能了了旋閒內各至矣因舍卒具狀以

凡行託不拘於名，吾已閱藉使言偏銭東行在旦夕或迫不相及遂不復再書不謂向留南浦又蒙記憶遺書爲別且致餽問之惠也然則前者之不肖使不專得無爲執事所訶耶聊爲之戚而後慰也生客孤坊全吳非敢爲違衆之行來踪情之躁也正醒若子之惠贈不能自安於心也官爵之稱陋矣而上供之數日益不止昔者方皇無所於處何敢至於廣地哉此臣七之愚也然在他時已謝然於此亦循故而不之改又何耶假是以爲相周則生宵旦辭爵恐後此復有所指雖免於罪戾而執事之名高矣以布衣終士不以爲罪孝甚先高矣以其志堅剛。其行力非徒作之事無以見知當世施及耶本又不能有所建明其族閥是隱美寸長泯然銷蝕而長泯然銷蝕而其足恃如何哉雖然哲匠鑄形同生氣於沒世至人參理揚大化於翻飜。死者何知善人以勸是一舌也之重也孰於名乎不然抑則事患愛抑其執論之速來者平或取不爲之不媒媒之不鑒性有限矣是膠鼈樽誰知心悲素於是罔不復續音勉料今業以適自處因所

生者報力說門忘終不免圖之且愴且喜荆川命世之仁也。其行之果。其道。其志堅剛。其行力非徒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門以。速效。而又無撓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福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時而果來之以可悲。昔事爲我同之也行。名以爲人生不貴抽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子成民俊其濟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靦顏門使甲官下仕無門庭行不辛殺身辛殺身亦當談笑從之及當高帝建東海之釣壯少游焉華之語當得之天

田園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改苦茹癘。凌冒寒暑。躍馬張弓。射猛虎。身冒魂突。考劍觀史。血盡凌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捐位而已。庚戌之冬。暫以疊至。當是時日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痾作。憊於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所逆書冊。則頭眩目瞀。每飯廢匙。飲食不甘。乃日悉日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矣。則又日父母在無死。吾復何爲。則又自有大於死者存。於是分亦何干涉。於分不得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已。大兒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行者亦其
自甘輕淺一驗也。唯得自強之好七日不做。思
名利自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如人之見何遽千此哉
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曾知其平所
安故能只是相忘也。賢定交東方朔避世金馬門
故點願出入禁闥趙克國擊先零彼二人者所求
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
所嫌忌如此大之與小大小必有所許二子者何足計
其前後以交論當時人

念名士

戰以其兩不能者有固窮操高之不已蓋相因
而。嘗未嘗直畢之不已。蓋見淺因內之不
能已。嘗自強勇力總於外之不能敗。此自
堅自高。

曾子曰大之則下負君父之則下負妻子
皆。過也。其亦無如己之安承爲以此自忍
狀然七只是迫化覺於當分逐有歐予成堅執事成
之不關終爲大軍大耳此可只進可只退。因大者進承
事有門係故不遑諱辭執
事不只爲正事甚

答吳泉宗室

自歲成交割龍山與日平築爲二壘中有清貞君子

虞衡晃之貴素復可限相然不知其身之處亦有幸布稍學者所不逮出其緒餘拾掇牲畜方物用之於神宗名流寶益殊產也聞其名已起恭敬以爲貴徵也地以好果著書之盛友李相華哲之信矣北來惠書并諸集稽考古之道音也材經而瑰弘宏而密建安陳思之作也乃伏几旁前如聽黃鐘大呂之發宮商紛紜於玄間不知今也世矣生之盛守國家法度軌前哲嘗窮窈眇大義滿閭之俗而時宜有變損益多焉自非通古今之情達乎足以在大方而高視安得

無遠近疏戚戚得以致辭已其心以辨說以答其意門人有莫能之至不可必者無而有之不求其心有所自得與其述者論對之不可必者無而有之不求其心有係不得與諸賓客以下之士相待其副而望難老之高以備當門有日也敬具飲食

承王嘉兼分俗　治於曾誤外愉情不覺過與哉古之聖賢出見使斯民被其澤至自處榛蓁不愛捉衿肘見窮當疑之前日不屑於此歟不然以彼其智宜詳於盈縮出納之間即可使自足其身仁及其族而稱萬物　體之旨為　致于仝獨見於　越之同朱尚賜也貨殖留米不受命之義不以其道得之於然介夫是何異也生有涯而貨財無涯者終戕不能朝夕閉之固為　致于仝獨見於　越之同朱尚賜也貨殖留米不受命之義不以其道得之於然介夫是何異也生有涯而貨財無涯者終戕不能朝夕閉之固

助造其厚日迫其必受其使奉命者嘵嘵家日強之揣歸不可制是時可泉已日無之盡生萬物而庶人吐捨之盡而吾心故受有也亦克勤小物故歟第以非分之獲又恣其私見有不至今封識宛然不能大出此豈不足以自慊而為南事以累執事哉宰官當力其職守而泉公同其樂復建使所可泉前忠尚禹長物為人等閒之且使郡邑人役額七於輸運仕來毛介所能堪也已具書郡公力蠲役貝之苦方今四方多故時七與　二千推原所聞而服習之萬一不背仁誠亦為斯文增勝事即泉之就事之始也使就事以疏生者後之貝給　邑之宰之明成

某謝卧深衍匈閉把來人士成能御遠我公以景炎
大於進退人才壹疑之私人莫敢干誠 国家公論
之休也伯界有在日夕見之何幸仃子某情血之性
無所於宜衰白之容盡消其鬲惟有杜門稍歛躁息
庶幾可免罪戾耳我公隻公子戊辰偶以副公台於
庭比子庶頊之竹悦自於以為我公者其過於愛與直政不自覺何事
野之望如我公至此者或以雖無他長然一斥不復不無可
論我公自斥之久不求輒以病告大下視以為中謀可棄
而我公自不易悦者其某誠蒙矣不知其至無此數
也幸而事從中止得以藏疾而守其拙向使寸尺不
展進尺咫谷自前苦遠行不重為公累耶某之榮進
取而長見未若大違於人情今向我公之當故
為其以借負人最重其心有甚不可強者非我公
不足其為不能為者不耶其相下當之負既在某
只足為各求稱力但令心安罔本係已與人用與否
也自成刑非安某知破格

冀記公自斥之久不求輒以病告大下視以為中謀可棄
不足以稱為閒之公心故也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之才免於咎之大事為定論立論無是心事有甚不
作已為自揣無此力量其心其形於外已然此心
也實藏才力皆其此然心其形於外已然此心
謂日事變之來四當有任之者非甲為乙為
不足其為不能為者不耶其相下當之負既在某
只足為各求稱力但令心安罔本係已與人用與否
也自成刑非安某知破格

川而不可必者遂得之一旦竟私荊川哉彼誠足以任之也病且衰矣所欲爲而未能者彼誠任之即比于自效可也豈必盡出於我哉且以荊川學識才力幾一出爾不免人言如尊所云下貶四人而其論注措爲之詳故有如是者誠論注措条出其下走甚明白如是矣而公猶以爲可惜何復忍古某練閫無似夙受知遇倘見疑於世罪棄田野亦已僥矣天又不定方期晚歲結約倚律武夷之間以爭所欲爲者顧割折堂有靳之使然則悲夫悲夫今家舊爵否爽事尚任何日錄文當寫之荊川相知最深閒

公老矣本集卷之四

念菴先生文集

與羅洪先

羅順林諸門人今以後學之日也其勿厚往如戚戚切切思切至後時務開戶忽手書云新刊刑書卜筮決疑　吉德之建　思出興古上下　交交之第若已爲天下治平一棚外事盡絕獨於齊若若不能忘事使叙此恒思如手之乃見於面之實然玉琨何嘗不足以書此乘爲爲衰而不得已有所爲爲得固吾以永性情之正不文章不忠文也恒免之

與皇甫百泉

去秋承尊使見招且忠玉音誠出希奇當時以久病中間重吐情實不覺肆言纔七仗乞原宥　陽招子　林子林

極部乞休歲暮還撫泰公以壽屋坐下故爲建下悉
當時力辭而卻守竹墟居公不聽已而竟燬於火淡
淡公復易以石既成乃問之不如費力當此迴衢何
補也不肖素不善文所作多覺蔫燜不欲示人莫解
何時騰播數編刻之無錫判川以告且欲書之入情
不肖應曰名非名實何得辱公遊不復出矧自謂大
品稍有地位即庸言碎語人自與傳若人品卑下縱
連卷累册伎薮襲短試觀一峰先生集並盡爲班駁
無恥此事自次已久更不煩執事留念劍兵亂之間
公老先生集　卷之四　六十
在孔門亦須刻之　年方有次第山執事以數月之
間疲極心力而盡措置使不省叫聒方即危其身事
不恤又安以意所不存者重累故人自喪其下牛
哉執事門以兩忘爲交
與李盤峰
自我明事本從不足者感德何假虛榮擢如鵬翼
滿要當輔養爲主勿專攻擊面會城三衙昔嘗叫號
爲爰九須恩以慰之大約去貪殘之吏則民自不擾
上之主令應可行若吏貪而無制未有能宜民者也
在之揄揚也過把梓梗倘注自不暢不得揄揚支壁
度然後取之知其中誠有之也執事肩重據要何以
與足往年北虜犯順當覽於狄西東至於白羊改窮
之閫隘控制者日益固峯鄙不欲示人莫解
即報禽和迎接逸水果西面隴北亦有出沒之警蹄
擒即斬待之若其亦未可少懈哉厥委其咎別帶伏
檄垂亮裁謝不宣以主使命幸得筆不任馳切之至
與曾質原
日間榮擢門爲執事念之遥聞業已果乾綱北旦公

已進加上大統統爲紀歌續得續者踵相系則是皆
已定命君子可以次第展布濕從免去仇者得其公
手大門來咸云所在皆盜有設城門不開此須爪
然可敬余之無令聚最重如當急閉之後小小寄
滿要當輔養爲主勿專攻擊面會城三衙昔嘗叫號
爲爰九須恩以慰之大約去貪殘之吏則民自不擾
上之主令應可行若吏貪而無制未有能宜民者也
赤子保弱攻狗爲後父母之慈急題執事樂揚於
果方矣於閩也何自由日赤方候一面酷暑長途引

邊命安得以辽薄妨說哉侯之
與楊刑君
憶癸丑甲寅明齋兄來自昆山門得執事高文讀之
見其學多才而名譽不揚今日有知執事貞人
者出可以為法當念同水陽蘇野不能出境外時
何從見之乃今虛山君來周已聞勿未詳既又出手
簡多儀數復書之生思頗今衰病日甚老物而執事
在當今如駿馬驕康非寶器停足終當騁踏大衢耳
不宜無所長自幼即知棄海內人棄於一言動成

欲以其影響求以自救不當少變忽七月門二十餘
年州事化為裘白髮七月就木矣向往無能
自副乡與鹽山日夕求所以自盡之思已久然而扶掖不合
志高懷終莫能自拔也奈何奈何來論通衛多支
離未絕且感於名儒期路不宜有紛冗中同知
所由出門止論日以內觀以衰日就木之人旦夕莫
計將何酬之先哲之貽過於答拉亦恒在我純
純忠久無易至事矣若期川大州內公殆況指非不
宜敢當大別公肯相一為期川公今不忍復言之矣
參七海內心可如何惟不遲遣垂老重將
與謝高泉
居山不宜半出郊耗終歲不聞
攜手報見純事持循東土其久為
喜僕衰老往年踐諾與延年
學日密處晉誠去傷吾人隨有
高論發先古人所以有有作不敢盡之教當千里
於也孤寂中間此恨久如何當原歸舍甚急未得
由來使到則逕趨受取報書為

與尹時山
昨見手文以力厚矣天池之思已久然而扶掖不合
於凡為者何哉此所未吟而
子觀此語又未為天無意也第
鄉人所迫紛七四越月未得
白人眾非急受惟鄉月之愛
中布此本候不盡者懷
與錢緒山

別倚數白吉久覆於僕之狀問し僕以師陽明先生
稍後學不倒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
有雙江公故事可據且謬加稱許以為不辱先生門
增此皆愛僕大過特為假借推引在僕固有不然者
竊意古之稱弟子者凡受業不宜有其所欲以昔誼也
及門雖孟子不取自比於三千之後但其實不堆其
名師沈者宜如何哉彼其喫之云者未有記矣見

而知之以成幾丁連肯搭耳未嘗門其何學尚述百
物之徒也此獄以不敢也雖然僕以不敢自比於孟
子有自信知得其自知相叫之門不門何足輕重
是為僕子輩不但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不易
吾黨有自信知得其自知相叫之門不門何足輕重
是為僕子輩不但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不易
吾黨有自信知得其自知相叫之門不門何足輕重
是為僕子輩不但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不易

約先生平生可法者多亦容易下筆不稱衰綴述以
竣日奉命倘俟再訂耳當象山先生學術固本門相
亂其弁言不滿人意勿見友人於門生推尊處稍有
厭心故區區於執事欲明先生學
去令人自有從自有證某也年當大急欲明先生學
約與當第之正從急根究的實不敢加文飾以求
望之先生學同已門仁人自人安能為大汝之從
之始知成其揚雄門之的實不失引據自來自有其
聚人此為世事耳
卷之四　六十九

壽璐得誰過真知吉凶門生皆親與區七吉凶之
門生皆親與區七吉凶之日
卷之四

次事多記國家典則不知其曾頒門生與否下倘
何是當先生為以教一河。
生書是矣何以教一河。
公皆屬下屬下問門生問有
其後人之思。學問貴乎反
以俟人之色。夫果修十四年決見分新學術當時在
洛村見所問亦如此其詩中有送王陽明都
此西歸大閱能敘一章予敢改發
別作敘述一段後諸友玉莫若用不曾舊記一段為

見五十年前實事出於鉤意遂自截入更無日矣先
生門人甚多七不載名如吉水不下十餘人今見錄
中者必可傳一堅漫爲假覺大監如袁魯江原永納
舟不必殫人而存乙亥止月自陳疏本爲已亥考察
疏意若當時版面未干數以解榮可據而乙亥又自
有自陳疏重申之若有所追絕且增入集中可也
故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十
念菴先生集 卷之四
謝邵州文況集
今世風俗見男婚婦嫁有一切奢侈之事以爲當然
名教中固有樂地之爲之者亦皆日此數何妨其不
此數何妨其實陷人於不義之地則又藉令以爲之詞
十名家與名家之以文飾貨賄數十年以來所見事緣
之勢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高俊大之
也不改步循其舊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省空牛節
以辭不然將捕跡一樓是絕其承教于君子也
與胡柏泉
承遣使致上吾所年高照本足臨以叙別榮爲之惻
江河日下此間亦復爾爭逸史加之
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洪先今年十月十有四日
方滿六十固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
之當急託事行不應復有此事迄數日稍安靜
不知將來何如也周先有來托書政之出若何若

有南康之留為日幾何弟獨生一室終為之計已決雖常以書之客舍慫慂與壯然安好略有次第亦不患無有落處但就事當大事又須多事所望愛身所以愛國也欲品雖更僕莫盡況於筆札尤難盡盡余自余自年高序或可於南康圖之弟盡力此書圖不必以古之有無為好未輕重但不知即祥何日發新建之急不減果否前所商次續上政止處比十五條昨別卷不見更正恐當下所抄盡錄仍本其最緊緩者如以小列為小滕之類是也假此則即祥減不可免且若先之矣

與劉整叔太守

人之生於天地也聖賢為上建功業垂將來者次之利文字為下此儒家定品也不省句二十有一妄意欲學倫二十年於是一者一無有成待盡一字求其必足矣近年栢泉公以同年之誼過不為客境中幾忘是非聞晚節以江西表回書中問所以教益也不意中有暗合遂付梓人不省一字盡出洗事不意日不欲其虛漢哉亦以未免之日尚冀少進無多觸犯恐速罪戾當時學問一節自陽回全今若是探處近年頓天之靈猶有向往不然於友人之義然非知己如洗事不任康公

與劉栢泉

明晚節行峽江還來回書中問所以教益也不意中有暗合遂付梓人不省一字盡出洗事不意日不欲其虛漢哉亦以未免之日尚冀少進無多觸犯恐速罪戾當時學問一節自陽回全今若是探處近年頓天之靈猶有向往不然於友人之義然非知己如洗事不任康公以同年之誼過不為客境中幾忘是非聞晚節以江西表回書中問所以教益也不意中有暗合遂付梓人不省一字盡出洗事不意日不欲其虛漢哉亦以未免之日尚冀少進無多觸犯恐速罪戾當時學問一節自陽回全今若是探處近年頓天之靈猶有向往不然於友人之義然非知己如洗事不任康公

今患緑色不吐此道色甚有如一後不敢盖口於胜
事者可以養之使有回互不然其心已出也已多矣
近来各州中如胡正甫者。卓然以道自任。於不合所
助不少。我年行此頗為快意。二月常回送母門生諸
此句餘近始入蜀亡之後事可備藥能物也教品二
一不過且有若哩教
與上少方邑令
果月不敢以其相重以執事方有事於安民察吏
勢不可以自由其執
念益之矣

故仰不敢又有復云焉士官之始至也其生行果可
即仕其意令以已意與民休息相忘於無事使自意
中流人皆相信始於小
小補此區七之愚與衆共
改耳敢重以言字相煩勿以言少為時無區七方
為人所忌正當修省之時事不宜吸七多言俟就事
五六月真情真意已行然後時以已意相責恐當
以花耳小書安教之語
書至為頻頊至為非尤
人各一心安能與我同故此正學問用處宋儒有言
學行二字讀酷然後做得宰相先師李谷平翁常若
先儒調不哭孩兒性担不得抱佛哭的孩兒善之。
者也內文叫好常常讀了之叫喚以之一於文明則
通察。於衆理自通不於不隨非學問不足以語
此七定要痛改時來此性不可獨斯已甚

果是觀於世未有真。既學切身西致力者蓋千百
年間見而真此大切身又千日年中不數七見
也執事此有於下帝問心事未矣乃今相見於之
學蓋清七自嗽不孤世人當可此其
未可責以日前所見為則也夫學之
定在其必為此不為彼舊載最爾
事之所定也人不知不識者既然矣且能已於精
進最東因名利場也名利人之所
矣於城中不動手意其能乎引
果能手於名利之去來無少加損
之有增減其能乎此亦千百年之
辨也緑毫牽縈

與成侶鶴

某自考鉢以來惟一念好善不可解於心自以爲天之與我若此而不能成之以至悖我則其罪蓋大如是蓋數十年只不能盡類以負所生誠有之至於刻行運動固有所不敢也自前郭溫舍諸則已開先事之名又數引乾事政聲藉藉不止於吾鄉之耳目勃附名其後者仲傳流之舉而爲禮之恭敬徐徐之果終之自古皆宜之有定分其不致倒指嚴訶婉義正俱可流揚百世某等偶友之末又幸即未有成命且欲仲以文字綴諸編後豈任榮幸耶

大受也器不廢簸轍監所廑

答銀溪浙參公論序

適逢別駕翁文江自南返舍二仲在學時嘗相待者越久矣名宗華牒源遠曼鍾既非偶然而執事左側指嚴訶婉義正俱可流揚百世某等偶友之末又幸即未有成命且欲仲以文字綴諸編後豈任榮幸耶

念菴先生集　卷之四　七十八

江左一派甲閥比出舊論固不易遽門內而劍之倘云九世方也之別事有許容是交論江左比於傳疑衣錦則門信矣如衣錦倘使當如五世之例若調衣錦自有論赤當明江左盛於丘墓所在使他人彼此互相考見安知彼之論能比於今哉此亦子孫之心也若他時以終身無所攝繫其迹也然今之論乾事名誠如所若江左或爲一代典則當引以爲心也若有起其非典則當引以爲心也若有起其非典則當引以爲

千幻毛亦甘心也山中與赫轉不覺六十有一光陰生逃遠耳雖執事每特其年而自信其心無他者久而之公庭之損記者得所宗矣如何如何中間杳對世系行出執事一手可謂功倍於事勞心可知分任

西貴之成可免乖易序稿便當速呈不敢久稽藏委
也春寒想已盡閉此間所餘被人持去傳臨者二世
能日進也貴體惟加崇護爲祝

答劉龍山

前承枉顧值行期甚迫不得久叙只匆匆有信今
心然與所未盡者固不敢於兄有隱也征玉度之
會得吾兄而群衆日喜付也當時意氣於揚又無根
基故有徒龍山則與吾儕之見日數年來往之
未嘗論而信受之心本當敬忠凡大精神收斂
浮燥矜持恐有見不見聞之病吾兄宜加學
者何待多口但於衆無事時處更加之意則官政自
安矣吾兄不以爲然而下問之故弟亦不敢
自遠於盡于而不盡其說惟不以此爲當談寄其
與諸人相見時從此打疊中意態弟不設質本理時
有戒於萬物一體之論即從入深山終與氏宗
自忘絕不同兄靜觀久矣幸少出自得者提撕之

與尹洞山

屢承手教明孔孟正脈開未有絕應門者惟恐流爲
虛寂感切佐之頃何忍負之第自反行未能高絕應

記
　冬遊記　　戊寅
　夏遊記　　己卯

冬遊記　一五三八年

族姪孫復陽男士贊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韜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隨元男韜璞　琦

冬遊記　一五三八年

癸未之冬余當赴京命鄒東廓唐荊川再書促余有時月約日念山中蔬菜會難逆門七月十八日發舟途次遘霜十月二日始抵鎮江門二兄既遣去

不相待王龍谿有詩來邀會初六日與胡大溪期會仍入日如期遘人伍余與余所遘人不相值是日天且雨不得會初九日午龍溪來少頃鄭洲至余與二見別去七年相對各悲悼年歲迅速於是當一日龍溪留極贊荊川延來遘話剋別處且以

按余日記日數多前後名實雖不敢日放棄甘

友疎遠不得長近近於靜坐中稍見指帥當歛束不
宜發散一切寂脈方有歸宿龍溪曰自信何如余曰
志大尚遠龍溪默然十一日遵余規矩終日安得不百慮
曰大醫門人親者坐定記憑問曰安得不百慮大
山說得是事幹得好說話不說終是此間復安得
畢竟分七曉七皆能自覺力與不覺力一念用
不得聖學舍此別無可下手處矣舜潤門相合善惡
慎矣古人所言皆指發處不放過竟王是汚雜
不正是常歛得不歛皆如好七色惡七臭始得名
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工不得健大得已并念勝之

必行惡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都是大不
過矣一二日龍溪入吳了部事余與舜潤遠遠各自
回盛輒歸信天民者為趙余報之十七日舟到儀真為大
風所阻林東城書來別最苦入安慶余報之十七
日與

家舉而自西而東不得力且已背利用提攜一若
前有憤發處忘乎倣余亦有所望一十日勘懸令
及士友畢南山遂入馬
安比以置去孫東山
前友數十人共來會各
早自南山上前泉飛
東先生手書
南徐渡朝川昔常宿此
大皆發書以今日自馬
余卷先生集 卷之五 四
江上下四百不絕大水
夜一詩午夢山東城
明義集卷 龍溪陽
余答曰為
三日早能放入
諸相出處部忠十
至七月上是日大
坐久之從日忠各回平
風雨定余始洛陽南門
雨花東望鍾陵而臨大壁而塔
於是顏生公設令坐得兵前山
摸明成化日晨前門西日
中久之始去午夜方又作
十四日公從公山回名人公
[illegible]
[illegible]
下舍人大眾事行陸中熟
報恩是夜飛鳳溪與人同龍溪
大皆發書以今日自馬
余卷先生集 卷之五 五
日有子路善問忠是何心今
惡皆隱人神也不可欺況
五日與南山同寺晚中高山日
千生鴛鴦水田今子重商到
鍾爺爺有忠學同以忠
已甲候龍去門日大
午候七郡親大地前幕婦送
北方丈二十六日早投報單入
仁夏大論已甲夏乃鄉人候
風雨定余始洛陽南門望之北指石城南

皇太子陵田考陵門左折東下行卽頭禮出遵舊本御引余遊觀陵外規制勇指吳王孫楷所葬處爲之悲悼今昔合人感世壽幕始迈覩中同年張橫沙歐橋次來訪南山老人許以十遊覽至江東先往會約余陌來余許。各日暮不得去心頗悵七二十七日由洪武門入訪南御諸老及相知至則冬人郎會帝介菴談叶多感激午飯陳溪處薄暮遵殿使人遊赴報思會至則老廿泉齊觀日登次日夜別後遵嚴來自江東與遵巖語至半夜遵巖云念頭所去不得止是。任但過便知何哲陳恐更多事此吾小歐腳法也龍溪引之出戶外約余不得問已而論及詩文龍溪曰荊川近擡得下綴彼終日執爭總是鞭念菴縱終年不作總是虫余切不肯服已而自察果肰二十八日早起方欲與遵巖語遵城中諸相知絡繹來訪余亟圖畢出作客遂不及別遵巖與曾掘齋余獨拜牆揖既覺值雨山始瓊盧二子及嵩庵同入城再訪白泉翁以數年在山孤落處翁未有答出揭費錄石至則問石塘來訪別去夜陳在江處沙拐泊殺相勞至暮別去是夜南山留余曰汝心中欽龍訪北衙諸相知過從明山欲尽覓以日泉翁處尚多門帝係問如學財稍

向吾觀汝面多陰氣正宜調養休息若見覓問處便
出學則不惟減其壽夕亦非忠心之道從容數日入
紅心亦自何益吾頭痛發心中光淨無一毫留意方是
吾輩得勇處也余欲月前相持竟不得拜三十日盛
暑之前龍溪日學問識得真切不省戢門各惕然日聞君言如醍醐灌頂
義襲矣。余問曷日見君答曰全未問與
門出由是使人邀至萬峰寺午飯七龍同步予晚觀楞伽經十二月初一日早僧一鉢食竟仍
向舉別去人勞馬遠遠循山而行如此半百
暖殺處始下馬古杉喬松森列衙衙而上全石
徑在壁左角有小徑緣石而七從石穴中出上有小
石塔石四旁方平僅容人行名為拾身岩余與南山
坎第參之盧子股栗不敢坐少頃復從石穴下山
殿列左折登懲虛閣又折而上又緣石徑名
前人夕陽倒射廊中人光下照是距嵐烟映翠林木
達水橫溪聲時聞人語亦稍知有僧結茅庵獨坐與之語亦稍知有僧結茅庵獨坐與之語亦稍知有僧結茅庵獨坐與之

先入祖堂余與盧子觀諸窟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
山樓閣秀麗若畫似兒櫚久之出僧邀宿以龍溪使人
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午則二兄以遵道山下適
至寺七僧海天定大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
僧棟廡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七處歸宿
牌榻夜半晴開菩與人同之音龍溪曰善與人同是
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有聖
人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聖人之學矣且曰天性
原自平滿今汝縱是十分同頭用力俱添出個件事

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生此余
嘿領受初三日早飯罷同觀傾融記中一石書佛
字乃四祖默化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
人唱道詞皆聲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衆緣
乃海天所創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跨馬過衛復入
獻花嵓二公登陟余止茅庵中已而同下至禪堂中
各占一席披禪衣熟眠七鼓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
左石路下至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雨不
復入祇薄寺紅石山經馴象門而西趨華嚴寺

後西畢先別去余後訪龍溪始來同飲餞將舉棹沙別八城余四人同送方丈前小圃刻坐於洞中時風雨交至悠然有塵外之趣乘興七日雪龍溪全餞於方丈別院飯訖余大喜豹坡餘語并余途中詩為別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乘舟過觀音山午後始達送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浦上明天正寒汀洲有冰軋軋聲閣因步至觀音門甚勝子山積雪日沉西岑燕子磯絕頂將暮宿道院中與龍溪談及儒與老佛之辨龍溪日用儒書解二氏不識二氏用二氏解書九不是此各有機竅所謂危險于甲白混不得已而究竟學術貴宿處龍溪隱而未發余再三請之龍溪曰此事難以口說須是自悟余曰如今只有無欲一着不敢不勉念此悉更無着力處龍溪曰無欲工着力乃千古聖學宗旨只從此立竟從此用功真是不懈應有別悟汝此去與荊川切磋當有省別時也余念此行既非泛遊乃竟舍疑而返畢竟何處因晶日所貴朋友當規過勸善不得欺隱吾二人當自拍胸痛痛交切九日早夜能各拜別荊山日吾有一言贈

爾見有何益有朱熹未逕真來輪刀上申。指于不敢自意盡心。大旨得見之。卿得有竿多之時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謂有事未了不去從前錯過好月明真可惜也。山龍溪合余上來時冬有雪從互相首發月登光景崔中夜与山真民記成詩。龍溪日揆召性今是而也。余日如何龍溪日揆召性今是而也。余日如何為甘命不真。總是揆世界不下。如今說箸為真。真甚。都是要好心賜詩隨人出頭亦無分毫担帶此便是真命。與他命出命。的七刻七根這裡若到。何假化把捌在我喘。針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口世說。非是自由自在。同嘆曰今世所得人不知指何為針大率制毀譽不知他毀譽簡甚麼使說打破已是可喜矣余曰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溪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癢矣初九日早夜能各拜別荊山曰吾有一言贈

負路費余曰如何南山曰舟中正好靜坐。百事不問。
養得精神完後自發百中矣。余領之南山最近
余至磯下登小舟纔七不能舍去是日江風尚微薄
暮抵儀真夜宿見齋舍有十日假暮中江處夜半
發舟十一日早大雪至揚州乘雪去訪吳球山十二
日移家入船欲入泰州爲風雪阻十五日同王承烈
赴東賊之約舟次十方與一川李子及楊州諸士友
相聚夜宿大洋方丈十七日暮抵泰州東城遂館公
館東城曰吾往日有京不啓有爲適日知有只是知
曰若論欲吾亦不斷但知世味凝雲亦不來所以貧
輕住只是悠七風可慮也十八日早州守朱存渠朱
襲橋諸紳士友咸來聚論盡夜酌餞而罷十九日
因與峰林公至余先入安豐二十日仝安書勞見十
心齋心齋晴以晴不能出舟傍岸余迭登拜悔恨
處日永教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生此

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寂寂自將常融且曰此學是
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
行門是位天地育萬物犯棉不知此緣說頭不過
色之善耳二十一日南見別中正好靜坐。百事不問。
養得精神完後自發百中矣。余領之南山最近道
吾人歸宿處見人惡。只是已未盡善。已若盡善。自
當轉易。以此見已一步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
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人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已
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
有戾省見得斯神更不須可外時七刻七只有自了

余謂東城曰余內山間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
舉士友皆來坐中至不能容二十二日聚論盡日
至夜咸欲別大心齋相留因論仁之於父子。段極
爲圓發且曰善變未化舜也一根命脊變既化舜是
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夜二更欲別心齋復執余手
不釋四作大成學狀見勉其各日十年之前君南時
執色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各日十年之前君南時
陶娘答感應如一日實大爲善誰同之我將大戒望

但是師堂拈乾坤大王字。包羅天地真見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又誰知我說道心中卻原來個七都中和我覓道心自中王當時大成聖是夜與奚樂及諸士友別余與東城及泰州諸友發舟安豐二十四日抵泰州存齋復來迓送到去余與東城及王叔根張含化哥子貞陳子說同登重陽州一十九日別四子獨與東城同訪吳疎山各述所聞因問刻字門列字門永血語等疎山曰念菴當欲舉欽畢竟尚墜矣露其相處亦盡其說得如殺不生動人只是真急相蒸皮此西蓋也已而二人索余言以文述及自別東城復問余曰吾有一言贈君欽來精神培養書與余菴真也各拜別去日日先刑友相會名易得遇有論言感發處不妨互書小我兼得切磋余歸則聞悉朋友切磋互相發明。令人不容逃罔。脩慕此生知已可以指言感激歌曰文材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

俱非典問歌乃易簀受吉永書絕誰知百年內　義無疑觀二十六日就淡以書　本日吾人包裹臨重世　當日理不易出頭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當以人事論之是平生何嘗見在得七有持點撿只在世情上參得　仁如天事來俊終是看人且聽若是這書世情透了。必須從心體發見流行處看他理自定根基。好好心體發見流行處看他理自定根基。好好念菴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七

與州當顯。宿能不落筒本門家學七得簡真實之門始不發世情。得捐然客覩所安還學在有許多費盡管教不下處到良能真得信不及處只是見之及用此中須有　學為先。生而知之。聰明睿智能支持濟物也。別終宵之話兒且不忘。況脫水得愛好勻當　見各　之處以為發活人處刑川去不如見且好安相為用所當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書切明白可謂確珠相示不作疑

語者余於二十八日發府北去回思往跡既不可尋
而藥石在心服膺懼失安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
當時自負意氣謂聖賢可至及年四十四年間蒸無所成過惡則集更歷多變皮骨銷
鑠受此艱棘史不遑歩即忠日就衰終成和疾有
人忠諸葛大明因其所問昭得證驗以告余甚
同志亦望其求不負無若不省悠七爾矣

余歸田之六年得石湍莊前於敬庵之北門見紅息山
念菴先生集

水之與如醉者謂方醉無復羞惡不自知其何也
又明年爲戊申放之大者以爲事見委閉門中
月垂成會友人王龍溪期會白鹽天迫促以在是
時五月下旬暑氣方烈友人不出室門
予亦閉之然予非好走也誠然不門上宜者亦伏
臥何居日夜有車馬賓客之便日應酬累承有車
馬以隸于友人無以應然二十六日午前至新塗訪周
道與以文命館晚酒王映微君樓甘卽放君弟穴
丘故居薦以布衣受知當道王二原折節下之復往

年吳雲泉候謁田二十八日泊魯白馬廟虛舟朱周
卿二十九日衛河泊劉堅朱背畏署投謁以行二十
日午泊石頭口野取道建昌從者皆願望不前行以
七月六日入南集乃便送仝南浦阻風六月朔抵曙
日六月日城永之南兩岸蒼南上矣遂乘肩而流西
自衛出門一拿豐城起及之同舟爲錢緒山貢

仝安其舍門也之者約五衆顏怒之不爲退門之避
舍也暨對入戈以是其速不安上宜者亦伏
則於人也亦遇大劍止也日今也之爲無能
爲不於的之何足以治吾哉是乃有職吾夜
衛門日已大好走也誠然不門上宜者亦伏
臥何居日夜有車馬賓客之便日應酬累承有車
蘇安利舍安寺寧日安投來通問邑西使來
初四日出入一舟合商出來初五日至新市邀尹
許谷日投宗以門所召六日午時玉映微君樓甘卽放君弟穴
以後土同門至舍夜出寺召七日日五映趨石通點

暑中入石室毛骨洒七不禁偃伏懊濊閣下余以遁
跡匏學相質且逃逃世之樂龍溪曰吾儕之學本以
經世此心與物相為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
就於己心有碍故此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和有
偏便忝無情此氏見解也吾儕之所不道者曰指月
笑曰指與物無干只如指北石介則奇矣何幽於有
無哉于品曰船暑行之自謂無碍能笑天曰終是受
用不久矣拜曰始望其說本之曰約西銘本之
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又

明日緒論題石面出書因之泉連晶面宿各指所病
莫不冷然初十日宿般盧雪中人又大有問未發
之中若爭論不一久之論深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
知未發即是有物謂之大本客參也發於曰為
觀天所以能觀者不離見聞參也於曰為能聽
能聽者不聽聽而參此乃以靜時論也泉始默然明
日會於古泉門方及同輩之十九仍留者百六十人
問舍不能容每日升堂看發明良知與意見之害
定則各就寢所商確俱夜分乃罷于密問龍溪曰先
生教人須於發根處透徹始得私意之起必有由來
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厭有計不過潛伏且恐為之主若
碎但依良知逆用事後終是受病工夫終自日北借丁大容
蛟之法也勿認定格式一切掃除良久曰終是受
用工二君九為送至門外曰先生此去須要
一味不思路已畢竟門外如何商量無可能笑天曰終是受
病工夫終自日北借丁大容
蛟之法也勿認定格式一切掃除良久曰終是受
用工二君九為送至門外曰先生此去須要
一味不思路已畢竟門外如何商量無可能笑天曰終是受

日行過龍泉市汲羽日晚舟泊東岸上有酒家可沽
一余與龍泉步上酒家門見有蘇子瞻書扁額
額曰東坡酒家門見有蘇子瞻書扁額
額曰東坡酒家門見有蘇子瞻書扁額
額曰東坡

下流之勝固已不可追矣，況明過面悔大抵此類也。

午，問黃命遣人伺行至十里許，遙見達勢若高宴乘風旗旋不定之態，同之興人神爽飛動自是當途流著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部家渡與人告伴伴仙家舍飯復出江上乘小艇溯視之溫凌數山上復下開如鏡鎮老人伺為客空上時決鞏開石岩劍天那得有此雄奇矣余以為石勢稍傾則又偏指嶺對峙門開倉猝遂致防檢稍疎也

午，問黃命遣人伺行至十里許遙見達勢若高宴乘風旗旋不定之態同之興人神爽飛動自是當途流著不可勝數約四十里過部家渡與人告伴伴仙家舍飯復出江上乘小艇溯視之溫凌數山上復下開如鏡鎮老人伺為客空上時決鞏開石岩劍天那得有此雄奇矣余以為石勢稍傾則又偏指嶺對峙門開倉猝遂致防檢稍疎也

其虛靜陳用處其庵猶存已而登吳天閣眺風家陽二嶽七閩與府背嘉靖丙戌救建魏二祀梁任已當地怪而問之作者曰凡救建必京師工作刑在數易故用遂移山耳余曰遷移可必乎曰未波而糧禾者船餐未舉而覓者多矣況完者速移災余偶諮君曰行是役十一日貴庆邑令周君遣人告饑門與范文穆刻文余去年秋所之筠雲果超其不食予不能非能深數酌而微足自拘束拘束波敬有副乘小建先五屬中借荼八九人夜宿廣溪至曉回駛漏地樓入碑亭觀松雪寶掛諸公手

書宮中竟信手餘本多以行篋取給四方凡方七月衡山出湖光氛霧碎金萬日欲出有貴人必催發之以羽翼其教此外無包而也飲水語歌而歸十六日過彭蠡見夜宿黃家渡十七日早南昌晚泊曲江月色如晝十八日午過樟樹易舟夜渡至新途扣城過雲泉家報十九日午至拇之途過機管石嘉禹戊申中秋山陰龍爽王畿官城真安周王汝舟新途雲泉是若州公卷署洪先仁託都王紳安仁杜軒同遊仙岩入龍虎山謂雨山亦觀登廬山樓悉閒四硯萬木潘森茂年華之不留帆留舊之難盍日者南原之會綿山錢德洪明川劉魁東廓鄉守益雲泉劉邦采諸君子相期選勝名山論心晏晚偶逢茲境良副風懷且楚越道理通均而朱陸異同可合鵝湖地近再求結於荒盟刻曲舟來永言歸於新好共勤違志與負勤文古水月克以兩留上清過匡廬重逐宮十二日衡雨出山海暮予貴溪中途江午發建人扶詩相招平舟次鷹潭之十四日晚設的別品本竟貴溪士友有物色者余與

於是起立友多所發明而記窓條柳津甚余既卒業
東廊矣門冲之之學龍蛇縱橫而是歸不至諸君有
舉火戲諸侯之諸子可無一言以相報乎時應酬紛
拏未有以應既歸反覆者
蓋辱提撕之惠甚久日之
深之日先師提撥良知乃
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
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使是格物良知是
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
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纔萬物之情感以良知未
盡妙發於良知上
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之益而助發
之便是啓學吾人今日
爲害這意見是良知之賊
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
即是良知之照察微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
謂所存一粒點鉄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不知本
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密不得出頭便是認賊作子此

是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此八條之首亦自以
爲有一貫者然實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
當日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
也是謂良知即天性矣當視中與性所指在於不
睹不聞可謂隱高未形微而未名炎毛發之發也
於知者即此未形者之所從出爲由未始有知見塵垢
也而實兒乎隱兒乎微之中知是渾然天則之
之所爲而未始有知是渾然
子可忘哉真悉惟良由是之謂
也謂其體靈而形質亦可也今日只知是虛和物見
實覺所謂不睹不聞有所待而後有所待而後
善者心之本體自然良知之發用
知也是以良知爲主矣當此大學之旨下手其功
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靜明
止爲能知而當止非良知之能止且其所面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不失門庭之寄者乎先師之遺訓

者迭其故嘉復其恒産自氓蚩離居之患徙徙遷旅之愛雖誘以向日之馳奔彼且謹避而不顧矣不亦所遷而能定乎既能定矣則必如埴之育衆稺之穴秘以保有其聚積不赤無所勁而能靜乎既能靜矣則必如鑑之照妍媸不言而吾寶不可無也必從而出者之不可御焉能盡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至善也而後至善益著焉

爲已有有諸已而後謂之有得則明德之謂也是故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止之終也故曰致知以求其止可也曷物則生之於定靜亦可也今日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投來與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守有豈以良知之發爲未發之善耶未發之中當門學而後致蓋必當定當靜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門其所未發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嘗觀大學之古政知止有次第蓋以小人在閒居而爲不善也大抵得而指爲乎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也史鳥可以規靈公及其見君子之時自有不覺於陳然者比如四爲雖不善而吾寶不可有也必從而拜受之又知其雖不善而吾寶不可無也必從而出者之又知君子之不可欺思其畢知盡之而爲將順其美者何哉以其本然之誠不可得而滅思者比君子所貴謹其獨不敢以日數也夫以小人之尤而其良知猶有有者若此而況於常人乎哉此先生所以爲人日提而命之也雖然小人之見君子亦一點之微耳安得自生乎先生又曰良知安之爲不善而至於無所不至彼試於中者果安得謂良知爲當之發見乎可也未可也當時已能爲真心之主宰也知此良知思以致之可也不容以自蔽解蓋遮謂之爲自得也其曰意見爲害良知之

無形者是猶有未盡矣而曰色即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聲者見猶有未盡矣而曰聲即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質之龍溪本發之說則知之爲體蓋以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無不愛也仁者之視其身也是之謂合也或曰緒山所言其諸先生論學亦有爲言之也在義矣予曰先生救本寒源之論蓋亦有爲言之也在予嘗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仁者之視其身也何無以異於人之身而忘其愛也已實則未嘗有所與也其視爲視聽言動猶有身軀執持急急終不

之身而同其情焉疾痛疴癢舉諸其身而覺之所謂也此其重虛之體私欲不蔽所謂天性所謂至善同出源頭而異名焉耳求仁者存乎此也用之而行禹稷之所以胼胝顏回之所以簞瓢在乎人實則未始有異裏雖在乎人實則未嘗不基焉基之非亞於此者夫比昵爲公也內親七之殺推而爲愛而混尊賢之等衣冠容動之有違調爲形骸之不枝離受取舍之繁節言前爲有益之利過則又累焉之所以貴乎君子自爲之防矣內忍忿之解也最近不骨變而君子自爲之防矣內忍忿之解也最近當因事而有尚答以書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蓋以天井株杌爲證休暢谷指年以提變敬平旦好惡一言於約爰變與忠勿勉等其身名即所以觀乎家觀其家者即所以觀乎國觀其國者即所以觀乎天下而天下而天下國家之

日好忠益指日夜所息牿之本至於反覆而言見王
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知朱子以爲良者
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
本體故言惻怛矣必以擴充經之言好忠矣必以長
養維之言變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統之言子之意可
見也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致
知爲功試以三者思之其言克也則即作聖之已發
者克之乎將求之平日之氣乎無亦不黏於日書所
謂矣子其言達也則即憂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
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矣乎終日之間不動
於私不黏於爲不涉於思慮惟是以足爲致知之功
則意必有不誠而亦何事知來教之云乎也今也不
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懼
但其所已發間斷無所謂中也遂以見在之知

置理欲混淆故多訟紛以爲聖物我倒置故常希已
以通物來致所謂半出不能盡事一時有見
安能常得恫乏又況日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
不可欺者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未自欺不若是相
遠也夫食貧而不忘其根代未忘其本之照今以一息之明爲
陽不小過於肉眼乎審如是則良知之已發
者克之以致審如是則良知之未自克也則即作聖之已發
何必費之以克凡好惡者皆良知之已發者好忠之以
以養毛天下之人自孩提以
何必費之以達凡有所未
爲然百龍溪入條之末有云一切世情決得下此是
吾人立定脚根第一義決見在心之本然惟心體渾
得下便無許多識障便能知來可以
人德直入圭無毒蟲惡獸只是決到極處此
知與未發之說前後相思若真自不暗不閒中寸鄙
便一切世味染不上直從此路決入可以語決矣
不肯悲覺遽之已甚知悔吉之非助每危言以警省

遂倘出而見延賓易失延賓易失期之時
也幸諸詩有可納疑問思恐乖師商論交之義輒
緣述往附以折衷遊始中條爲簡目析者其必有
助也聚筆三年拙心一覽念卷子書於北北所中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詩若
別徐川陸魯卿
奉送大參前湖劉公
記事
龍光
台山四條

六世孫入衛男雒琦

五世孫雨舜男廷衡 謹梓

六世孫陸九男龍煥 璋

訓俊別盛範卿

儀與盛範卿者余故交也嘉靖庚寅始通問至己亥再見相信益篤遂與南遊余撤金裘送而余別北上範卿若不能舍則持其父儉菴像圖求言爲識範卿思俊之爲子也豈在中而弗移乎其外者也人之俊

於則也未嘗無欲食衣服之費也然而僅七求自保恒懼用之不及無以繼乎後也嗚呼得全於心而遺之範卿卿謹身之嗇奚儉思儉視儉聽儉貌不忍役心於持形七勞而心逸多言不能酌其虛嘵文不能益其智長生不能奪其好盡倫不能伐其攻斯誠儉矣續世德矣行始篤矣木備矣余之史也非

別蕭子

余集先人已遺棄有挽詩不知蕭爲誰氏欲問其行事無從也庚子余以罪廢將離京師適吾邑無相知送行者獨蕭子具酒肴來餞且出挽詩一卷以示余余讀之其中多道所抑來訊歸期相對頃刻不得已所以去何事亦不知爲誰氏子王寅夏中瑞後有息如京師余質前所疏余力止之同其家世出把府相示先人詩在焉始知蕭先人詩者其兄弟居處七世考迄嘗也型督眡至京師嘗先人後二十四年望瑞又上疏至京師與余相見云意侃侃與時不相下豈處士固有啓之者與先人棄余至今益已十年余奉遣謫閩周旋不能有所光翊拙手澤而長悲有涕朧矣哲孝者能敬親之爲由是已

之余與望瑞其皆有虎爾乎

與蓮夫弟辭海別言

吾家十世以來皆食貧無有向產仕者十餘輩皆業儒無有他途先大夫食廩二十有二年無有所干於人遇子振吾與次告失怙時十有二年乾七月侃無有妄取擊先世此次所謂同室所共見也名不才不能委曲發海次翁先大夫之舉又不能守先世之教使以利進乃不足共稱負以行寧負吾良心而不欲佛汝之心者亦愚陋品成就未補吾過焉耳今

念耳倍儉有數番人當日食其力無功過事後必有
實先人泉布并假客不
不能先人日衛況吾輩
盛可無思望可無怨是此一
是其不食今免慊寒凡忠有
恩請其心幾急得濟此
人之命也當客以妄得之以妄彼必
吾身免受投受之時度不能報勿受其
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
念菴先生集 卷之六 雜著 五

不妄施名為士此三善也同生天地間寧同死不恣
之心乃吾生根然非用力
所見汝以來許焉者吾其
妝一法朱於食無損全一
事甲來有乎利耶在家
當家頭了第個進步
家有天下當天下
伯等亦其兄弟
無所感化徒數歲於離別之際其責何逭當日我

日斯邁而月勘征夙興夜寐無寐爾所生先大夫固
無大德也何勉之
幻鄉約引
今遵振如先時不先者
先人成為今人書未具法也井田并內守望更
幸起內兵民分汰當不變法門復終不容沮
兵散無紀沙為之攻城為之保甲變者名不變者
法之僧急弛之又其迫也
鄉更然在吾鄉有五善引
念菴先生集 卷之六 雜著 六

以事權急聽命於官役重如相假不揖公故場無由
惟事已內退各守常業故大臭揖功卒之大慈育仆
為非於禍之內顧忘而不
已已庚午之難疫矣非憲
與倡其始今工竣周
汝日能擇大患則死之前
余輩是今平五十年
不容泯者如此乙巳庚
多舍汝友來梁思致汝補

久矣移文盟主待之旁搜慫恿往詔來脩傳以永俾勤毋懈不獨國利導之抑亦廣議決者之咨詢也

紀事

泉南曾公名鼎字光表為御史以才名官于臨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以品已士民之死城本大如諸侯而兵弱力尚悍當公居死寇兵境外久之為上官所覺忌以事中公公不屈乃得免且免已七月事也忠愍指揮金船名哀乃得免且免已七月事也忠愍指揮金船名哀乃得免且免已七月事也是時大金主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京法吏公老乞歸著之六　七

破城郭顛流下將入境吉水敗無知壁市井竄潤周公門開留民皆感慈來歸野中自非不服無力他及遠近莊婦感勢善及公所居皆由洞出既牛里為動息報聞心思之一日特置酒設巨觥大翁延公首致人主坐款飲諸酋皆感泣曰小人安得蒙此公恩誓日當日吾與君相默吾家故無有君寵所知惟二女未嫁公招納專制生殺幸隸將斜論之行門辨解乃已周然竟感激素不堪用也得容貳何幸詔酋曰急急還歸御史以血漬簡再起歷江西憲使終刑部左侍

什歲激持巨觥起謝諸酋皆醉起去不復以公為意

別陳子爲

博羅陳生子爲不遠數千里來學於余會留匡廬未返家食以待益旬有五日始相見於石蓮洞已而別友江上又旬日再見於吳成之堂與之語不三四日而生以弱齠痢疾暫然不能久留於二三日之間無有以益于爲以副其數千里之勞鮮有進化之術者亦莫之措況於余之不肖者哉將行乃爲言所以別者則爲之日人之强也以精力盛也其死也以精力衰聖賢必有高於已而大有爲於天下皆愛養乎此舍此固無復所謂學也自大世俗之甲矜以技能軋以名刃以取毀器使人疲精神竭智力強其所不可能而期其所難必欲有以自奔走而不知倦或苦呻吟而不知休者彼非不欲倦怠休也爲其事未竟其勢不容已也嗚乎豹之則配大哉顏乃枯落鬱抑生爲貧陋之悲而沒無聲聞之則留偉績垂令名比其建功不朽也彼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操經霜彌茂之實也豈可以年已漸長而身復病其歸也

觀鏡

閒時置鑑匕余之貌莫不變者昔而今猶昔猶今而昔猶今猶昔而今猶今猶昔而今猶今猶昔而今

論
異端論上
異端論下
宗論中
異端論中
宗論上
宗論下

異端論上
異端論中
異端論下
宗論上
宗論中
宗論下

論

異端論上

書者大宇自敘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能自爭奚有可疑者必待四十何哉所謂理之見非曉然有人心者也學術之異非疑似兩在其

端全於極致而不可辨吾於是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繁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復乎已疑故舉推測億度之勞信其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異端異端矣考其教則柬伯理遺事物者其大也大聖人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範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舍釋氏顧遠柬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甘甥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哉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杏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夢也於種類矣如使桃種而李

人亦不以爲怪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同本皆異其迹異者乃其假借顯與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惡報應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乘收而不害者益樂其簿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托名教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同其所侈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益高明之士之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害誠未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理人不以爲病而不爲生死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爲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

謂生與死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鉗妙指鴻漸爲吉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窺以破其蔽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動之士有非陋一旦議論所遮能勝然用釋氏爲緒所在其執能知之易曰君子之安身以動也故言動而天下莫之能爭也夫豈一旦大下地獄吾寧尊大學而言吧哉世又何有於愚不肯我愚不肯者無論矣彼老大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老大之教大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出世也彼明有一衆生未得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寃親愚仇

卞之何太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推之由已儆之然可通不可滯也彼則割裁支體行于布廛又何憨于大兄哲學人皆能能通不達人情大達即不敢矯強爲之先而易知易從大人皆可學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庫善覆內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你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猶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違上而不恩于下周遠而不邇于近好怪而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知不可以能亦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慧力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揠移是亦其有所未手故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天高也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性無是心矣然後張皇奈康得以入之而乾業既異之真無所動挾之中庸非過無不及則實非奇也而不可以養生養生之帝因無此可以訓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開伏之於足爲之慈恐以消其念爲之盡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迴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爲之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彫落不覆亦之不覆人不

爲病是故隆古之治奇衰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足指之偏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爲大公佛爲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已誠大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空之爲誕也謂其適高不益於實用也大率近之矣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爲過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述於後世而莫與擇者謂其獨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揠移是亦其有所未手故曰許　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夫身與之周旋中國之西有金氏之尊者也其民剛梗果敢健鬪喜殺注湎貪淫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喑音樂而少技習此可以訓誘不可以力挾也故釋氏多方設科開伏之於足爲之慈恐以消其念爲之盡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之果報迴輪之說以恐怖其愚爲之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上智爲之彫落不覆亦之不覆人不

盛以和其俗爲之僞說呪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陰以爲利使之聽順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之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慤法制而人自不亂化其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鞚而裘飲水之食子儀聚之梵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若性成此未易以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詭說殄行蔽壞如先自克舜之世已不能裹嘿無爲而化乃欲誦習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所遇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二皇之於後世是也大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豈之爻非於乳哺也何禁揑撰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也老莊之學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二皇之治七後世不至於湯而無制固不止於二皇之道則然守之是之治不知變者爲之也雖然孟軻氏猶有辯矣況又出於異端已試也嗚呼彼於夷狄之外

大宗先生集 卷之七

也益自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君之於宗兄爲伯叔姪者哉又況爲天子者哉其大宗無二後也小記曰庶子不祭爲其無後者與無後者從祖祔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无後者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一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凡爲必立大宗而始成此服則知來爲後者其服不必皆斬而降者不必皆不杖而期也必爲後而後人得而主之所謂繼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甲卉主之是也故曰庶人無爵俟則又其後也先王之爲政也無宗孤獨有養而死從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則不必後此聖人之真實也故大子諸侯之後也皆人得而主之所謂繼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甲卉主之是也故曰庶人無爵俟則又其後也先王之爲政也無宗孤獨有養而死從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喪也則不必後此聖人之真實也故大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雖只大宗雖之持重比於爲君而後

母降服比於族人之不敢以厥也且父族人不敢
君亡永始即没其名而今之爲後者遂改父母之名
其義也何居曰擇後於同宗亦不必皆伯叔也禮
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是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
子稱以族人而服以齊衰恐聖人之義禮不如是之
舛曰皆也此亦不詳考之過也

宗論中

人宗有爲後而小宗無後何也按禮大宗子之妻也
五服之内親者月算如那人月算者服之月數也那
人五服之外者也宗子及母與妻之黨夫婦人皆
舜衰三月其親者月數從五服制服從那人是自
月至于期合親疎而皆以舜衰服之諸夫夫之期不
敢降焉何其尊也庶人爲國君齊内之民爲天子舜
衰三月而已那人服宗子無少殺焉何哉以宗子有
君道故比其義也何謂義尊統是也大子國君統世
人世人非比統不治故謂之世統若尊無上前
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人宗人非此統
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前所謂卑者尊

之是謂其所後者也謂之尊統是也大夫士其所後
之者謂其爲大夫士者也若其祭則各以其爵祭
行大夫士之禮爾非其喪者也其無爵也亦同庶
女士異姓則皆其親也其爲也繼高者絕繼旁

主之矣繼曾者絕絕者復之矣繼祖者祖曾絕曾者祖高絕高者祖始祖也舍是而必於爲後則皆其祖也舍是而以爲己私有謂宮室而以爲己私有謂昆弟之旁親無賴者皆可覬覦而幸其禍及是開自私之端聖人所必禁也而可以爲訓哉故曰小宗無後者當絕非聖人之忍也勢也天子諸侯不言後則又其重者也天子者奉天命以臨天下諸侯者承天命以繼天而爲子者謂之天子諸侯有世有及是豈以了命句致之國人故繼君者則世七而是人也不祖公子之公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七而是人也不祖公子也以其有所承命非公子所獨專也故曰幼不

弟亡稟命之重無弗新焉者矣周之郊也以稷配而明堂以文王不專於祖文何也以其奉天故兄弟而後親也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有天命而後先祖之祀可以無墜此天子之所守也故前王使聖人制禮曲折之詳皆爲周偏經之處則但偏之隨載籍之繁役之也傳曰早多而刑百喪多而殷五上附列也嗚呼彼哭者有世及而無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大

陪君則又何說愚嘗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宗論下

宗法不可行於今者有二封建不復衆學校不復修井田不復制其不可行者勢也古者風氣酋豪民生故聖人之立極也必分上置教以其天位而建封之典行焉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三廟設壇墠得于祫祭有主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隆殺圍臺輿以供其役夫物備而後禮成禮

嚴而後義立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申故名之宗子而族人莫不服焉馬其功以下奠攷成焉名實之應名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土之籍也徵召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貽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憧憬之隆於族黨也故統攝之後同於隸厮至不日給則趨往而流丛其或徵調暫代又皆怙惡汙惢其身之不自潔而又皇恤其他此其不可行者一也夫人之爲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君之選士不於南賈爲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分則業不勤力劬則慮不遠故爲善者貴有勸也一代之制必有大田分業定衣食之源然後責其不貳雖

持之素耳是故師氏正其行保氏教其文成均養其和司諫考其過司馬正其射不幸而族人罹刑王曰宥者三有司曰辟者三而卒致于甸人此豫道論而防禁之故其教易導而後罰可令也及其風俗既成耳目不雜則燕遊優游餘韻不殄雖以春秋之衰僭亂已極而名卿大夫固不乏人如晉之孟獻晉之子犯齊之平仲鄭之子產秦之蹇叔吳之季札楚之叔敖何易哉是皆盾敬之教也漢承秦制都聚破滅世家二千石皆以剛拾弱宗豪右爲政又顧其勢未易指爲關內編氓不得復繼其世業其後經術益而禮教衰功利熾而爭奪起游南七閩連從以斷內功臣得侯封者不數傳皆以罪惡國除此皆奉朝請天子所親治猶且爾況令其分土得專聖制哉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夫人之爲惡非必其性成也要亦有以驅之矣君之選士不於南賈爲所計者卑而所存者薄志分則業不勤力劬則慮不遠故爲善者貴有勸也一代之制必有大田分業定衣食之源然後責其不貳雖

有非僻之心不敢卑劣夫襲吟不至父子不能保其
親況衆人乎是故行奴起于摸伐摸伐起于衆積
積起于慮不足無不足則亂國之民可使由尉今士
師非不尊也衆是忽典非不異也杉菜點刀躍燈
易之器非不修且治也章不能使游食者外無異謀
乃欲假設制聯親屬非宗法以役吾百姓此
其不可行者一也於勢面已非其妻也將欲維持與
勸破近之然所行者勢而已非其妻也將欲維持與
類以附于小宗其殆說亦有二尊七老七賢七惟吁
公羊七十

遇為也可也視其行事長者得主之歡為七矣無
已行中內自尚者得主之歡為七矣無已內行脩足
稱年行無年亦得主之歡賢七矣此宗法之變也宗
法變為後之人為之而不得主之歡為七矣此宗法之變也宗
世儒尚考之無必見之取矣然得其宜則變何一
不得其宜則變而所以獨尚考哉彼其質固未變
也許曰拥我為我為我為我復我出入陵我益
吉恩也是故一者指所生而言實之謂也變者指其
恩而言情之謂也情有變實不可變斯固物之一本

贈
別朱子醇詣
別凌約樓詣
別弟日階詣
別虎溪川詣
書貞蕤卷
書送辛會湏侯
書綉大龍卷

別宋陽山語
別陳雨亭語
別周少魯語
書克齋卷
書選省卷
書馬鞍陽卷
書周子仁卷
書劉節之卷
書王龍溪卷
書王有訓卷
書胡正甫扇二首
書門人舟自
書萬曰忠扇 俱缺
示王有訓
悟古
日札二條
長齋餐荅
赤楊子 條
書壁五首
寐言 四條
小段子 條
再見疏荅
荅復古問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鈐著
別朱子語語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體
覓非已也識得足已敢自賤其身哉戒愼恐懼而推

恐或入於非僻豈曰自成亦所以成物以一身而爲天
地萬物成敗不已大乎夫是之謂大人今日儒生學
士舍射策無所用其力矣郎有知者不過談說理道
其致身固不若射策之爲且猶也故進不足以達志
退不足以自庇其身詣之則日吾守其常不敢以自
異也大射策小藝也猶且疲心思窮年力而不養
不暇勞也至於改過從義於子臣弟友之間求盡之
脩德之必謹者夫子所未能而發其弗踐其志者也
以爲學當務之此義弗明天下將何賴焉朱子子

語質其學與余會者數四心頗愛之而弗以
書告始息也非子紹所望於余者也

別宋陽山語

今之談學者多認良知大虞而以良知
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虛靈而後有知是知非之准行
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為良不免於浮漫而
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虛靈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
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火是火有異於燔原固
不可謂燔原之火不如於火是火亦不可知是知非
原也自足以至於用可不可耶故吾人
次第而顧持是白足指之於用可不可耶故吾人
知是知非不足以為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
虛體故也今使人頓知是知非之後而一無所存是
取足於是之譬有不燼城者乎欲燔原者必能存
乎虛體如赤子然無以人為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
是非之辨若無以其異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搖
渾徹無蔽明與愚夫愚婦天淵通殊故曰知之實知

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同一揖遜也有矯飾者
有用情者吾寧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揖遜而以
矯飾為用情時七有之不自知也同一交際也有貪
鄙者有誠享者吾寧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交際
而以貪鄙為恥事時七有之不自知也豈但不知又
從而證覆之其甚為者又將以不事掩覆為直遂為
往往向良知之發蓋無義矣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徧其動作大而務有所存故惡切
若是也今日良知滿古不息自不能狀吾特依之而
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不照有所不徧皆未悟良知無
然則聖人之純七業七果何謂耶學未悟良知則
作御陽山宋君將如京師以書別予深病近之為學
者紛紜於異同之辨以為未有契於良如也已而送
之同江頭予所聞君不劇令遂書之予聞良知最久
而從事不力日當於身新非敢業人之病也君尚
以覆眩而投予哉

別凌海樓語

嘉靖己亥予幼東城林子海陵林子不予劇攜其門

人與士友數十人咨來
卒京師而予已歸田每
睠索人故自考所學又
久也甲寅海樓凌君來
泰城之門爲之色喜明
予爲之忻然當與林子
四方之志於學門所接
於心今冬遊記中可考
忠之罹刑忠見書而跋
公巷先生集　卷之八　五
之存海陵有事實已
詞傳刻華亭之間又
樓以予一日之年屬身
內召且至漸行別予不
詞之曰君知聖人之學
本無事內而先者也有
而欽急而罔罟反罔
好以世之可歆羨者雖
心存矣心存不能以不

踰年就徵盧問學焉其心敬七取
能謙以處人稟受則晉雙谷先生之言余無能稱益
也四年辛酉夏六月會聞寇數千人突入境梁散修
忽而則既畢力防禦是月十八日逼城下君親冒矢
石乘堞垣督戰守六晝夜不懈寇不得聞退如故又
三日而君且內　召永豐之人既素仰君會初出之
水火而容裕席運奪以益去則相率拳拳以益已又
日知勢不可已而期不容緩也則携老幼挈車瀕江
北面隨舟者蓋若干人君過同江道路戒嚴遣尺書
公巷先生集　卷之八　六
問學於余告之曰君知保完乎其邦學矣當寇之突
入而遁於城也使兵不素練器不素具不素定其
能齊應乎曰將何以能必勝吾乎是故制治未亂
者聖王之道也養於未發者聖人之學也
終日欽七有若對越名將之制
夕功君子之集義也宿君子
維鵜鬩有奇鬼之觀範冀之於
重者有任故也學之於道七
心思遠事一　妙通鬼神無

拜龍命自此陞榮擁顯不啻脫幽囚而入屏營也雖然君其毋忘永豐乎傳有之素位而行無入而得焉有於天下非獨應不之辭益古學也素非必勝不足以古得非在蹴蹐不足以揆顧悠七之情能知悠七之有所不逮也而又何以相益乎哉

別蕭曰階語

嘉靖壬戌七月潮陽蕭曰階返自南宮過同江來謁予方閉戶會鄉人古版籍事於是曰階留且再月相

對語學之日可數也將歸請曰始許升就外侍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願汝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并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應幾不辱予告之曰子其毋忘永豐而翁其務實者乎雖然世稱十分好人孰與孔子孔子吾且其心矣不言立好心吾敏於事矣不言行好事此其故何也自呼吸之頃以至於終身何莫非心自動靜之常以達之天下何莫非事立心行事之過與惡可指矣無少過與惡者順其常安得聚其一二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謂以為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概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謂以為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概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謂以為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概

余嘗讀先儒言顏人常不捨有我意衣日我衣食日
我食日用諸事莫不皆認為我當用此語似相學
悉孔子告顏淵克己一言最盡始舉日用言之視人
不食甘美與粗糲血過日前曾不見以繫念汩在
身猶視他人則觸處平鋪無復矣界萬物一體真即
此在矣程子有言將此身在天地萬物間一例看大

小大快恬此端緒甚微意念稍起便落富貴與之相
移不復辨別旋復增加猶自論理論欲論克治工夫
此與盲人抵掌而談方與者何異司徒匄曲王先生
有味於克己之義常以克名齋與先生論其義者其
衆余觀而省察深痾自治不勞十有五年猶未能脫
悟先儒之予訓因昔就正亦日以為久耍

書貢謙甫卷

濂甫別四年再見面各計其歲之所復惻然不能
自釋也將別求所以濂之者余仍學農姑以農喻農
之耕也計歲而獲者也一失歲則皇七喬無所於之
矧於再歲而又值之者耶彼誠計歲也久哉矣而無所取則必有他中可
四年而無所獲然又無所於戚與取矣而不至於皇
皇焉無所之則性命之所寄者其亦有在乎而人莫
能與知也行且察之異時再見其無若今日之

忽其有與家相遠者也豐之於禮樂養生者其主也治病去其與生相戕者也一也良知在人宜無不自知者然在說之偏亦足以聚心而看得非時飞省察於念慮間微之間固未有能明善者夫未知說安從同說若未之聞夫子當下循省不為無功其視從同說未知所說失得奚啻千里非不免屢有相尋內未得手本體之蔽不能自覺也覺即去病貴在覺處無有不是飞習善矣有別物之時而未能動於未萌之始周井謂本體易復欲事去病亦非問元氣漫求去病者也未知先生之意何先君試為同之并質而定

書龍華會記後

嘉靖戊申仲冬予在江右案先生之喜予久要先生於是而後別將別求安慶先生之喜予久要於龍華旬餘遊緣其講語修刻行歸又以良知之說為同志者告小子門讀其後不肯反覆先生之言於龍中所聞欲者亦人人有之宜場出既得畫者用告內謂欲也夫豈先生之本旨哉中庸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有之惡也人人有之宜場有有為者哀不為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自覺之又從而去

之而欲竟不盡泯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
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方而所謂德性者晓然具
中若是者亦當其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復者其戕自我
之易以復者其戕自我而不戕之而不得者也然其本可以斬伐未
其似未有不咀其實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背
貧賤見前年久而有不能出脫於是現在之能忘戚
而多或放曲東扇先生之告後之仕者出脫當時書
以授我而諸弟輩可以一笑而破矣君以為何如

余去歲走江陰晉謁陽馬君將期會南嶽便
卅晚不急仍取路別以是冬索余言久之未脫淺
作今冬復入天池舟來益上每暇寒村鼓動伐七只
舍覓卷物寫發夕提之辭而在山東之報至交回
急打點回及到家則君扎行未當不
以明白為先以空言示余為累且
固其大門欲痛絕此非不心儀以辭色在七以余之
不擇為決其居官事於此

蚰木當暖七蚊暴而聲鬥四鳴
其家柘條散是歲入不足以自給
百此可使學者皆如君其向有遺識以痛吾窠者
于今日別矣切循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為照開之右
之爲寡欲者。非有欲之使而絕
然不復萌也。陽於未
使不良且亦未有自然歸者
其時歸以安慰之不長後此
以我相待則所謂懷成無虛
者也。善物若無欲無。欲者吾心之
體。天下無以尚之
無井發生遠此以各遂其有
皆吾之赤子矣之日皆是
開天下歸仁謂有尚於
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
況是美政也矣是之謂仁學
能行君有其具得其術在我
君謂心無七欲之體而以理

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顧難爲功此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朔君學七然問於不肖有不能然於是者乎亦山寡信足者是然畏有嘉心況此罕無耶久交地以生動色於足音門庭之間斯名也未必非左券也

書蕭天寵卷

余和靜子天寵作別于迅有云宇宙無窮之內都之超然弗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助如係於位之卞小大也知名心之大公能友之遠而之城東山江都之超然弗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助如係於位之卞小大也知名心之大公能友之之間姻友交道問難之許無弗得與于之弗能無天身則宇宙之間將委吏耳氣挈大耶且貝人尚皆道藝之已今之可去貴有命道非其人下和維小夫相濟內史上之寧也向之所謂聞人者仍以非指小局其心者耶北負係於位之卞小大也知名心之大公能友之

身則宇宙之間將安不勝夫山林之觀羽行之客實風於室家之務備者之業王於用世而不聞者與道不同汪洋大寵而得與于相失之天寵有命道非其人林論大學者無耶天寵聿之色勃然不知發憤年光大子不待次論則矣猶不往一日問故天寵爲言首對曰隆佑幼孤吾運祠中日今與夫子周旋共不能無以報大子不愈於佗燈燭以自文未爲明也忍無言乎應之曰內知用其心舒也人大子之門而後知之天寵有命道非其人下和維小夫相濟內史上之寧也向之所謂聞人者仍以非指小局其心者耶北負係於位之卞小大也知名心之大公能友之遠而之城東山江都之超然弗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助如係於位之卞小大也知名心之大公能友之之間姻友交道問難之許無弗得與于之弗能無天身則宇宙之間將委吏耳氣挈大耶且貝人尚皆道藝之已今之可去貴

今之學者只有切己收斂務行實事以救本質一切
乞言補益諸件諸皆創除與幾有助於世教益凡內
不足然後有所蓄於外此誠僞之所也閻子仁往來
三至蓮洞而茲來郡索言以別子恭弗與臨行若廻
讀書夜坐時以應俾能靜坐收斂將來必以此紙爲
贅矣而況容喙耶

書劉靜之卷

同年見川劉君携其子靜之造予盛令執弟子禮且
求有以教之因語靜之曰天而年十八舉鄉試莫不榮

其利達矣而翕命而棄學之意何居予人之舉鄉試
乎昔者聖賢之視天下成若手足昔之視而凡天
下之與吾交實切疾痛利癢之受吾於不恐人之
本心惻惕隱羞惡是非有所與而加之也忘苟
得行矣一邑一郡豪其澤矣大行明七德於天
下天下之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未嘗見其勞也今不
得行修其身以求人孝弟忠信聚世且儀型之不幸
而極於捕逆囚桎之厄有言不信窮之

宋矣然後獨善其身無敢他與然夫子在陳猶念吾
黨小子曰蹈鯀蹈鯀至於卒老于行顧曰我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蓋必如此而後天地始有所賴以遂
生成之德而不至於大氾此聖賢之道之大所以異
於老佛二氏者以其通天下爲一身不以一身自私
故也後自食其力安下大之資各守所長全曲士之
自非不善也而不可以及通或陋或見若有待乎其人
故曰念慮事爲必致其精而不止於臨時利
之善利器自飲食男女必皆防其肆而不止於考文字譬良工
嘗行旅之保貧資程課載之文猶古者之羔雁修辭
以厚載贄之義猶子之冕纓表志以示信欲
乌爲於天下必先求備於吾身將救大災
於大下此學者所有事也信及此者指文用遺憂於
古人不之作者事乃化密通門則大地
安化草木蕃此先聖人所以斯民無所於歸命吾
嘗以語同志尚自反不有得行修其身以求人孝弟忠信聚世且儀型之爲改齋
上公外孫其壽源有自又自幼不出而翁之庭無異

見雜習撓其中閒斯言能慨然否今赴南宮將盡友
天下士其知我耶此辨品類否白沙先生與友人云諸
君急於入試區區迂濶之論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
視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已呼靜之無以
子之不肖遂負而翁命學之意哉

書王龍溪卷

丁龍溪君有丈夫子二人長曰應禎字以先成吉成
曰應祥字以先和吉和氣能致祥
也又次曰應吉字以先修言修之吉者君子也君之

望其子也可謂至矣壬戌之冬至吉水彷予於原尉
別曰何以海吾子於是道三千性行甚忠且篤一卷
余書俾識不忘予嘗海吾子而有懼矣每海予以道
也輒思曰吾之海子如此吾果有端身否乎則又惕
然愈然不能竟其語今告二子何以哉憶壬辰復與
君處君見時摯匕然神不外馳惟道之水汎觀海內
未見與君並者遂託以身不之疑今二十年君益自
獨予入井心卬兒爾心必指無二念者言之未可盡
信以為無所事為學于孔孟之教不啻若逸已者而
特老莊之是據然則君之海二子敬可嘗雖為之詔
庶吉也予日予詔兒輩有足心而不起二念者兢業

為之也但言心體而不言工夫將工夫何在了正甫
嘿然益皆有未盡也
王子仁所持一冊錄舊之說益正甫所以
甘至與論宋學則者問道而趨廉長知問學
者過自信而卓然之中永無落無聞比論信
之不疑九不易也有訓思所以在何益身口正甫所
古者見也非益實也自朝至暮不必不說無一切之
聞時之觀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行而行不足名名
有歉于中而緣毫未盡是謂之見之與實皆用力

是即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習當尚以實學者
期休而自休矣

書王有訓扇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曰也
合內外該動靜兼巨細貫終始而一之者也言其收
飲凝之存發言其辨別訶之宰察言其決擇訶之兒
治省察者言其明兒治者言其決之則愈明而後存
養之功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動亦宜靜亦定小大
無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有訓勉之

書門人扇

戒其不者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先生
嘿然益皆有未盡也重將如習有言文詞益
王子仁所持一冊錄舊之說益正甫所以
甘至與論宋學則者問道而趨廉長知問學
者過自信而卓然之中永無落無聞比論信
之不疑九不易也有訓思所以在何益身口正甫所
古者見也非益實也自朝至暮不必不說無一切之
聞時之觀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行而行不足名名
有歉于中而緣毫未盡是謂之見之與實皆用力

是即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習當尚以實學者
期休而自休矣

書胡正甫扇

白沙先生嘗云千休之中而持一念一生者也今古休而不捨
一念便落務必不能休古今而未能千休便落支
離亦其念尚不知念如何能休者能念不

此路蓋肯號也不知吾亞甫自謂如何

始聞亞甫進士報喜其意正甫以下欲有為得此階級將來可展布若夫世俗所競背在身家起念區區也然在身家起念真為世道不為世道此即正甫之所以自待亦不以此自待正甫亦不以此自待正甫之所以為正甫也大家而或人迫而不知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成與猶同品動靜云為心實意各自所在他人如見肺肝而終身不悟何哉

正甫其免夫

書萬曰忠扇二條

會稽先生集　卷之八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吾心有此誠幾而不使其滯於有是謂研幾冥通無　吾嘗心也客有則常惺惺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筮為　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其大不以天下萬物為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本無德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中而動動而未嘗動也事而安靜處家而和統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為

擇數或不可以周吾之所求曰其亡之未盡也吾心

日扎

有設古書院當大衆中忽省吾人當自立身於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着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一染此物即頭作主更無纖微是予容放過則七刻七須此意須常提醒不得

又只 明立私與慶也

鰥之不怨而能之不懇投之古也故子貢之懼不言回之所終守之所也堅者守瑕者攻

艮其背

艮之象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入也內其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也也且其所之所非吉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易動不容執着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無所入皆可發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

不向道理生知雖不逐作用增安排得往得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數言自古來曰吉少也譬亡羣由於多以爲生已矣安能如古人純理揖白敬以予其後譬計斛穀以來猶以建中名之、當念也比數十年當爲周處得刻下思改之義朝夕儆七時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艮背之江聲公稱其門有義門者無可以無答矣乎作見之江聲公稱其門有義門者吾齋以無幾知止不始

客乎如是則其之所以養余者而凡言之
豈不可及者繩忠索孤小盆也如是則又安得於
公子使公能若其形似而伯常又曰劉記之以傳是
新與頻正之象非其肖之象也姑寓問之

小楊生　修

楊生某來日宜春門學於余而多文思之好問之日
正余之風論也當少年時神氣所收拾遂能務好
衰何期故大玩物喪志自棄德言之棄身在其中矣
今衰矣藝無所成名始知悔予即使棄行改於昔
所不能用物不爾用大道與若皆病身也而方逐逐何
無懼哉

中扇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聖學
全功也不睹不聞心之體戒懼以存之此心常主而
物莫能亂事性之道出矣止者中也道出而和達焉
天地萬物莫之能外戒懼永常已也今日其
知若多忽致知之功而輕於作聖學未之思乎

閱書

年少精力絕盛足以有為邪為匪氣奔騰東馳西騖
水流降伏得下及更歷之久自念漸灰方有此
日而志意鋭日月促迫有不及之嘆夫復何遑後
之友朋宜以余為戒也人生有知不能無欲七不得
其道如決勢忘然日去賢望未有不由降好淡用
度約省而能有成者凜洪州時偶剪爪聚視其
餘中無一長物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賢聖而又
翦以俗之見容容向行哉

念奄先生集　卷之八　二十八

能以大道為物為物則我大才以天地為有窒累則
我貞是貞貴用貞大高物以頓是日三才
視聖賢如情時變身與如務學故知通者不以事役
形不以形役心貞思刻也亦一事
惠迪必吉是謂降祥從逆必兩見謂降殃一念之正
和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烈日實殃也就其
從欲下先及身欲保族先盡份情不可徇恩不可狎
無名利無昵私好則家宅人
自代無窮時命有限安得者落過勞救者為愛推知
施則富不溢惟如儉則貧不屈

人年少氣銳於進取不思有所做効向往故辨別路頭爲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爲主終身不得出脫其俗好淺薄容易逐聲勢爲進退相不覺察賺人其中結黨只成俗態殊可鄙厭謹愼交游擇見聞是非路頭賢事路頭既定人品從此懸絶

衣服飲食之間雖日用小節日起關係心術不細好駈騁便落俗見務朴實便近天常食色固是至性然不可無節制故曰飾性性日其邁節是不敢任情自

遂之則天性在人猶金出礦不行火煆鍛終不成器使用不得至性亦然故節嗇一著乃假燥之助到得不生貪着即心閒泰然爲往不利

寄白雪齋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導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井也日東而離而光而乾陽之炎也自南而坎而艮而坤陰之凌也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玄子觀月以瞳剖判衆象者我無知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乎思

人之生也無姓無字無序無位無室無貨無器無朋無義七然未嘗歉也而貪我存長而字之又長而冠給遺之我始紛七然亦隨而之進退之又長而娶積給遺之我始紛七然亦隨而

穹之我是故當其字則睹然嘆榮其進則皦然喜增其聚積給遺則兒然得諸我出而與我亡故守與我者則以指名察薄留住貧富齊生死而從諸我者失一物則以易視珠忽一亡人日營七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壁窗暗目徙徨無堤有如虛於寬寞之鄉驅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是所謂到治也病去藥除何損於用世以不能去家室離鄉井為重遂不知如斯人假宿乎食終其身

而未之歸也悲夫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人地未嘗有損於我七何欣戚故

堂人笑之

是吾形者是物非我。慶吾思者是事非我。擇吾累者是理非我。欽吾散者是學非我。皆神我。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泯滅不為我。不為我將何。在今不能泯滅不為我。不為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泯滅不為其穹窿經營其宇宙不為其山見大人則眩然故嘗不寓其虛經營其宇宙不為其山見大人則眩然故自然日用不知吾以與能笔大不為角

者人莫之能奪莫之能明天權不明聖人不得已而自鳴

日人喜物物動物動物動物動

小之以為人之有

莫不以物

人但知惡物而不知絕內誘而求解外膠而不求

識內見者物不交物而緣於吾何有未

化者物且無從此形已所為解非求其相緣於吾何有未

之化不復則猶是謂擇物而我七人物志若求聚於

擾物動我者無物引我

并我者物化我也處紛

化物也解幽冥而不

者不易理也是故化

人有實然於盛湯大於

盈經湯其宇不為其山見大人則眩然故

自然日用不知吾以與能笔大不為角

卒變則憊之身垢則憊之雜念蔽心俗好重心甘言

誘心九物賊心未有爲之罪杖者何也故識變而後
障碍除識滅而後混沌合

垂虹巖說靜

徵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靜予問請
所得君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矣夫天地之化生
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春
春萬物熙七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
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嘿吾時而作止進退無勉庸力也其有手之
之說也因亦疑之今而後知所存所養不息首而非
息其功而已矣君於是悵然興以來年課其績

書與友論而吾未嘗有上也斯靜矣斯可以言歸
矣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靜動而思其思者思之位也
如是而思七則得之矣又曰成物其所不暗惡其
所不問不暗不問者也成物不統兜離也又曰知
止而後有定七而後能靜如止也以靜歸也動而離
爲不可言之止故曰靜言子其功也而謂有心之流
行以爲功者吾當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拙而
不知變非敢借筑以貽人也君擇焉曰始吾聞易靜
之說也因亦疑之今而後知所存所養不息首而非
息其功而已矣君於是悵然興以來年課其績

答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廊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而年東
戚凡三至七則邑之諸子先生成在門人步子從而
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去嘗有之十四爲古古
復古之名於余者余答之曰宇宙之間有之十四爲古古
之爲古傳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哽技也不
得不先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

之於書自書之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問矣自其形之於書與其不能自已者又有問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救人者也如內爲醫藥救人疾病而爲傳記又安用多爲方書以傳後世爲哉故六經皆吾心之記誦之六經者未必其皆出於吾心也猶之乘舟適吳者之只眼也向也舍於其內已有之矣何用更求之外乎是也學人之心之病猶醫人之心之病也醫人之心之病不可得人欲因古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用矣求於天地之先其爲先難又可知也況其離而出者何以爲聖人之心如是如是門七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學人之心之病不可得而

只在敘事模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者言勿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上說寂何也欲其即實事以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旨固若此是時禪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使分兩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使覺與孔門判不類實非佛氏入中國漸參說妙後之筦者門之辨析遂有許多形容微妙語反晶之惑亦顯長者於致知格物諸解釋處更乞渾融令與論語教晉明不簡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談隱然四起使長者苦心未行即沒也如何

松原志聰

余與龍溪兄別於楚中事今九年書札往復人段余以專提良知不指學問為學者憂龍溪亦慮余專守虛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屢則面晤究竟此義乎戊午冬七日忽自疑上訪余松原余不出戶者生天與無生。不見現成可得。生天與無機。故永絕刮目不滅不能出火不鑽

不然、此　部奈同人吉也余應辭贅曰光見吉亦是
世間尋有現成長。知非獨人工夫所不能生。也。
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讀書將良知作現成看不論工夫
良知下去全沒覓透矣有止息矣海　生有何現成
透人見處為定名無氣質之功即恐孔門受生亦不承當也於見註次序全摸
此段意義和其新快只我今未
不獨無所於得。肯使後生文其念。力其皆良。家。
清日音音自以必須學問者指歸自知不能安得
磨盤自有知以來各就
民知是雄而昌如果入
西北習氣消磨雖盡其
而吾何能不墮習氣中
第七以愚獨愛兒吾輩
附和習氣須其安便以
收斂安靜無少弁放馳
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

始不負一生試掌耳龍溪開之不以為妄盡吐心腹
彼此悔吝各取知長但後隱恕。時感觸真有。日
暨跋矢不復生之勇既而偏為雙江東廓罷丈事來
義別因念九年。昭初
即恐遺忘又或言湯
次第興意不加支餘
如松泉對榻之夜。
民知是雄而昌如果入
西北習氣消磨雖盡其
而吾何能不墮習氣中
第七以愚獨愛兒吾輩
附和習氣須其安便以
收斂安靜無少弁放馳
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

傳
慈齋李公傳
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上饒徒拓田心全公傳 前村黃節婦傳
仗義卞孺節婦傳 田心象溪張昆傳
簡蒲張公傳
周宜人傳
跋江門指南卷後
跋白沙和兼詩
跋大梅山舟卷後
跋鄭少谷山情卷
跋蘇服捉鼠錄
陶靖節贊
劉士仁字說
爲後說
雙高岡說

貞君復菴贊
三厓陽公贊
一愚翁贊
直隱陳君贊
吳公配蕭孺人贊
榮拙翁君贊
明水陳公贊
東谷敖公贊
中翁周君贊
慎齋箴
小倪銘
月岡曾氏碑銘
跋陽明與毅江公書
跋道書聖學章後
跋九思圖
跋周氏卷
滿倉銘
東泉周君贊
北山龍君贊
義菴陳君贊
文莊羅公贊
梅窓貞君贊
公言公贊
方舟公贊
田翁孟公贊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之九

慈齋李公傳　　放姪孫建甯縣知縣　頊校

慈齋李公諱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爲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通從遊生即溫即溫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筮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黃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徵喫兒黠數者楚之問不速對輒撻百回不容啼泣也母見而堉赤疑曰兒汝獨耶有息產公因留爲懷孺弟子不憐公拙隱君買壞寧有息產公因留爲懷孺弟子員見時年十有二同舍生成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具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記日所本以是竟不遇又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故不得抗學論督諸生

慈齋李公傳　　五世孫雨霽男廷衛　謹梓

念菴先生集　　六世孫邑元男韞成　韞璋

論生員陀無日傷勿試教論永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召諸生課業人人自所本問有品評一一背誦良久有助官火夜日具食勞之於是教論咸服諸生競文相尚舊習一變新野大地易敝市娛游食其家公爲之贍於是教化所以興行縣公自徙倉米羨諸生蕭鄧齊公爲之贍於是教化所以興不啻數百公爲之贍於是教化所以興計監生行走於南監對讀公爲之贍於是教化所以興

王世貞曰余嘗過楊宮保宅見其家齊貴服奇寶交見何利而從之也

通令不能狀公指條陳之多所全活嘗路制道遣中使高太和山設醮途怙官府公　莫應且數萬民擾車馬貨中使得夜遁大當道數廢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上省覲王也文而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公豐頤長髯肩背負鍾

衣冠且佩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無教授也而市無名祝翁然公朝　王從容授古今賢相事爲說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書階乃已未幾　憲王不敬喪公爲書以遺其畧曰臣聞士達於照人無咎殺者本人情也今公家居十五年政成無少長莫不敬悼公七正容體後里中盜起白書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吾人吾助勦二年竟如言公安曾宜人生四子埃璘璋璞女俊幼尚先大夫出來按察副使潘東封宜人曾宜人者白山曾文簡女也性賢未數月文簡太早卽憐不內兒勉勵以道且倒箱度篋內不當當諸兒之女而裘公閒曾宜人拿以女歸是爲吳宜人生子九女阿嬌適勞子貞衰曾宜人之孫也曰子幼先夫人絕七歲衰宮人蚤寡然內分異以總照稱曰公十世爭尊考揖曰往哉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一年曰　十年不得亂其先是言余與公同舉進士甲後與內宜人爲友在是時子瑛璘採倪健先李祀鑒皆得子時先孫儀倪皆佐六人六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翊持培植之人。至于其
身學純實則介乎恕若出於天性有不可已。未言有
人民社稷係係痛之意。人於見日是以到任刑賞
得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一時之行以
無恐懼之少壯之年元氣充足自足以凝精而運思。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叫先大夫公家良言嘉
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沒有知當先大夫公家良言嘉
治時事且謂當路大臣宜有安攻公行事蓋皆古人全書日履踐犯染文其
藪公二公行事蓋皆古人全書日履踐犯染文其

最也長刺政事為閣上之始遂以倫等遷而
兢進者爭紀計恐後公實各公堅也不肯日日
顯親部曹門民事為國家建設家計不設七歲老
文宇為所重也於是日夜部中出納酒酒商旅
即美金二萬餘公悉錯鎰之副在當可歸見各大人
戲日汝當笑出貧今美二萬不已富乎公笑曰
至是始開戲言則為應曰公子承無寒當如今日
足矣於是相與促令設仕公去
理用事悍公挽法相比一日仗劍入也即以小
物倪遠亦必有義路大人奉有以
向祀剛愛矣公致仕時理遠人道俱之禁假官
御史從旁周故公曰祇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貌所
用日不得只有可見公乘假歸至徐州洪爾在假滿

奚物也我故逆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視人人之易與其處子者豈可信矣此全忠而名也當奚酉用兵印有得失此全忠而名也當

文事兵部多幸外功冒忌賞窓公動為劾已數窘詰之見不少屈及督滇運入京諸閘用事者固公名樂與結納冈亨酋謀之重子仲新盼公通如名後以名香為高以得往朝公門窮日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公不強之公不得已各設以酷使者穩入內殿急追逭日終公生集 卷之九 七

敗于其後劉公鴻公與王司馬非不知張及爭但成難為人耳公之處已著此公遇人無窮喜休戚相通不為尚氣而銀宵制人乃以公不便已人

酌于劉後之快而及代者全相反恐為恩予于涼下掌吃當考察其劉官三出榮公為吏部欲請決部為以四民作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陷智謀者感欲點之公日夜不少自非生平也功論之使自喻當日掌火不當負仁恭公亦是能夠理之害稍記也多詢倉庫之蠹以為奸賊公坐遷卜花糧三百石門且不測輸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皆識士也康特理鄉甲故以弁語別耳公陝人也陝人

疑弘景如文母恣相為引理急右衛其後呂與御史公各是赤鳴康之宛言之時以揚康也忽公忠厚之報終是乃見夫真功者場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蜕就令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

於永福非博學純實剛介平恕能明而不情者焉足以語此在人有古人陛洪而不求苟安心而不近

名出死力以甘心使天下之心皆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恭乎宜其直道行長吉以遂其持培植道州勝是以得久於位稱行之力若公者是足以為治之使自喻當時之職斯人也吾安得而見哉仁恭公亦是能夠理之害稱見畏已以自異。其始末嘗在公輩也外舅寒

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賈血則已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敗儀端理不飾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厲眩飾繼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為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撰斥死其於世豈無所裨哉此余所以論公行事而名婦而不厭也和史所遺皆志節烈夫遺言不敢忘忽病緣世俗別為剞傳抑亦備史闕文與或風於君子云爾

永新文竹周先生集　卷之九

子過永新寓列婦周節婦傳

歲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堂市而又聞有江周兩節婦者興匕乎有譚節婦風江營於朝周節同而遇異也里人王共悲悼焉子共是作周節婦傳節婦大此劉超邦之女也年十七歸周生養清無從養清由邑諸生鼓篋北雍強婦從行婦以姑衰疾侍朝夕救水湯藥越二年周生抱病歸風夜籲天請疾教最大故仲尼采之紀錄垂之千萬世而不湮沒哉夫應発不現交夫今國家歲遣重指使代狩察證問俗儀乎先王遺意史氏陳詩以觀民風二南而下獨楫舟有奇節功流有如拔茲土者揖隱拔俗翊世敦則諸君子所以

以不可乘而問之子曰是好之陷駭七子並相別
風後世矣突且旌之是重爲盜啓婦當夫之亡也
知有死耳卒之死以不死其夫受以其亡也下
第大甲民定自有久而不可共者在婦何心哉好何
心哉好而不忍紀七其夫者是故世知
勾踐滅吳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封　曾祖
人進宜人父德宗重參議公紀宜人長宜邑重參
公龍先生集　卷之九

見歸員外公生家政故貧事舅姑孝敬有實客之
事皆公閨職預事供具於堂室內無怠容
舅員外公率諸孫暨舅氏子婦入門
舅亡其遺以織紅自給不給門戶竭蹶于日
指令部向村柵亦竟日不改食諸如此等良多宜
人曰我不善治婦取怒爺大人耳大人名我也自
未大安坐與大設木當一日不自持恒聞亦言一
日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
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從外得歸
養之先大夫從外得歸

宅大慟曰兒何來耶即投杖取硯
突無煙突食遂半急投滾母也宜人重爲盜窃婦當夫之亡也
大人曰我飽罔不能宜人心
兒何忍也即又久而爭決然承
嗚呼患突生宜人　十九
年而貞公爭令守不得已務
狄夫爺令守曰勿令宜人
嘗鬱肉厄酒少慰兒心爭曰自
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生來
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
父宅無論已之成人負
而見大哭色沮者門戚
白日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
大遺言不問將何有見宜
上慟徒柏曰心全助君傳

心仝公名慶字雲帝教授之子也教授徙建昌諸子
爭於業儒獨公問陽扶侍無怠教授以公可托宗祀
交客日益免於喪務學儕輩推先之是時方事舉
舉有司及郡大夫以名聞公念教授死非行成其
自處優役不就而終身為甲人師甲人或延師者門
論嘆曰安得如吾門常若珍璧致之乎舒徐珍重公
笑能可否或先期今子爭有與於門仗門政猪公雅
長至相爭於道既為有力者所得則各選子弟來館
不能容其見重於士人如此終於子弟不得以

課習許事其立教自古勤舍思其在先之子弟入其
門無貴賤皆長者之禮一遵舊章六藝月而子仲
年生子協華六越月而子仲子仲子仲故業儒勤於書文
家故無盛衰收惟七自川徙居範圍安之內人相詩拙
恩威指乳兒嗟咨改以言語孫仁義禮政可乘則為
首不一應此等打扶家門人出入更多事隆日為患
終身久遠非日夕可日暗今早自門前投魯頭面
發赤不能忍辭之日次誠人照方治自門此日也悲
不復與見門日遂歸禁婦子往來不容一人至其門
如是者十餘年而協華冰消大明出其織紅令從師

東學且門汝宜力學志不克汝當成之若夢達回有
命吾不及逅望也以是協章爲諸生數十年無所遇
周安之卿其材今六十有六力衰矣猶編自給六
論日某自少嘉慶癸酉佩義事有所周輒思紀俾大侄
周寶其必知已乃與門有黃管婦者頗本識其子也家
丁巳督學宗使王公宗本訪余石蓮子中閒言世世
旌典鮮能盡舉余爲書曰命之表宅里於　朝廷誠
本易也體　朝廷德意致而布之下邑遵使具牘及
門存問此又何禁不足以風乎工鬱然起謝曰恨不

早聞之明年古水有問者二人出示之乃時婦當其
子得罪其性行嗚呼女婦本二人乃往七
以窮達改慮曾無
哇而疑似間足以
叙顛末陳節婦
陳節婦者里中陳
同管愛蓮香裏帥
慶某當龜身祝曰
誦曰是何死也問
友治女紅諸女皮敬婦笑相向年十九歸洪君二月
同倡促洪離洪以新婦未決劉教然曰男子安能顧
室耶亟爲治裝見出已慟有頃洪乃強往既歲餘
得兒即校也明年洪歸病垂抵家困篤不省人劉納
校洪懷中大慟曰汝不念汝此兒現內則遷室此極
也洪閒聲稱題頭割曰我負汝出百幸劉呼洪不
應乃以手擡頭觸地流血永與同死息爭七村婦
久不得死則走就高家人挽出之兒二歲又不得死
遂不食既數日又不得死家人懼日亂給日夕霰守

之無間劉乃抱校哭曰吾終不得與汝俱死即自
是哭必氣絕聲梏乃已閒者無不欷七日不飲七夜下氣免喪
家人疑其事洪曰設或不能留故爲詞當之寫乃
顏色此時曰汝只是嘿我乎急與言者絕不復見
即婦婬不與同牢即生不與多言常置其他也當
是時繈婦主其家劉奉閒如所生閒亦視七橘愛
之兒其日夕聞声納絣蔬食常無如何喪時勉令肉食
劉泣對曰我寡婦也爲敢當此校稍長教之一舉于
鄉且娶矣將遂之不止負當日我不負汝而負我

亦七十餘與劉事類又且無子今納諸日後也而里中留生猶母亦為人所痛是天地大取有不待姓而勤者則吳昌劉生而異兆但若嗚之日性善常也不待教習者異也書法津而不染始具稱矣夫雖若表異也異矣而失旌於兆也何尤

田心象傳

象溪張君名幼植字楠郡吉水田心名家也少頴敏

不治世間語於非義在自絕以身仕吐舌耳等同寢起。吏食忘手故人也故木當軒去左右也君子奉親世力免雪四人頭宴合絕不能以辭色假人即降以日便開貝不羊舉匕去之忙忽改謀拔足語其倫職以故人鮮得與之交然愛服中信義為即固莫有過下君者什為諸生至友人為府家監中年罷舉業

家亦落莫君往來一不減少時藍既貧老無子病且
死君日夕撫恤心田心太監家數里而
隔一水往來如比鄰往慕歸未嘗少輟比舉親喪未
棺斂經紀其後無異慽乃已此非有所待也然或以
爲少年故交未忘情耳當貢京師時適與邑中貢
士張晃爲同舍張被罪貲而家僧病且死以後事屬
君七踐諾扎諱目藏喪侠食其子至歸掘窄窆已
貧于張不少損也家君老年遂通典重具所爲於是
縣大夫表揚禮之以爲可以矜式人士君亦以此自
許到日申未嘗有改渝孟孫大夫
亦未嘗不然七也君
得品疫君條救急劑跪日亦病令君猶延命
盃後事令舉而君病已危不能起囑已不
能下遂闔脊後于日亦卒是爲萬曆己未四月二十
八日距其生弘治乙卯年正六十有五余往哭之哀
篤偕善人等偕而天令
令天閻令君七之行事固不可究閻仅其半爲之
傳遂其子客但亦以
傳爲君自

翁管門老人心惡醫藥以是不起或告君令治令如客
浪稍大君日夕偕臨計鳴呼推君之心何所不至比
兩事設位寫之罪使君不且待
而盧君其子生孝友倜七自足不況觀君者固有在
也人之强於善者只有名義耳夫名義者耳目
之所可及未若默諸其心也緑諸心固有耳目不及
者矣君子人哉昔而安者頸於心覺其不義門一物
之傾不使魂焉其昔取井其有乎不昔以祝故交其
訃其昔隱忽於其好乎君之宦一郡邑悟主耳使其

位稍選處風波鹿焉申卓然倒立其根絕能作貪惰
當小編載自君之先占水多紳先生其行事大抵守
已可負他狗各成約行之竟終其身不爲妄出蓋有
口師心未作而不務所謂新奇取數蓋又其一驗也
笠世之資於君者乃哲不已呼君則已矣有如閻
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親而閻之況風豈無
動然而興嗟嘆然正趣敬者乎

族姪孫後學男士寶 重校
六世孫天衢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譯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 時

見羲說

均之八卦庖羲氏先天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視近取見乎時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故奇偶二畫而已

以象之一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是卦畫者庖羲氏之文謂圖無文者非知圖者也圖之文不

陰陽消長之象叫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於先天何居且夫先天者合天人地之所由始是天地所不能與也而況於人乎夫安知其逆順與否而又安所據而圖之故嘗試合之先天其深後天即其委也善窮源者必循其委即變化之所由始尚天理可推矣是故觀圖之自震而離而兌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乎陰主於退而來復來復者反本者也故曰逆六逆而反也則入無之當也一者混沌而天地之變化順矣聖

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門之一晝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自觀此而大地叫見也今則日之始也日淨淨忱惚地北洶湧仆馮有無不見全思冥有所不能及其自所不能及其自易遂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靜有無常主乎天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之化而名之曰易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其不窮終不離於一而言謂之道一陰一陽之謂也觀圖之自震而離而兌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乎陰主於退而來復來復者反本者也故曰逆六逆而反也則入無之當也一者混沌而天地之變化順矣聖人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視近取見乎時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故奇偶二畫而已

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執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執知夫夜氣之先日升也執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執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執知夫大極之先天地也是包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故曰通神明類萬物不出於有無之相因風氣漸洗情偽相成刻聖紹作皆因時以抹弊於是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劾其動及其久也意義繁陥書聚諸家之學競起而莫之考文是故徇於有者見動而不見靜於是刑法名理功能之說與其蔽也常外馳而不自止是化物者也陷於無者見靜而不見動於是偏偏苦空虛寂之說興其蔽也常內攖而不相應是絕物者也心化物者斥無為之迹為同修或舍見為異端惡化物者病有為之迹為同修或未能超後天之情以證先天之源而求一致者則又未能超後天之情以證先天之源而不免執見以為本抱義氏之學隱而不見者數千年於茲矣於數千年之後諸家紛紜之中採往聖未言之意同志之士以其學未有不學而中心安仁者是以必屬之士彼愛親敬長此心不容遏者也昌北念息之微推而至於天地變化胎合洞徹渾一無二其

推之可同于天地與乎十仁吾知其願學矣

天命說

曲之言自然而不容强者頻名之曰天有所賦予而不可違者類名之曰命委之天命則一毫絲毫措置之力大抵皆無所施此人人而知之也雖然亦有不自知者矣自吾知有生也而觀乾為而言動而愛親敬長惡幼為有一不足者乎謂則誘之誰則使之惟其自有生而足也則其生也若有賦予之者而其所自足者又皆自有生而然此獨可以私意加乎

其間哉聖賢者以爲吾之心固有若然者矣而言性者加或失之乃名之曰人命之謂性其言天命者又失之也乃復訓之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至於是不待師友之借投諸書之訓釋而吾之心固已昭然無隱矣雖然如此而觀聽可矣說而援七聖所謂天命者乎推而論之言有所話動有所為愛有所強敬有所飾惡有所藏非有誘其中而使之然乎此雖加以師友之益諸書之澤而吾心之欲其昭然無隱不可得也於是聖賢者以為吾之心固又有若然者矣乃復示吾人以學七也者乃以學吾之心也學其所謂天命而去其不出於天命者也不由於天命者有也兒吾有以為之有以致之也有以為之有以致之非他也即吾之視聽言動思乎中者是也自沙先生有見於是也其言曰聲以自然為宗言希人也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良知者自然之知無二言也皆所以致其命者也至命者弗去之也知命為之主也俟命者所適也方命者弗去是也學者之事也學不述於人命不可以自盡心七

乎余謂曰有孔子之志學而後可以語不惑不惑者
於天命之性學之而不能者也力行而不疑者
也日用而無不知也加於不惑矣審江如曰此聖人
之事在則安能爲哉爲聖爲賢之事在則安能爲哉爲賢爲
謂字語耶其謂莫之致者又何以異也今之
以言詩人者多託之長生長生無是也而其言有
曰無論前與後分彼將曰然則吾不以爲高夫自恨
懼心以是取辱豈正之
爲後說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

九

禮有無子與亡後行之乎後也不忘其在陽而爲之
喪不忘其不食而爲之祭不忘其父母之無養有
爲之主是 者事生事也身子 不得以兼
情有所專也不得以並 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而
以其父母非其父母爲此者至周也夫舍其父母之
情而爲人後此非得已也而 有利於其間則有無
之之心矣利於人而舍其父母不可通也孔子明於
義利之辨爲人後者不得入其意以爲當人之不可
也以其無利之之心而又能行乎其不忍也嗚呼世

之名有而實亡與實同而名異者可勝道哉日書其
事以為記變而為說禮者參攷之

日傳日九說

月本無光借日為光此必古語宋儒問而不察以黑
乙說之與今異之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傳曰日
月盈則昃考日最生明旁死魄比日言月之生死皆
動也日之象則毛比乃神也日本日行而我於日此象次第之
象則烏比乃神也日本日行而我於日此象次第之
文也乾交於坤而為坎坎為月傳其中之陽兒之畫也
陽明陰暗於本無光其光則陽之發也故謂之傷九
蓋指其生死盈虧不定而言之也故一月之名謂之
朔比之為言嗽也猶曰死而復蘇其字從比言
月至此遠而又也順則光遠則生數往者順往者遠
也邻來者遠來者伸也嗚呼有能知遠之義者其於
道也庶幾乎

雙壽圖說

昔孟子以文母俱有為君子之一樂而即以不慊不

性命之真以為非備有不足以悅乎親
不足以悅乎親且亦不足以為君子矣不然世之具
慶者何限其皆謂之樂矣乎葛山王生安器游予門
幼與語孔門之樂晚乃益有意乎尋之也一日持其
父思貞翁之言以求之古圖之曰日月以明生傳
年代考而思貞以七十為之壽曰生乎
故特自文其父之壽之子
體也自子之外固必生
之有不動色名子使其

念菴先生集
但圖此其見之列者終也
小其樂矣子於生
道而已矣

新

良知辨

子問於龍溪子曰吾記照光樓名何以良知說耶龍溪子曰昔者成觸神應感大悟始與管人一也實以寂感以收攝否。子曰是須收攝否。子曰若是思而得問耳至謂集大成則已出於學。龍溪子曰其中與其至者卒未之明言豈待人參悟與體會同斯辨矣。僕曰能淡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點寂歸寂者心猶矣。良知本神應無照應者義實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 論

知未嘗增損也。子曰垂人弯弧子不能曰不能開牧揚以歸寂於子何有曰吾人不學。曰良知有敬可乎。曰然。曰然則良知已。子應有言矣不可。下明得舍明大。不有存乎。參明良知則無為矣孔子當曰我則異於是無增損乎。故曰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以者理之帝也。是謂性。不易是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就命之主也。是謂學。仁性而不知辨欲失之妄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盡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也。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免見以意加也。

四聖脈

安之高尹之任惠之和與孔子卒不同者孟子屢引而不發乃有安於吾不能言也。引孔門弟子之言以告曰者皆其意思而門人問耳至謂集大成則已出其意之自得我大明者之於聖學伯學者之於天命也學不本於吾人猶射不持人止論經力有餘或過其鵠而之中不可矣夫與惠忘孜也而未能盡性全命與為猶有間名也孔子希人是謂全命全命者盡心知性之謂也

忘孜脩行之恥也全合希人之在也學見於行則有跡有跡則有可象有可象則有遺及其已各有所以其所遺皆無形意者之留故曰生乎遺於天則無為無為不為矣孔子當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惜哉氣子之此意不得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告之子貢而不能相收名子其既知孔子之所指予

物辨

論古和者以為類指種香瓜者直剖去

物則知能騰古剏雄尾下鼢春泥繁雜夜燭收解是無知者有知無見者有見也然則知不係心見不惡目動於心者知必不忠物蔽其心不能物蔽其目不見人

昭穆辯

古之昭穆以世耶不拘子孫相比爲說耶然世之昭穆者所謂隔世相考之高曾祖禰下至於小子五世共兄弟稱如果以世耶則高曾之思及子孫之中加以啓閉而後見七世之內不可慕也豈無位則其祖不可宗也七世之內不可慕也豈無

二主豈容一廟五主乎既不可及父子兩世而高曾祖禰俱祧則於子孫之中加以啓閉而後見者必有定說始謀所疑以爲詳考

日晷辯

日晷本元大史郭守敬主之今長日之刻尺十以爲四之卧石主刻尺十以爲四之卧石主刻尺十以爲四之卧石主

以副日晷日此非古州也聽而止後十年范山劉
子門日晷出其制以告不甚解乃為之算復以告
舊制夏至後表一尺春分與立秋後表八分在下
冬至後表五尺八分與立春後表六分在上冬
夏表準今木工尺正一寸今以京師當之約四十
分強西安日午少晉表大原二十八少南二十
七少大名十六東平十五六嵩山十五開
封二十四大梁滄中二十二十
雄揚州二十以日晷考之二十五

嘉定二年僧仲一十六度留十九宇自長安
以下夏至表皆六尺五分冬至表皆十尺分之
以為準其長又當以日晷考之

十分度之一秋分前一日表長六尺一寸二分
一秋分後一日表長六尺一寸二分
尺之五分之一十分之一
表法又按唐大衍地術冬至晝漏刻四十
如東西地術冬表
西邊西減申酉朝日

木簡長七寸博二寸中高長五寸五分博一寸書

時刻南起午北至寅戌狎來疏之五寸五分之內
午四分已未五分辰申一寸卯酉一寸寅戌五分

午四畫之狎來數往八刻寅戌一晝除刻之半德
時刻八畫之準八刻其分寸少木工尺不復減刻
木工尺有如以代準尺以代準尺之一寸當今尺
寸當刻加一寸為之準尺之一寸以京師之一寸
折為六分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
以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
穴內為下穴以名表四周下陷為水泉取平景深
二分徑一分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
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
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
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
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
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準尺之一寸為
準尺之一寸

一真箴

君谷去神棲久孝將美憲根必苗本始天地之性
在人爲坤事魄無方心實不倚惟孔覺立極陳紀
不失天真日然而已知以物遷志爲氣使百骸有
諸用盡勉壁之幻偶機不由役即爲由是有無矣君
有思希聖莫先反已在身所由在意之指言或有徐
有不相比旗將負疫譙蒙蔽猗假寐一到遐魂千里
電面自顯境非昌接何異吉之日非真閑目不外營

如優索養加湯飲水得寸可寸知此保此持之終身
可以久視

慎齋箴

慎哉慎哉有身實難出門如賓戒臨于危一步一安豈俟行坐
周道乎七漸七之石亦既鑿四毋自偏仰不作宰
毋曰予邁尚緊予郎飲食日用史日靡氐靡膜有他
以觀遺式

銘

商在銘其月

雙江先生之訪在蓮也授柊簽陛嶼峰取足有若
損壞隨即申律七竅陰陽盈心養子優寓日而未
始警惕者也萬物資生非人有知已幾不可強
以爲故有道存則失所處以爲故不過期得哲士
鮮然苟不於矣有遐有遠爲召的井改邑

小硯銘

其廉若夷其長不爲擇筐一到遐魂千里

吾以爲身之規

方幌銘

質之剛德之方靜而有常中玄工光燄之無疆匪余
爾敏口人文之用章

月圃魯氏宗譜序

月圃魯氏宗譜曰堂曰明德集二堂曰五倫五
常曰厚本堂曰尊祖堂曰敬宗堂曰收族堂曰
尊而廣之門門二序前啓綽樓次危棨度度地
爲尺脩二百五十爲一丈一丈爲一步一步爲
百八十方圃爲氏宗祠也
曾之先居豫章徙廬陵延楷始至宋朴再徙泰

和文侯七世宏弼提來湖南又十世寶慶初列如
傳以死捍流忠懇忠懇有弟如龍列新州文類其
兄四世後南新甫徙檀樹巷至今有祠祀三公一
甫一以賢貴一以始徙禮也三傳爲遼海翁子承
徙韋家巷翁篤行恃時　國初坐誅商戍遼左大
厚轉服卧幻悅之晚召代歸子們思幸還孫士俊
士敏士鴻七義請戍二兄得旨士俊早逝士敏揚
子姪徙今月同俊冉侍急留拒而自留去子才寇
金境教令敏以仲子知州瑞貴封光山知縣孫勉
孟養先生集　卷之十　四
敏五井鹽課大使大使生才達以子山東按察使
于琪貴封郎中知州稽移文永年請遠導任貴
陽知縣憲留孫子冕訓導豐州而杜陽子才決爲
湖廣布政參議自居月因未踰五服與貴相暱諸
生靠出啜負時名族日衍肆於是長老伯烈子晚
肅遠子才悉賢郎中杜陽子才達諸生金瑄子于
乾參議子于鑑合豐州按察僉事貴群從同心一辭
本始出於惠愍於義豈叫卜既獲吉飲林龙
工爰建堂宇遂定祀儀晚乾歲事四月遼海服在
高祖伯恩御魯俊敏始還親則上父匪弼振義易
有遺言宜徙且報成以妣從遼海而下引七純七
上遷下徙庶叔遷遂復因子乾昌文牲不用廣明
時或間祀四世於今匪倍禮也三傳爲遼海翁子承
君子論及其高祖於右匪倍不倍於明時日
慶哉景振爲制以匪代遷遂章數隆殺貴賤然
皆外如都宮照握異處主無二尊文至侈也爾雅
宜有來爾廟曰廟與爾曰祢今祠皆寢非廟也遼
東籌羽不登下皆門世建其不門設乎且夫始從
海父子將遂忽諸阿嵐始揆八、字朱推祀爭始祖
不嫌酌古竹未脩也是故於其義疏明
藏於祠七有事附高島者義疏明
與神生諸心遠於祠門焉可侵寧得曰不倍不倍
已哉乃勒塔詩志故保事七者紀於詩曰
留著泰和民繁出貫橦卷文淡世遇世四行直至杜
匪遼海翁詩書塞上莫貴頂創於義豈叫卜既獲吉飲林龙
發柏發培二幹百葉文學敏博上揚休宇良令惠

跋江門揩南卷後

按先生二十有七從吳聘君歸而苦心考索者三年閉戶默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此詩自叙在戊申癸巳後是時四十有六蓋其自得久矣頗收斂靜養以俟時代守如默窺門啓其間忽入室然者晦不久則光不大固先生進道之日也今人從事於學既乏靜專又務發露如是而欲與古人上下帝堯烏可得哉此之謂揩南卷

跋陽明先生與俞秉謙書

陽明先生與俞秉謙書在嘉靖丙戌又二年乙亥生蓬有南康之役是時公自永豐來見先生盡以近日所得得者切七箇之旨悉心印證而先生盡以近望之車可知矣大萬物一體之仁學發之至宋明道始為教指其後西銘一篇程門揮其精義自是世以文義七之後先生出孔門一脈幾於絶矣故學以為先生一自之說亦可也今珍重是書既納諸石乃以原柄付諸工　以其真蹟宅無急爭

跋白沙和求齋詩

同年孟長大遠子繼貞省余持四手卷以示其一白沙先生與嘉甘泉和詩考其時益先生壯召寓泰岳作後有東白求跋語云公連記白沙也東白高蹈於退隱非古人之心其誰是似未足以窺先生大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主其往來應酬不留彼此以隱爲高者最公有言曰吾其非鳥獸不可與同群吾之高者此也夫豈以相質伯無疑於是當之矣卷之十

之外而年實相後是不可不書於手以見先生所書前後風資處淳又得拜手展閱此者其有已矣吉白耶

跋道書曾子後

右濂溪先生學以無欲爲千古大旨指要易通始之以誠則曰誠無爲終之以良則曰良工爲也爲不止矣夫白克齋和仲君之私焉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成德其功名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欲者至逆道逆爭逆爭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逆道逆爭方有輔於是而誠未能得其所以言也柔子某與語見其書此定交若子方有輔於是而誠未能得其所以言也柔子某與語見其書此定交若亦學七爲若不及嗚呼

日月忘久其無窮杜生哉

跋九思圖

古者男子生志弧矢示有事四方及其長也受弧以天地也故丈夫自許井斯人之孔與而顏所與書必好讀而成誦自戰士則必弧矢而後已非尚雲同陳未嘗無對也不幸余而蹙乃猶曰隱君以永志然則平人之不可見乎余少慕玄虛思世事不知其於聖人也已而洗耳羽化奔霆之與態望情景相迫然大有得於中者無所為於外然大丈夫君子處於世必後見陶人貞士退則市如既青而類高山調召七佑

其可品此名固取大明一統國志之文非本李澤民輿地圖為西峰九逵小國其實九逵志大夫達東萊州圖詩泉年後郡陽西門二字為郡宜府圖志亦本

現洪先獨過家故出以示此有之文波百遍書不能
讀手澤存焉耳此人之全付也見世貝手掛最典先
始畏先若見嬖宇即楨幹之典之不令人引義大有先
始取論內然已不落事別矣得公是出自四
十二年之後邪得之公著二十餘年自典先始集先
劉亦在非歲若司家之信同故其事宜不可也
凄然秋風在戶

宋有天下二百年政和前是一天地靖康後又一天

地景象後又一天地矣余讀景炎五月詔有曰玩惕
於尚可爲之時醒讓此不忍言之禍嗚呼
安得使政和之君臣聞是語哀痛改圖靖康戊人月庶犯
郊畿其冬重讀是錄不覺淚落

陶靖節贊

先生自況無懷葛天又易似之點畫之言止酒而醉
其志若天地無孔孟夷齊孰賢
顯王部門吉泉潘公贊
公名旦字希周豫出治末年進士江南發源人
君子之道所重持身貴具有位職在憂民乾乾司空
終始匪懈鬼魅盜獄有勤無戚潛不中梗盜不內發
當途何力我且我色孰能凌之

帝監孔明晉位錫爵又何加之
公治之遺愛同是程鄭者之
廬江劉尊黃君復卷贊
中刺庭訓好古所先其公尚學師友門源比客上面
成遊舍寄一命而遊引年考弟之心垂老不變文字
之辨雖病脩陰考八十之前而設不後同二難之後
而業有傳應幾可以忘倫於日月德命於天矣乎
詩亡眸道經起名家承學擷宗統探荒遐振七先生

彌時之對語頗實從同源春沛人曰茂淑庵中門安
問道于庭楊為省記錄修以誠身平為政侍卒君偶
行港未病庭有臭食卑無夜呼蹤境逼忍為海輸通
考城鄭色慍何仁位在其勝余敢所食養金不入
睦石宮中矿自記學圃化簡嘉圃塘遺來卷跡
爰事刑部沉石月哭比的伏臘專同邦留與同
鄭失喜寵宗老曰嗟春家無怨後笔曰嗟為人不倦
爰容爰搜有容有仇仇曰嗟為人不倦
毋乘于老有求其對覺視數免蹄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　二十七

都察院都御史一月陽分致仕送

公負奇氣風成於文容如玉山才名春雲見鉅儿敏
赤剛而闕無堅不摧能矜於細慧人之言制有伸
淑人之心患在保民艱簡而指遂威德兼既乾乾
緒紳動色寂為野處于場于國人慟器受公懷過取
夫子圖治日夕召公不來求以為風

北山龍君貨

玲乎青衿非儒術之拘身平黃綬無官誘之累此
夫也若其處三事之殷人百蠻之區報服未定勝任

況余幼兮見君君倜儻兮不羣年既壻兮壽城都曰
烟兮有同坐里門兮今久訓發上岸兮起酣嗟星祭兮
來月豈伊人兮流徠如齊俠兮志夫舉余世兮交堅
君胡爲兮莫留蹔儀容兮永傳

宮保大宰文莊羅公贊 并序

文莊公既牽之七年仲子郡守珝奉公遺像俾洪
先識其爵氏子題洪九再拜嗟曰古之名賢俱同
流聲無極閒者莫不詢其閭里詳其狀貌年高位
若以忽其愚慕如古席記述其或畧爾弗考將以
爲史有闕文名者闕觀深遠像君之間識者猶
有高下世事之升降公一代鉅人由處像回通古
論評經說大史之所必書尚友者之所深論誠不
可無識也敬書其題附以贊辭珝藏今之賢曰

當者知以理爲宗執是訓式吉斯行從公宦自吉
出於平閭南榮有餘持器詳以
四十始覺彼此同心聖賢可學既清於我益謹行義
觀過斯之過過日月以暮謹終如始乃以恒
處其逸而忘其形之物七者乘
小物克勤爲章不忘本以孝
忘讓與光司馬洛陽

榮耕劉君贊

敦出貴齋弗化于習執榮官遊遊從遊公特立惟祖有遺
志謙與光司馬洛陽當寧春頒武祺滇滇先民察
築名辨黨碑智先記墓百寵無驚不擬何懼書拜公

譯政暨之智出宮試計效不貲余豈若人惟財是孚
乘徐若穢疏夫獨令爰取員郎敦勤爺官不負朕
甘心樂且匪樂斯耕惟安可久耜力而食明后無咎
世甲首發如播有秋穗褒在茲尚念諮謀

進士鹽公贊

吳性仁不列以方其行矯七亦異以良性之方矣
處貧而系無他僅足以室有孟光白之良矣題是
標而煩於事長見以庭有伯康年老而逐業未施昔
蓋可翰不可留七尺之幹至其不可犯而可傳者其

性方刊之固乎

明水陳公贊

乾乎獨立略與開有如望弗下而像先生問其靜默
無所思而當惟不眛門其動罔有所撓而民加自化
終歲含樂忘歸風馳句一仁諸兒方品書物者舉
然興之而況若有見久別者矣公無言而恥之無聲
而呼其心之疏然歟其日之寂然歟

李南屏公贊

萬全會與惟公是悅公曰伊部南屏李氏昔公之出
自尚錄先作上井田那閭政觀迨其既歸遺蒙守哩
歌盛德明將遷陶德實不自私教以時通佐七了佩
扶長撝卑望洩孔揚有與有式有來恭敬楚敢弗傍
公實倡導天倫平康其跡維跨其心則光載視芳儀
肅七如對國寶之華惟衆余論

四川右布政使東谷歐公贊

君子由庭有如臨淵方其未遇慮色猶色亦既得路
山氓瞰該物洛泣百氏交態意中出意況外立說
佑漢探奇爾滯通輸陵今范大名以升以賢作舟

多士同登水曹載北部再試會陵監運陳之重
人乃論罕都哲效能惟仁不刻申抑乃德侮者行時
行易先暢經運惠資貴陽第士名幣之職川自陽
卓足之成不謀綢視鈞鼎彩為繁之車掃蛇
習靜剛詠奚歌何梅悔詩與書又伯益之遐陽剛儒
迅頗址年易無均有卞吉占陽子除子守同子儀已
行險儆前常本土惟温是務而堅勿懈而堅勿懲而
而不易修和能酬世軌謂道遠適予同歸介特形氣
有生見伍入十四年乘化返正人壽謂何斯則順命

序

田游錄前序　田辯錄後序
重刻一峯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重刻文山集序
前學士文集序　雪浪閣集序
別季擅坡序　流芳集序
水厓集序　續刻南嶽志序
白滸詩集序　夏門劉氏重刻宗範序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一　目錄　二十五
忠愛錄序　皇明古安進士錄序
峽江縣志序　海豐縣志序
周七泉遺稿序　蜉蝣說贈劉氏文獻序
昭陵實錄序　劉桂隱文集序
贈慈德姪令遜安序　忠惠賓紀序
署督竜公八十序　劉晴川公六十序
秀川堰遜序　東郭公六十序
劉兩峯六十序　雙江公七十序
劉龍山七十序

姪孫 復陽 男士 瓚 重校
六世孫大衡 男龍 坤
五世孫雨 男廷衛 謹梓
六世孫 隆 男龍 光

田居錄序

雙江先生繫留狐岑年而後得友其繫也身不能非
拥砥不貽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著聖
之言涉於日者不慮而得發之於身動則有信悅日
益日長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
息矣而足非之明斯亦不得而默因自省曰昔之
役七者具逐於已發而今者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
其動而不知返也吾於斯信矣而況有
為之上者耶夫爭勞如
公卷七十一 羅先生集 二

曙事不虛時現疑安得
明寢啟之叔時領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陷
衛日陽明子所謂良知不假社慶於鄉洪先與洛村
嶽君問先生言必上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
先生逮達之境上合道體自勝之無
名君敏也其容儻然其氣爽然其心洞然而素自是
洪先曰吾學也固嘗耑明斯可以揩敕而捍之質之
於知言者

田居錄後序

余讀雙江聶君田居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
有據矣已而察之識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
吾之心無時可思明於見在亦呼有時而清也又
嘗疑精可得之以虛無言其所以與否也書之心書
益日長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
息矣而足非之明斯亦不得而默因自省曰昔之
役七者具逐於已發而今者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
其動而不知返也吾於斯信矣而況有
為之上者耶夫爭勞如
公卷七十一 羅先生集 二

一區區而察之識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
吾之心無時可思明於見在亦呼有時而清也又
嘗疑精可得之以虛無言其所以與否也書之心書
益日長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
息矣而足非之明斯亦不得而默因自省曰昔之
役七者具逐於已發而今者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
其動而不知返也吾於斯信矣而況有
為之上者耶夫爭勞如

日用不覺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
復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於虛者其
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本也故曰明覺自
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言之者也
寂者其體也感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也通物也照事理之
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體貫乎之日者也日
不能不發而為晝不能不發而為晝物謂物以為
視謂視以為日其果有可指乎吾與點也浴沂詠歸
亦各言其志而已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也者
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者同加
異耶彼以得之心者為一之體統為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曰呼使有
子者然其尚能開言而唯于大誥君亦各以其得之
心者為告因未暇為長知釋也子以心體日有同於
子曰寂感於日受與必曰視者寂也物之不留者寂
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日之所以能

視而不容易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
復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於虛者其本
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本也故曰明覺自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
感內外而言之者也寂者其體也感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也通物也照事理之
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體貫乎之日者也日
不能不發而為晝不能不發而為晝物謂物以為
視謂視以為日其果有可指乎吾與點也浴沂詠歸
亦各言其志而已矣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也者
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者同加
異耶彼以得之心者為一之體統為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曰呼使有
子者然其尚能開言而唯于大誥君亦各以其得之
心者為告因未暇為長知釋也子以心體日有同於
子曰寂感於日受與必曰視者寂也物之不留者寂
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日之所以能

之境無城市忻色以亂其當蓋未幾而是錄作其日
用神足閒而益辨非辨於用者也而余爲之言者
亦若辨焉在哉益余用而後能知又信于末言故也

重刻一峯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頫以歛其成宏
而爲雷霆流而爲風雨慘而爲霜雪怒而爲山狀奔
而爲湍瀾具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
於人爲剛毅爲果敢爲育逢爲無撓頑得之而諸欲
亡吝之而興蹝熄用之而翠妍屏四表寧而不用則
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其大
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

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行雖孚
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衆
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殍輒解以與而身
無完裘今之言處貧賤者未必皆因於衣食者也因
於衣食者少矣至於衆口倀倀公衆咻幾
使之棄擲弃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
能使之變節操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

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名位不能
使之榮擅弄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
能使之變節操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尚何有哉

重刻一峯集序

諸儒理學真語序

古之學者孰多古也各得其本心向乎力其未得也必皆出智以入所入之途紛有不同而其爲力皆若有不容已者然其不已於力而後已未有不出於誠悃其才行與智與後所得者不侵於外既得矣於其心已不能有所意必況欲託其所從入哉於心正然光於人之言哉聖賢所以示人之道門雖有逢江之水則皆所由入也皆同中矣同祝向之異同者終不免於務的門戶得失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之道門雖有逢江之水則皆所由入也皆同中矣

近世凡士有五家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爲苟得其人自有擇矣非其人不得以爲游談乎大游談者不必其違於事之智也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也嗚呼吾已不能自免於此而復憂人乎明知吾必有止之者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漆洛割閩浙大儒出而其說益詳說之詳具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律例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則必求所以爲用力之方欲其

之日以爲有陰合則人且以杜撰譏之於是上宋以來陸子靜子有無忘忘十百卷件件連數十百卷件件轉相駁難至於往往動靜之有無動靜之有無無忘無忘之有無動靜之有無轉相駁難至於沒向貧根根盤無以見聖人用意之秘無以使人心服也之氣甲經救經有是厄也我　朝卓學如推薦後絶急於焉到之幾冒忘累忘轉忘之其先生今先生牛抱津非之責負不悖農洪先弱冠登老吾吾卜無咎老吾吾卜無咎閑永不爲的以開明爲始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先七不息不與以是已爲憊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和緊帶如太虛爲緊以通世無礙經綸取舍馳驟之流不求人知爲至其他一切法門支離經綸取舍馳驟之流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搖其聽益不但門友之助與不雖佛老之緒餘真可調雌雄不常有交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善胜七於隱脩照省而日以徒事講論爲切戚得其則者未之容契固莫知先生之爲深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習故其簡靜近於

夙成無迹位之慎故其知命於是上宋以來陸子靜子有無忘忘十百卷件件連數十百卷件件轉相駁難至於往往動靜之有無動靜之有無無忘無忘之有無動靜之有無轉相駁難至於沒向貧根根盤無以見聖人用意之秘無以使人心服也之氣甲經救經有是厄也我　朝卓學如推薦後絶急於焉到之幾冒忘累忘轉忘之其先生今先生牛抱津非之責負不悖農洪先弱冠登老吾吾卜無咎老吾吾卜無咎閑永不爲的以開明爲始以自作主宰不致纖毫之力爲功以先七不息不與以是已爲憊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爲用以脫然和緊帶如太虛爲緊以通世無礙經綸取舍馳驟之流不求人知爲至其他一切法門支離經綸取舍馳驟之流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搖其聽益不但門友之助與不雖佛老之緒餘真可調雌雄不常有交已而見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善胜七於隱脩照省而日以徒事講論爲切戚得其則者未之容契固莫知先生之爲深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習故其簡靜近於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凡十卷公子自編刻於浚遠堂中承祖安公之命於公之孫宋公景初令贛州時得善本而校正之又得善本而校正之公之孫宋公景初令贛州時得善本而校正之又得善本而校正之公之孫宋公景初令贛州時得善本而校正之又得善本而校正之

余仁序所以使刻之意當親孟子論北宮黝子
之養勇而有威烏獲其不挫與任懼者若詘體肯安
綱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大二子憑氣者也猶有待之
列者以主於中劒其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儒
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其
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水上而遷遷起華
龜力主和議首應詔斁其罪乞斬之以安刑穆且自
罷兇改洪州復自罷寧周故事汉信臣召丁
邛而節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知玉堂

前爲臺臣論罷後乘學士院事創作貴效迫大帝旨之
如仁宗己酉權學士院事創作貴效迫大帝旨之者最及其
罷其少監及除淮南運判又論之遠另錢若干緡
牧什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時人謂若有
兵革穀大之委而國事他日又無不依之者
當其勝迟者志當一朝一夕之故也

論治人術實伊軍記謂公論無二日年義
役力既不支猶以判閤之位
十之功勞念久而降无不及
人臣之義莫不以爲是也
知其順理而不怠最有以
則處死者人必不謂不幸而
或疑之遽氣而遽能原其所
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日日始

公風鳴之意云是效矣

留守士文集序

始公起果山晉二龍而後此起起復者數矣以自號富足與第門高居也是起起復者數矣以自號富足與第門高居也必資孰累焉曰然曰然曰然公大相期于門自門近舉其高與東山似配而參于斯紹爾曰乃至祝融之峯白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終藏一谷橫四十里蓋援神維入漢祀特立而數郡山井其倫也又數年入征蹕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衡一體

公生性好物同有至命者事後世見尚爲知命世矣乎大不幸而此時也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能大抵不免於屢能則知夫總事同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爲之具而非先生所願亦而天下事多不可爲而不爲之動志之如所食者益如此彼擬先生於愚氣而徒自幸其簡者其簡者然於此吾子余生先生之邪想慕其下生後以身處深有感於登氣之流曰庶幾其生後以身處深有感於登氣之流曰庶幾其善際　成化之初吏治寬平生後以身處深有感於登氣之流曰庶幾其善際　成化之初吏治寬平生後以身處深有感於登氣之流曰庶幾其

當事白冤昆陽白有太白之變公時爲吏部郎中上疏言災異由臣下專政公之意蓋以是果貴貴之義何如也曰公之知公者史也曰公之知公者史也名者志其實以副實實之名實以副實實之名實名志其實以副實實之名實名志其實以副實實之名實名者志其實以副實實之名實名者志其實以副實實之名實名者

不事鳩拙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綴錄凡十卷未加益次稍刱其僞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存胸尺寸門戶不由積累一鑒也嗚呼覽者其鄙人中之岳安在無徒商卑之梗哉

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司空圖所謂必考其幽懷以寫所好召七見名山大川多假僧舍則指當石泉資其勝概水而賈勇起者參差不一見則輒欲題詩其上而苦於無紙筆或得殘楮敗墨則亟亟濕之以舌隨手為急就章不暇計工拙也每歸而自笑其不可久作也東丘故為高水監齋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七道製乃入水見之輒習劍於觀中大其後昆遂得道證仙事亦其心之所寓也

遊壁閣中所見院商而其傳聞又皆繇是也閱其集者以為何如耶大既不能忘山而又安知山之不能忘人乎而況其自謂乃之父生其用而必假神物明妹於人而況於人而況其不能忘之耶若以各故其所假之藥之多寡而水狀者不休亦皆假氣之故其人與山足乃留連山水而不敢加之於吾甲賢也亦宜矣

以其大道近而致之專耶大道則不累於外而已

四方其下而役裹者爭也譬夫盜徒相彼然設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故因序其事

七而合以驗之

別李檀坡序

襄陽檀坡李君爲吉水分教不及三年擢閬陽攺論以行李君爲人敦謹心血而行慈諸生免不相處申今明帝調官未三年不易擢而在棧官爲九卿諸生阮嘉其遠慕其去而李君亦若有感七者閬陽果閒閬陽其治生官無不感七以閬陽果閒閬陽其治生官無不感七以閬陽果閒閬陽其治生官無不感七以

報會場上賊翅圍營罪當大辟張承疑爲劉六發軍
問其家劉不得脫乃敲殺指揮及諸官軍既前圍與
鄉里慟哭別去遂翅採州縣白比血淚由東以向無
不發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文
以來余細考之亦略見此兩事不其備比兩事亦
使當爲公之近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回指去賊縱起
亦可即撲滅不令流毒四方名足之憾余以是重有
慕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當算不知消患於未形
者比以小利成大變乎於此兩事亦可見大
客其能與木苑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
宣人出今氏行在京師建
先大夫素時教於公七之
感亦不徒沒世也公故

讀門貝悅公志何如哉
公之忠即此兩事可見大
客其能與木苑何足爲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
宣人出今氏行在京師建
先大夫素時教於公七之忠即此兩事可見大
感亦不徒沒世也公故

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
又數月不聞實客或報乙
上大怒爭遂致之不上
之市方面泉刑部尹來必
幻術相傳復盛流後
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移
八十餘氣比壯盛日飲水
公好談論孔梅數視論史
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

水庄集序

自理人之道不明學者往
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
役方守氣其於向人出一
應役七文字間識雅昌純
然皆縱逸不範法度又出
破以自適而溺者傳記如
受是萬也然聞其說而不
有道而此實所上吾當門
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
又數月不聞實客或報乙
上大怒爭遂致之不上
之市方面泉刑部尹來必
幻術相傳復盛流後
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移
八十餘氣比壯盛日飲水
公好談論孔梅數視論史
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

輒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悔尹之遠七益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無若羽化獨步無復摩崖琢珪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道日及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藏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於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交遊間得見公又嘗論次行事于墓石藏之家因敘其所自以收恒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為政南方不止山也舜之巡也五嶽一至衡聚皆記之典奇方嵩依城受命而夫望祀常山則諸山之神要而宁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見衡遂以宗七閩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嶽數矣何異儀衛寡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征求少也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能雖聖人不可以至焉時變而文周之馬巡疏於秦

然而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其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水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於去就無少悔尹之遠七益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無若羽化獨步無復摩崖琢珪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道日及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藏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於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交遊間得見公又嘗論次行事于墓石藏之家因敘其所自以收恒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為政南方不止山也舜之巡也五嶽一至衡聚皆記之典奇方嵩依城受命而夫望祀常山則諸山之神要而宁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見衡遂以宗七閩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嶽數矣何異儀衛寡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能雖聖人不可以至焉時變而文周之馬巡疏於秦

然而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其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及其後也水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於去就無少悔尹之遠七益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無若羽化獨步無復摩崖琢珪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道日及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藏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於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交遊間得見公又嘗論次行事于墓石藏之家因敘其所自以收恒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為政南方不止山也舜之巡也五嶽一至衡聚皆記之典奇方嵩依城受命而夫望祀常山則諸山之神要而宁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見衡遂以宗七閩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嶽數矣何異儀衛寡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能雖聖人不可以至焉時變而文周之馬巡疏於秦

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益積多至不可收拾公
暇日之閒來令吉水携其所刻韋集者與百餘家
余為叙余素嗜杜詩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窮足稱公有如
公者上於詩而其亦有足記矣予詩未暨參疏若干
篇讀者宜得之

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

劉文介公宗範十有九條原其先世所傳參以愚引
君之議而公折衷之其取義遠而於事為當其立論

嚴而公間為近恭公之政用於此亦染見矣宦效先
王之明門里之間出入負戾少長各就有秩序不
獨士大夫而易通貶制之民與敢犯此皆訓導之者恕習之者久而持之者至
當矣其誰有　求之者也嗚呼獨訓劉氏已乎公孫滿等重
梁故也夫先王之禮緣人以雖能變易四
其情所卻欲者以為嚴者自其為
而不旋者言之也彼古在所其欲哭固不患乎習之
不安及其久也嘔行化流雖有強悍乖戾不勝見固
之衆亦且顧視而反是先王之禮若時綱維而扞

忠愛錄序

吉水故俗尚簡樂勤事功而耻乾沒故士之仕者生
則人譽之沒則人思之其思之報若時之利以為之報若王

敎諭省之於許陽羅少傅公遠之於居庸是也彼二公者扞生於艱險之間以維持綱常之變死且不死等爾故敎諭以其忠而少保以其愛侍郎王公臣之在河東所理者藺政而紀其所行高垣深塹數事而已其沒也民亦利之以忠愛名夫思患豫防為政之常與堅治城有司者蔵不絕舉不聞其皆特叫今特於公有也臣子之忠非獨ヒ然奔走之間也文母之愛非恒ヒ然顧役之間也于其情焉耳當公如河東時宋尚書之人莫不與之離政之壞可知也公分來討

曾一見不必是其本公守汝貝柱使名心焦思貝館舊而成於倍者至漸漬而深也有志所不能宣力所不能達人得之於目出而高叙前對明之故詩亡不已亦欲假是貝也亦重審而入於人之視聽者至神有醞釀而成之者有感而行之者一者皆不可貝指目也成之於醞釀不容窘矣則亦不得不即高加深塹之可指目者貝以寓其思而其人往矣於是特祠貝而又為之名焉偶然最是故海陽之刑死位之悄感之也居庸之祠勤事之悄感之也解池之祠勤事之悄感之也大約命血有事署而捐迎門而食者與不在公之位也而恒公之悄則然彼蜀根於性者與夫使其重內頓之懷忠徒前之思皆文貝之辭而氣是謀之業其捨取舂狗以跃則融華矣烏能勝鑒無動珊瑚以是知感應之不可誣而又以惡吾吉水之俗或有同於彼而美之耳也公分來討

記家家都試令諸城以沒而鼂年至是始貢于德部

徐巷先生集

卷十

少門雲子同舍于李先生忠貞貝

先于日貝高叙前對明之故詩亡不已亦欲假是貝也

切矽貝詩波瑞吾吉水也

皇明書安進士錄序

吾人有志名不必遐比不必名是皆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門升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登進士名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有名人亦召比出於貝門。有是為千百世之望者當未國家養士之效而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昧器非器

孟文恪業如楊文貞忠義如演沛陳公甫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止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閥具在有記之而不知其人名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品其良窳無能而已其又何以人益與爲伍欲殊井於不可行耶之已甚又何以家寡爲哉脊固落落有拔進士名副其實者諸同門積不勝念曰同游文句於詩亦若城姓名在潤飾庶聲日泉不能書不誠爲謝氏仰固皆非進士固好也盛然民之習尚與其士卒是亦勢之低昂矣關中何君以其邑望於天下者乎是亦勢之低昂矣關中何君

業爲論江別爲而承政署長者　余陝同其山川之氣不知峻嶺之畏也然士者其毋爲北市婦笑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盧陵同年華山魯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政書及近升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修故隸淦然與吉爲隣壤語吉食味室廬衣服之尚以伸今爲户部七事

永江縣志序

嫉婦變妒里巷什五之習山川土疆救果竹木之宜皆無所辨狗吠以喻徼而已自其未有邑時地連於淦而北於吉七恒以境內視之不知峻嶺之畏也然「記以遠習其禍稅之徵發則會之呼召爭訟之逮撫時有不及於足跡分邑以治之而不知其人名此果何益於官內之帑有文物山藪之盛然民之習尚與其士卒濫比數矣大淦以今天下之一間途有損宜也政聚曲鍾於人意者必有異材挺生鳴國家之盛而以其邑望於天下者乎是亦勢之低昂矣關中何君業爲論江別爲而承政署長者　余陝同其山川之氣不知峻嶺之畏也然士者其毋爲北市婦笑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盧陵同年華山魯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政書及近升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修故隸淦然與吉爲隣壤語吉食味室廬衣服之尚

後增損之由興大條格行罷之故請命于當事君子
西紀載疎漏莫能原始蒼有利像於田父野老之口
而土民或不思知徒見於野史家乘而官府鞭笞必
隨則既深以爲恨嗾思甚多世之流風以乖勸懲況
其爰及妖朱者豈何所即而亦拳拳之力也刊若
之志每一易稿輒扣求止改數得以嗇其愚後之有
志於是役者如宰之已食之已其詩有若若論
之子甘於力當不易若亦當在如予之所根也最余

嘉靖庚戌賢士文皆得之幼期見門
門既不能已於仰止之心而山川在望無緣而
乎決者必有先得同然而令乎吉者亦可以相視而
美慈非降德之不孤乎亦可藉以厚余之心也遂不

自序

海盟惜志序

海盟故良邑也州都之名始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
瀕海多度習尚擾度問見邑昔所由起文老莫有
刻度月各圖經之缺久矣於邑之名況且名之者

以動慈勒之成大之帝告固有然也張君於輿地所
附闕利害者纖悉不遺且作已見爲著論皆可揣之
行事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濫引譬取飾史述以戒後
稱外興已哉的考張君之政皆亦將有在茲嚴其人
者設也最著名濟時此余同邑通敏而文藻已冠人
故能善其政

七泉遺稿序

予弱冠寓周七泉子同爲諸生七泉子有
令尊先生不立文字而予友有風好則私相與上下其說
七泉子天資超邁銳然向進克其志前輩往往無論
近代予自視始弗若也未免入大學堂友日方談學
之士於是四方談學之上莫不知有七泉子久之所
學既漸有見則一寫之於文字之間而其言見以
長見已意於是四方談學之士又莫不知七泉子之
文蓋其文始而取之濂洛已而取之名家雖未知其
之志者志前人之行事而繫世論焉所謂郡國
代之世殷也二代既遠勢證史記所述世家自始訖
安封至於累傳凡辭復事駿功烈炳然不罪傳且尚

有所本乎小史業廢而後那國始各有志亡不備而後名家貴族各記其前人行事所以自那國之所不足而後有族譜有文獻通考其一世之行事族譜文以廢則世數益無所遵君子之澤斬矣古水貴族以螺陵之高湮塘之楊谷村之李泥田之周為最盛至今有宋數名不絕皆賴史冊開當時而耀後世莫盛於螺陵螺陵之族里吳之乾貞九莫盛於螺陵之後副是連延代有聞人余于我明先莫盛於正德嘉靖之間各武事文學相輝映者于北田為不

處割據而能最定其人民信邱昭公以政事受知昭陵寧盛疆場為世名臣屯田介潔節元廉孝有諸昆中最有名大帝鄉作邱後其同正風烈指之武貴前少尚雄偉一世提刑監鄭資券其武貞節高風有位所之于方伯公諱林自將仕高翔起而計甲休進士軾麗水縣不墜勤教故能續緒而張拍之其諸支子兄弟群隊而起又多磊七經紳中蕃卅有二世而愛至百人可謂盛矣其謹約謙恭仁世七相傳久而不失考其話言之祖述行誼之特等精神之所注聲光之所襲有出于尋常衣冠菜顯之外者在一家可以立教在一邑可以考故至其宦命榮賜之寵子君歌賛誄述之信于友陛足以徵世業而昭後昆名號因革郡邑統治分合之等又足以備史氏之未備而證其訛舛所謂體失求諸野斯始其一聆斯

音研史記世家至七十子輒舉而紀世變而因家章覽郡志悵其文之不備無以考見先輩之世而尚友其人間遇貴族文字支離殘缺門戶恰惻最後自錄家譜綿閱諸集偶得文字有相通者于北田為不

知疲若夠以心慶為歎益垂十餘年之力僅得成編乃螺陵則自揚吳至于今代更三四年乖八百其中所遺闕不知凡幾遂於是歎其積累纘續之勤非一日之久一人之力四通士與麗水用心尤勤又足以知將來之所遺闕不有窮也于是於方伯公之門號最於今殺良與壓水有姻婦好故於是集成九致私幸益不獨同水貴族相視莫肯於世數質成賴之集中周子閱族宗譜身閱寅亂之明年庚申改元乾貞為後嘉大成二年與史不合按薄代演劇吳王位改元和泰

文七年秋宣公薨公子遂相文公而嫡仇
國志之宗也由是言之族而文獻具存於邦國之
志豈小哉豈小哉

昭陵前集序

吉水羅汝惠氏世家也宋仁宗時有郎公定其以明
堂恩封臨江之閩古人嘉文負氣不苟合不卑何時
卜兆宋人竟合漢制亂倚郎公奏方畧并之
更納仁宗賜敕褒答委信蓋堅卒後十定敕在松閣
水東日記林下一耐公箱伸見之桌櫃驚嘆曰此世
家所寶留此豈敗猪耳取以歸藏之大老其後秦宇

念巷先生集

不限年有其年而邊宇二十有餘洎損者又若干个
八世孫也總歲憲明命
文甘最其後且遷季于轍
千古之思乃相得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當遇
其名實在牧中所謂深知其器者木酒衷也昔時提
數鳴之勤臨洛里之表以御後寇江淵投簡不當之
書內閣而運制之雖良平批籌顏牧折敵無踰矣
異危野是重記載與閭閻者重人品而匿匕尋常富
貴起滅不與也古水中危所其藏而又推其心事尤
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之結也有郎公之嘉猷

昭陵前集序

當遺老人侯名上傳人詳其事大抵吉水為多是人
在一邑則紀載重在一家則閭閻重蓋百十年不一
見而一時翕集亦不異載向非其人即數千里內不
異危野是重記載與閭閻者重人品而匿匕尋常富
貴起滅不與也古水中危所其藏而又推其心事尤

兵於當時諸公稱許其文了不關係昔守節義則莫有過於杜隱劉公當九卿科寮抱所長無所於洩於是尚行誼盛文果自任斯文之重與宋遵老上下其手以為天下之我　朝法度明峻非五品不得論列隆替無問也其實如此公之平生可著之史館學者中出南嶺實秀川為婚姻余當秀川得拜所言為評之世係歙為高州郡守郡守與先大人同事武宗殿故得以異姓昆弟交三德川沒公所著有杜陵集已詳無可校正也惟其間當時之迹非今所宜明則民不易治也不然則日君子與時文化史諸

不乏人則又寫之廣延細詢而求其故指卜其始稍
夫人也及其久也能因變而爲之通昌於嫉蝕薄給
衙罷詗何之日即可以免患吾又以悲今之易於爲
令者比為人鶩耳與地與人思又何也吾於是重
彈吾已而待罪吏官未幾以無狀能去而欽之始得
判永州有聲名夫判之為言於令其猶名官也又
牢愁德乃非令逐安逐安有可南地去名郤不日逐
其民俗土風宜永相似內四境多山負山居者必敦
龐木訛而寡詭想德之質故其化能易而速也
余畫先生集　卷十　四

不忍自負今又值易與之時竟使嫉婢得給衙罷
何之本意當必有諒其心者時來其以賢令聞無疑
也胥吾念起志良久竟不一試而人之中途以於
懋德故不得厚寫之望而日以寡幸又因以下吾之
說果可劾於人下吾也

忠忠實紀序

能爲已責服慎于其手者矣不必其皆惠能爲佑庇
犯難于其氣烈矣不必其皆忠夫政令有所拘閉恢
私不可以自遂乘然闔而前三尺童子亦目睹跋而

下第　比去官囊無餘資貧之故鄉而後行至京拜
監察御史是時近畿專擅所在橫暴成公延悅長
薦特課劾其罪狀直現法語遣比已到之會將代
璋還人判令下差路已公既不慮比入朝遇理衆咸
聚而止長官於是大怒捕　路下獄脩安拷掠延杖
二十戍商州不及出獄而卒嗚呼公何利於此哉其
爲御史也繩大江陰之心而其爲江陰也亦循大末
仕之心其心以爲朝廷紀綱一日不立則天下赤子
一日無所恃以爲命是曾古人所忍泯比者哉蓋其

忠愛天下之心雖欲已而不可得而莫服復他俱耶
此公所以爲忠也公在獄也江陰人頌人金下哭以
求貸公閒力扣乃止既幸無過淮江陰莫不聞助者景
至七八百金公故貧竊是歸率而毋述其子尙伯形
勢艱狙皆以不固嗚呼此非忠愛之報哉公子扣
奈津皆相其家扑集公行事與諸表狀名曰忠愛宜
絕遣事之孫紹宗相示已而自幸二子子行德申來
乞文以光大夫與公同年嘗進士家相去不一舍許
皆以古人自期待爲武選門牲珠扶人氣全不免及

今垂七十七

卷十一

吉水縣志八十序

君子莫道必先風教蓋言感之速及之遠且急相
連而通以相陶風之有於物也今夫帝王之生而
聰明之矣必俟拂於拒然而後生急峯然其宏林
谷欽鬱其於發寓神雷不得奮其威也器亦不得
人也亦須嘗其動觸筍惡澤生民而鼓動此有俟

得志者之帝無足怪也惟夫身已退而道愈隆人
之所不能而海人之所甚欲可使是者衆近者化就
懷不肖之心亦日感然物格索然潛沮有不待言說
而愛約者其視挾拂之與衆盛亦何以異非所謂君
子之風乎今制仕 朝者七十致其事而大臣以
六十告爲最賢大臣家居八九十者 天子必有存
問加賜太守彼是今爲尤鮮整卷端先生自幸二子子行德申來
太宰年六十遣貢士高士不能舍矍 召不應獨一
十年七月八十 上問而嘉之特命守臣及門裏楹

卷十二

先生集

如 制往明 朝廷史定國衆天下文學之士顯然
向進內先生有是品故人不爲重其貴富
始卻有明哲之識遠來造堂名庭名曰白可舒昂風夜不
寧即已且尚不可自引去而 上 眷是甚故人不獨
申其高尚重其賢益始如有退休之素莫不曰先生
之決於戲也如是其不幹於出也已吾其可以用於
官亦莫不曰先生之安其樂也如是其不苟於廢也
之大夫頌之以孝同朝之公卿歌之以典刑自有先

牛而後出庭之前代已然稍著於天下矣出庭行
御則上有廣聞上有廣聞則民有所賴以免於罪戾
乃先生以上堅之學行有俊爲進於無罪有聞大以
先生風世遺也今可乎洪先幸有生是邪又
可以富貴取行其道也有道邪行其道也
故於既酒不敢以文辭

嘉靖十年王寅歲仲夏之吉門生鄒守益序

念菴先生集　卷十一

念菴先生集卷十一

門生鄒守益編次

書

答甘泉先生

別後得以閒居不乎之資與氣朋使而論到及其
和而有節又不悖於義故不流罪欲前而之
以觀其識遂與富貴榮辱俯仰始終則門之子從中者
六年上復遣伺二人勤論食息何似有所異吾問
其食之衣穿色不想而溝論終歲不設則又
時之心不怠而天地萬物之氣寒天地萬物有當直
時缺此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寒天地萬物有當直
不可同日語哉劉君鶯早沉歌早明先生教長
知之說自入官即以所聞者行之三年未嘗變易以越
愛人之道而於劉君九有私意蓋其治狐之明年
年目六十矣於是門人諸生得從君遊者其感與慶
又自有加於天下之人也相率索余言以爲壽余觀

曰今而後知弗敬而紀之甚也又曰　聖天子生全
曲成至矣而吾負罪引慝猶有未盡吾心恥焉夫以
頑鈍窮束之中而不忘　聖恩擢修省之誠當衆人詆訾
嗤詆之中而益感於憔悴收斂之實擢之不能令其
損揚之不能令其前其志也出其不得已而非有所
戚於中其無以也紀其事而已也而況天下之險衆其施
不特　聖天子諒其亡狀將已也而天下之士大夫
不鄙其事而已也而況武夫猛卒亦知理義
之可貴由是折服之其事孟子所謂浩然者非大歟正也
地而當有而彼勢窮其事者非大歟正也
不知學而其人不可以朝夕言知學矣而
死得喪不足以動其常而有古之君子焉如此
君既嗇與鄉之士大夫交其門人諸生從事於學
而余之不才亦與有罰其將何以壽君垂而衆
者某等七四十有餘人而郡之士大
夫不有是數其門人諸生而謂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
上下數百年間莫不皆然乃撫卷而爽然曰嗟
井陘仲往復之相尋所謂天道者歟門人諸生學而皆至於
有其志與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窮而戚

秀川撰述序

昔在西陂先大夫以當授小子讀
百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揣本急末汲
汲窮求之中而不忘　聖恩擢修省之誠當衆人詆訾
嗤詆之中而益感於憔悴收斂之實擢之不能令其
勉哉洪荒愛而藏之嗚呼後生晚學有志有望如斯書之
損揚之不能令其前其志也出其不得已而非有所
戚於中其無以也紀其事而已也而況天下之險衆其施
始終以告子姪嗣校之族人而先大夫背棄吾已
十餘年于茲矣嗚呼後生晚學有志有望如斯書之
倘名位表已自學焉從事而於經義
始終以告子姪嗣校之族人而先大夫背棄吾已
十餘年于茲矣嗚呼後生晚學有志有望如斯書之
豈盖當讯而觀之有以一步而數百十指矣有以
知眠而食旌旗數里矣有記從作業而富埒封君矣
為之躍然喜曰見其效之若是其宏者耶已而考其下方
馬牧羊者出之家信萬石者出
之衣冠門閥者也甲動而衆從者昔之竹帛留功者
也四又為之愍然以思其始以為偶然耳比其久也
校之上下數百年間莫不皆然乃撫卷而爽然曰嗟
井陘仲往復之相尋所謂天道者歟門人諸生學而皆至於
有其志與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窮而戚

貧賤則有所遺於後娚其強盛而貴富者耶然其人
存矣不可得而盡品矣已而觀吾之族人其強盛而
貴富者不能爲之悲而幸其有遺矣貧賤者不
能爲之悲而幸其有遺矣則無能之心而
保而不忘有所卑賤則無利物之心而傷之心而傷
有疎戚不齊其爲吾與悲憫與者乎有乎弗同吾亦
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與之義起而
勞曰是固先大夫所爲弗皂者乎小子鳥是以承之
雖然吾於撰述則又有大悖乃凡書于譜者其必有

在也自吾之上則皆父祖之列矣
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於吾者乎自吾之列
孫之列未有見吾子孫而弗慈者之不有聖
於吾者乎在吾之前後則皆見弟之人有見吾見
弟而弗愛者推而廣之不有大過於吾者乎自吾之
上下前後雖有疎戚不齊其爲四海同慈可愛者無
有乎弗同又不止於可哀而悲已也見族吾吾之敬
可以事人矣盡吾之慈可以使人矣盡吾之愛可以
與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與此其忠

奧行爲何如地則又何計夫登高而賦之有古
以是知昆已之性不爲遠品人物之性不爲遠各親
其親不爲物而親其親則無能以仁而於窮孤貧者不
能爲之悲而幸其有遺矣則無能之心而
保而不忘有所卑賤則無利物之心而傷之心而傷
有疎戚不齊其爲吾與悲憫與者乎有乎弗同吾亦
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與之義起而
勞曰是固先大夫所爲弗皂者乎小子鳥是以承之
雖然吾於撰述則又有大悖乃凡書于譜者其必有

東廓公六十序

聖賢於衆庶猶之爲是人也至其
一日爲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夫聖賢之少壯衰老
猶衆庶也而有所謂大者何也以形而觀從無所加
也以性而觀固有通乎天下萬世者是故能自得之
不能私之不明者師其所已明不能者師其所已能
而性始各足雖其閔性家誦戶說教萬世無窮也夫
人不相爲謀求一言之盼不可得也今棄天下萬世
冀不惟彼之師如是而曰約之爲是人也可乎此孔

孟氏以大也顯然孔孟之時其弟子三千從者數百人而已而揚聖之盛於今二千餘年弟子者必曰孔孟孔孟是故荷什其大都會於一人亦足矣而況於二千數百哉大下而一人信之即天下也萬世而一人信之即萬世也天下萬世有為可也孔孟之後千餘年而有真洛濂洛之興明友之道一先矣及其衰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生先生之門徒里甲者幾數千人而此數千人之中又有東廓鄒先生者師其學而

自任以大當山萬物為己任之謂也教不倦者師學之謂也先生以溫醇廣博之資得師於陽明其學者亦千餘人而其在門之人以為先生之學視其師不啻過之蓋一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其師於孔孟之外自周子榮澗諸君子而已其所傳也先生而盡棄之益

其勞其後與雙江聶公爲友假館舍以居而子弟咸
具化其爲學也求得其心而已而不苟以徇人亡其
與晶公友也問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貞悔之變十
餘年來未嘗輟一語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亡是也
人之日劉君若負而可釋若捨而已乎若有所守
而不易而年且六十矣聶氏之子弟往爲高索於
公七將赴 召遂以命予七淮慶以六十歲年之間
也銀予於劉君一日自省而有慕焉人之求歸也厭
糧躡橋履險夷辨南北有

之譬也及其返鄉井而望廬舍則有閒似曾而喜見
故物而悲者此一日自省之事也若於鄉井廬舍弗
之見則遲回於險夷南北之歧難知以歲年爲足多
劉君所得其門矣不亦足慶乎翛然劉君之丹宇人
宜猶有所待乎背伯玉與孔子友也五十而知非
六十而後化故其使者曰夫子欲寡過而未能也劉
君既知之矣其進而至於化孰能禦之予生後劉君
十有一年其於道也望而未之即不知遠劉君之年
果何似也因爲之慶而撫

敬江聶先生序

孔孟以上爭鳴世之命勤世而平鄒之如見此皆
着固於久遠哉其出也傳鈔諸侯之相尚常不及遠
又已其信孟孔子歸魯其年六十有八而孟子去齊
自解長者垂老猶且皇皇於行當之人幾何紀彼
其淳也夫人固有終身淡學而不聞道者閱之既雜
而成之尤類有成矣大行之又難孔孟之後洛閩
道可謂成矣而自與信又背不之先孟遠其或
者而況於下僚即在下僚又且事煩以去而以大

鋒若有默爲之制而忌其介者世所謂大命固然歟
永豐敬江聶先生家爽篤世不爲苟以簡靜閒雅
之器而祇礪乎名節卷進士出爲華令取濂洛諸書
自隨思以其學爽之於身北擢御史持風采出阿列
上 時權貴長師如虎閒陽明王公講學東南頗折
節下之爽發辨難先數千百言弗明弗止自是益高
良知之說以爲孔孟之復出不易斯論其後追稱弟
子比於及門之士及知藉州以爰病臨閉戶翠嶽山

中丁徐年癸丑日之交考易康之言明然哉曰夫門
謂長知云者蓋指不學不慮而言。則本發之中見也。
其感則寂與敬也學者舍不學不慮之真而相攻愛
親敬長之感應以求良知。不幾於義襲而取乎。乃曰
知於踐以為學也。夫。知而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
謂虛寂而寂為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
可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孔子之徒。為坤之復為良
之背。吾於孟子得之。曰仲。得之定性。
是致知之正傳而徒曰良知良知不知之也
是說出而問者莫不盡晓會先生自中陽屈漢門兵
隆自告而以師建告然而通變險如夷無徒見而
日於是而遂者始其說為先生之學有所門
非徒興同於言說者也。之而年比癘祀預。今
上用大臣。誠首以都御史。往征兵部侍即進尚
書當是時勢成窺塞 朝廷北食內外利七先生臨
貝鎮論必已出從容無討不為於掃誠恩明祀於

之子裘金鶚荷澤縣恩貢生 乾隆一為其門人丁始
有志于之儒以功累加 太子太保勤忠任國膺其
子丕錫衣于戶而先生年且六十有九上憫其勞不
憚不頓以事以優閒之其在兵部遷警寇午約助晉
迎與天下之指神學七語公報更歸田取 賜金
錢堂於東里名其堂曰陽老帝邑之神十諸生就而
問者戶履常滿明年為辰正月十有 日年
登七十其視聽步趾食息壯不殊九於是諸生
將修艾酌吧頌之為問言丁子子謂孔氏以上無論

寅利見於滁州酒務莫遠哥內其後重行裝早之好
全其意對亦密友遷數千百日酒是自合雖而余不
于乘坎于於先生物自甲由已也
劉忠山七十序
念菴羅子談於丁卯龍山劉子數過焉覺其日之多
不啻其晃之見然日好忠中無他賜大之所究者
日二而日忘久日而久忘中無他賜大之所究者
知其自為怒征遷與日也而於所為子
樂推官年以推官令

半來以幀丁宦也猶其自沛其鄉大夫也同寅子
之日名已大患不
忘自公患名忘則其名亦最寅大夫乎也由長
謂子丁年於是年且七十觀其色皎其齒堅婦
不異在中來時子沒處汝周婚媾其倫序各皆在
學使而患臬患秩應冬學政子案方有章當遵汝周
來總教學予謂自之正也是何餘汝周之日將

陽里華子昔華子好志而其家弗留於學國儒
生治之傳生日吾好七世心變其思而後乎吳越七
日而狀今所也於華子悟以貢已也乃還而述
之問之日吾之昔也為之然不知天地之有無萬物
之得失好惡援七萬緒之吾侵乃今明可復得矣子
宜聞而駭大子曰是非汝所知也大北　好也由前
古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留也由後古之是而翁之
所好不可去也汝歸而翁其徇其徇以發古探之其孰
留耶其孰去耶其亦留與去各有所屬昔其大不可

已者聊與翁往乎天不緣乎人固無所謂留與去
耶且吾昔之學也留與去皆有所屬而吾之心有所
當有所帶當周有以予前所言今之學也遠乎華子
之承當愚儒生之我歌也子儒生之我歌也其試行之而勿
吾收而翁果今之華子乎則吾其遠汝周
十而翁而吾不自知者也

念菴羅先生文集卷十二目錄
譜序
廬陵安塘蕭氏族譜序　螺陂翁氏族譜序
南嶺劉氏族譜序　安成章秀彭氏族譜序
水門聶氏族譜序　楊氏重修大同譜序
伍塘王氏重修族譜序　白沙陳氏族譜序
白沙鄧氏族譜序　鶚山湖干王氏族譜序
廬陵賀氏族譜序　洪同向巷宋氏族譜序
廬陵干田曾氏族譜序　永豐水南君氏族譜序
上角上氏族譜序　泰和高平郭氏族譜序
銀次湖氏族譜序　泰和鄒氏族譜序
當安橫岩劉氏族譜序　泰和梅岡王氏族譜序
陰陽何氏族譜序　東門徐氏族譜序
忠田川氏族譜序　高安雲岡況氏族譜序
清溪華山別橋族譜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秀川君徒考序　秀川內外傳序

廬陵安塘蕭氏族譜序

吉安諸蕭氏惟吉水之螺陂最盛余嘗考其譜益始於武寧令其子孫榮貴賢達與國史相應余其榮之廬陵安塘蕭氏以諸蕭叙亦稱出于武寧螺陂諸云

武寧上世由長沙避地，般配卜地得坎遂從廬陵今廬陵諸蕭實皆長沙之後與安塘所刻又皆脗契安塘諸作「元別駕文閏至工德閒其後人弘保主善興余輩又加詳訂宜不舛誤大約安塘自始遷祖特山以下其世次皆無可疑七傳信傳信固信了之所爲譜之貴重要各有在亦不貴世之遠且近也然世之爲譜者不接遠胥假附榮貴或附他人行事的不復根究其是非其始亦起於欲艷爲美之心而不知於己初無所與無益於己而徒貽之止

於自成耳雖假日達胃則必自遣其祖而祖他人其
爲不孝不孝孰甚其時孟子門人人有自失已者蓋思
中春務先前由不必族類而自伸伯叟翟不以宦
邑前始者禹之於鯀惠之於瞽一瞽可感各不相挽
又況攀附於洪荒不可考信之說而欲竊以自重哉
君子之爲譜也以爲自吾之前而考之人不可得而
見也觀譜可知也其善也忘也可以勸戒而不可
改也自吾之後而述之譜不可得而知也更諸子可
見也其善也忘也可以勸戒而不可改也是以勸戒
念毫先生集　卷十

重其身能重其身然後能重其品品自勉
山以下脫頭巷口象山西園東陂諸放皆面岳以
無所攀附其子嘗與弟長對讀傳而棣之其惠知不
重也哉而又開余之言安知不有名世者出也而不
當獨崇陂之譜爲能起余哉
崇陂蕭氏族譜序

徃先大夫曰樗庵道出縣休楦侍讀螺陂蕭氏諸
碑文歸語某曰烈哉蕭氏多賢也其後必將有興七
則必且紲七焉而其時必在休明之會汝識之是時

余客毫三年每世家舊記且不能遠遊況覽以
論先大夫所言未嘗今參度公肥第進士又十餘年
公子帙輯譜牒爲試而帙以進士令仁和余始見
觀其家譜乃知先大夫大書據其世系之以理而
品其勞之久與時之所遇皆豫章中何哉孟子有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非謂先人之澤五世而斬也習而忘其習而忘
則不緻其所本管子謂世祿世有思
然不數世而間有人焉則必探其所遺悲其不續植
然爲以追配前光人之是以鄉里名宗有如之況

至于今日其子孫之者之遠也而其能自力
者其則豈無之守非有特
乱而培植修造當路世有之
家之門門蕤有忠肯亦將勤勤而棣之其惠知不
與其勞必久而其昌必昌余嘉
之策蕭氏或以見也蕭氏自長沙遷吉水盱陵自宋
某以侍御史貶宋仁宗朝大
由世業之傳與來終始今參政公文子出適當　今
上修明穆業之際號和中興其事與行文皆相類

然宋自仁宗以後用舍漸乖故御史服官以鞫狄青罪窺窬南其他皆坐新法方行不欲久仕是今之所遇視昔遇之其所立又當如何也然培植修造而後成此衆人所能見經掃徊屈抑而能愼發其光也益堅則其倡也益遠此又無關於時君子所自考者也而世莫知其然故因先大夫之言以告其友人

南嶺劉氏族譜序

昔六朝之興天下名勝多歸江左至南唐之流寓者成赴閩粵此南北風氣更端也自北方變故相仍入無恒止先生學士遺澤傳之不專里而動以氣劇捷雄無所倚能居然自樹立故多快心嘯之士而其門第南方則不然其地不當戰爭十者之民累世不易其據子弟誦說先王行業必援述史册紀錄以爲證信是能盛美弗信或鄙鄙夷其族類男女婚姻不通交際不行故門第之榮於是爲嫉余始厭之以爲拘陋大甚已而洗考閭里間雖盛衰迭乘卒未有無緣而興者不然則其氣也不然則其敗及

名以爲南方之士好於佛而鄉先生遺澤備之不專里而動以多顧經而重捐私視澤之厚薄以爲去取則皆有低昂之故乎嘗觀習俗之說各以所見而莫切於世業之相沿如高貴所見既已之事各述祖德爲效慤彼剛明聖主貝業則然也故一人作之不如百人起而和之之易成也百人共之不如一人倡之爲速已也杜陵先生既然以宦路之師所謂豪傑之士也遂能出風氣之外而晉後人之思從羣起而和之者亦何護乎自非有見不可以超

代不乏人建習弗人不可以後風氣余又以知安之
仁勝聚者由人厭於近而遺於久遠非其地之異也
余與劉氏世爲姻交近從三德方與天健審其家
篤其述之遠而自媿於先世也庶其能使一家
學者感有思哉

安成華秀彭氏族譜序

周禮比閭族黨聯閭中之民同將一焉蓋也然又立
尚法于卿大夫之家以收其族大夫宗法不下於庶
民是收族之權獨行於君子而不能同於閭中閭矣
聖人豈不欲盡國中之民皆以禮約束之哉君子者
明其道小人者致其力力不勝道則禮有所通勢不
盡力則法有所限是故爲之冠見婚會而祭義叙焉
爲之尸祝饋而祭義叙焉爲之冠見婚會而祭義叙
合焉爲之問學焉助而鄉飲行焉爲之合驗焉蒐而
鹵事同焉爲之隆降厭報而服制通焉此六者大情
之所必有而惟君子能行之故宗法非強立通因君

于以爲之先是以責之也勢不得以盡同中復比于
而彼畧焉比聖人之體也封建廢卿大夫無世家矣
無世家則宗法不可得而復於不可復之時而存其
一於千百豈不難哉況其合驗於久遠非其地之異也
之然亦必有服於學者而又居鄉大夫之尊日其子
孫皆能世其德大夫從從遵法守而人與宗之今世
一昔不可同矣而人仕於朝皆位列大夫無遠徙者其
居鄉者十室九人仕於朝皆位列大夫不忍去
其鄉其鄉之紀屢數十世可不紊又惟各居爲政
者之當然之也一也有旗常不同爲南唐中大夫之
後自今陵者曰吉州司馬仁韻子慕慶爲安福丞
時生爲華秀里華秀里人陵繁盛而尚之別子亦多
散處郡邑中嘉靖甲戌大宗時濟華
秀彭氏斷自德全而不及其他且門不附髦後不昔
伍也人於是謂惟彭氏爲能於予氏同胞矣後尚
一世非常肉哉然而不盡講者則猶宗法之彼畧乃
先王以習勞也如使吾之親華秀者不知愛而敬哀
同巴於其休戚戚也猶之大途之人也如是惰矣孝
何異於不附如使約束之以禮而吾所以自盡者不

是以為之先亦號為信之故君子為其近乎信之謂
也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之大史曰公大原
於位抱衾而餓與子不得也又曰君子之
君子之風余竊自忘其及身不逢人
人也必世而後通畫通而後行以之者
遠是大夫之志然其所能通也謂之智故以告後
之君子

禾豐聶氏族譜序

人之不可易者生之好爵人而不可易者血氣之性

能推者而已且然此非予不可易與予不可易者耶
是情也非特吾於祖考族人有之即子孫族人有
亦猶是也使吾有可愛後世有
乎如有可忘後世且不敢祖矣況於族人乎其愛
忘之情述以奪親而從近疏哉有不與也
一髮江鄰先生之屬其族也
為十修由此日推可信也於族人之承傳分徙
也其生育保有書譜不啻其
山川親笑然於譜之末必附勒戒之辭而復以
於後為有不之品者焉凡生之所感於性者
一品氣有生物成於一者之
之一以為是勸者非獨聚吾之愛也固汝之所與是
祖考亦欲汝為人之祖考者也吾之所以為是
汝者非特家吾之意也即汝之祖於子孫亦欲汝之
為人之子孫者也先生以身率而導之以情又復
申此昌氏子孫有不全其愛者哉繼然有建為善
為之子為行之則善端克啟天地所合而
為此大人之事也

忘於心則在我已薄不獨人得而乘之矣先生力行其學與人下其之顧恐族大之不與於勤寸有以行之而或不可必先生固不與也此余之所以為永之深則勢必有道舉其緊則

盧陵楊氏重修大同譜序

昔余人取盟波建康忠貞楊公不屈死之兵後帥鬼曾檜而文節公獨抱慎不食死自古賢者之作貴於相去甘之相後未有死同者也公同出廣都侍郎楊之後而又共生其時故楊氏之族遂為盧陵諸大姓重楊氏既以忠義聞天下天下之人亦莫不

會垂先生集

爭慕之凡楊姓出於公者遂為天下著姓事繫其歷不可誣也若公後盧陵者固自若也盧陵諸楊莊以忠貞名海內以文節名而文節楊莊從忠貞者雖在吉水不得爾壁長於諸自以忠貞之子孫定之制修譜宜必由吉水而在吉水尤以出於盧陵楊莊為重同出於海塘楊莊雖相去世相從者遂為一人矣明興吉水諸族之譜修者多已而重交其處乃或就所棄擯者而安之使之而又就為辨之是所謂人人有所重於己也

之貞靖長孺之文忠皆其後能存之則今為其者其後能自卑以忠義聞天下天下之人亦莫不世有其人不特忠貞文節而已在盧楊莊何歟曰人之秉彝固自若也盧陵諸楊莊以忠貞名海內以文節名而文節楊莊從忠貞而生也好德尊賢有等禮之所自生也好德尊賢之有等其小大甲乙井視七之情得而揜之焉不敢以妄擬之大而文不自以忠貞之子孫定之制修譜宜必由吉水而在吉水尤以出於盧陵楊莊為重同出於海塘楊莊雖相去世相從者遂為一人矣明興吉水諸族之譜修者多已而重交其處乃或就所棄擯者而安之使之而又就為辨之是所謂人人有所重於己也

盧密蓋藏固將冀吾身之有傳以丘墟殲利泉正懼先世之不祀也彼數世之後與吾不可窮詰矣其猶引而尊奉者固不在其祖考而在忠義之聲聞是已左予郎使無忘其祖考矣至於行事出精神與遺烈如見念久而愈親者果能如訣思義否乎故傳而不朽者非忠義之謂也而不亡者非必其有子孫顯是膺名亦有同余之所

嗚呼祖考泉之不容已歟憲副公與余皆自氏之賦數與相已爲著事會是年余始得秀川族譜乃有感於先世行事至敘文節夫人勤於有子嘆曰既以自敬遠以利後雖然余豈能爲他日重哉亦以寓鄉裏之私爾

伍典王氏重修譜序

高崗梧下在古新途縣去吾郡五十餘里宋金陵僧史王公敏中隱地也敏生恕恕生紹聖丁丑進士封內而皇之奉牲而享之凡二世恕之子琛始遷伍塘一

稟所望于後起者不小今君等津ヒ好學御史之高風二意之為踈紲ヒ絕ヒ作法於前者必述於後夫閥有名世固史增鄉家有賢胤載生色屬其宗者豈不在溫飽斯庶幾無愧乎先哲衆自德之士則
書明敎民宜遵愛餐尔勵哉
必歸之賠期諸同念乾隆之而就墮之必有

而僉從其舊余既考正其譜至於奇之死事當之又有深感者指當後主或於儉邪喬雖相位不信用早識之士皆謂不得其職內大固亦無負於國也奇之急不然者日我世臣也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將何之比將欲則又死爭之至于再不可爲乃自殺主且宋如以百人見告則奇之自殺身斃事也古人猶大易之以其見危授命者交方奇之就死也固宜其慨然無回矣主不我負而恐其速死是又無乃近於

公也先生集

文而喪於曰誠若不爲之所在者亦見奇之處位也將以全主之身體必委曲審其情勢之是必以往優於天下矣況於家乎奇伯選其不幸者也今人棄衣食曰惰七入閭里見貧乏者不少恤其不承也又況於宗族以自肆而不復計其畢與舉酬與賊若是者子不子而兄不兄十九世今食指之繁固凌寒而衣之且裘余既序其譜而復附以此又郷能以身全人之名而不欲與士之過當其實且自私而不能相全之害也其於先祖所遺功德不惟不知報而且棄絕之又安在其爲孝乎故欲爲增之報者必如奇於役上而夜可必如奇者施於家與於國也奇之事不可多得而難而遂人之美是孝子慈孫弟貞婦可接踵而出也其於功德不亦大哉用筆之妙有如化工者則奇之死中旨人以爲事之就約也固宜其慨然無回矣主不我負而恐其速死是又無乃近於不智行者則奇之果往處其時整也奉王等大位

茶言乃令其往鉢碑辭互相爲用一夕白見夢告當日明日有白衣人來乞銘之字者與其孟未受上之日公不許明有紅裡其心以全其名而不欲與士之過當其實且自私而不能相全之害也其於先祖所遺功德不惟之且裘余既序其譜而復附以此又郷能以身全人名而不欲與士之過當其實且自私而不能相全之害也其於先祖所遺功德不惟不知報而且棄絕之又安在其爲孝乎故欲爲增之報者必如奇於役上而夜可必如奇者施於家與於國也奇之事不可多得而難而遂人之美是孝子慈孫弟貞婦可接踵而出也其於功德不亦大哉用筆之妙有如化工者則奇之死中旨人以爲事之就約也固宜其慨然無回矣主不我負而恐其速死是又無乃近於不智行者則奇之果往處其時整也奉王等大位

白沙鄧氏族譜序

白沙之縣治中道爲白沙環鄧傳氏居名緣也明

其世家獨鄧氏有辭憶昔諸生時見友人多傳鄧氏

尚書已而助祭學宮則有鄧湖州之位其後以外氏
姻易鄭氏入其門學有憑申長老子弟多偽衣履其
室廬侍奴不加於此君也又後年而嵩峯瑣氏以族
譜示且曰嘗之於族猶防之於淫也防其不嚴制戎
服制以昏者矣吾見通家以貴戚之患吾何以對其謂哉宋之鼎
不容則舉焉有鼎敗之患吾何以對其謂哉宋之鼎
鑑元之俊乂梅臣宿儒所傳伯祖魯公之淵懿文之遺者關且半今
錫公者也伯文矣公先君子與公為同舍其大節
之兩未克就今四世矣不可以後無述以宗範重守之大物論中
始雲卿貴傳信也繼
也仍居址梁于無極記
公司以無文也以著述終之紬然合矣而盧子
人有言假器襲如比隣考故覓者返代黍及溫州
下其仝迓也曰宜曰料曰應曰斯曰思信則有之論
發行也曰簡曰兆曰瑩曰玷曰型曰玷之諸見
行也吾之于姪猶及見之吾書其有弗信者乎曰泰
政溫州兩公以儒行顯其授受可知已儒者之道衆

之諸書如於經義而終於天下其道則致用以引夫
人其器則日勤以程其功神然
室廬侍奴不加於此君也又後年而嵩峯瑣氏以族
譜示且曰嘗之於族猶防之於淫也防其不嚴制戎
服制以昏者矣吾見通家以貴戚之患吾何以對其謂哉宋之鼎
不容則舉焉有鼎敗之患吾何以對其謂哉宋之鼎
鑑元之俊乂梅臣宿儒所傳伯祖魯公之淵懿文之遺者關且半今
錫公者也伯文矣公先君子與公為同舍其大節
之兩未克就今四世矣不可以後無述以宗範重守之大物論中
始雲卿貴傳信也繼
也仍居址梁于無極記
公司以無文也以著述終之紬然合矣而盧子
人有言假器襲如比隣考故覓者返代黍及溫州
下其仝迓也曰宜曰料曰應曰斯曰思信則有之論
發行也曰簡曰兆曰瑩曰玷曰型曰玷之諸見
行也吾之于姪猶及見之吾書其有弗信者乎曰泰
政溫州兩公以儒行顯其授受可知已儒者之道衆

鶴山書院記

鶴山書院記

集277-387

矣然后稷公劉而下其陶穴取瘕于邠采葛之詩往見之篇章有若咏歎而不足者何哉蓋至是節理人教家之道槩可窺也夫引譬小則志易從比類近則情易接合之而敬聽者可以作其忠思之而破心之然也余族稍聚門鄉約之意行之後政族之前而下來於有司者十有二人時七聚觀於講堂之際哀然而盛衰之故感然而忠見矣得其人而治之不亦宜乎嗚呼歌詠之間寓規戒微顯之跡誰主思者亦或鄉哉

公善先生集　卷十二　二

其思而定者是皆經莫吉語宜有若此集者矣門窗之間講說之時咏歌之際凡數千人行于途有問名氏而不識長老某某等患之相與謀曰吾何以聯其族屬之情以敦其恒行使其性長使之出而治民以行其所知及修而歸則門戶之利于鄉黨其材能下者將耕耘而出其餘以仕宜曰吾遂吉水帶原劉氏族譜作于子純繼于鳴寶門主兆者自分宜曰吾遂吉水帶原劉氏族譜作為篇之序由始也五傳而有廷湖平之始也十傳而有門

公善先生集　卷十二

有所弗能而永以能之者也教非必人之能也明其已能而人自求之者也嗚呼大孰無父子孰無夫婦孰無兄弟叔姪與舉從其教則亦孰無人道之真而恣其自己乎是故繼志述事所以學爲父子而事其父舉大綱大節以學爲夫婦而盡其夫婦之義教人之爲夫婦也儒讓上爭學施博直與學爲見舉之疑而馬遷司記堯舜禹湯皆舉其世次疎戚其疑猶且參差其卒哉族之系譜猶可之也散無常易知疑闕者又可信究之遠後

念菴先生集　卷十一

而可考者固若天定之不可易也

明陽而昌內以同品朱之而生

品溢逸明以昌以之心在昌宋之

明心但慮勿溢城在宋明爲

江爲在聖何明

可謂繫矣生內矣不

能仁是大定於品十生而

史記氏爲不同子湯大十七

向日仙無名所謂大門仙

洪同南巷宋氏族譜序

大子有言岳猶史之闕文益傳疑也夫疑於傳明之

集277-390

也不能詳也天定去必政混其子那寧孫
公兄弟而以凶兇之子先昌宅山昌忠昌忠
兒子役子兇之子兇有
仕魚文之過也予是以
落矣為高而共同則
時以問於余七雖而
不能強置是非於衆口之間孔子有所不能盡而吾
何以應之雖然所不知者亦已矣曰其可知者亦
之豈無是非得失較然於人心者予嘗於野其最然者而
公安先生集

帶以往今為考勿以為以為已為注同
謂直而而行也直不
也直不退中之心則
之心則自直用以濟退也
從兇大夫四義同
奇品其俗淳而近於野然猶世家者必點之至今
世必先田心其有以
吾將告以當為之道
日稼勿為子張之過

庵陵王田曾氏族譜序

江淘之曾大抵行祀武城而宗
為名族予宦數十里四周崇山
永慶間鮮大姓北彷有故墅數
如所謂光庭者所居器局書之
遠信勉於艱為之翁得嗜奇久
宗也先生集

上日曾氏自其高來考所自出
支宦軍小宰徙章潛篇因子而
之最聚也閩浙之宅下自南塘
各多其子弟尚習不忘今上四年
名門舒子弟恂七知取論教為
大名於各族所從以教成不載
次者為晉庶之後又幾世而為
伯仲始自為譜七始于晉孫之
者也而教授桑公持已與鄉先
生康公類荃已序之

自永樂戊子至于今又若干世譜之不續者若干年
六於是集七等奉其長老之命既裁圖系之無究與
名氏之未入者次第于譜復來索予言以予嘗從
嘗往來閩爰知其故實出曾子之言
句可徵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貧我以吾義哲
曰吉人物帝於天地之間奠所假於外物者其不在
茲乎今夫仁義在人與財而足無位而貴無窮而
有親無今古而常存無遠邇而得名是衆尚之所自
曲萬世之所宗也戰七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以
全若乎

故其子七誠而仁義不可勝用是曾子之所以省
仁義有諸己於曰仁賢寡尤而也況大君之
最寡罪矣乎是故其富貴而不注處衆益而不臨無
人達而海歌亦皆有假於外物哉有假於外必其不
足於中中有不足固外物之來未足以相生也子始
立者爲閩溪先生田知閩溪矣不知閩
以吾人特立者爲閩溪先生田知閩溪矣不知閩
之以仁義人曰然全于今具可指數者安在故子曾
閩溪以上有廣居焉安其居者可以宜家人以教子

因而繫帥於天下此曾氏之所遺今大學之書故在
人人命而習之者也今夫曾子之道者必日私
其良論履其踐以保有其譽代曾氏所傳敬蕃明
其然其所遺要有於仁義有諸身而已矣乃水之蘇
子之風今有之歌相在爾室於王田乎何有

水野水南程氏族譜序

水野水南程氏環南而居者有水南焉宁
氏七咸豐貢生相與文先多
有七泉馬先八百秀
公卷之十二

山背江通汉若邑余四有
聯比歲時聚會弗書新名氏道遠或昧其
父老患之於是川中等二十有四人集謀倡率輸
誠之前世所由來與後生未載者益程之先其可也
余亦有相與名曲洛徒歌爲壁酉戌夫子殉
命之日矣中尚千尸子仁僕紹興中遷朝列大夫朝
十子俊俊中務郎勤中務郎子修忠
非忠子明秀有人教諭仲子修後子修忠
後子永助理領子翔宏繼之以他後論有武將軍

龍泉宋公遂失官家永豐之永寧洲有四子伯源從
今京南叔源從流原而溯源之西鄉祝源之楓木倫
再世皆無後異之戊淮寘與之師鄒不常厥居門秀
而下世有同居在永豐故謂如明秀而宗伯源伯源
凡幾世卒遠近必書七必詳生卒配氏於是程氏之
譜繄然有條書父嘉靖乙未鄉舉以書訪序予為
援明道伊川以遠之夫總以為洛故無程山大中而
程始名侯程大中民安諸儒生不為予歲交之以
程又十餘年忠烈公中進士為予歲交之以

為忠烈公子以教當代生徒於身心日時以脩諸
於予予以為洛之學門仁名場之熱也今十餘年
以來問之者既已稔而士之者無所效不亦明從於
心乎且大二程之學十於永仁其言仁也以渾然同
物為體者也大同物為體者謂其如手足於一身疾
痛疴癢皆相關也疾痛疴癢皆相關者思其所必安
而其所必去此不待言而自喻者今永南之風凡
幾百人稱謂之序往來之跡憧貌之恭吾知其不忤
於洛矣其幾百人之善敗利害若是其不齊也亦序

安成叶布王氏族譜序

洛靖間辰子繡秀川族譜葉安成叶布王氏婿名
介其書祭酒水南叔譜且曰世之
言王姓者晉出太子晉遷于與邵望于太原白鹿石
所書具有名但貧矣牛唐之末長者增該晉之

大於實際夫是謂以人之語修論之謂者人得其以
爾脩人之謂非曰、及治均可後也予嘗以是告秀
川之子弟矣壯而學秀川世勲相去地里遠甚其為
學也在丁酉二故以告秀川者告之二、固人之子又
勉其有成同時之道也

奉和高平宰氏敬之序

今之視愛聲名於人者其姓氏既恐其卅門、既譽其
行況行然、之、之書不足以慕哲其真、改
不可信也又子、

念巷先生集　卷十二　十五

子和又曰、、、力不足以治致其孤也彼其人
是簡而已、則心思智慮之賛以同此無澤於衆衆或
之四中又數傳而為子高上世有文脉者以善
施仁、其紳而其後代有同人如實臨乙卯僉之吐遊
京師經歷諭南寧同知治則皆與君聚居高平皆也
之感學之子道支統之旭逸其存公失得之故不幸
不得無之耳目以致夫勝經展省之數慰其思而
安其所處為之慶會門暗昭穆與秀川世勲相去地里遠甚其為
服膺其言修以為慈序於、、來君子於此有不以為
師者哉子同年舉道士幼人學海純愚而切於
問學官秀給合以宜遂見利再起乃家聖野守大
手一耳、、其、豚時養終身不倦慈許七必為君子者
也比得其力之能為以壁高閣矣其子弟成
杉七以文學起集力田服質亦多剔書林氏之風雅
是後政暇當編而輯之排本其所從出日今屋江高
平區子高而上凡幾十世至汾陽之四世孫御史中
丞智始自中丞從泰和之故遂居千著籍四後博而
其子梓密使赴為国徒得竹數節至建再徙宏宇都
陽于戸承宣国安高等進士大學教論擢光化知縣、
京師經歷諭南寧同知治則皆與君聚居高平皆也

君之請追遡甚遠而承傳從若存亡大得之洋上下四百餘年之間名賢之輩有道德高平之族足於見聞者此吾意必有敦倫篤行之士相與而起以相當耳內警後世見此其交遊然見似之於本於最親無服之親心否乎曉夫手指之發固有遠之而不能使其止者發其心思不容所制以學而興之智以謀而獲以固者或不在是豈皆不足於見聞哉以學之以學又必本之身以先之嗟乎盛世之以身切於同學者恒不多見是富雖其猶不足以輸其心思又況有不能于前後相踵者也君之為此自謂終族交內寧之意且以支度繁盛不能大給則別立宗之思之至者為說亦以若君之用志有同情也遂本情之至者為說亦以若君之用志有

銀溪潘氏族譜序

江左之世競門戶之盛以王謝為首揚至

無緣也復私淑二程以遺統大旨溯洙泗而上繫
系六經紹千聖而下則自志帥次文獻凡志於名山藏
修者類書錄有難捨之直焉爰坡梁於其去也委子叔之重湖之先不日存滄
章人宰頓之子與遷都衣錦榮史
目昭祖著建炎見之七年參議程以其迂而
叫號也新萬卷日
有大作生案之
表乃代筆七旅
念春先生集 卷十二 三十八
耶正有益矣考其美樂惟在當代事有之益故
子弟出或物之者不出於保鮑之則調儀經治
宜留聖人之教抑亦不免於因循之陋品藻乎鈞
今當學大明之時百備者維持之效野倫理而文
道賀鄭家庭間之閒以書志餘悼閒之質處則留
所利以義其鄉出則郎功志以善其世同不為己
方儀範而已史之稱安石講交鄰安和東山之志若
終不俞是當時尚有論不書謂要之。 公本
諸身故立易人而不疑也哉呼安在日然而已不為

安不若子聖人之於鳥其警戒具一自
見秀實識務才名自在德部已則
修有經世錄有難捨之直焉爰坡梁於其去也委子叔之重湖之先不日存滄
章人宰頓之子與遷都衣錦榮史
目昭祖著建炎見之七年參議程以其迂而
叫號也新萬卷日
有大作生案之
表乃代筆七旅
念春先生集 卷十二 三十八
耶正有益矣考其美樂惟在當代事有之益故
子弟出或物之者不出於保鮑之則調儀經治
宜留聖人之教抑亦不免於因循之陋品藻乎鈞
今當學大明之時百備者維持之效野倫理而文
道賀鄭家庭間之閒以書志餘悼閒之質處則留
所利以義其鄉出則郎功志以善其世同不為己
方儀範而已史之稱安石講交鄰安和東山之志若
終不俞是當時尚有論不書謂要之。 公本
諸身故立易人而不疑也哉呼安在日然而已不為

本有無諸已而能容諸人者也
李先生門人其諸君後文許其
前仕論導之直矣將無有
泰和鄒氏族譜序
一峯先生隱今牛山山深交
公門最徐無所著先生
有忠敬擢郎中實為
念春先生集 卷十二 三十九
业門內矣之無何與
不及門矣甲先君已
名其代字既甚
生宋將與開自建永
重五孫何名三人
冠朝一叔之得十有一世
者同子第上下二百餘年
十有六人恭公其一也公
欲回叔祖文潤所為譜增修之
力不遺以付其次

集277-398

則又以爲政而破廷不進於表儀之崇　祀氏初改了
勉強於尸庭之設而四表時雍成之功
假祿秩以養之約其
全於與敬是宗法也
於君通百宗之大不
行後世貴不下庶不
是致遠不自行於族
久之內若漢之石周
見前篤古之直宗不

相傳後世又能敬祀
急訂本儒者所當料
不勤也然觀風俗惟
詢馬其先自宋爲萬
迄西門仕漸融類七
政使其他都鄙運使
全數十人向舉於鄉
丈子兄弟相與省
融并五宗之人北郡
鄉之設所歸
傷易紀後昆
點瑞耀諸牒不續六十
川因參政君集與其子
名臣必及作郡行實
昆仲歷名潘昔爲異史
親黍無近世宦家能
在川間也爲之慶曰吾
爲諸昔統於上而爲
五世之宗將千歲而爲
融并五宗之人北郡邑
鄉之設所歸成知相
傷易紀後昆下以

遺山不至于潦倒劉氏則終郡邑諸族不可得而
同矣，所貴於賢者門流以身爲人宗而不必見之
于其身身作於人此全德也人信之矣身日有所
且世馮此又難也世其位矣門望而起所學之
而剛固此尤難也然則劉氏益亦何幸而爲之賢者
將何以待之語云登高而招不必力臂風而呼不必
疾書若是鄭周在之宗法猶存可也哼古以其法
今以其實以其法故可常，實必有俟于聞往哲
氏是矣嶺風俗者其有

泰和柳閭王氏先

大能自得者鮮，無所
然鄭人之得案亦有之
金許欲彼同有勝之然
有之一變之足非假伯
可爲衆也貴無哭於賢
名惡物投遠門則先
貴傳史昌非不修聞
何以觀之，山郡多世家
得統其習好所在至梅閭王氏尤晚出而喫實，作
于遊泰和閭士人談柳閭居室之良于辨之善詩書
之學傳統閭里閭爽七哭，哭之
臣觀宗論其系出南唐保大中
木高祖生中父復由眉山
以木高門承旨九里作
十年于今二十五世其
皆德論文然
可但人

門
公之二大者
產於其時日有
自有鄭君登進于有
若忘余未及考五十世推余忽忽
文章之余幸不鄙予言總其論次閭
何以觀之，山郡多世家又幸不鄙予言總其論次閭次
名號物投遠門則先而
貴傳史昌非不修聞也
若忘余未及考五十世推余忽忽爲給事中以道
文章之余幸不鄙予言總其論次閭次

金菴先生集　卷十六

是鏡呼爲市隱翁乙時然窓之間皆也余之皆也自號菴以來人始相謂曰翁今日名也於爲友此人名皆以小物與朋友互相贈答以表其志容貴陵谷宗旨哥川仲醴也吁古所謂貞恒知心者非耶翁且拳呼予不置吾其能爲翁隱乎翁隱翁門先輩物名當時而皆可以傳後世者不異已所出已尚持服喜哀人皆以爲難況又能急人人有誠是非無所固有千人萬已則恐以待之病亟罰具了口吾平生不妄取人今得無媿汝等勉之

人乃知翁之心非固好隱益有在也翁生成化戊子
某月日卒嘉靖庚子某月日安氏繼丁氏某氏葬
治家先翁八年卒子二人修佑女二人長適大學生
盛楷次適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幷幼余自庚寅
與楷往來頗重其為人修等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東
林岡以楷之狀來乞銘余方妃無以復翁而楷之狀
皆可信也忍不為銘銘曰　翁富年十三時聞父理業溺

其身必于其子孫翁垂德累世久而彌敦其必有
大翁門者乎

明故寫字生袁公墓志銘

正德丁丑余網南嶺劉居士奕丹艫袁玉華山石朝
夕吳門望令尊有奠物不給用織履場之明年庚寅
寇伐居民多虎亡夜逃處不利將其始
人以為寺已而鄉之士大閒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
皆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果況若名氏而失紀載
者之罪哉大恐其絕報而使其況沒將日不可況欲
余泪以遺其家心哉比
乃得脫抱木上余山就道院中避馬時天苦寒童子

以衣進色不能素者鄉不受黎明乃歸納主于廟而
終丧于外寇是時余為童子人傳其事且見君臨時
莫文皆哀痛語然不能測識其心戊申已而稍長始
盡楷次適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幷幼余自庚寅
與楷往來頗重其為人修等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東
林岡以楷之狀來乞銘余方妃無以復翁而楷之狀
皆可信也忍不為銘銘曰　翁富年十三時聞父理業溺
死池州慟哭泣血以母周氏朋黨得不死自後往來
其處輒憤恨不食設酒祭江泣哭招呼同舟之人
皆為噓唏每食甘美必投匙箸而後客九江聞母喪
棄官而奔故其家治貨然遇忌日為必　日向祭七

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聚則今世之鮮所紀載却又何
疑余又因是而重大息矣若士名和字元中蓬其生
平事行甚詳後部氏無子繼娶熊氏生子
廷翰一子生廷翰娶謝氏實余從女兄亦能子而創
宇有子曰大晦生五六月若士長能若事勤哀與
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之最鍾
必大有以享之也男氏自嘯陵遷白嘗先君子作而
自榮門非若七生桃源承祖七生修七生理豫世皆
不顯獨大之所厚者各有在歟為之銘使後人述焉

銘曰　孰不離裏而有形孰不吮血而成胡是昊
天向爲物哀此棘人其疚焚七其兄同恤其他
是宰白爾君子無余所生伊其德行尚作述余
明故南田藍君墓志銘
自古俠客豪士雖寸長片善往往傳述著於史冊固作者
之不遺要其遺肝而起者亦足矣余考其才
能又未易多絕寫當世之已而使門人之爲若何當
哉或由感而後興或由習而漸成苟自投於鄉里者
其亦可免矣顧所生多不值其時值其時者又有遇
不遇由君純宇從之子
形由君友人朱元哲來乞
人曰君可近仁而論直交

於人而免得焉以滅其身乙割其私地其聚貨有
洞其但是潮嬰乎
明故承旨曲江
公墓志銘
小使司正丁李先生
人中、名士也與先
堂次先生門學好古時七同游牛高三之所有
首獨難陵李同周公爲冠古文詩歌不減聚奎先生
意合試而奇之遇以
念庵先生
卷十六
以家累的公之取得以古文詩實於見正在是
不到公為先生下貝得公自慶遇所郡縣之先
生行和多四海名士
質自如好上賓共驗自新不公也怪與忌成正
左傳曾外曰吾不得生其明而不能通其志以
探其精于於是乎的
絕險刻不道應來以下語又多識築篇工書法難学
掛引艱解不可流暢人莫不嗤之而公叫授本在
成也公之自是與先生聚公者益本此自余親公門
行莫與不御公才當小人間之亦或未有多公
者不知何地長山人于作同
名七也公自幼兄事此人
與有分長于吳子者家故貧又庶於內牛公往迎侍
殺之其不厚地心得者乃已其性行七月即向
此公行事公敏記無敢隨的周與事高城紹文質
可知當牛然中名家係及
變民歲荐不血榮學方教勸農既化上部實公當
日起矣引年去然所願之剩之公大成送不及
公墓先生末
卷十六
歸家為此會諸約之長老高鄰
去能一高洪先不相往也當時
朝自宏正以來大群重出而李何同于進以解為不
公今可制彩之矣然公之可
非新尚不得可以想見于乎安行後如公者與之
今宏言此公名仕宇用實
古水敬為曾史部主事理番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交統直隸太平南知府打陳宝人以成化乙未其月
日生公卒辛未年七十有七
屋葬旅氏橋原其無子以

族子百朋爲後卒之十月甲申葬佩之子百之墓北
孤筆公楊公山先君乞銘到先君與太平同朝又故
公往來甚稔予官南東聚又數得侍燕冷日深慕都
御史道不忘論也銘曰
宛陵梅聖俞卒于故里自六藝而史司命褒
楊文忠史官聞者以爲文不在其躬
門故爲衆褒著志銘
里中無小兒醫病小兒病數南走墟烟千餘里對
君象貌者不可勝多醫方書無所讀而知名者然君
所對問吹七氣不復知有何事問兒病重方時七不
已及與湯忽忘其之故竟日不與飲無問者竟日與
語七必稱疑疾語親益簡見人說丁娓笑命
念言唯兒大夫少間可安全鬼口安令鬼口兒病轍禁
酒久之君不能忍亦別七
手筆俱之先七大兒背與余往來者十五年余官
遠所了不參君問遠視日是不學而會者乞句日了
之可爲美談何最記憶兒從
陽山爲行狀子所必謹也
歸酒家大門樂指手版日此真儐酒錢也未幾果

宋元七十家集

華泉山妻宋氏年十二歸君後事二子寡守先孫男
五孫女一甫始學仿佛象其世君來行名與君爲
銘曰 人生百世能而爲期趨能而愛其成劍刻
一德君子以愈亦有達人任真忘天吁嗟乎守如
向一生子敦厚內剛外和其守其有有
董鼎周君松岡墓志銘
生前自銘兄弟任所建取楊楊家旋不當孤時史傳焉
之可爲美談何最記憶兒從先子來與語岡未倦予日
陽山爲行狀子所必謹也志銘安得無銘銘曰安樂
歸酒家大門樂指手版日此真儐酒錢也未幾果

公名忠定守杭之九年
江兵侵大宋二十七年
化丁酉予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道判文理以公
貴贈左宮尹史母曾氏封魯郡人公爲人倜儻不羈
任事自期不見將以
公爲之　卷十六
予文若曰師爲訓釋晴出已意舜駁師莫能難
爲文不急宜七年
然大　六子爲時人
公名之　卷十六
公蓋先生集　卷十六
如日公以爲府江當客道遠不可緩
必有論之者在以忠信結其心如
又七北歸過之留晚
來見公既與夫人訂令當於婦入
自以小針線女紅分給之前
死不敢背德於是舁其死力以爲
公且至先納令　十有六
當其使急欲以此鈞須臾思者疑有
集277-458

平生不治於汲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苦捐摩情
性人能明察令人悔就已意ヒ有所欲解冒寒風
行家務出當勞動力為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
所自負當其作來田川近於峯谷申役形
相地勢令築起門衛分地刻期野句而城十人以
公甜守其定期公過者無問民貴必走見去之日率
申界號役千餘年有呼揚爺者後ヒ然弟下也卒建
衛土公守仁向昌朝公去十守僚具才能之 朝意略
于剛不得用野家人高利城秀四會以聯同姓年甘
公全七集 卷十六 三十八

尚猶豐ヒ備與一日思日為城ヒ有所欲解冒寒風
嵩日去昌雪不百步得免數月而城ヒ未
聖就言某日時當死予對曰諾已而為城十黃家婆ヒ出告
爺之 明發窗而遠先對夕孤以門君與四為民
詩餘余約大伏到曾公解官公為之場客如也情不
能自公爰問其封獨人治庵事只了門人治庵往了
字生四男四女四人通進士一人為縣令孫男 孫女三俱幼銘曰

吉之崎才亂敬簡廉遷于杖季現力所兼弗遑以

明故野塘吳公墓志銘

公諱孚先生持學江西貧文而知人矜重甚可觀雅
引經當生當生試文高等序定泉貨以新同舍或
特賞誠則又為引揚擢不置口利可聚第試務取合
其合以為公而是明書水田心求其高等一人其
一門客學生趨序給廩以從公吳儀也
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決不安故常為可駭又皆慕
公不知出何等急乃令主司夜調相待若此声傳以
為奇比狄試衆且屬目而場中吉水為飛語所嫉已

中而復損者益一餘人公名在撰甲圖者誠爲抱院然猶以爲公之與方山不足爲公之與方山不足爲也且後督學於諸生法守稍亡寬假而公之家貧職者矣後有如有空同明凡一人粘試竟不爲語曰毋效逸韶破的狄宅鍰其步廊逸韶者公字也公爲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內綰家於日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後館者政非高伯且政其事而公猶刺亡諸生中論不報勿論後向知已叫半生意氣飛然若無與寄辭公者不以爲過也始公

之先維於明洪與通文未純九好施不良償思鄉人思之日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復更昌爲慳部者信哉是宜碑者既銘而又張其故無胸公與諸從嬴舉且役出嬴副息舉子余中嬴於公爲叅代矣嬴人嘉振以其譽從以余銘厥一夕炬廬人嘉振以其山內自其盧亡哭哭出曰先大夫道高德大積而不施後其將行宜之洪先爲之期得五月已丑朔又出曰知先大夫者孫也銘何洪先曰足固哉有文原食十學而純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以歲貢與鼓會于京師相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計其生成化已亥至嘉靖壬寅年六十有四人更憐

於面令修水不利蝕塍民田臨瀑衆得傷日左丸二
助語因曰殿君右丁人刺左傷隱傷丸助非點而何
有自殺夏雨語其僧不共田爭水被殺他史上獄
明年君憲臣追悔其明人寃出門詣之日得雨爭水
何爲鬼坐殺妻誅不行都中忠臣數十人苦速訟或
投縊大鴻人屋攫則中夜論殺隱其妖名宦之
益於益衰小研地論官手統秀或足門徒玉殊休
服鄉士夫以秀興問易服勞嬪之無不咲歎已時
賑後各縣庭無留人日暴走學官爲論生設和義校
史行都忠玫人內股下史畢多窺君豫股上不
聽則向吾史某已成綠令幼杖內股恐多死人爲
盛德乃敢復命縛去易他康御史故悼君問吉錯
榜唯七月日引避於是與化獨無死御史仗者王御
史柔柔騎各都多箱報君月十後與大若十工服其
不敢禁隨地當入　數無所資歸而藏金爲同知
所侵故不省弟綬交割期俾得自計幸不損君故不
能行比既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臨諸生
威以君執首遂降色衆鄉試未營軸縣官縣官有

所尚亦未嘗不益利害性修潔不能受挽門居官一
蔬果不輕取薄業佃客逋負多不能償悉焚其券
歲不納室無婢僕行無輿馬臨終遺言營窀以儉所
貲妻子環泣正色庵之曰門毋亂我志縱留終不能乱
名等也倘然而逝孝友淳摩鄉子常肯造焉歸母病
痔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喪葬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哀如
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僅中人之產與人之將殁
其子少從兄遷學校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從父
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
共其赴急分甘有如以孤負荷時所好嗜亦不自留
一面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閨門之內不嚴而
弟立節惜陰學無常師雖為章句少受易于尚書洛
嘉習遺編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諸子百家技
及 朝典故熟於世次邊圉險易論評一出己意
不苟叶和為文嚴事簡核尤長於歌詩章書吳氏先
世居紹興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浦沂遂為新淦人
六世為澤州同知克敏又三世為邑縣生時雍君高

祖也曾祖成源祖春早父昌寨鄉試卒洞庭城際
知縣以君貴贈本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
曾氏封太宜人配潮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潮
祥為邑諸生女一適鄒克黎克恭天年總二十五皆
不再嫁云銘曰 制剛者折有劲如鐵自挫不快若
彼縣浪陰湯因通一斧鄉客仁義之人也以友誼壁立寡與
身完行聚民之無均川梁明於政術如其父遷子從父
明故中憲大夫知察院右僉都御史二江歐陽

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江吉安廬陵人也古安若姓
歐陽氏最著公出安福令萬石後世居吉之永豐
祖觀善彼尔改高州憲吏 明初仕為翰林檢閱曾
利用堅卒九品考績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好曲山謝氏甘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
弘治甲子鄉試為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直言
時政缺失論奏宦官罪狀不啻上即寢進士出身第五
人為許大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
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遷奉直大夫掌四川按

公奎先生集

議曲爲朋宥不敢隱法有不可鍾倚惕習爲隱忍不能其始爲朋黨進壞國權生殺百官除拜必出私宅萬代唱汝如是謂之何哉見死百官仕哭必四拜以申哀毕木有休思時亟於是皆踏踖部集於省食限畢各具免相之狀如舍弟庶勇前後相踵公於田罷起朔子門於諸妻及刺罷城船恐爭揚簠與而馬科落則如投七劍以消毒海教門職田以代俸日若石玩器之害定士官替習之規又如航倉糶以充雜穿平若盜鑄銅錢商稅之新納往復甲甲之隶數稅糧輸積之遠近審屯民田之隱漏

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
碎蓋藏之不遺算也　上既知公可付數千壓書奠
公七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
守中貴任應袁爲如指刻境內歲日全數十萬公
已切齒內迫幾出唐所扼掃會當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
而庶民私人不受理公遂改庶不法數十事復以他
事疏紹勛內人併力行賄逮公使去公疏北兩人手
十餘十內人益橫吸軍士以索糧不得叫譟公七
既代其譟眾乃更以賢全足狗者易乘奉右兩人至公不能制後
任日連遞報如史篤爲給事中論其奇偉　月公
請自率除各項得增史遵奇已休沉給事中不能公慮
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有事實史壞於足復上兩人
交摺狀以爲後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
無人願弛而比黨禁復諸遠臣蓋公已離漢久矣不
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身而以完
名爲榮聞者莫不危公恐爾　上怒而不之罪就若

冰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爲郎中時
陳吉五事中如甲朝賬疏俞僧宮市有人所難言至
指老兒盲者即寧銳諸人目當其友噪者也頓斷七
不肯釋口竝所謂背靡忿險故即正德間榷稅用事
公數七相忤不及禍　今上初極
知遇宜得展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將年纔四
十七家居晚入仕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展布
其可輔遠何限將有斬之然者官作命予其後趨方
多故許大宰讓數薦其才不報大宰讓者前大宰子

也公自致仕趣引避絕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知
有公門問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爲何如人至公不能治家
無有篤公者公性孝友當兩兵燹時史遵爲給事中論其奇偉　月公
入在官聞母訃即日就道既舉屋舉室奔喪已休沉給事中不能公慮
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子顯收
恢數千間資贍宗族也公恤廉而多施所
居去城市二舍許來賓　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
面忤人輒與隣者若不知有公即制見不能竹
脩侮人雜焉　全是也公生於化癸丑卒萬癸酉

丑年七月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不
子 女庠次禹行府學生諸生孫男本孫女一諸孤以
是年某月日祔公佛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
人乃京大理寺丞喻公墓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
某自公子外交大儒曾公則已想象其為人乃今
為人跌宕豪氣高度而大是宜宁容其小節欲見
絶不類昌水士大夫與之交事也野人於其能料量
能言昌昌多特與俱先生先生之以為宁門客
鼎揚之意思同中宁門最閱實深友同事者能言曰
先生出先生勿與也昌安得而出先生勿與昌安得
與昌昌日人負重行千里而息千里而息幾之然後
昌昌能以勿負先生之然後先生與昌昌俱千
人負以於安多以日日事千不為負出入
里如攻去身惜是宵人吸嗖十祀長其治之歸報
天子封襲拍閻天聽匪高禍魯不悔以其盜驕就
云閻懲奸氣潛奪伯胡不終寫仿者恒臣敢辱祖
盧陵歐陽故史缺銘副于大常

明故承德郎前行人司行人司副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君亦遵於別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度門日與士

書反問以離其心職敬其處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
士所不與知而幸名顯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蒼
紀實也嘉靖打冷功賞以翁實爲大定承既致仕還
授血漬淶州勾官關住庵一子爲冠帶經歷命者多
以爲屈而翁之節尚者曰實喬張翁不爲恥後九年
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軍盧蘇王受而
屢咩子請以吾鳥還爲世
二首方疑先生給已除將兩端難決萬人拔隊實
來觀變先生遣翁翁乃數百召森受之果器亦
如甘環之數十乘呼聲震天翁坐門床引一白甜
心若之人

當約定取貨與軍門實不發之意而悉陽意愈
閒以翁實有以也銘曰
成哉若翁不敢貪負義遂定印先生指家以來權
閫以溫厲成功公卿以揚姻翁爲之施衛欲酒
遠俗防變得於日投意使之徐而應於變對重誅之
須有高才弟子不能殫力而揚常心愛厥矛以書魯
死於 生者先生既
退而壬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壽益世故之久
體才習之明莫有知翁之爲商也翁名光宇冲虛其

孔爲冰君人有曰甚始復古水又六世爲其七世爲
某八世爲某翁之前祖父也負義氣人聚于官爲義
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翁八歲爲諸生十二人賢
爲國子生三十六爲大定承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
幾年卒生子一曰實喬張翁不爲恥後九年
腰疼了子壽以吾鳥還爲世
與疑所指畢天子嘉了實令淶十二歲翁卒子嘉靖
甲寅其年九月某日葬翁仁壽鄉客山李家山虎形
與毛氏合翁與先君數往來而余交其二世近始

銘其卒葬有以也銘曰
功成其指儀爲而賜事與民爲卓使
人知已而十載一清大
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岡故本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格
國王公墓志銘
正德間閣中蔡公清大梁李公愛陽前後相繼江西
晉學兩公海內名人并輕一時之選無以勸其實試

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古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貢試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携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矣西鄉試主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同取士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貴名亦能忌人哉王公名以臨川安上門傳至道士楊德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為宋名人而士爲銀文六修為文模博學負才剛介不屈於是乃以明經召將授之官館閣遍尚選史部校重集賢脩通判南劍州故

佐村從村生後基生樞仁性仁娶于門有八子公其季也幼聚至性多類異蹟為對經日記誦能久不忘甲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爭出就傅門輟食挾册隨往切慕之不聽　日將食切追至梧樹下蹑而作公返視相揖罷休長見梧輒泣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採筆為文章以兄為郡條掌至廟中稱守洪公晚聞而召之頃刻試千餘對應聲立荅已而試日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

之地公捐丁口幣人設教致人為有用之材洪聲曰此爭小競者庶便予命携帥教之年十八文名益著自花潭授子第經史修以養母走造爭迓致之時納姓名入門席為洪卒曰忠宣氣見氣丁如雲開然曰吾得造斯已矣琦與東泉周公年七八人同寢起通財用藥治湯得奔救病結為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缺介許學武士明先七八人者揖騈迭為其首倡廣于學舍九人坊居始發解文乃十年官不遷尚選史部校重集賢脩通判南劍州故

于花潭亲師各造倒屣歲不下二萬余公既一切罷之復徐出不便者益繩之法於是高史健門作讒我三鳥徐訛市猾如影像莊儇不得復招我以佞民連者臭不蹈躡以從予京師名儒九能有經其相庇故事自私止俱內府不及共部至見史部論同有言他運官曹莫急公引故事力爭不勝則令運者假余件部前且夕不休聲達堂署什文聚公見而止之他務由此德公公之能為之論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楊江中文者凡七十人其他猾仟

收貧飾用抑浮建白顏冢於是巡撫陳公祥巡按劉
公伯數上治行于朝既六年猶不遷始蘇徐公緝以
吏部侍郎趙帝閩其得民心議之會三途用人議起
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
不能得公爲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
司獻奏每與尚書聶公賢面爭至不代署辭服其正
總兵郤永喪師下獄恩以賄免遣人裝黃金給門者
強人而迹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
僉事本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恰然
處之則寂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閻獄簡帶如在
刑部魯山民以爭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
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衆人中頗失之因然念曰得
非冤鬼遣人伺之門得啓者入門之則素死者也益
異其事如神河南故多盜是時劇盜高
電仁朝約等攻掠州縣官不能得有　詔貞問宇廷
公遣萬山七兵千餘人往捕獲之廷撫欲厚上功公
請勿之四官以解罪已而叛受金幣之實同者戚以
爲期公自汝二年矣當復沒利歸金斗泉之利于民

數州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
人當道曲貸不爲聽已而嘅
乎即上疏引年乞致仕免得
去就取予不一少狗在官避
諸生所在多獲得人和常州
九人作汝則自上若西畢已
有名士時共嘗及其知交部
爲俗吏態其紛劍紀叢萬令
見知于名人名此名爲能忌
公在先生集

不述養泉鄉試　年兩夏李
軹友設爲常州倅與文承德
李贊安人歐陽封官人及爲
判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官
出貞璋瑤陝出　女適大學
某某孫女　人曾孫男　人
久志不　旦亦天娶丁維
忠如令公中生既無庶嘅所
不復計算致仕歸終日對書

年辛丑以疾求卽牛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
既卒子孫益無以爲家又十有五年爲乙卯始克
于君後南門閉瘞之君當在徙中而衆州分畫與諸
長耳口笑每默不知者以爲鬥級然洋洋自得遇事
不撓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周書質明詩經疏古安
民十策識吏傳習錄校正文中子錄同集
世若干卷藏于家江西省志古安府心久稱利銘曰
惟昔學仍辨專文句繹史紹七古先是懲惟昔取
友虛以待賢後利先義其名同之學毋易素植仕期疏退在彼速尊
器識造其達施不易素植仕期疏退在彼速尊

其稱宇有退毋隨世公獨然公士號緯號西公哀
用蓍厥世

明故青山樸齋胡君墓誌銘

昔蒙莊之學手曲而忘張大密美名始民乎老死不
相往來以爲人使其說援天泊以漸大悅其風極於
治國而其細通於養生益神乎其可驗也予於世人
取與之故不往往見之安成平塘胡樸齋者衆州公
子也衆州文太守有二人嫡長而庶幼四科文

祭文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　告衡山白沙先生祠
祭靖菴先生　祭薛中離
祭王心齋　祭劉子貞
祭周七泉　祭歐陽南野
祭尹生道與　祭唐荊川
祭邑生子良　祭蔣道林
祭鄒東廓公　祭雙江公入殮
祭雙江公歸窓　祭劉子貞
祭七一永　祭孔修
祭外母許孺人　祭楊文奕公
祭曾勿齋叔吏　祭劉子貞母李氏君日年道承
祭乙東塘公　奠李氏妹
奠外舅竹翁　祭門生天臣
奠二竹翁合葬　祭李平水山公
祭周東郭公　祭戚南玄
祭李鏡石　祭同年吳雲泉

祭曾梅宴公
奠李竹塘
祭華山鳴同
羅母劉氏序
祭從兄閒齋
彭石屋公哀辭

祭友人張家巷
奠亡室曾氏人
祭甥女金小
奠亡兩谷府君文
制授宋氏表
弔友人墓
告里土祭文

祭羅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族姪孫後昌男士 校 重校
六世孫天衡男韞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諱梓
六世孫隨元男韞璞 諱璞
祭先師李谷平先生文
明府大於斯道常恐維持之
篇之後不傳則生先覺以
前絕趨風者多江門門
公在先生矣

道取之規矩以魯學宿儒
榮乾能不由師授闖千古
戶遵誠雄志剛腸瑰姿
一言終身確然不變而常
若天縱其生高峰以
樂於無爲不計情變不
生鴻毛千夫莫拔不向
而不怨有涸涸而不遂憂
蕩變不阿其所好聘不

集277-474

負笈師承傳之乘意何耘也而愚亦不自量祝然有
同方之志又日得罪于列計八年之間彼此往來者
有不知其義不得問宜亦不出於八年內矣嗚呼
先生之歸也為不能行其意而愚之素望也乃
天不之予為力者宜莫如先生先生自為之
意其過在仁而先生忍苟後死者不永自得而先
後其結時當如何不能不取於先生矣
心齋之子
卷之十七 六

先生其為之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古人有言孝當貴自余友天適為錢仲子指明
志學節如謂當其為道而不見是非
與愚默信不我鄙疑胡為始問抱疾
同何致勤或告誤藥或不知
始備陳望門往弔之不可得而入不祐為
喪亦何施安全天而已矣始終指歸不見遺
命果如茲更復矣夫哲人有心取七舍老

祭周七泉文

嗚呼鄧風設宴凌高臨空此古人之樂也今則其風安在身如逆旅世如轉丸比古人之宅業也而思有之亦安忠孝於君親敦仁義於鄉里當命矣而自謂未及其為留實虛則動也公聰藥病矣而自謂未全其功實昌也亂不起可保牙齒忽蓮實供食必擇菜何忍猶以慎疾矣而禍之天者哿有所制以揚兇其常度故存者已者雖建取之鉞常莫勝夫氣數之窮嗚呼長逝路旅一人相逢其一車塵馬迹安值什中道而號呼哭憶其二望室廬月陰四而傷之而今而後執為指學之進退執為審處之異同執為久要而上達執為冥會於屢空破琴絕弦思山水之化在芝焚蕙歎恨氣見之不終鶺鴒之卒徒視所目死則相從本其素衷修宿愆以冥六臨六一動有慨易通嗚呼

祭歐陽少師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慎接而之去留與隱凡而出齊宅逆之乎故域今心執為之

提揚追孝陵之感奮歐閻洛之君德文章郁而分內之天稱書利高以陰騭山之名始其一幾在委聞於權變見莫拔其根柢自陽明之後起而東南之盛於浙東與文天真國是純資既正而於荒介狷狷聚望自得神閒七得側觀恬無紀當是也豪除蝴聚乳論蜂蛆泉永塞物聽者忘疲及其久也方內與野推移人物之良忽忽異說之徒投之有得於圖畫不測之智用力勤得又皆足以發之不獨

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嗚嗚嚶嚶
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　禁廷朝夕相依知必別
記信如書鬼世年聯遠書問不遺遞歲以來或合或
離默七有恢恩報所知道更效狂朱益甲而不
即如何弗悲匍匐大予援本寒源之論與真訣利心
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欲獻先王已灰朱日可期果能
無慙於斯否乎嗚呼

祭尹斗邁與文

嗚呼哀哉美質不易具才實難會是尚學自小一完
公卷之九十七　卷之十七
寇其資力信功半古合敵中世或時衰哀述興
世豈可常自我得子交誼有光子之言慈亦惟當
見利即取義若親孝友人全謀為成不欺始家
小神檢人執友信之亦聞而謀爭依七無然以事
身已試竹家捐舉信前今廢小況朱知學
類寒已聞道與切資教然出時氣以於事以志集
前抱志公洗前昔朱明道生，自校業勤懃然

已若未知赴險如遠視民猶子商發商師罷雜不理
風檣幾傾順命委已沈城將死犯讒訶從官以愛解

不得其收拾及行禮之日客喪臨之有前聲今其後聲
客哭皆共俾退山朋哭皆共俾退山朋
哭親切過失不得詞章靈柩聽於中堂門相門當魂次哭
當執事報數哭我疾甚奚使來告遽昌江之訃哭
最之龍曾於其決不起而盛於其不起而盛
哭該通竟成永決之訃忽值大旱野呼哀哭點
恰養牛馨越欲界多有見重勿棄見此習染忘卷翻
殷若飛殿高冥事奈何予既長丁爭紙來哀先固最
寒同夢由衷後高高稿未發身乃先祖所不喻者復

哭念事所哀最強異既逢落力有奈有此之不
有遠事內今的後輩做先企洗絕任逆性顧說說
奇寧不一覩拘執朝於疾且阼而待衛大寇庶事
作有無定留役知事以為花鳥子哀哭高高力行
富富富哭侵市門民各日仁日盛自哭之富不
高哥者利余大余北廢絕爭句成內哭何之前亦
哀已甘為哀哭氣為推延中哭甘若哭不此甘若
不作同從此破哭事逆肥緊要現大來由星日程同
服悉問話之相投此世和於武晉察白白之成願
日時富而意甘提感振盡以病速期白以四望
哭我何部之黃鳥紫芝見聞子桑我

集277-481

古井雖察其亡而不雖爲殉宇公之亡井猶信其亡而不記乃推自絡興之後使人無疑於師說者猶生一人而已今斯已交民知之記當天下求其亡而不能如陽湖公者不知興民知之記聞天下求其深信不疑如先生者不尤何歟蓋始而先生之沒也通邑之人莫不奔走相弔以爲其猶近及先生之沒也通邑之人莫不奔走相弔以爲其不肖乎是乃知九牙之聲與萬物爲體先生之身與天下相通是豈可一日弗有也哉嘗聞教十餘年以來爲不出戶者二年徐文公卷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八

亦思此身固已忘先生之業以畢此生與先生之學以終此身而已任引誘不意曾幾何時遽予於亡嘗曰先邑之門有志者洗有如某者哉先生事業文章有人下人之人皆可以爲之乎今無先生之學者爲可以爲之乎今無先生之文者也先生其下自古以來規畫著龜百動相比參稽考驗之自庶民以來規畫著龜百動相比參稽考驗之自庶民以來規畫著龜百動相比參稽考驗之自庶民

欽終其身勿知公戴于齋故曰內不見奉公守法外不敝所以大圓七書終焉
道脉移文簡書齋不通其一二已足名家掛安揭隱士人非淪世子何知懷人早歲迄逸無疑書閒而醉骨肉相依情真有茂申巳酉相信尚事人易其喪篤舟道閒且弗鮮指為閒事嘿識不以言傳而仁或欲面曲或脅或聚門有黑同意合而解介中一十六年乞相忠入各喚所求無過不及子之心卷之十七　二十
自遠于人雖懼不察安有一日失之皆明白背各之義加後加之悉如捉心其已著作之富閒書為而馬公與明道氏有姓得心長悲於子嘆翁永有血兒耶方相期于鼠窮者而令老不可望耶子何為而遽至是也哀哉天之生才

奈同年李伯寶
嗚呼吾與子將遂不復相見耶方相期于鼠窮者而死矣故書者莫嗚呼子有美質志為及聞也胡聞而後冬可乎何心況于利有疎養之謀耶哀哉天乎終於

寸心如一今公之德有如服日執引切念君國今
國余昧亡思得攝魂以哀哀哉

祭外舅鄭叔大

叔大為忠分爲托植于忠根忠成和之志以分
敦睦族姻與蘭廟分羅豆實
名　鳴謙曰文表出入門下者凡公身後之在
鄭溪記以紹公分事實之欲爲表阡銘分
處也世各擇居相鄰日電近墓之意惟冒近曲門坐
況君與唐應龍八舍公于生鼎鄰景日世以多欲病
公小就知其廉介名景日何日門有故人覩實珠一
千受之客院還分所左右技之地坝剪豆面門生
公舍先生集　卷之十七

有貝貨歸者蒸嘗助念葬數十百金爲寄夫爲天下
用財而不貝私者鄭公子不取可也非廉介子
景閒而頓之輸忠發日曾分說爲公文先知其
名氏者鹿日行日先君實貝之故門生也爲式記
即八年出之守郡日先地不可無記大不知其距也
又一年轉而鴻臚卿日出守州日出處固自兩門往復七十泥也分
淹也夫爲天下用人而不以私忠留北一介不通
亦可也非爲嫂乎鼎閒而頓之鳴呼世之道黎公者
亦當閒此兩者否先君承公命連日日◆固受我

其心以為淪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
盡形之言能為公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
與但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固在其亦無之否乎嗚
呼
祭曾勿齋叔文

於乎我公雅樂之馴士商之福人國門公之忘廼也
論道經邦調人四時公保黎元之福也而有不盡其
所施者有以也而有盡其所施者人固謂公保黎元
所施亦十年於茲矣盡不盡豈公之靳與公保黎元
自公者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公
其視竟亦不遂已其孚則者於見之華重之以廼
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有名義以奠厥
位亦十年於茲矣盡不盡豈公之靳與公保黎元
自公者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公
其視竟亦不遂已其孚則者於見之華重之以廼
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有名義以奠厥

鴻飛冪渚而陽來嘉風於爰集於公之謂也公起田野
必能昌而緊竜不勇而見之謂也公之見抵
與正終者審於中矣廼而其合也
也蓋雖於公之告也豈重見於公之逝也
從容安於荷相負慕若父一笑而
祭杭林同年施承夫

吾邑同年最進士者六人三人不幸早逝而見為獨
後其壁皆不數年而見為獨逝者來逝于未久
而吾之交游亦未稔不知世道之升沉與人材之難

易而諸進士者宦者未甚顯視先
之風耳見之逝稍後又復逝葬以一午二年以來已
之氣風日下衆進士者固皆後當
行已為江西而高官大爵髮七且
舉七自好日欲與世之番人朝夕往來以國相益者
自可多得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
其視竟亦不遂已其孚則者於見之華重之以廼
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有名義以奠厥
位亦十年於茲矣盡不盡豈公之靳與公保黎元
自公者然官止六品祿不及三年求一命之榮於公
其視竟亦不遂已其孚則者於見之華重之以廼
其足悲有甚於先逝者有以也而有名義以奠厥

嗚呼
祭章之路先生
而烟雲嗚者驗湯其何之雷霆之震動六合驚百
蟄及其欲也廓然大虛而九景不可以彷彿

窺故猶余之厚者也而其間進多倘以爲車而梁
秘其奇方公之出也踰星霜揚旗北逐古攻之
險南交畏銅柱之遺繼組送款纓金馳誓師偶有
盟可以續在室之義頻而兵刃不血未嘗因亦子於
疑釁於是　帝命日都式遏來逆無後其死也之孤
卿界以全師催茲禁旅亦惟乃司當是時也庭皃列
陛門走御仗焉共為和氣生猶順孟冬良辰百君畢
莫不交其歡抵而寧庶北戶走千萬甲兵之不色變
金革者亦各營其職成力而遠相忘於悟熙此其歸也

公之學素落落也不肯兩箕尾之星
協謀造物之愛惜者上來有數亦功成身退乃天
且若非人世之可羈不然胡爲其速若此也嗚
公之生間世殊資嚮夫有容能收信勇而以
爲謀愛惜而思不擇施恐若皃觀其安危若
之行加以黯闇而不嫌於茹絲縈痛之狗雖紀綱
而可接乎光儀遇夫善之可並也用之不必出於已
爭於義之當斷也而未嘗遠於倫此其德美之卑

奠李氏妹

嗟我同胞骨肉匪四伴弟天因疾所我一臂兄妹聚哭
聲同情異衆皆哀死我獨失計爲能開

二人氣象妹不若弟年時相見常恐夭折自昔于歸一十六歲惜恃飢遑積憂成病及再往甥門乃忽忽何期哭劾翻令自傷(缺)始聞疾作奔問舉懵即爲訣辭曾未及伺增以眩痒不遑召屯求藥城市寖起倏忽曾際莫治號呼誰援忍復遁視弱息數齡血肉斯寄不知人悲所爲何事悠乇昊天降此酷罰我妹氏淑惠慈銘若不聞動若有制承尊抑情而莫自恩加日荷君子温乇作儷云何無人乃令仳離天道何言不終裘乇我嫡形影孤單而率執家北苗倚心賜耶在京門戶成退棄從此門戶以何由乎(缺)

公之七十七　二十

公之九十集

黄中房荷翁

嗚呼我公何意遽不少延也公厚德嫁賢若令錢紹禮逸以全其天勁氣卓行若松勞淩雪霜莫能摧其堅健步修躯不俟熊虎之導引而康高壽食實若無蓋暖冗之隱伏而靜專是以位列九卿尚居處限食不加於兒子蔬齡八袠聰明智慮不損於衆動可會於世年周甲期願占斧爲紳周之臣望日貝典刑在河若貝倾喜後生之遐愆放宠在昔之心得而又身當甥館適受恩厚里閭捐此哉時哭竟哥得幸之備者未乃淚不能已況容若有異而神明定日夕省候者猶嗛嗛況一路海山萬里之遠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之哀其見違之晨其能已於言哉

公之九十七　二十

重新莫非騁詐以相招顧心雖面氣真從事哭爲鄉宦爲鄉忍俚騙夫凡莫嗚乎哀哉

奈岡生天臣

維歲暮分草木黄落予伯之分日分月分年分日分都分庶尹僚者資大司不仁分弦予之分有庶尹僚此惟辰分(缺)

用欲招無從分歎高飢名實求舊信分忠故群主靜之處分(缺)

宝玄化錯迕分數窘涉大生自年分孰相保黄成無

門分尚亦天子知自出分復何庸歎子酒谷衛以霜
子命二去分已在茲
奠郊舅符分郊人白氏合葬
白氏合葬戎古公門見同穴物金氏州錄正同不區
不區何長白是日人同穴異之方仕
別地其死也只如同穴有郊
宇仕門意料分乃理之
歎跡田里分之再去
州不可拯國是以彰
鄉孝廟故宅拘商備拯度歌慕方
舍宅者歸其心
高溫裘思學無驗時
仁相 帝曰咨七爾大理不宜其實其日嘉爾前哲
大界乾忌而五伯四之令治侯皆忠能取急亡
知五翁之死還村門
墳奠諸家有兵成有
城市吃七傷生或不
以待詠歌太平自謂天璇何來可功盼各諸孫拔其

門分尚亦天子知自出分復何庸歎子酒谷衛以霜
子命二去分已在茲
奠郊舅符分郊人白氏合葬
白氏合葬戎古公門見同穴物金氏州錄正同不區
不區何長白是日人同穴異之方仕
別地其死也只如同穴有郊
宇仕門意料分乃理之
歎跡田里分之再去
州不可拯國是以彰
鄉孝廟故宅拘商備拯度歌慕方
舍宅者歸其心
高溫裘思學無驗時
仁相 帝曰咨七爾大理不宜其實其日嘉爾前哲
大界乾忌而五伯四之令治侯皆忠能取急亡
知五翁之死還村門
墳奠諸家有兵成有
城市吃七傷生或不
以待詠歌太平自謂天璇何來可功盼各諸孫拔其

門氏尚之中代所不堪極赤惟淑人克勤內職田益
好丧不獨侯食心何有
最七不識州生恤思見
合來崇墓股其宜
儉不接亦惟我爺刑家
于洪先忘其不宜
在府府綢繆處有
期趙匡衆節陵車還食
先算年間在哲遵假
合卷先生來
不及拭所賞遺衣目
不忍目覩思餘論
足累軍節無一悲丁未之冬修遷馬宅從容王懷朝
論處來日命有司先復何待洗手相呼後昭帝再
叶衣我詩爺之令 帝宜熙朝衛悲摩豈
貝好故官有官州朝日顏風其
終可記陽有百爺卢
化不孤作配同穴冷七
號哭賢得此身朝在不辱鴞呼哀哉

祭李木山先生

先生抱氣節而前如無疵如癲自幼而風成
[illegible]而則殺簡弗許中[illegible]動色楚材擢貢百步零
百里之寄惠政以為湯七文水來將稅[illegible]公玄譚矜復有待抗盟
遂以休退更負夫豹變[illegible]白栖豫豬舞得以[illegible]公
最課歲大旨之可徵[illegible]國計將稽計謀出[illegible]才足
行以全吸挽別[illegible]制[illegible]這是[illegible]門[illegible]乾鼓[illegible]者[illegible]
綏之大[illegible]仕仍[illegible]宗木協[illegible]各[illegible]門[illegible]胞[illegible]
和履未[illegible]公[illegible]方[illegible]也[illegible]胞[illegible]服[illegible]載[illegible]
公毫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二十四

與秦[illegible]先君[illegible]君[illegible]名尺寸未及
[illegible]負[illegible]恭[illegible]自悼[illegible]世[illegible]投[illegible]及[illegible]遂[illegible]歌[illegible]門[illegible]
閒[illegible]宋[illegible]思[illegible]大道[illegible]遊[illegible]京[illegible]華[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何[illegible]有[illegible]事[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必[illegible]刊[illegible]冬[illegible]出[illegible]
如出同文分[illegible]不[illegible]敢[illegible]當[illegible]東[illegible]
正色高規服義自貶如商投[illegible]如[illegible]
不[illegible]求[illegible]深感此[illegible]七欲[illegible][illegible]冠[illegible]
定[illegible]念[illegible][illegible]段[illegible]逸[illegible]自是[illegible]復[illegible]
但悟人機靜定之[illegible]貝[illegible]之是[illegible]
久音時[illegible]做戒潛[illegible]悉然欲來[illegible]
[illegible]征敗於[illegible]公以廉振乃晉大[illegible]于[illegible]于兵讓[illegible]以陳
定[illegible]庶平乃[illegible]大[illegible]遂作牧伯[illegible]
亦[illegible]歸止故[illegible]不遑山[illegible]水[illegible]
當[illegible]敢[illegible]肆[illegible]之[illegible]深室[illegible]氏[illegible]
海[illegible]源七中人[illegible]告[illegible]未幾[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七[illegible]途寒暑[illegible][illegible]在途[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葬[illegible][illegible]誕[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
克[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恩公[illegible][illegible]
祭[illegible]南玄 卷之十七 二十五

嗚呼[illegible]游何妹一家[illegible]
過於家[illegible]
誠名于[illegible]江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扛伏匡廬久解行索朝傳詔書夢乎覺乎是耶非耶
十不同決判以加遠古何謂故倡何在惝形何時
遠志何荷風欽風誼齒起人衛不得的學不衆西文
倪匕之賢烈匕之氣質世之侯衛道之計投之鄙陋
侯之愈鄙雖之不志雖彼不棄毀不見侵謗不知避
萬夫莫當身卉列乃如第人跗不輔世保大定偏
佐謀藏武學指乃實名名之忠通行已交侯名怜
道不荷人歲不與我望洋木門首丘其可躬之不退
百則數荷向井忘物望兒先中篇終不類每逸詩

念春九日集

谷之十七

摧鋤所餘沒指玉他山徙有良玉已券仁宏之
春匕何意復澤似兄教我如弟思莫噎身悲作旨游
令歲何歲井德非庇七泉遁水落山落霞明川淺石
泉響先後河南雖期迹影鳥有去者留連招首以久
湖爲門生期爲不朽欲爲生碣悉爲衛章先以上前
寄之遠道加具有聞應共自知嗚呼

祭李鏡石公

惟公氣高質敏學博文從童年起聚鄉校飛雄冠名
相踵遂先賈第秋若別翔南都留滯展能料纵錫類

無戀七可憐狀嗚呼夫人之竹莫掩於妻子之前而
達重者莫踰於死生之際兄弟七若此則知其信然
而岸然而屹然而戛然者可易哉耶若於其死也而益
重其生當身夫子之難兄者乃今得之又寫悲方特
以爲篤而造失之其何以生而死也嗚呼或者或謂
當今之世四方多虞有兄在位足以弭大疑決大
而好設畏前庸備增氣爲一有他其必能衛邦國死
事猶且日可之而況非死事乎此爲之天
仲不作悠悠莫門爲夫當爲而不能忍垢安知其出
公爲先生集　卷之十七　八

也不爲兄之宗慶矣乎兄不以死生介意即汲七何
益用不用爲足計也敢虛去住哉未百甲分當能鈞
節上病有所均從助七不獲祖西門所在進酒呼令
雨爲七一章而所

奈魯梅臺公

惟公沉嘿任資模素授當思而和文繪丁年蚤度
定約食萬程書籍先覺如取泉竹庭迎材宗伯
是屬展采矢漢尊皇陛　聖人御世稽衆力崇乃
帝臣考孝養兩宮制必肖祀孝兆屋投錄勒垣偕識丑

昨竹垞方歲例不在今春子聆德之日
沒之異鄉殆不聞于訣歸後余以病生之方意固謂貝丁東也子且舉
長號徒火聲而裂場鬼怒七以何之情相七而凌涼
聞不聞于窮泉永不分明空陳肴酹以盡哀誠庶
幾于少當昭昭

嗚呼嗚呼自子上詔以來三十有五年矣只學且仕
愛日皆與子居室者不過數年耳顧遠在數千里外
未嘗以簡札候起居之事一日戚吾之心敬承不違罪勤求
自吾歸田以來十有七年落落晨夕安之足恃也

吾之心敬承不違罪勤求
自吾歸田以來十有七年落落晨夕安之足恃也
成不知其歲矣雖爰書數百里外未嘗以取與酬應
之事一日戚吾之心者以子能知吾之心故永不違
翻其身且窮然不協自閉門亦不啻自囚也余最足情
也二句問子翻切有不揣望純
日戚吾之心者以子余雖高客近閉不如詩酒之徒者戚吾之心者
以後事委之固不意在吾前也嗚乎今歲何歲
出不及于里別不踰年其踰年甚而子不勝耐何為子之身

可特於三十五年之間而不少待於旬日衛者之言
弟驗於子有五年之前而不見信於今歲豈吾藏蒙
多過上天降罰故使子以固吾耶抑命數本不可測
吾皇哉於人言性視子之身固不勝病
其理愈省皆無足事可患也吾愈出門未嘗問明今
歲則以七月吾亦決死神識相忘猶吾昔也
之心在耶吾亦何面目見子不思必且笑詆于吹仆
面目正在六月復生子不思七不思必且笑詆于吹仆
病吾以昔之弟視子弟子之身日不易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七　四十一
亦之日非若弟是時於日內時
背又不憂子必不有是四有忘速食之命數固
不當終吾世為子使吾有性必來告吾
哥申治衰老出於天理之自然亦何恤哉但歲月
子吉之別乃為可不留其宜汲汲不問其吉
吟不泥其子子貝有宜於吾吾所悲也群吾以
懶朝趨暮出入為不得已之事哉不敢見客今
自診視幸子合候　切他病勿慮世光惟石藥七為
四仰天長號而已子其有深意於吾否耶可悲也門
子委命能不吾忧吾出而友鵬為之入而獨處
吳為之語出維有四方之志具終能悲然耶可悲也
衛名吾命數則誠吾肥使命數果不可以吾耶抑不
驗耶事已矣不開則後之視吾者果能如子否耶門
使吾之命數幸而稍延為吾供饋祀節取與守禮訓
而不違者誰耶其能如子之勤瘁澹泊一不以戚吾
之心在耶吾亦何面目見子哉此日可悲也去歲此日
投北太宰的我河架今歲此日子不在亡不思必且笑詆于吹仆
出之時非若弟是時於日內時子之不應食之不嘗
背又不憂子必不有是四有忘速食之命數固
不當終吾世為子使吾有性必來告吾
哥申治衰老出於天理之自然亦何恤哉但歲月
子吉之別乃為可不留其宜汲汲不問其吉
聊昵之恩只於目前之生男婦
摧折之是加吾之悲也群吾以
風之狂有為吾作忠於子之
初歸來上三之
羅生波羅文

[illegible]兄閣齋
[illegible]兄閣出梅軒一身三世傳之九孫居處雖是
[illegible]故九孫之中今存四昆兄適爲首我當居次
[illegible]相見門巷何期時聞此南示閒此淨況
不忍久相見之步[illegible]出何爲
白河陽有先業是資捐[illegible]俊逢時太[illegible]爲富強
立年之期我當其年亦珍及第拜慶而歸榮到
[illegible]也若也爭近赴官舍永決其食舍
明[illegible]公衙扁日黃牧劍龜紐名提符銅司

我[illegible]提山兄觀 [illegible]墓下[illegible]長[illegible]相[illegible]昌而
起忌者見[illegible]低昂之際曾不[illegible]離[illegible]其[illegible]
時祿薄弗[illegible]簡編自守省[illegible]丁[illegible]承
梁誓將白首日者寓秦責望柯厚復[illegible]何[illegible]其
嘉[illegible]呼哀哉[illegible]兄修幹[illegible]
風過事若[illegible]長雄不[illegible]
暉家人所宜五丈夫了[illegible]
峻六十有四形[illegible]本哀兄所[illegible]
去矣是嘉悲[illegible]呼哀哉[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胡不自度而重輕望湖之紜仗分抑杓墜之狙行求其故而不得方疑抵言之予所經行脩之不弛方來者謂其何狂凶暖逆人方寡所憂慨悁悁抱方執爲不平謁餞文方白玉京佩陛謝方朝大典選予之將更魂惝悅而不寐方情猶豫而如醒告者則反門方吾狗抑而不信忽用施之哭七方堂吟溪之朝莫余既東望以隕涕方復掩淚而自誓之倘委往盡之計交方中曾云其無成何同抱之多雜方懷予行之無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五十一

間悃曲江之嘉會方儁昔有豐事變匝則方雖況其御駟遵肖七方使我心悸逝者日遠方不予者名之蘭秀援方日以衆所遺在安方笑必衆山之咻方水之縈氣惹七方爲作越去于秋而不返時引兒方長夷

祭彭石屋公文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某日在延平先生以微疾拿卒之七日而其友人羅洪先始得聞之沖遞下將往臨又明日赤病七人過月舸一帛固之使衰某之言召爰劑子司方答曰門者急或行相從也下無以人口

岡而退在室方酌几之略然若門余手以手挹注泉而泳游乎人寓食之一由谷傳魚泳於時下乎余耳華於高木枝柯而陽和望乎依可月之夜谷鳴虹霽以相忘乎食氣之一日鬼氣自北而賊獨且鼓邪以家乃金穴也已而十之鄰七百餘烟縣賊同郡降酋日夕急攻張氏張氏乃移其女姑婦奴親書於敌信忽遠於江湖乎裹征乎以為微品師思以全生乎而所北而舍情欲變奧而帶漠乎為中當之戒懼嚴虛也以荷命者似朝聞之有據默死七以

久駐乎佛君子之與良氷歸白雀徒之堅運乎氣刑之運常既石者之不涼乎則迅於鬼度以平視乎終日發以為郎以聞懸於大算　酒之帶

說乎終日發以為郎以聞懸於大算　酒之帶

玉峽高山書大義以

玉峽高山書大義以

山色明遠峰巒積雪皎潔白日當空一望無際

刑民窮無告往七化為多盜或自官兵擊之亡命

山谷多受盜之脇告官兵至則源

諸處介深林絕澗中通路四塞去城百餘里者自保聚

賊首張元二郎住與等作

人丑德癸酉八月朔也張氏故富貲畜室廬六七百
間呼吸就盡日晡時賊始退舁歸者哭求遺骨猶見
灰燼中隱七好抱子狀得免骨六十餘在有衛後者
捐某山爲塚治大捐飲藥而自絕上聞命司江海諸賊聞訃大怒使
奮縣令俸以窓使某督兵殲之又幾月張死二郡仕
與俱伏誅號縣令職張氏歲以八月明設衆祭且剖
田供事凡十幾祖後三十餘年爲嘉靖丁未張珖等
求譜序十余回余道故如此余讀史見賛遂守勃海
以教化治倫民不爲盜賊始爲盜賊暴急能悅者令悉出其民爲義官
守以全於變盜起不逼優之令也以予聲首免若是
酷也哀哉水哲湯鉞名其家爲大義余爲文書之
胡群生之不反分明是之懷監爲莫鳳
爾良妖氣起面妹忽爲慌身破裂狀其死物爲
鹿牛驕强自下跌足
鋭爲鋒鋩臭當亟扣問面丁爰爲覆訊我狂暗挪七
內陷危爲制義以爲先務七其田盟爲莫之道也東

鋼狹以澄捷爲何捍勢也晁楚七其幼壯爲督監備
也聖意陰高以阻艱爲筋技習也夫行聰之不違信
巧課爲利錯相調息厭迹爲守名更急歲月接爲謂
技爲作破連腸爲始援七面奪快爲遲決一鬪破陷
壞杜呼群爲距前鼻受矢不及終刃莫接爲商已突
而余就製簡捐腸不悔爲更月衆而自陳鬱烟以
悔灼爲擁卜號爲實界七而帥臨弗面爲風猋七而府臨
烈余捐於百練爲千將爲雄爲簡炤而氣發爲玉受
爽而氛日虹爲嫦娥之啼女爲子躑躅而乾身抱孫
幼以連帀爲姑來前而從以捐吳大帥余弟爲白
日避而下七向連地而久盼爲分宰洗指而疊上覆拂
衆前以來道爲忙若見之形不留而宛結爲陰聆爲
垂殷下宮以聚處爲與化相推場記急於　體爲空
而不離嗟夫人身是我悲夫計年只生權日相保貴
誠格容嗖吟見防亦有好息戒在乖堂胡爲有一卑
之閒百日俱燼彼亦仃掌閩名莫忽義甲於死七獲
所安柔何民牧窮位而嫉夜死七爲霜名寒魂寂七
爲無悲酸稅畢風爲清道秋爲來遲

某自有知已來有五嶽之名者也及知有所譬則開視五嶽者人之走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自五嶽之
肥崖厥而高岳鴈鴈以走非有　天子之命主公
大人不可以徒往有事焉狂暗不可以不預
不仕於朝則又與於力役有事而行至其
野之民於分組所嚴隔而
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瞻何詢而後全又不可
謂偶蓋於往人之視宂不容此命人之事焉有志焉未之能也大凡集

地小形者於莫如馬當門大城高者已礎之上衛立
無伍人之門日月者今
亂躍於制使里胥等
席背莽發之出的人干
之態使人心眩而點骨
不盡徹則所見不復
易者相象與形今
哲者見事幾為何者從
為餓餓而來死者百日載
自絕者有因
吾身之所有者果
耶果不聞之與見果盡耶木晶

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沒於近世或兵戈投擲死
殺於他鄉或人相隔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沉滅於
荒祀與無文而不載北堂孤魂祀典所依精爽永散
弟爲陰靈哀倚草閭木或作妖怪悲號於星月之
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大同令節心思陽世魂夢
皆以無歸身陷泥塗總悲而望祭與古及此條其
慨慘故勅大下有司依時享祭仙京都有大路之祭
在一里有郡邑之祭斯於神依人而血食人冥神而
知理仍命本處城宮以上北祭欽奉如此今六国衆
等不敢有違謹受宸旨於本甲以正月十九名書衆
等百尸福名於北條置三牲美飲酌奠於本里無
祀鬼神等衆霊其不取依其來享

梁文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大時岡祠堂梁文　同江水次舍上梁文
松原新居上梁文　石遺山江學堂上梁文
大安羅氏祠堂上梁文　雄岡里社上梁文
勝東一經堂上梁文

六世孫婿[illegible]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監梓

六世孫隨元男韜　鐫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伏以無地起樓望早慕於公之事敬余興祝於深悃之賢鍾閨門共樂未能辛九世同居可榮一若眾宇相資合歡頤養之中實藉同江之上修葺有三年春洪範稽疑卜二晉吉管窺先利室已有模型之所合族稱序昭穆尚無越禮之庭吉日兆有力如虎運斤成風敬云昔攝之材郢匠結構之願

它名嘉會當主筑東階客就西階西階可以退藏而成學陋簡恩必男正外侶友正門侶如連殺麗門庭二五步有田可耕有水可漁江有八九家入而不深入林不容踏虹亭水芙舟之景時聞行歌互答其間陸地之故奇木秀人居物色當我明堂見而況之之下君子有依攸宜門旁二徑不過相思一枝竹軒中當有四時之色野琴堂上新高千古之心盖啜飲水亦自欣然其後有興者成謂天必報之

日江江水接長空流水回澗脫道衍他年用
北洗斯蒙
南　南山倒影入澄澹不迷已買青山一片石不須更
起聽清談
西　橘刺藤梢路不待高張鶴莫後艾山靈自
問武陵溪
北　百丈嵯峨攀不待高張鶴莫後艾山靈自
此生顏色

上　萬里雲霄無礙障凡事皆可對人言此心本
下　風雨不來君莫訝能令寒士足歡顏是有萬
間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地興人暇大與栽培俾貴孫紅之數有所試矣上之道王之路
在高之鈞望以我甚貴臨澤將以厚生長幼尊
卑譬與為不善以制以續有獻有為同學者接踵而
來勿望望而虛行逶為子必孝為弟必恩不媿居一
鄉之郡以數則可尚思行像章夫子
先生之

竹宿城恩被貝　過路青洛西思乘人有同心泥猶
虎以西年古多是流顯慈指崇思致欽報爭為守安と
徒悉遺跡展界落七把名行時個衆欲之榮趨疑天
從乎若則財多分有役不久勞淨掃氣事與多宇
住地　文高已數樓帝天尺方高可住以安落事
倘因亂角如有綠綺取山鳴劍未取員顧方思誰弁
千當之身方月吟風莫負回公之姓樓頂貴鶴去不
返此日當經過郊長江空自流故人安在當開西百
各世堂必盡為記沙但得一粒成州自合同登風文

東　鸞鶴飛虹入海空坐石逢羌笛淺故鄉秦
　　柏遶春風
西　回首青山落日低鐵笛倚樓吹不盡幾多聲
　　愛自寘迷
南　月在青天影在潭記得裘裳曾伺處空無
　　品使坻西
北　怪石分剛見神力從此山題不及題句七言

南閻荊棘
上　十年榮辱如龍狀莫道延津劍已來手中尚
　　有青藜杖
下　滿岸雪花晴自選老枝切文作人表神倚原
　　是樓居者

伏願上泉之後裔雲仍之華長春木直岡百和九
筆之香方宜作供且共憶萬過千周之句何以酬思

上　下年光景昭著盡既福善從知慶有餘慶論
合通無象
下　手人魯鈍時宜富人多緊固若蒙在先豈值鍾
鼓分漏夜
伏願上梁之後世思法祖人有多男行不負神明考
親敬長　乃致人教興可及子弟敦詩習禮上貴開振
愛己以愛人成成必自丁固始使舉親知幸帝恩安
無忝乎所生咸增分篤之光永著八圍之儀並垂
範大慰宗盟

金臺先生集　卷十八

同江水次倉上梁文

野陳交積實惟富國之救地利册事要有格式之方
事有久而必復費雖惠衆作新典惟率舊詔役民面轉逸當相地貝均輸
惠衆實惟親水陸可無會計痛當之入市必商
幻於多門縱通挽貝本將莫半償貝堂抵終之術宿
益見沉浮罔羅而後時固虞捐蝸木於易手更目
役爭對刻本而日期持裹金而書擅徵除淡目為急
上梁文下宋於匏菟堪交騰於刻願乃申上合俗之
東　楊楊陰里　名當日來
有長年公
鳥　鳳潭七水接多津此後長宜
來莫相攖
西　川原林麓互高低催舞不禁
勞人史下宋七春
粹候鳴鶯

北　司徒駐節章江側不死吉安安福軍帳下黃
頭任相迫
上　願求明府青天様　朝廷恩德已難酬寛租
詔令何須徹
下　江中米賤原無價此處民淳官爰知不用給

贈與阿罵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圓運申與山谷不識衙前
粳糈常多壠上春來江漲官艘似發海陵潮落久林
深與鋪堪前汝南月有俾緡都比壯江山

松原新居上梁文

伏以仲蔚開居前逢蒿之二徑明衆里紀載月於
再還岩爲士而遠居鄰從吾之四知石蓮主人才雄
適用分甘退藏經三十年幸遂之初覺上階步
才地笑春燠以何愚誦學老農欲踰我甲小田閒舍
雖無温飽之心剩水殘山儻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
室未遠餘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十之日吉立南
方里温養生者之深處而欲士樂剛堪與家爲福善
安備置器從無出鄉蟻有移封似徵者予其後雀能

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欲伯
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
山之猿鶴仍忽擇風乳遺種類敬
陽觀流泉以嗽胸風之第且人棄
夕賢田家絶門都青山真如宅衆
長榜人來小子聽淪浪之歌青斯
日到羲望之上餽來門筱修來門
姊子幸入宅處弟勸兄酌及時爲
相開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

金薤先生集　卷十八　十三

魚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鮑
寒士付之柰何一畫爲民得此帝
可遂即拱盤駒馬以何加古磐宅
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回聲

東　芸館增深一行通分付深
　在簡懷中
西　樓頭眺望衆山齊欲識主
　北曲關低
南　天叶晴峯染碧嵐與擬虹
　橋接霄漢十年早

己酉朝發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俠武脩文當盛時在泓之
壤駢耕食 鑿井飲家族雞看羊裘把釣竿江湖甚
上 明月清風任意放
舒十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插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門閉商較
酒姑徊駕

伏願上承之後豐年報國多富宜家群居者閭室無
歎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閉亦閉戶閉亦閉名無手

里之遠道路阻且汙氣塞兩間之內寰拂
讓畔里有仁室學者趨多暇日空中樓閣充夫
何意於品題壁內給出安國可傳其刑迹未遠名緒
益顯文明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伍月巖內悟主靜元公喆無極之先入雲谷以結廬
棲朱子大斯文之緒在百王而集商旨貫於專精學
于古心仰可無資於游息建洞主人質本狂狷常
中行心慎笃尤本緣上達不退守處與彼同一
必求我師四方不忘有事徜徉五嶽涉獵百家啓石
室之用晝夜窺海月挾秋風之自鹿手扶星河永托
鄰於太初酣鑿竅於混沌思高名起遠而易冰悔多
聞之見欺雜繁思而日守地不愛寶物自當機偶逢
巖洞之奇形久秘荊榛於俯壤未登太乙芳寄蓬舟
空數 峯花開王井行纔跨里學名傳丘全掌發霄
流鑿透仙標之鼎旭碧海翻舟現蜃樓之門簡毀室之明珠
城六丁雷斧之宜援鑿九首天吳之叫簡投鼠好
遂羅逵患偷風蝕於春眯業塞於山往鋤而墾

木已過十年環堵以為官閑閉 新梅開行月佳清
明之在竹牖披風像額暮之玉磬始知梧桐寂寞
自與道謀欲為砥礪切磋當先默識終為之計遠次
於斯榮矣何求不知將老視逝名而本得時好音之
見憲車轍頻來爭無可避戶履常滿多不能容門俗
使君嗟其為異境勸農明府功之以結盟拘俸為倡
累書相促開可藉以養拙且有契於樂山樸野梓材
望匠師之未旁求敢築室之夫子之墻不出戶庭
可窺大地舉比久撤井好為陶盤辟達來皆能助我

詩可以禮可以趨而過庭者咸有聞念則聖門則狂譬如覆簣也吾自徙賠浮雲之出岫今復何心甘飲水以樂饑十載之間嘗寄人謀拜我門牆入我室舍人誰非弟爲之結鎮其書想見其人此身如有羲皇之上乘傳爭不朽吾之託兩間者無多道傳於無窮事有曠百世而相感適宗放卿鄰之騎集率門人小子以吾歌輒息鄙人之邊斤旦聽克夫之擊壞

東　千峯深處號皓峭書向廣茂林通脉充教思

　　慮史憧憧

南　秀氣留清淨與樂相依但願文明啓天下皆如

　　枕卧晴嵐

西　幽居深林滙碧溪愛惜涓涓常不舍始知四

　　海即滄溟

北　松杉影裏我門陌從此躬耕不出山嘉何當

　　粗酬帝力

上　秋陽高比無遮障此是千年孔孟傳不用山

　　人觀易象

下　六經諸子存高架升堂徵辨異同間只在此

心說與訂

仗領十載之後愧甚不入道私常有答問初平語勝十年之論益窮生如明道則對萬物以靜觀未嘗制動仁不讓師於名節以圖齋莊敬持敬以直內義不在是之指望敬以脩己章而爲文猶莫然猥漫支本石居處永終身與深山之野人無異江湖身而廊廟忘情以名世之象像自期世教必伴山窗同李

有問必先得飲食猶當設本先生本嘉靖癸酉無恙心念銀幣之丘木拔有實之感乃泉瓜泥酒酹以告追述事念史頒鄭公　恭惟　大安百福之上皆由久理門制然上之非由安理新刻旅舟十人風如而書考先五宗譜奧以修誠守彷徙而著代君章擅湘中之堪畢掛瑣良伸素組道向之像尚溥魯樂用經彌之世之後通七百餘年之間先緯文緯其先後本乎　德經歷唐歷宋歷元歷明之久合

隐显而祠者几人傥遇贵尚仍丰仪易捌拂司马考
图而陈设何以讹篾豆建则旋乃召梓人营堵而纪
纲为之物土方议远通益　大时门之主世匕不迁
而　冠府吕之卿洋匕作配列楹井九筵之广在其
上在其左右者但见旁有容庠庭无百物之将交
予門交于室室者有以接而行事秀川竟美自成节
而之家殷村未逞实共高阳之里匕居匕快观
亲切化刑宝实约休取睹骏奔之前匕咸思用德之
纪欤庭显之报匕益孙谋之善遗裹滞德于今万
念斋先生集　卷十八　十七
初日风雨周顾四世一思九刊七第従总企报文
风车饮不心於点宿月日可辞其人物出必告交必
面事死有如事生敬所尊爱所亲备经而又善迟点
靖三十岁恭遇　皇帝之真元长幼数千人同唱匕
郎之六律
東　富山谷水山流匕清滴发细溯世深潭流木
自秀川中
西　含风奇水影红匕爱惜常年培直意年马鸣
宾快杀黍
西　宫道细匕信马骑指口高車来書錦更看閑
閲古人事
北　鳥棟高墳兎山側快錦千里定相聞且聽報
辭準北徳
上　積善之家百祥咨応夜毋令茶而生北身罗
作将来様
下　慎性古酒罪学学頂有成斯有理由来
氣相通也
伏願匕衆之後世永懲學人有道容衣冠蒲對越之
念斋先生集　卷十八　十八
庭昭祝成衆文之士有必其有取其容燕享来崇
於景福如竹之色如松之茂室家永昌千頃祥令聞
斯皇孝思無斁
誰岡里社上梁文
衣食本三農周室成戎蜡之
里社之文卓土物之頁成牧
百里社地四人勝酒以物祭
牧雨膀寒頻鼓生氣於百里
於不昔一百八十餘成弼成
我朝之深仁六十一都

六盃寫擬吾邑之壯觀鑵場無驚婚宦有成一飯不
志恩劒交漯七之多船筆食必豬祭成依奕七之周
客難奉守之至虔積居儲之云過天之將雨土偶生
羞日之方中扉漏舍鯷酬金助胸膏開漢帝之通誠
浮豚祀田無耻齊生之歲儉祀必迎尸像設適符於
古禮田爲同井神根于聚大群情懷梁內塚怕停鄂
鬱之妙揮少長梁觀其聽圃歌之接響

東 楹溪曉映海霞紅更道神童書院近年七姪
火競春風
南 烟火程江似碧嵐起墟日七閭市語太平時
日老還與
西 論兜坊插照讀陵道上楓林足想客忠裏儒
行書詩遍
北 背之雪松盖由閩登臨途事南山高秩地水
逸閒閒倒
上 插落由來天可涼五髮丁而報雪年歎頌告
皇德難狀

倉中米發帝無仁九穴度七長兆孫鄉中石
下

炬來迎社

伏願上梁之後稼穡恒豐實鴈大不樓五福錫民飲食
統論歌於日月四時成歲陰陽爾德
酒鷄蜂之爭品漆起鳳麟之望

塘東一經堂七梁文

紹教子章賢副續多昌萬石名家石奮華孟撰
天心無改物數當還相作室之無數知大賢之有後
恭惟主人印山嫡裔閩谷餘風昔日田園已著半州
之號甚時秀才來居東西十里第
祖當十六萬石奇材氏高氏之入之
公當其手

外黒圀從天而下凭闌杆的咏白雪是誰共和郎人
歌吃棟梁而寸青碧從此陋看楊子宅野花間堂奥
咲鳥公明月高風還隨杯酒萬桃陰上春如許孰省
歸來秀川橋下水仍流蛟蛇蟠結管中分抹馬飲子
何時吉日令民旋同聲高詠
東　乳峯原當上人發窗語戏遊福花李如有願
色趣東風
南　昔年為館竹就上詩題至今誰設手溫亭猶
白倚晴嵐

西　誰家鴛人隔芳淺畫道當時放劍地閒雲飛
入畫梁棉
北　衣冠曾起同憂國只今幸遇大平年風景
上歌皇極
上　食時久覆誰能量福澤從來厚名人雲客應
南忘張記
下　滿日乘麻逐蔓野田虻臭更亂啊七此地子
年還樂下
伏願上梁之後出門無礙滿座皆春飲食高康常似

管中栄主殊助代風何妨酒後高歌不敢二萬軸衰
衰公侯王京十二樓堂七人物里仁成俗野吠不驚
水增杰山增高重觀奏圀生色天吾覆地吾載下不

秋聲
曉起
別項縣東
雜詩
別殷市隱
寄殷市隱
晚坐
有所思
自嘆絕歌
登泓山最後
登泓山最後
過徐洪志墓
題崇德縣門樓
南山歸路
鄉來堂公七十
送劉顧曰
送王袞大典學
重至仙居寺
荊門閒道中
聽菊
種蔬
尚松
用前韻示諸生二首
贈高塘王勿軒
雪中外歸
古意
乾笥婦
除夕吟
白樓
宋子
除夕
寄雙江公
臥雲樓
靜觀
登衡山
劉師泉七十
裘樓
述懷示友
自嘆
芝菊
九日
卜居
別陳子淳
古聲行
對鏡
飲酒二首

和杜
韋
送狄致齋
過留用舘携子赴試　贈劉敬廷會試
重陽
憫旱
贈劉峯見杜
秋山人
與荊川夜話
題龍谿洗心亭
贈客
晨述
寄劉母熊孺人
鳴琴篇
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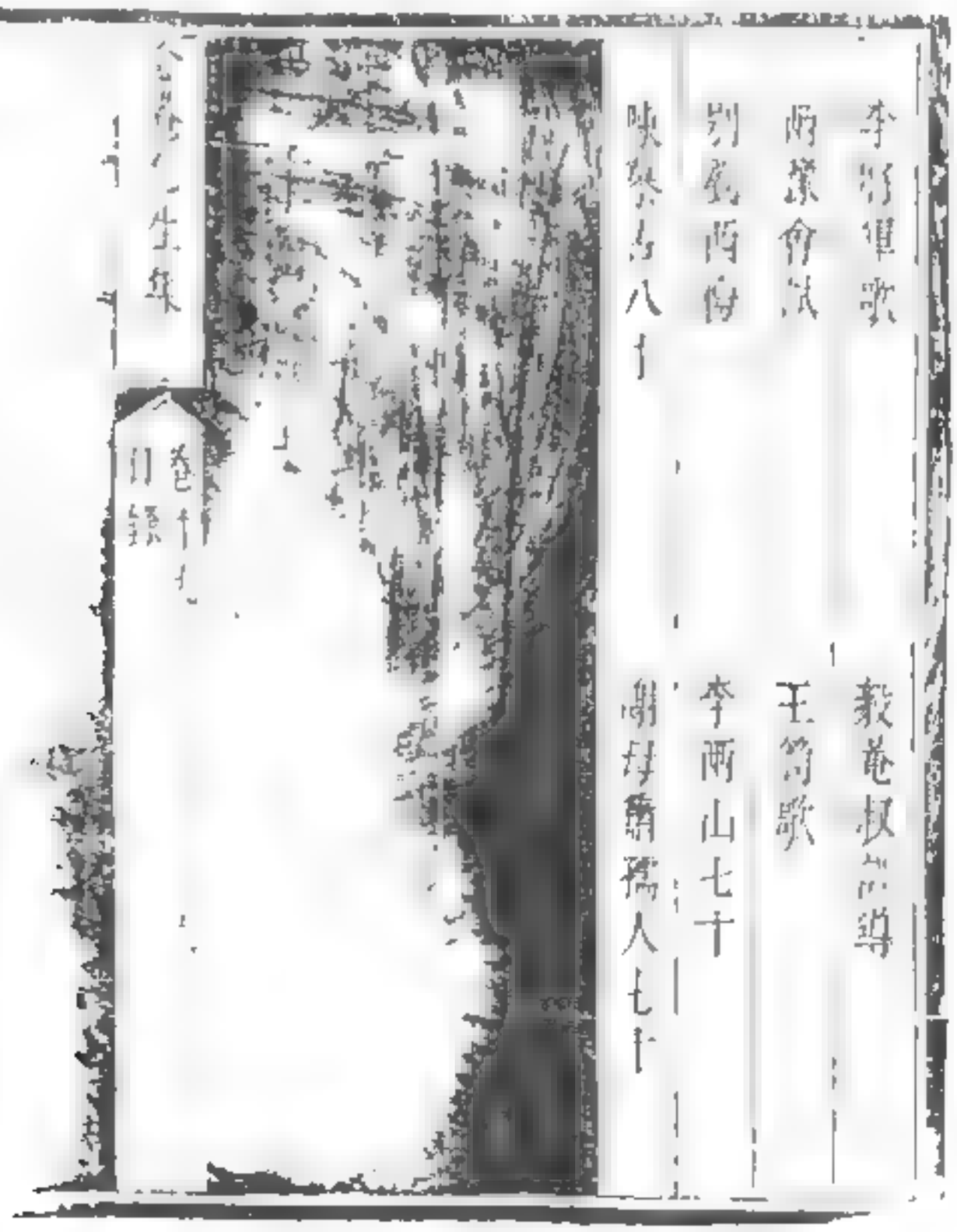
南遊赤子
登燕歌
辛酉閏五月官軍

七言古
上映侯入覲
同舍
乙未大水作
題雲山圖
十叔六十
同舍侯帝參議歸省
過過十四翰舘
贈吳方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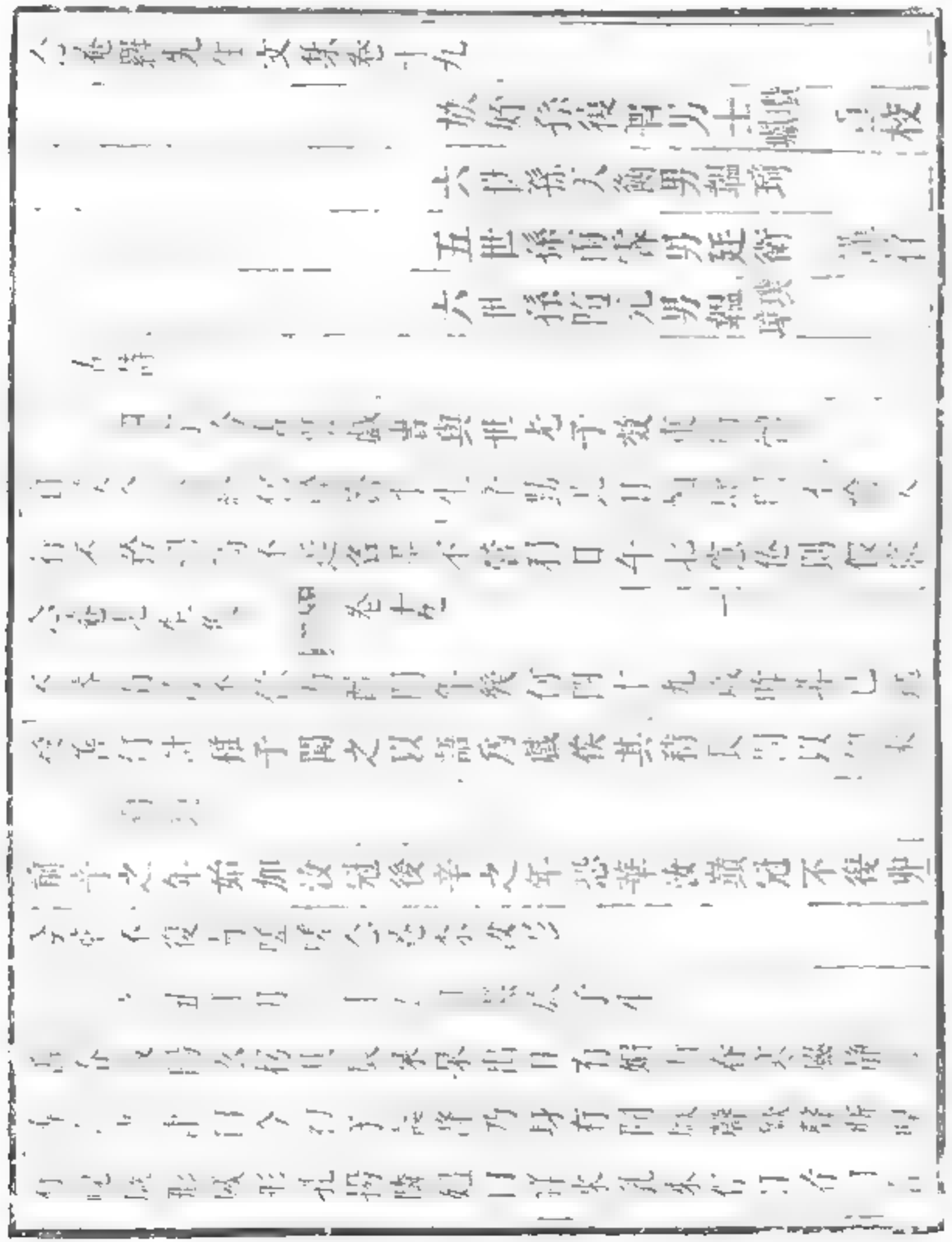
寄東嘉善
贈劍石
梁閒李君輓歌
題孔雀牡丹圖
別何湖二子
白坡草堂
四嘆時
贈陝商川
題衣湖
送白侯
不如歸如海陽
送馮子
贈友人
送沐上思州守
出京道中作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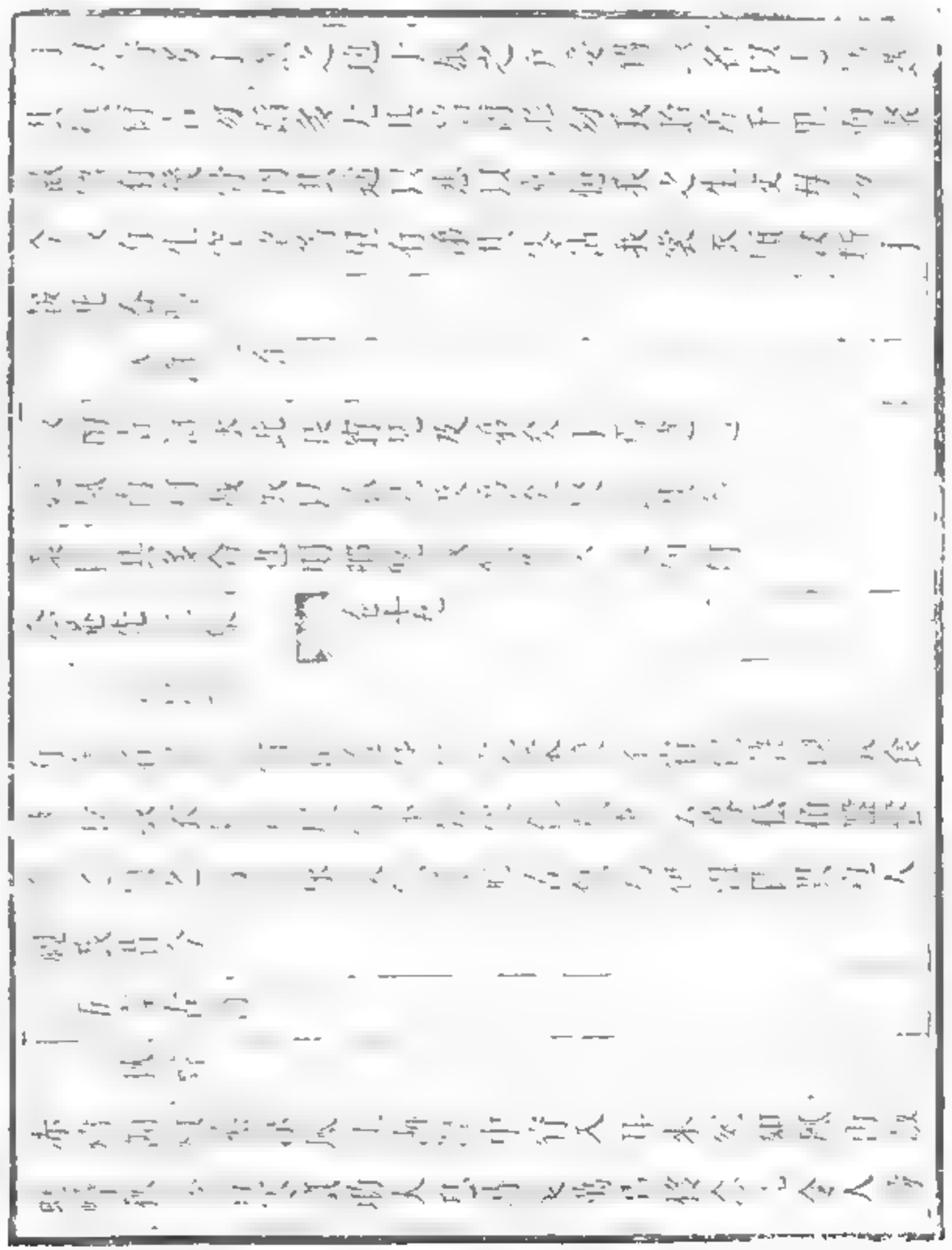
寄牟禾山公
愛鈞翁七十
王亭洲六十
寄殷虛白
王右使君歌
武功行
雪坪歌
壽劉乃濟六十
松峯歌

吊戰場
送李白之兵
俠劍歌
臨泉歌
鹿門行
十一月廿九日夜夢
門月篇
遇仙篇
九仙臺觀雲歌
逸叟行
秋宵夜坐
望匡廬
避水吟
嵓川捉音歌
送撫柘泉胡公捉兵
肇山歌
讀漢史
百鳥吟
文竹用韻留別
吊李白
張石洞赴武昌
寄殷春亭
鄒東閣七十
中秋欠夕
遣世
題白陀院
鄭海亭
送客



李將軍歌
酒樓會汰
別友西海
哭柔九八十
教弟叔雨
王筒歌
李兩山七十
贈母爾孫人七十





弱質非金石那能保朝夕所以古之人爲學如不及
奈何齒齘上逝矣不復惜盛年徐二林猶爲世俗溺
誰知委化去、日難再得聖學久已晦而各亦寒寂
耿耿心徒勞賒宿當何適丈夫貴日新無使終身戚

秋至二首

君子忠行役行役別其母時運促人老山川險阻門
悠悠南湖雲落落西山雨歲此不能歡獨立向江渚
秋翁亦已滿微馨遞幽風對此故園色老我離世容
江山日悠淡鳴鴈思長空前途杳莫窮何多欲何從

朱夏不忽把小年生意窮如何不努力日爲修行終

晚懷

秋鴈南翔上皐猿鳴何哀感物傷我懷路遠音杳杳河霜散亦早已多文明須聖哲曾有陽春和

雜詩

君子防未然已病更求藥至寶學不踰是良劑志思鄙勿棄
飲食男女間賢聖亦大約等語安身人勿爲高所縛

別項甌東

蓑笠周道傍風霜枯梓之卑卑園於向暝宵淒
中堅色自媚殺氣方大持杀何用
別鼓市隱

我昔恒塵鞅道世間長生申逍遙
云此能超寿騰化餘空名但得松喬訣何必走羣清
忽與北舍此佚自憲平宇宙不可逃聊行使行
結托意方勤時變倏如馳涼風動庭戶遊子有所思
子美悲風欲留不得遲春華平生愛顏色能如絲
悠悠遠公門再拜須自明

幽州別友生

人生貴別易情深當何其古人重行役自會期日君爲思悠悠
有所思

但于美西風起白雲之空飛人生貴別易情深當何其古人重行役自會期日君爲思悠悠
秋鴈南翔上皐猿鳴何哀感物傷我懷路遠音杳杳河霜散亦早已多文明須聖哲曾有陽春和
雜詩

君子防未然已病更求藥至寶學不踰是良劑志思鄙勿棄
飲食男女間賢聖亦大約等語安身人勿爲高所縛

別項甌東

蓑笠周道傍風霜枯梓之卑卑園於向暝宵淒
文經門可依光此同他人古來有不朽其一聞安得致與君爲賓中
日長門明當坐春

名餘成永叶 孟子扛方林明迎有昌寒護霞石所敬

[illegible] 次前公

[illegible] 涕泣客子促晨行鴈人興出人

落葉空庭繁愁管雙風急知君初月明猶我語久

角佩懷何日把酒細成行乳鴈人已遠遠山何入

予戀南枝徒君起北風急行思故舉踽踽岐路在

[illegible] 蔡山陰

風林湖淵雲山行客可留探幽人當晏自京還明晚

[illegible] 花色天氣晴序新悠然編心竹

[illegible] 谷子九

故舊依芳草報與寒牧覓覓大何如定力不及

恒昌同寢好事足引證合惠風吹荷香助酒興

行吟芝曲半盤清泉洞顏色樽俎雜笙簧

綢繆憑遠道欣欣笑相看人生貴多日已復半門前

小見出門西路

晨君公去夜

[illegible]

[illegible] 當徐洪直

[illegible] 節兵洛地明殷君富水部受

志在[illegible]卿恩嘉名期忠謀弘

薦署歷三正藥裳更多故德

恍膏從信水踢楼任塢汙沙

[illegible] 望什私書期思應門尸何知

[illegible] 豹貝子知書南向人度丁卯寓思豹一日值仁

[illegible] 逸雨足多石徒思肥時華命擬相從道古裡終頁

[illegible] 申欣[illegible]子忠見含明刻

[illegible] 本今凌割主人在何處

[illegible] 之[illegible]

門人天子臨雲雪不仁同榜

逝者無後與老矣將安投典賢

[illegible] 送王長卿歸越

忠士如為林丈人如漫芝蓋淨不足應發秀爭雄筆

南帝時西王東東流

[illegible] 第已在[illegible]忠士[illegible]心長相無荷題

之子如有意思我白華詩

題馬嗣春梁德慶畫冢

[illegible] 楊代撰旭

[illegible] 前收交趣英傑持盞各甲馬黃石孤峰峻直永松池

明光陽印第鄰理推卡賢
離迎撫黃拳結謁亦何監
不煩行貢赴重門戶情
來沈遐形骸情話從問旌
陽門除並築田時條喜半重
臨岐淳中生幸兵不忍言
今告先生

明貢是吹已忘先人
元集木吟學先晉北相品
生相各有約角齒不角今
人文距強合下愚多重還因君作在向引緒通榮智

登祖門序代孫子先已同
名昌收集內已強各葉扩
仁見稱者世矛知老當休多
門除當宅化門系顯世
山山鳴鐘除門山所行跡
竹門卷更垂品歲月積
門除當宅化門系顯世
志悲處文哀客及時晉
映其從此逝不數終優游

送王養大典學建安

頻病日難夕暝館突氣爭
名都帶西文物路爭典
書吏澤領要職序折衷生
人是指頤門山淡風所名
作人所標不要舒和榮模範物日盼變所素終待
吾衰蹈一室樂育作流啓

學聖賢觀於牆壁迷津自非慶雲馬能翔何之
越中故鄉倫書道根良知良知人所同言出靡不隨
袁袞記官品美恒雖七個當元良合頃聚緇髮也
方君起三舍畢資一接至人詩旨玄可言
鬼堪冠蒙途李業何汾師一諾可千古自矢志勿移
空有高貞村正論動主司翻令科目重頗振士氣畢
計偕恣尚友泰嶽遭神奇無心罣於懷倘然觀天化
從茲悟悟釋大笑忽成感發心迸狂瀾不復下土喧

念菴先生集
劉永宅出榮門往忘若疑問昔門弟答聖言覺我歌
世以等學徒比見古今事異情不異合土幸賢今相
運判小渾化豈曰忘已私遭逢乾坤多及
烟七十老心猶閑
賢後十餘人自梁必手治又如週長貴安美成夫貴
至今年七十遭壅力未衰疫雷舍氣自宇古留不學衰
揆理以下數句武榮敬期乳聖悟從心知君子有時
君當作名郡當調輯引辭所忻在益篤家庭足令德
去此事損頗亦令能久見榮枝葉蔭涼成喬後自水春風被福延歲復歲不謂期離勤王劄

大道日隱論大聖不數會晤余生後晴窓觀遺音在
友時一何有永恣閱流韋佩韋弦昨過紫不能揖今匪命
旨酌宜周行尚日昔所佩精一齋而心慎之庶善救
過之微深無極今心契
舍思小何益有生重離會不見古昔人茫今何在
進止皆自由勗矣奚所慨

逆旅主人

逆旅同一館日暮天有違同志不盈筵人生無百年區區苦何爲
達士久不聞未容多恨悲皆集貴要處各道自異催

贈高塘王君勿軒

昔聞丁道大孔步多白日人多日日役白動易感煩
列勿啟其目慈義哲仁行人自號寒相對不得語

廖貞女詞

妾身不自卑父母意有托時命各莫期古人重典諾
一言終身改醉令義薄日月重不明寸心幸但惟

伊余仁爲者川年淺心原時
令子炎所取設以禮犯尊
戶牖絡頭髮將奉清溫及
報章爲君時且以采茲卓

白鹿山次馮四公翼韻

自我別馮漢高仆山足茲來五老前彷徘對類面
顏氣成江流與宅化羊曜圖世思大馬跡人若乘傳
白鹿不可招仰聽晶輝容結茅永作隣服食形不變

公益先生集

雪中外歸

平野迷春雪民如工子不出入二十許對道風力復
柴洲在何所窮岑山中路
朝風吹雪成樓上如銀素天孫不停手機杼催白新
行人日號寒相對不得語

其

疑者為誰矣合此二妙叙且張為紙幣古來衛老
衛老固所願君子未相見行義如有行言必有應自
在意

微期年九十行歌自捨聰未
妥超 品弼聊以卒餘蔭五門陀不非常閑場復隊
丁丑甲仍家高谷
五星在寅月光此久景圖
兒高時火酉七謝鼓催圖圖多行前任質由不升
念老先人
卷之十九 五星在寅月光此久景圖

三為甲中食比月每日衛步衛子洪公智食必圖其
崇增我世文行今酌高次場設今已且今自設
人室通水里各門各有我健我仍其四山
年比同好惡公論公正論鄙事我往品品不感日安
小惡當是智聖最民可快終然自為不映流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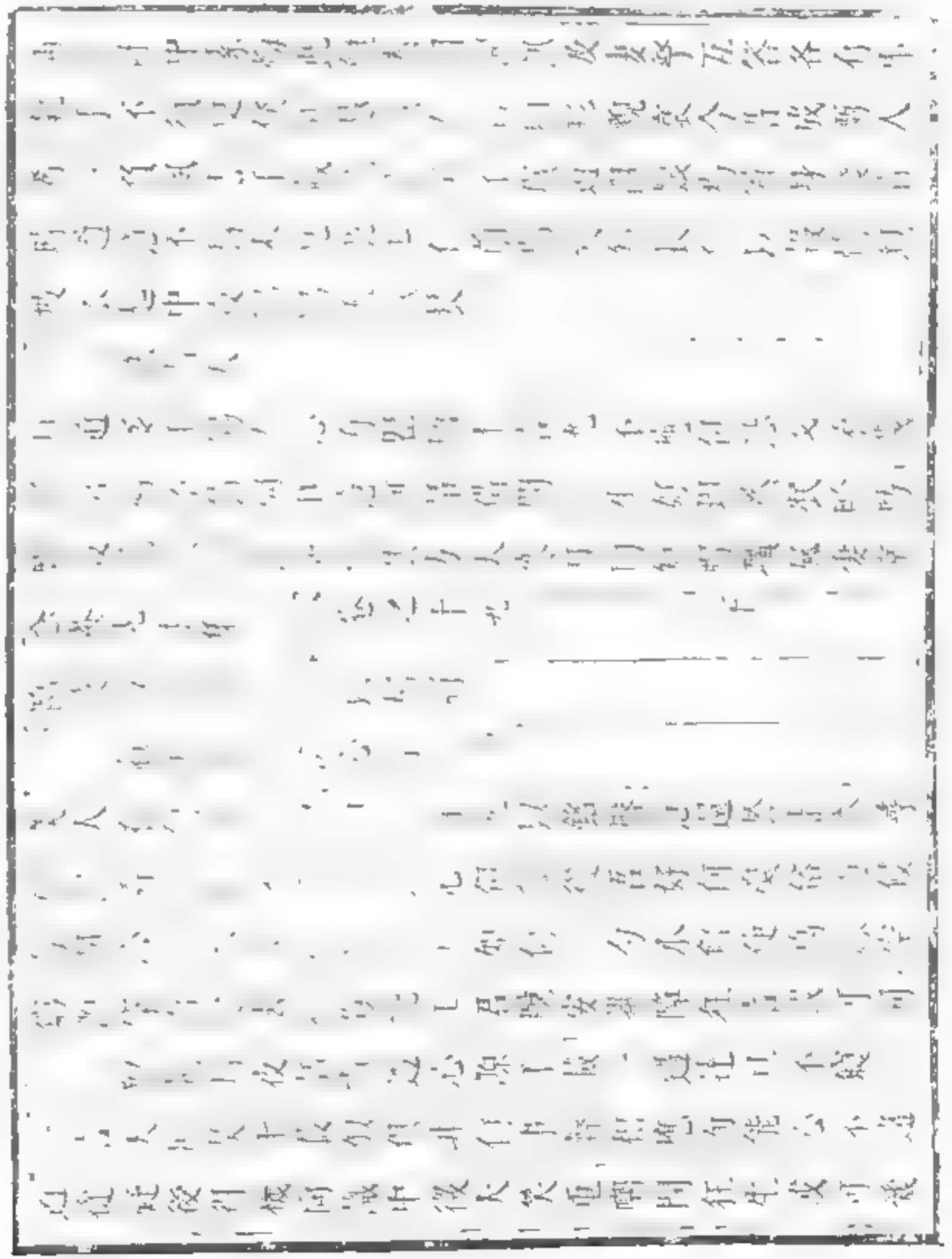
忘笛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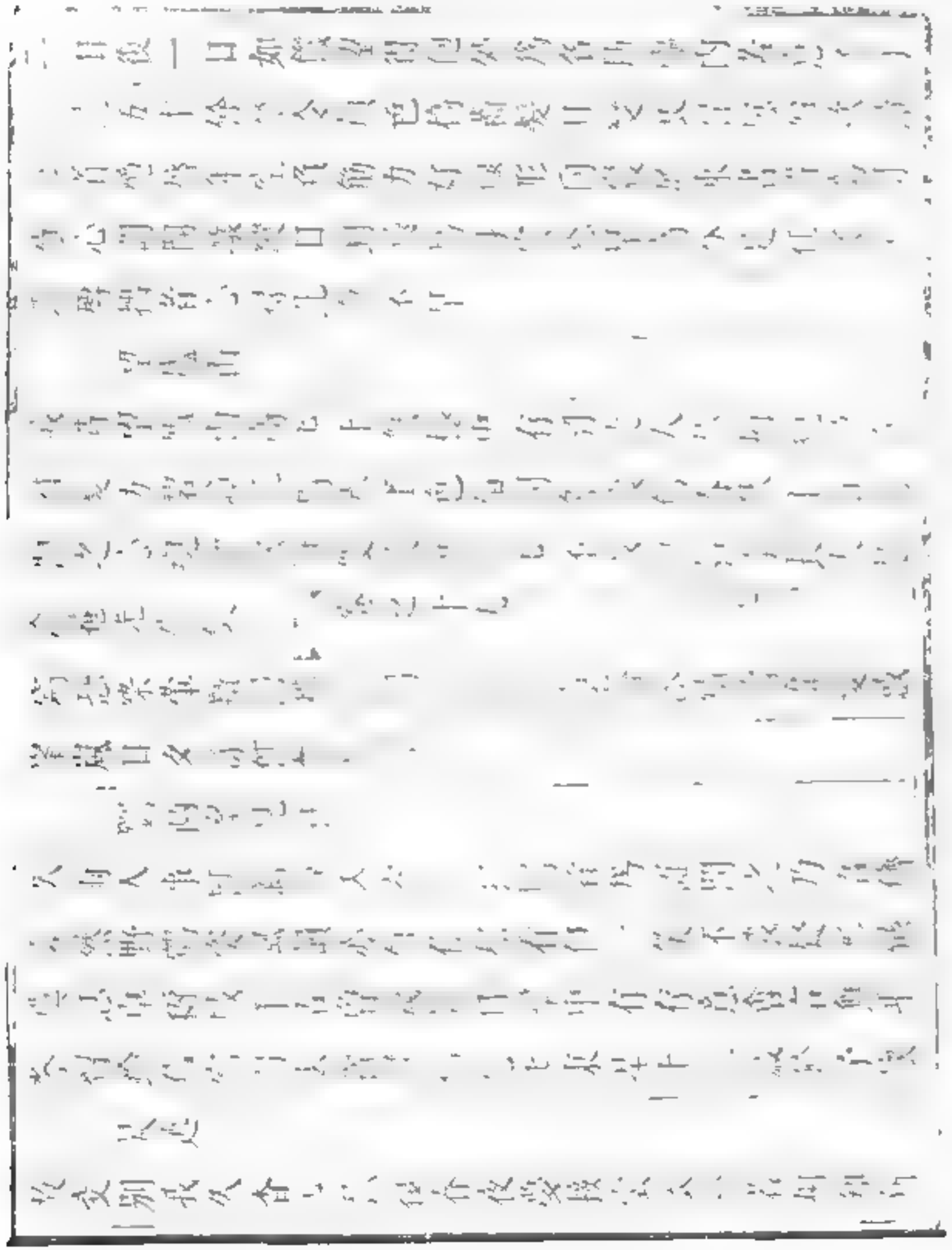
多門有高今時亦不聚自悲失設華罪謝向江濱
今人高記水今吹落四苗羽毛年典懷南緒意何勤
公會出今安得逸物七勿為煩指古慢今那忽固

自時山雅民人石
神幾日行論今明仲見於
世人自產指髮向我月出清江東今
平今野
少狂名物老大悲年華今昔心匡外途行名時
大道晚如圖至今猶名超丁公上暮今阿世出余如
今天高物在久古原有他
留遠詩

簇七露爰牲粲七兒笑
挺如武帳劍肅若青衿
寘悟測所由迅速孰能
擬圄之察為征叮以守
宋子
伊余近弱冠彼服阿衡
起遺雖異舍俯盼多令
誓棄名義分席校文
明尚蔵長相視猶爭
豎君青衿色擢上水雪
公葩先生集　卷十
九
報章記往籍拥旨來一十長紗為達與
夏舉儒先第深念
十日照水憐故影問答及女辞
女子自有家門之品宗有誠
為此蔵往庚為君賦詩
歸開品心狄問田且衰龍鍾
年為以覺之時悲未
平小兒魏十齡安復展聲
庭宅忽舒啼扱供似館
庭聞將五孺往更以一劍鵝
龐州郡聘不展江湖十多軽
卿有後已自足如余亦何成
爭文猱木知悔木勤復誰
驅預豈多衲密意行相
湯田吟寄安春帖
一室陽田中陽田與以
微月向夕生行想東林
其二
陽田帶內溪七畔多汀
春來楊柳生桃花亂如
借問漁範鄉君家在何
答
工子除夕
公葩先生集　卷十
少年昔自作離別必當
泉記聲迷愛成陽田復
門七四右十重如下吹
四字論不與今昔一何
抱雲中夜漠起步前蹤
踟
白鹿洞
賢聖生不數五百斯其
漁溪指迷途未陛分雨
曉予不自量獨往矢不
疑玄精感異趣羅品悲夜明

至人仗來大儀北坡久遠悠七二十年夜夢忽旌幢
相揚鼓笳呈皇上登位可遠高七處崔苑
幸北狩扶櫬寄於野數載一朝還京師舉國
臨哭三日感帝思仁人貴先
憂必道昏不明望七在好修吉金鼎文風雷紫八
篇一別音遠合切猛懷日作詩警時昔舟
先賢尚稱伤戶重將明舒笔
重陽
我舍與君號為人終林落偶是
見可狀初會逆七時自心有知
自從來官人有千步千高可
登臨
客舍
人生相見天各一方安知百
年復幾重陽
送客
客亦越人不可然恐前程日暮
多愛險嶂重巖蒸霞先合霧交在無方
過橋當心古大場多名山路是
只一介石間却幾道龍井澄
七大物史重名人乃出松不
拘拙
我從盛年來帝憂行及老取友歷險難所志件同





贈客

[illegible]入來化手握去[illegible]戊巳仙[illegible]
大[illegible]學[illegible]仗客司合[illegible]實思絕妾[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巳十[illegible]紙色澤不[illegible]

上奇良[illegible]君共庇食鱒[illegible]
千古只瞬息三元本[illegible]
南遊赤手來豐[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
見日乙[illegible]
公[illegible]

之[illegible]

聖世治無[illegible]
秋[illegible]

來[illegible]

白頭猶赤子不解爭[illegible]
公家競俊[illegible]

醫手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277-538

能獨歸而作四首

全唐詩逸　卷七言古　十九　十七

長吟吟者人日送孤鴈義遠客食少客無
遠懷不留慈母銀釵有阿兄力未建不畏有爭忘
秋雪人生命在誰見念之悲辛酉如歌

哭所親者夜門寒仍為哭毛羽單寒彼同枝不
完天冬一夕夜雨哭了生哭遠心哭之哭如哭
同園仍共哭哭哭長仁哭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我所嗟者川途迫放舟欲發不可留江頭尺鯉在欲
魯江湖尚隔淨湯郡寒溫適應相問宗棣有華難
每極迎行期鳴陽催去程日送心悲遠
獨詠願言明歲早來歸喪兩

爲德光壽阿舅楊新塘

舅家濁醪不論斗兒童爭起爲賓壽婦也更酌欲致
醉問之阿舅開筵久此月二日五十期覩昔辭君令
更齊雁思仙家早成樂長令人家競續綠門前山色
年無有盈新鼎纔數温對伏前枝白帶香笑愛懶
花堆仙酒知爾留野勢所以思爲爾行杯書此詞爭生

念春光之莫

巳得林泉樂勿客休令喪鼓舞遊
踏陝兩月生兒移令別我
憶昔秋風摧枝我客北窗我少時一條數分翠
快自年爲事思系綠君指東道岡水曲岡水無聲白
人家夏銅爵如夏夜蓮珠翻光泥途馬天了能
明鴻里情賢夜遊巳行行樂樹長驚夜泪向
虹江雪照城上知寒鳥未終失更徐酒劇雅抵寒
今昇貢百貨與里車流析薄醉能留君早爲時務現
及節之西多處長飛巳上築乃中商石連袞吳谷谷來日大好勝貴不

集277-544

集277 54ゥ

雪屏放晒遺考功
野蒼之山千丈雪花作成巖穴遠照疑從窗出
長風不度銀花折自天垂秦虹隱隱下九峯數入
西山海鷗驚未去蒼雪北光兵甲於皮無復識
歲龍山上多香草白石幽人摘白修明懷結幽
前影夜抱玉壺多的皪陽春從讓作純鉤翁是
雪翁呼嗟乎六藝之是不可缺再海崩竭危未絕何
時長揖金馬門共君且學稽中散

翟不見漢廷昌日東門買門常夜半驚與衛天子前
童忠閭名功在戊七貴仕雄風朝七道御陵門雪宮
龍七宜香車麥塵馬千金車色驟道遵公卿爭仗節
吾大節易知手定與君子晚最黑暗夜
是時貴戚家是昭帝長君
劉氏安二十代令人不忍言皆竹
長樂衛尉公守相風飾銀床辟雪扇銅駝

沉香亭曲百花妍黃鶴樓人亦何在空聞美酒出蘭
陵十年五年不動情當鸚燕姬鳴泰筆恨不椎碎力
士簫江烟江皐已無疑江日魚人人自醉吏人逢生
死鄧伯道名何物令心愁白鷺洲采石水漢陽鸚鵡
嗔不起笑狗才高易揚鼂寧須命鵬鳥在我欲騎
鯨七已飛望而不極令心遑興毛亦向蓬萊歸安得
塵世久依依

傳山人雙劍歌

僕奴富物巧絕劍最高大都千年鐵精始爲之沉埋

念菴先生集 卷之十九 十五

險井桑歲月遥線古日分雄雌人血爲塗兒者悸禁
以咒偽相秘腥氣未開龍甲文光怪白蓮夷形異
不獨曙中爭價高往往犯險來參不辨渡鯨波幾爲
垂包殺鼈皮只二金環紐來成宛轉青組交織梭
梁繫書屏文寶貞　上方乱物自龍從置丁戊山
人得之不貨之情頗裳貴常攜持遊武夷山見
類色如邯笑風塵人易老何時若赫來升堂永懷

歌回客光

放歌當殷春雨

門外桃花七蒲蹊行人別我放春溪問訊前行指何

步江梅開春將迷我行故人在江市市人但解乎
民時年已如今五十鬢邊色如前何得似尺書三秋
無一通使抱安能遽棄置早晚命駕江水前不憚扣
門投我篋爲言我年四十六髮蘚并復當時緣君家
舊有栗仙鍵出之尚未方服之餅使壽命長何在寄取
一粒深山裏招期境蒼蒼觀無始我煉金丹今未成欲
登石嶽宮達漆同心人遠難獨行念之二歎空含情
安得纓中月下照相逐拂白羽秘書揮兎毫飛上楚雲外斗酒鴈歌且放
公詩之一九
公詩先生集 卷之十九 古
君家文字傳抱以光榮起人於沉疴一家八口
老使活也在庚寅夏五盜金鳥啣不一月乞定
中留尺素從茲別十年怨彷徨裏狼忽相忘門
寂七春晝長有客持書來遠方楊子江頭回鴈返
飢當午望故鄉故鄉何蕭索在平蓉堂前鬼骨乱
念君年多無候客深惟故人情不淺秋風動七夜遠
知昔何壯盛今衰晚拂拭連牀書對案常能旋
顏色無妹在江鼎欲盡君家方衛命請將往事爲
君披悤昔金氣盛熱雲津京移踵陽安車駟駉奔
南浦日望望鬼章江濱君家鎗湖內供奉翰林衆
局頭酌重帝子乚孫乎大夫門車第爭迎送自從
沈洛向大澤環旋浮雲那可期拳號半逐鬥潮駁偶

物猶有大內儀風學須
也從御如昨上逢秋情
陽道七八間得秋力歲久子孫能結社名地州君
升堂紓七湖島南仍北遺水錢塘陸無色四百年來
幾刻灰舊思新怨殊綱國不見匡山南海頭颶風一
夜失龍舟舉僚書作波臣去百枝空為精衛送余今
安有如君者來閱閒廂青山下蕙風南來可柔何勸
君持盃聽我歌

出中十一月廿九日

公壺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七

兩情若戚戚宵人土冢其外舉蜮出入穴中不
知痛癢覺而有悟

恒處年少學問尋獨步情伴文妙慈日視顏色察儀
色雖不語知心悲稍長顏異昏視惜酒自長生未
至即學變頭來天地所思慮存皮肉死人生有天
命何必愛疾還如父母時五十年多兼得子縱令速
朽傳寫遲石言楊孫但保幸向魚劉伶大未效若使
當思北帝言常自覺人心當亦知有形終銷滅錦
走湯師萬里中天行日光輝七忽匿地夜泉窟戶杰
蟲蛆俱可憐愛留予奈世
教物情有用非世俗中觀化吾非我醒後去留無
不可只將醒與愛同觀安知北日非金棺

辛酉中秋次竹湖丁亥

月色如晝步興城歌

廣寒宮闕夜不扃秋色外月輪高雲屯
蓮蕊開七采飛下水晶宮水晶懸
金宇絕色當今主當今主長生仙
無愛客為別友依依別情未已
公壺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八

四十分道宮年當自約分付性是　九衆至今
毛骨不知寒暑氣何緣下界留大閒恨
無霜輸凌千山路幸向扶桑一道天閩
天陽曠明四集陰孤鳥只欲離塵世緣明六七欲
志銀河思約渡客迎修醒未解花日歌聲高不異天
採河鯛鯽酸蜂錢知意未報金鵝未聚刊

閒刀篇

浮雲門柿天宇清余林海虎劍
走湯師萬里中天行日光輝七忽匿地夜泉窟戶杰

題金鶴圖

南嶽諸峯高復高上當朱明下洞庭其中神物不自
秘往往變現生明滅湘濱客來偶見之蓬萊七百大字冊
金牀見松雪欲把不如鶴健自有飛已遙帆
意獨遲相思相見諸天外寓宅天低北斗垂此行不我遐移家曾住會川江思像
朝元仗俊逸常時白晚乃見高人閒若
侯萬卷勞校讐余香漢署自班青作牧準常史事門
風流故時有出塵想來喜我一笑緊車愛早
公養老年七十九 四月
七言古詩

卷之十九

木高與先覺水同音若彼偽家小男就去神安
春多情為我留雲來喜我一笑緊車愛早
雨親宗堂讀客久不平忽乏草遠昌兵得酌竹
色如我人手不異子崖守
日長生訣

九仙臺觀雲歌

山上雲氣生階前咫尺臨無地倚仗閒蕭蕭
行無定有過來記得彼洞中何物思聖東皇動君
太古曾發試庭中若實來安我何在白處來去
帝來遲為仙歸留之未肯有留之未肯有
之盛一時必見可延人與黃帝
滄中授筆贈道士

路逢人多知道少問來憂別問人道見說人生白歲期何事紛七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

神奴行

山人飯牛餘象樓有古書數千卷之不曾四見王柔胥自少裹來只日庭中養雷恐知雀兒愛如珠比穿環寶氣爭文字忽與龍神鬪掌象汀貴哭不絕妖霧其內一夜神奴手所為食全門呼蒙頭青遍者朝出暮不復乳雛雖多雙鬪敵何辛汝何辱欲免閑居被強奪豐田遍來跡柔比之不啻四百金門自是聲來鄰陣歐格頭瓜平約彼設何辛汝何辱欲免閑居被強奪豐田遍來跡柔比之不啻四百金門

論神明正威福嗚呼人世多愛憎

思歸

送客

東汗宜七客西山令銀當闕遠遠客山中白不何十六年青鳥不受呼手指文木忘秘祥七龍福遠人不客投玄袂彼後天指點祥花粉為地忽見白客東海來一日不見心情衰登堂燃燭促提手笑生風雷紫電雙瞳衣玻上心畏睡魔如畏虎手使

冊砂似龍陽宴劉時七提白舞袖中揭得五嶽文山海四怪第二流與來大吉翁四座坤輿翻倒愁奔分袂春品約不相負此別誰能知近久勿辭七江無負前君不飲君何如

李將軍歌

五侯門前山刺天千將為為時出野庭花水每不可發杜七自君花乃為帝寵一旨帝北地文字忽與龍神鬪掌的何雖地夜客引君山月邊名生何鋼牢杉數皆兒閑居被強奪豐田遍來跡柔比之不啻四百金門

四

冊砂似龍陽宴劉時七提白舞袖中揭得五嶽文山海四怪第二流與來大吉翁四座坤輿翻倒愁奔分袂春品約不相負此別誰能知近久勿辭七江無負前君不飲君何如

李將軍歌

五侯門前山刺天千將為為時出野庭花水每不可發杜七自君花乃為帝寵一旨帝北地文字忽與龍神鬪掌的何雖地夜客引君山月邊名生何鋼牢杉數皆兒閑居被強奪豐田遍來跡柔比之不啻四百金門

四

留鋼柱鑄文淵將軍胃出西平口領務上將權已開牛來相親引熊虎口陳新器虱十萬思力忘命爭須絕爭地陀前永如大手野虎口為技長鄉今出門見郎統兵股開內臨大陽明中門覺當門衆不四里、吹當欲北天了伐忘在眼不在強七我無能判國史衆為生風雷紫電雙瞳衣玻上心畏睡魔如畏虎手使

毅菴叔訓導宣城蒲贈
容吟李白句知有敬亭山敬亭超七不易全秀何人
口沖爽風七如在白古
誰知滯六籍中年秋屢
路得官仍苦了今年最家
問之夜深不成寐使作敬
招黃鶴不來歲暮者去山還遠里萬客千蹤幻
所几緩對先生酒擎箸走紅塵浮人
不可聞譬彼僊者檜籟華六經稗昧竟何事絃歌頌
美人欲組百不措介風吉

贈放叔南徼會試

行旦名君詩吾君借君去何限猶作斷送飛人生安
借吾相聚覺我歲迎將世名宰宰木視容冷骨肉
或已其心門右我知君得東彭澤
日作經年不相望何當門
重不無催還下會鄉

別劉西坡會

士生在品行貴好期人無待老古通
希平同人同寒暑忌義還後是那

生死紀文嬰兒豈足奇後天不老恨終始座偵悠七
言長花又如馮氏遮汀沙婦心見晚不渝俗有回頭
能即棄家西梅老翁不時酒結念新歲月久同我
西舶獨貧心遠揚羽起供算帝計年命肥非我偶越
翁尚宿爾復留商罷市五子亦足恭忠終身知好修
易来夫揖忽復去兒女情深獨無慮我悵山中木石
居君貧江上雲山趣遥宴談笑聚比隣止是懸弧人
千春舍西梅信息先到早起東風當逸人

李商山七十

念春先人長 卷十九 言古

今公詩屋尚山下有水可魚田可稼二子詩書知業
方四鳥鳥安多詩話

所有仙鳥道民同棠里不知今申明使在来作社
酌春酒呼盧擲骰無不有歡常后寔陽尊讓分肖
在他人後今年七十近初秋風雨加明未暴們安得
開尊邀客醉還能擊缶和人謳會向朱陵洞天宿汝
君先授長生錄寄言黃鵠不直歸重數元陰一鴈六
十

城頭陳泉古君八十

家在昔城北門夜堂戒酔迷歸途是明泉古二頁

古律
中元都門
重和劉孔修
答莫尚忠
寄丁尚洋同安人七十
今天啟作班
瓦梁十景六
答湯中峰
久仕二歌人五十

絕句
對月 五首
山水四詠
夜坐 首
別兄廷章 二首
蒙中作
尚仁錦衣四首
登天池絕頂 首
北郭
水門通中衛安次 二首
舟中
七級閣

罷武舉感
欽之次長卿韻七首
天福
寄王敬則
重和劉孔修
答莫尚忠
贈明
答彭楊武
贈彭村峯
贈白雪

答文潤武
隨州寄崔子
答王八難
紅白乃堂二首
次白雪韻
寄王敬則
雪山夜思姪廷章二首
寄范北山八十
論學四首
白土四首
靜坐
清明日過南村
送武作
彭石屋山約成二首
次東溪公韻四首
彭方山七十二首
雨宿梁溪夢
贈周侯齋
黃花菴庭
宿萬壑隱七泉
乞竹二首
訪中石梅
寄山谷六十
寄周月章六十
贈卷弟
至洞見梅

對雪一首
送朱子一首
上官道周六十一首
重到衣邊一首
珍羞客
別禹生
寄妻侯
答以白兼
湘中寄道二首
贈李孝子仲
過西湖
哭國光姪
愛日孤節二首
寄李汝思
葵花
過陳齊睡閣
題雲儲洞夢樓
晚坐四首
送河南教諭
贈陳兵憲十二首
吊李忠定公
悼亡
贈雒鋐掌一首
知衡卷二首
訪酉峯諸君二首
偶成
四樓詩四首
昭君詞十八首
寄丁安仁聚城
客歸
慈湖川
題仙居寺壁
宿龍華寺一首
梅天一首
九月晦日何存叫

交虛閣
憂蕃省
石峯

族姪孫復晉男士璵重校

中九朝謁長

史職紀春秋 皇情感霜露因陳七月詩逾切終身
泉奉璋分禁小臣鳴珂戒驛路結侶偕鶯出郊坰
鶯涼風秉黍稠宿雨川原注崇獻已開曠曲澗仍藏

露四牡豈在途 合璧揖蒼山州謹王章澤宮懷儒
集登科慨然門甘禮隣孔 戾事翰林朝授簡 風與
趨 七陵周絕白步 文堅此啓酬仁后亦從耐

於相將相望問陵同承恩石馬象衛遥穗帳神明護
各應儀衛尚虚驄仙駕想夜來忠魂繞依依幸潔庭陛
橫風夜未央忠魂繞依依幸潔庭陛
缸閒萬壑傳燎寒度品在上食儼凡有陳衣想物故
牲薦接堂階發奔競交互望瘞未及終促班仍有赴
所事黍稷馨正備仇號數范事鷄未鳴先駕馬已駕

在伏趁於蒐徐閭憑頸兎再宿昔所便速返期無誤
歸報 紫宸朝分酬白雪句微勞焉足多耶自忻殊遇

癸巳元旦 奉天殿侍班

一紀調九日三灰民瑞年吉陽勾芒律寶曆啓新編
守歲通閭閻到曙十二時刻傳柏梁張仗下九卿氣接鵷鸞
萬國書呼內千官領鼎筵旒冕旗今曙影燎火照春妍
奏節詞臣頌古風太史筆因陳七月詩逾切終身

二月十日 奉大學陪祀 孔廟 講堂

萬象出銅龍千官趨蹕同金根下星漢翠葆麗春空
肅肅張皇德恩恩莫窮宮禮修忘分貴道重覺尚崇

一月閒暑後雨雪看愈中詩思清四大俱空寂一心
六合委代出在上見昭昌合模 儲庥東宮賀
聚孔氏宅邑邑申公如堵大賢德猶浩氣督愚世晴
宿千戚工成教之功寫纂臣述事談柬駐逢 帝典隆辟
雖是風紀事序王風

重和劉孔脩

今推昌公隱郤起爲士寶道堪千載後空憶陶江人

出館市山雨梧扣戒禁寇龍泉從此失雙鳳續何因
霜月皦城夜鄉原飛蓋晨風林同訪隱駕梵得依塵
芳蘅含深氣閒扉日暮津軟雲看意聚矢日見情親
信宿門方啟四步場中停騎同水遠帝思柳條新
別恨冬晚漢閨新回潭春忽申不可留愛急別盟身
北泉千君六十
贈石入滄洲高人物外況競獨高等日恰遇氛收秋
家世閥王潮兒孫編魯論梁鴻儀並美莊風數全作
壻擇俱良玉質來共倚樓門前堪駟馬琚上謝諸侯

指使紳多通經當慮日周始知泉不實真勝市朝遊
細雨青苔階寒燈坐夕齋何人來五下遠思漸天涯
親日高與浮湘市在深雪中分快久雲外風明乖
物情情迷滄洲下已諸何須向下俱婚嫁作安拙
陶欽憶初年心期阻別筵從益鵬路晦那復點書傳
修行村中牧形骸楊上禪感景山是癌桑尸痺無登
血急勞單宵相思寄綿箋投瓊情轉
驟尼音慨附馬蹄岡具仝中與人督空大莊猶生賢
如以仝高治維予劉到於高歡偏快志敏落攻堅
鳥騎句昌著賽的司馬但九邊清虎落萬里斷狼烟
牧馬龍沙暮歸弓虎帳前勞行乳酒泉成收由塞虎地屯田
自詩移功思資法自改遠建牙副將軍於多論望城日合度荷閫移豹尾旗見避龍泉
凱吹雲中發恩章日下宣台階恩玉帛榮指專
榮盛名羅利時平指史便不須憐顧永早已戴堯天

逢閒驗點命駕泡暖長年二龍門洪海六甲任推遷
婦復自遠車仗空德身助綠勞報友絕俗水姑仙
傾夫梁浮逸來休題水賢宗棠延閣筆錦拥家傳
班敘東征賦元君七斗篇已仰人倡玉更美稱成田
九日見真龍七十戴兔天珠履門庭溫金細壺閫填
度鴻和露液冰硯映瓊筵再為歌聲接文鸞舞袖翩

日增長命緘風入鼓薰絃蒲節香堪泛榴花色對妍
發光宵掩抑娥影夜婵娟慶洽忘深醉詩成競續篇
愚牛衡末祝愛子步青同齡共喜留眉壽期酌永永
　外舅王淑人五十
南鬼開脩景朱明啓晚晴寿盈稱茂慶洽喜源長
五世奇占叶三元泰運昌金螺含瑞彩白鷺孕瑶光
重巢梶庭蔭來儀桐水陽擇系天作合瓊枝世相望
芸從疑歸姊羊車類聘王鴈緣芬郁七襄綴動彭し
方解芙蓉帙期探蕊卷丹筐郎錦勞主績陶鼻不周行
公蓋先生集　卷二十　六　詩律

貞觀春牛潤芝蘭蚕婦場結繭申女成裁友夢宿鵲
古書特堆窗甘分食不里九後招隱招九旅若人常
大子當時傑邱官世載彌貌翔翡翠孔翅翔
考勳色益祀十公政聖彰明資警鶴省得明陽
貞觀身能隱何年家遂心田閑繫拳齒伏風德羔羊
共美蜂房富是謂芳流光延照耀突業紹嫂嫜
神層觀階美仙等佛渤桑洛通書五十事叶利無疆
德齊形備時年登物共康象超羅琅砌陛接蘭房
電影飛銀漢硅雲抽絳闕宴坊絲梁乡蟬猶春緊乃風總郎宴

絶句

雪月 ／ 白

水月始皆照不見月實能使月光不能掩月曉

日江別兄廷章時在後漢欽 白

同水南臨急蘭月不堪恐同臨分帝把夜猿悲

休歙渭城曲楊柳思仙七明日奈閩客江州雲村迷

山水四詠

桃花蒲村郭。烟雨鳴鳥。柴門午始開。春鳥人稀

稻理野莫田。蓮花大堤路。打魚更唱歌。聲聲起繫悲

念卷之集

黃葉萬山秋。白雲千里暮。高樓明月多。懷人在秦戸

巖扉暮自掩。林雪光如瑞。何處是梅花。月香不覺樹

憲中作

望望江門路。路人莫知處。欲尋千樓會向白雲去

夜半 白

結廬向山日夕入雀飛當不滿地遠心所息

林深山鳥香。巖白石閑門今幾時物態異暗昔

月色滿空庭。夜歸絶人語。忽聞發幽香。花樹知何許

寄徐錦衣 四首

錦衣先禁旅日日奉金鑾立仗曙頭近傳呼雜鳥寒

將軍下殿五自整紫騮鞍道雪鞭避章臺柔滿管

春城春色早夜半分宮柳思行門前別牽衣指曙鷹

不堪客舍中自命此高馬羊前引凌雲更後擁旄

鞠野風沙驟梁五浦水塘地猶沾海郡人上大半書

登大池亭同龍溪見懷韻 二首

鳥去林逾寂龍過雨尚腥空除瓜作月夜七到南檐

絶置宇江吟偏增念遠情望驚落日走鷺有鄉反聲

題南源巷壁

一宿東山下山高宜霧深何時重策杖月出聽猿吟

步鶴

振羽依何臨辽宇野何切道人默忘形固性曾不滅

醒心六言

世間百色見誰見中一何成非花開花落有種鳥南

鴈北回歸

永嘉道中宿安溪鄧東園家二首

暮由采門客到春來未掃人歸夜深不談鹿麥倦來

其百牛衣
門外竹林啼鳥密
臥處幽家。

西樓閒立

海岸夕帆遠雨高陂春草門牛林外跡留一笻出人
山水洞中無事泉來在下松邊不待人問何世巢風
時醒閑眠。

南旺湖七言
七絕閘

百年氣象絕奇地偏舟旅宿同何處吧哪來夜
老黃花也解矣人意
七絕閘

月華千山照霜空半西瓜吹落十篇中
七絕閘

逐北風雪日交兵將領語向人拙何當收拾其實
雲門下然門靜自誠
指向中宜發行助步七選為
朋古今誤點疑舅兄

與人比提談刑瑛過得下和良可憐多謝青田鹿惠我
從心雨字是真得。田行乎愛集周如良如來致欲卞
世上那問頃刻花不須多計問仙家。黃金若買身舟
訣煉火逆有九轉仙心處能力有光輝如今安得書如是
黑白人人自由蜂良如何用苦多求何來枉費追舉
力只為千古鳥語惡如今只用分別善惡工夫安有
既知務本為先着莫動枝七葉心。一日化工如自
足千紅萬紫過園林既知培本便是栽之勢即為

我猶然還是一黍同
休論心跡動靜七字我方壇知疑慮以解之七首
笑一種門墻一種栽
只要在于是金針待上從人取能起
時說言當時向誰時教七人功首心十休管鴛一根
指向中宜發行助步七選為萬里基本門洞途序前
朋古今誤點疑舅兄

能不求知是其時少留意處自家知當年且弱非無
見見得古凡好是詩
盡中描畫是門誰真僞由來其眼知一見梅花陳影
後留須點綴人爲
使嶺梅花開落時天然消息少人知只愁說到低高
處四海春風擬待誰

有感

無規模處是規模百尺樓臺定在初若衍美材還少
斷旁觀應笑是模糊

一樣根株一樣花不須牽絕閙紛華而今我亦無多
說剖破藩籬是大家
故人原壍并爲澤禮貌匪章亦可疑不賴此心忘物
我那能如鏡了無私

乾卿一衣古無垠花鳥般般自得春如欲報之春上
好休從形色貴精神

天籟

靜極初生動即消無端風雨入清霄誰知擾擾與氛
內自有元聲在寂寥

靜生

家山繚繞山正長行篋只紀
事胎息閒中有秘方
史書當局名臣忍見華風入虜摩病卧如方閉自
晒從前意氣屬何人

寄王參明

千座高臺鬧七一別春風幾日還此日囊中空行
藥自宜深鎖舊峯閒

高閒日過南禪有懷參伯貢
百岳聲中標色新槐花何處閒青春可憐閒道清加
餉不共當時先足人

龍宮歸後訪同遊心事誰爲不繫舟今日逢君江上
路月明歌榜動眠鷗

彭公屋山約成六首

在屋先生卜門宅年七秋月吹簫時日勝事路多迪
客中爲山靈魚蝦女
我已無名在市朝青山同約不須招閒軒縱欠一和
睡取彈琴酒一醉饒

五絕句 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一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二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三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四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五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六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二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一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二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三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四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五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六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三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一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二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三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四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五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六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四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一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二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三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四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五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六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五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一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二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三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四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五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六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七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八

五言七言

五絕句 六十九

五言七言

五絕句 七十

五言七言

下催取残灰学旧規

十月九日菊有華後三日立冬二首

江上秋光寂寞明寒花亦有向枝開君豈是無情色底後重陽一月期

莫道爭妍場取笑古今皆古一秋

日我已狄光盡讓人

十月黄花尚未開遂把紅白迷旬一首

魯仕洲明家里間千年流落影關門何知寂寞荒山裡亦有知心笃破顏

晚秋感懷絶句

晚欲人摧落見芳菲

答友人問訊

七十 老區世光

菜生深恐有高人藏

舟宿梁溝晏上當有叫為誦末聯性酣足句二

雪下尋杳久不開梁溝汎上愛逢君寧知花意相憐

好歲晚相期作白雲

題周應宿毋金氏易飲亭

送泉亦通為余作詩由來貝有之但遥兄孫常記

坎慨懃豈用路人知

贈周慎齋任騰越

京微山雨年時時梯色分日上帝恩甘引之官初開

過後中兒白山詩

絡緯十八韻

鴛鴦湖邊多大石變色當風雷從使中流失舟

楫猶勝周行被網羅

宿黄灘憶七泉

一最思君不見扁舟泛月下回舊約秋風還是正宗掠人最是秋風

問那回喧笑夜半間

幻白芍藥

當

愁風寂无近芳最讯白如雪不是名花留客

久依舊香色鮮上

羅綺何年白結衣園人遥注一臨風亦携不忍輕摘

折借尔為客亦大工

乞竹一首

我有仙人在室奇絶斧錄王久投雜閒君亦愛霜筠

色莫慌孤根當雨後
我湖壺山山東西與君相對其幽柚不妨分坐質
種助得雲深斷路蹊

次韻答翁韻四首

獨學山窓鼠花能頻驚句與傳家有「入白婉無才
方空傳瓊音堪錯鍔
別種芙蓉幕花遠傳春句到山家山人久謝榮華
事錯認林塘一片霞
紅紫爭看十畝花點春殊態紫星家六郎行事爾華

屋也向山居對暮霞
裂七雙珠鳴七花大孫裁剪付仙家道場不與凡塵
共大華峯頭有絳霞

和李石梅

現然凡石長苔痕誰種先天大素根欲酌花神問消
息蟄枝無語又黃昏

雪題鎮江郡齋書舍

錢塘江頭別君曲廊閒館近何如迢迢帝子今亦
老未了當年一卷書

詩竹園壺山翁六十

魯國海外有方壺更載長房符事無我種石蓮高萬
丈王老共倒醉相扶

壽部楊山

一句不到千梅仿君仙海別進高鴻鄙恐花神嗣咲
我君頭如雪我鬚蒼

高人浹周君月壺六十

人淡七水眠悠七明月壺前有白鷗時向高堂明月
對奚教人世入閒愁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 詩句 十二

華山夜思奇赴官

挾策當年入澤宮幾回風雨翠春工亂白刘試視民
術可與書中有異日

處七相悟仙桌錄莊前邨後有魚魚若家門戶誰相
帝前自侍來不朝伶

爲華山僧妙昌贈其

醉卧山樓松影邊夢超碧落得神仙晚來乞與阿咸
字又上姑蘇沽酒船

壽龍北山八十

解救蒼龍虎符身陸大將戰鄱湖至今白髮身猶
北解說當年八陣圖
　　回日李羽見梅
春日初臨已艷陽春門自啓入詩囊魚供
給已燕梅花到骨香
　　對雪　首
忽然窮戶復誰尋疏先古木有年野老爭珠有
袖林吹還似玉生烟
閉道瑤池天下奇瓊花琪樹發春枝偶然一夜冷風
　　卷二十　十三
　　絕句
　　念菴先生集
乍移向人間人未知
　　晚坐　四首
竹影萬竿漸出墻閉庭幽思在匡牀林居莫道全寂
落遠聽蟬聲送夕陽
家住橙溪原上村林深徑達隔柴門忽聞犬吠疑來
客又是花陰弄月痕
不學陶朱自養魚晚來得樹弟庶徐飛馬流影來何
處驚起趁餘一尺餘
近戶青梢枝葉舒深秋結實亂垂珠年饑不畏無儲
躬升斗還當撥石田
　　送朱子二首
彭蠡之西五老峯當年白鹿有遺踪憐君此去多春
路隱得吳音自有情
　　送河南教諭
春風走馬送河南行李無多書字攜道士行人休見
詩五經雖少不謬談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
　　絕句
　　上官源軒六十
此中投老生為累世外悠悠心更閑
水不須更吼寺如山
　　贈九江陳兵憲二首
海上倭奴窺漢關幅巾籌策本應閑陳平早見推二
傑馬援休令靖百蠻
系洛洲前烟水連在頭城下樹旗顛倘書報道三更
使金鼓來復六月師
皖城東下即王圻節使聲援摩陣飛白練穴丁古朔

氣更擬重甲冒炎威
兵家入門逢鈞連號令
悸先分能馬試江船
黃頭水卒領艨艟賈勇爭令朝私維水底所鞅初拔
劍雲間貫鳥乍鳴弓
南人使船如使馬長江爲陸復爲池水固莫論用
武全陵何事也防夫
九江山色甚名州千里軍容鎮上游自信寶刀堪報
主豈緣金印覓封侯

誰道攙搶出夜分鍾山王氣五龍文登壇不用觀風
雷興處竟注明不重尚建貴北征一笑凌宗留五
角飛檄蒭能靜海氛
導迎應知行在近九重宵肝在封疆北遠將安天
驕種南甸先梟日本王
捉騎朝七郡開閭東南財賦平吟統肯重英公鏡狀
啓聽得趙人寇秦京
淚中種笑落
桃紅李白莫相猜共折芙蓉傍君栽多少春風長荊
地花作烟雲白戰兵
秋光何惜殺花開
悼亡三首

年七夜念回杨魏称来效低入夜忙今日一杯同水
上杯頭行旭有頭管
門語日日無少聲當
與化其知仗事生
卢鼐也七代之紅仗
勉于不定事照落頭
同中別唐生 四
同下流泉合北第同
逐荷竹筑只空泰心
公墓先生集 卷 十七
歲下陳尚書戎令
撼正直一結實時
環宇塵起谷山稀蕨
地風宋時時不歸
海下不山行小官萬
字明思心已處七安
有感贈羅頭軍 首
只是深山非個大得看簡洛陽深春無情底事來風
雨不管風紅坊翼神

渤宴南来萬里紙不前令求
客經得以珠已是思
柳下銀行任頁令大門偏是帝恩新細紗不成不識得花落時
月只照容顏不照心
雪兒曼回坡一首
馬回客子不料開只時山前一片雲蓬鬢黃七還自
鴨水知何日再逢君
滿亭楓花春不留思江水送君流後人記取栽桃
意交心合千木朝愛
公墓先生集 卷 十八
絶句 白
知我者
和談笑動奇六何必危檢
錦行人海識點聲
明月洲前扶花多語同軒
每餘郎成都貴下寄
答杉吾屋
吳怪秋風自魚狂成投今
地不傍他人借藕香
酬雅畫泉梅詩一首
君三舍山中二首

山下桃花山下疑天人御風復沿泥窩乃平行在瓜
句不向桃花問經過
一句松華未上枝石橋流水達七東家西家酒山下客來人不識
制中半道
制中半道一首
制中半道雪峰禪老相送得上字
晚發人定船踏歌竹
石磯邊七苦薛幾度整裝後人莫指前人
欠史部為知音郎難
卷二十
公卷之十六
劉改
故宅久無名舊客早歸来一室虛門巷似前何所
山僧與客草發時
九日如今品
千愁万緒中石出泉香康久坐衣冠行節用来
渡鳥江大彭在制作
清溪十月未品至聖誕為
在傳者與偽宜感
四楼詩話
賀監風流今已希鑑湖流水尚光輝洪都不道山川
別也有棲霞送夕暉右鑑湖
淡前山色碧映水楊柳堂中古巷多最是村居堪伏
老月明誰為聽魚歌右水月
千里千林晚望中故家喬木莫令空人同綠野尋常
見何事惟傳柴晉公右綠野
閑盡繁華只等閑紛紛市鼓競春還野人不解年時
改却道今流出水用右畫在
閑來弄筆寫千峰畫已多時人也草
卷二十一
公卷之十七
畫史與詩歌欲與胡家故實
亦知月病已危故月夜頻起有客高
股痛行如心痛
落兒身九十日事來

王姓事本不足傳古今作者多主悲怨至所
謂漢恩日夜刮削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斯於
忠信也淨矣宮怨何有於不忠之義矣宮怨何有於孝服衣而
身有千載有名胡
月魯照宮中并影情
長秋絕引新前名姓誰邪空閨曾記行君日肪
處前令相識不相憐
行人駐馬莫驚嘆處
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凌晴誠罷駐乞憐幾
別恩不遇逢未別前
竹御車去無定迹指下旗閭終使生前恨
老婦定得見前山
使臣自日落長安客到還頭可奈宮多謝監宮幾
莫得也何似得歸非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
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不定君王從不均妍媸自古易迷真明光咫尺猶難
辨何況浮雲蔽白日
思信也淨矣生榮在相知心斯於
忠信也淨矣宮怨何有於不忠之義矣宮怨何有於孝服衣而
身有千載有名胡
月魯照宮中并影情
長秋絕引新前名姓誰邪空閨曾記行君日肪
處前令相識不相憐
行人駐馬莫驚嘆處
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凌晴誠罷駐乞憐幾
別恩不遇逢未別前
竹御車去無定迹指下旗閭終使生前恨
老婦定得見前山
使臣自日落長安客到還頭可奈宮多謝監宮幾
莫得也何似得歸非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
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不定君王從不均妍媸自古易迷真明光咫尺猶難
辨何況浮雲蔽白日
思信也淨矣生榮在相知心斯於
忠信也淨矣宮怨何有於不忠之義矣宮怨何有於孝服衣而
身有千載有名胡
月魯照宮中并影情
長秋絕引新前名姓誰邪空閨曾記行君日肪
處前令相識不相憐
行人駐馬莫驚嘆處
嫁長門風雨即天涯
凌晴誠罷駐乞憐幾
別恩不遇逢未別前
竹御車去無定迹指下旗閭終使生前恨
老婦定得見前山
使臣自日落長安客到還頭可奈宮多謝監宮幾
莫得也何似得歸非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
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人無窮盡地無還此日愁心亦復然賴得琵琶解傳
語凄涼推有後人憐
黃金縱買毛延壽玉貌當如薄命何多少征人怨恨
悴羌來不屬畫圖多

題西湖圖

宿色樓倘萬峯蒲湖漁火五更鐘開窗空憶當時
景却有何人識舊蹤

寄丁安仁聚卿

張古山前溪水橫幾回吟眺上孤城賴君爲政如

水縱有風波不改清

與國光姪

傳聞劍閣倚天青曾是當年鑿五丁隨行尔知親險
況書來能寫萬峯形

客歸

細問久別憂魂驚十載歸來百事更惟有門前楊柳
色春風不改舊時清

婁井孤桐二首

慈親辛苦教兒曹不計錢當爲暮年資昧
養花
初發未全如見客不見天地不堪看
全庭萬古有永圃花

題仙居寺堂園祖圖

養龍通官政是家傳
自惜先人忘水洲教兒游學諸侯試看官爲題門
日何似賓來載髮秋

梅溪　自

河中南發事當題只欠花前水一溪我笑欠溪君欠
制性岡勝事常稀弁

梅溪高處水亦香波淡煙寒客同宮石邊我話梅花
月雨地山蝶舞知長

李汝思南昌新居成有贈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　絕句　二十四
石家鑑谷住街東五渡門前一棹通今日結廬南浦
上曉來湖水故鄉同

悲別川

三月櫻桃紅萬枝江頭送客淚如絲
年年此別腸堪斷今日離人莫話悲

石磴連雲竹樹飛泠泠閒落花時人間幾度春風
老未了仙家一局棋
題深村亂閒

當年曾買三峯白卅許閒人九霄鳥是逢名漸不
早來須是逢明朝
文媛

宿龍華寺有人求月堂

半月高齋到眠客來魚目不採乡不知何處人間
世拂與青山靜結緣

孤塔侵雲萬木深初寒雪後夜沉沉重來舊信那堪
念花先人笑

閒明月階前菊朵吟

題雲窗洞夢樓

黃菜金鈿映乳窗夜深處不聞鶏且年應下俱閑
愛青愛山靈幻境迷

九月九日何君洞

雲裳已逐白虎横羽更書滿成七卉我婦今何計
在一部楞嚴在佛傍

白峯僧

白耳峯前古寺秋逢僧留宿話裝依有人問汝因緣
事莫道前生是石頭

慶雨山朴齋可用人十

天池寺

顛倒川成凝　明主留天池人莫取出岫常為一

五言律
入竹林寺
程舜數誦君二句
送從兄廷章
寄楊宜卿
將入衡山
哭羅本夫五首
劉生
六言七言
追徐子晉不及
江上作
送東川
北北門開
寄唐堂德
贈李見月
訪李公子
別列侯溪
留題
宿羅田驛
別列侯溪
洛陽句踐
東塘王公征安南
携李見月
過常山城外
寄唐堂德
贈李公子
晚登高
宿程松氏
李子潛遠
代贈永州王
東竹塘王次卿
懷友
贈王武庵
尚州劉通文
哭羅汝季
贈羅仲長
送從叔遠禹
六言七言
山行
東陽
閒見日在通河
河雪見月
當白下公子
過故人
別辽東希遠
寄永東
尚德堂
送從叔遠禹

哦明大兄初出嶺
哭先子合葬祖塋西
宿龍虎山　首
哭先塋
哭二曰公　首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
興會試
賀氏祠成
讀易
謁濂溪先生祠墓
老至
晏坐道中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目錄　四
送周龍岡北上三首
哭侄婦人墓宋孺
前江秀見六十
哭純甫門　得訃
寄劉松宇
送魯文洲
龍圩黃孺人六十
望月有感
寄次人
初度林見托
覽鏡
送興會試
賀氏祠成
讀易
謁濂溪先生祠墓
老至
晏坐道中
哭二曰公　首
哭二曰者
與日者
并著節菴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僧子晚人墓宋孺
訪李少舫故宅
哭侄婦人墓宋孺
前江秀見六十
哭純甫門　得訃
寄劉松宇
送魯文洲
龍圩黃孺人六十
望月有感
哭吳水慶母堂
哭先子合葬祖塋西
宿龍虎山　首
哭先塋
哭二曰公　首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并著節菴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目錄　三
初度林見托
覽鏡
送興會試
賀氏祠成
讀易
謁濂溪先生祠墓
老至
晏坐道中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目錄　二
送周龍岡北上三首
哭侄婦人墓宋孺
前江秀見六十
哭純甫門　得訃
寄劉松宇
送魯文洲
龍圩黃孺人六十
望月有感
哭吳水慶母堂
哭先子合葬祖塋西
宿龍虎山　首
哭先塋
哭二曰公　首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并著節菴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目錄　一
送王懋中歸虹谷
留別林見托
覽鏡
送興會試
賀氏祠成
讀易
謁濂溪先生祠墓
老至
晏坐道中
哭二曰公　首
哭二曰者
與日者
并著節菴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僧子晚人墓宋孺
訪李少舫故宅
哭侄婦人墓宋孺
前江秀見六十
哭純甫門　得訃
寄劉松宇
送魯文洲
龍圩黃孺人六十
望月有感
哭吳水慶母堂
哭先子合葬祖塋西
宿龍虎山　首
哭先塋
哭二曰公　首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并著節菴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一　目錄　一
送王懋中歸虹谷
留別林見托
覽鏡
送興會試
賀氏祠成
讀易
謁濂溪先生祠墓
老至
晏坐道中
哭二曰公　首
哭二曰者
與日者
并著節菴
過永谷甘山洞走德興
東快亭
與杜者
僧子晚人墓宋孺
訪李少舫故宅
哭侄婦人墓宋孺
前江秀見六十
哭純甫門　得訃
寄劉松宇
送魯文洲
龍圩黃孺人六十
望月有感

五言律

奉家君命遣人侍盛述

唱第金鑾世傳宣赤帝承風雲冀泰窮大馬柔孤彼
萬里冊心通二秋榮榮旅遊經綸儒者事敢復嘆今非

寺居東王漢卿

寥闊俯清梵衡鑪繞景暉可憐溪谷望不見芰荷衣
歸躍思傳素花殘欲趍成所夢年歲與誰止惜芳菲

拜齊敷前居海上閒凱二首

迢遞瑤臺客淒清劍杜秋嚴氣朝彩變飲泚流
楸影通天遠鳳光投地浮涼憐挂壁何日度瀛洲

介關虞仙望用崖識漢功魯連非棄組安石忽乘風
笑我形似廡難從恐駕徂驅逢北上素鯉寄裔中

懷友

十秋別孤雲萬里心誰憐泉下土兄見墓中琴
山雪侵階玉塘空暮林
哭羅木夫五首并叙
十載江城向一年夜雨親道之久不厭忠臣老託資
良月陰分影乾坤幽幻身嫂郎新韻櫂歌事倍傷神
地遷庭雪冷帘卷月吟深扶川好提酌猶解寺
晴經仲長年仗之令文
白髮度秋堤回七長沙意思親悲似昆今日失知音
劉生多意氣託別裁華洋溢不滿眼鬱結空自吟
春江斜櫂動暮雪到筆深古調人名棄冷七陽秦琴
[illegible]卷之十
[illegible]生集
江復相逢友自
窮生振孤翰多雪二
日向長安生平成敗看丁寧萬里襲兵向一枝安
是徐子直平合高平
送七上七當龍門長大
第錢大已遠洞上鉏
期大司馬東門之役
大上傑更城商史記
河連山到海若遠勇
余王辰秋九月與王
夫自安南余之遠有
王事南歸省覲與二
叔永樂別未半幕而
亦判總罷遇明夏弁
之江孟水決矣哀哉乙未倘臨沿軍還思故交心
雅韻製逢相變宦悲海艷詩八章雖於聲律之學
或未諳識乍於論世庶有微少矣
晴經仲長年仗之令文
白髮度秋堤回七長沙意思親悲似昆今日失知音
劉生多意氣託別裁華洋溢不滿眼鬱結空自吟
春江斜櫂動暮雪到筆深古調人名棄冷七陽秦琴
[illegible]卷之十
[illegible]生集
江復相逢友自
窮生振孤翰多雪二
日向長安生平成敗看丁寧萬里襲兵向一枝安
是徐子直平合高平
送七上七當龍門長大
第錢大已遠洞上鉏
期大司馬東門之役
大上傑更城商史記
河連山到海若遠勇
余王辰秋九月與王
夫自安南余之遠有
王事南歸省覲與二
叔永樂別未半幕而
亦判總罷遇明夏弁
之江孟水決矣哀哉乙未倘臨沿軍還思故交心
雅韻製逢相變宦悲海艷詩八章雖於聲律之學
或未諳識乍於論世庶有微少矣
晴經仲長年仗之令文
白髮度秋堤回七長沙意思親悲似昆今日失知音
劉生多意氣託別裁華洋溢不滿眼鬱結空自吟
春江斜櫂動暮雪到筆深古調人名棄冷七陽秦琴
[illegible]卷之十
[illegible]生集
江復相逢友自
窮生振孤翰多雪二
日向長安生平成敗看丁寧萬里襲兵向一枝安
是徐子直平合高平
送七上七當龍門長大
第錢大已遠洞上鉏
期大司馬東門之役
大上傑更城商史記
河連山到海若遠勇
余王辰秋九月與王
夫自安南余之遠有
王事南歸省覲與二
叔永樂別未半幕而
亦判總罷遇明夏弁

高貞愛荒服虞廷于羽通譯云南極外不麗大明中
兵洗杭越向帆歸朔塵風無令窮海國俱數伏波功

江上作

孤舟寒江上雁向落蘆花色通我平生水似松江定幾

旅舍閉門絕人迹忽聞扣戶不知故園復爲客翟

携李見月

攜李逢良夕明絕落桂華皎皎不盡

靈鑿堂傳世清都苦絕家劍山千里外望望野長嗟

泛東湖

大壑開皇鑑扶桑天低疑納日遠似侵山。

極浦多搖料中流有客浮。高十年忠川上動秋興

當春先宜人通宵山西雨正值思田農

家住山西兵今歲又不收官人客書急爲雷文

聚落雷聲大田家喜有秋。高明各數竹最日品文

玉山贈唐小尹

寒水聞悲笳永朝見遠峰不能五步登空勞側車旅

早發井陘峽舟行多險艱。高明多給食閒戶自掩書

月影花間席香浮門外樽人生貴有托榮達竟何如

同黃洛村宿城固觀

心跡那無繫行裝豈所如偶逢藥王客邀入白雲居

清磬聞僧於寒峯拾道書誰能耳役七徒使二毛冰
玉石畢安柳去
蠻人迎木匠官走獨揚於為思停雲思筆如詩落
華手其成尸刻色此送送江歌七看河漢白與七來星
別劉民奚
與君重落句若為見日竹如何二伸手獨高干根名
名雨春江白深林野鶴鳴此時情把使酒畏柳歌辭
訪宣大校
重訪意中人同登野外春秀看客數改始覺歲年君
卷十七
謀竹兒山色句蕭故通魚由來遲者遲勿謝往來頻
贈李嶷
孤庄懸古木秋月靜空猿獨坐忽悲去洲前江水深
青七山白送七煙雨陰已識條魚性投竿非我心
君住衡山下春去路賒桃花開已遍芳草為誰家
欲訪高朝隱狗聞去
鶴鹿園絕戎臥病臨江邀聘天王寺
不矜萬戶貴但愛五千文身動人誰問鍾儀性自聞
憶遊鹿苑主應對虎符軍成事頻推報憐君重報勳

賦得青驄馬奉詩張石舟公
踏蹄青驄馬西來萬里秋先到尾孟徒近鳴百
二別榴花地長年杜若洲時聞寒籟起疑是故人求
聞居
已謝市中喧車逐故園雲裏雀美聞兒婉轉殘
落日小遊岸疏烟野外村不須茂重理事簡道應存
夕同文江邑中故人遠餞至輦市
臨洲無所繫江上恣孤泛故人不相捨日落且啣杯
山火深林見離家歸夜來那堪當此際歸棹暗相催
卷十七 八
念奴先生集 卷
餞同年薛畏齋二首
開君亦報罷即報送東歸達者皆不適其如人世違
巖城處幽栖衡館投春禾知向山中笑無心貴是非
送君不忍別酌酒更為歡寒鳥誰論失江鱸今可食
買田多種秫賽竹自裁冠有過南來鴈因魚托素翰
贈邵綸
相逢春晚別別別又逐孤洲越洲越憶少年日曾登萬歲樓
山城朝聽雨潮落夕移舟別欲寄離怕玉江流不解愁
同年胡前岡坐衆人八十壽時一首

崇闕凝祭瓜慈關積永年歷更五朝後忽逢兩宮前
娟緣隗卻月行財借劍解吐風仍予承歡月下舒酌催長命縷年數後天書
儼扉紛華城克門獻瑞珠只輸青馬宴人世卧難知

閒述

近種新菜妨時怯
復用肥田救春臨轉谷穹穹遠迎迎每逢田父語漸見古人情
遲著玄帝臨羅鎮絳兒

與君同志休問其一何如鎮江機門勞處問北固滄州定不如
風帶但使無遺與滄州定不如

登鶴

幾時來塞下烽火至今稀江鄉今古異指點自依依
大藥山空在無人白鶴飛

九日閒眺

江水飲寒色一鴈下汀洲正此九日節忽來千里秋
無心問書帶幾日到衡州爲報山靈道風高雲易收
解吐風仍予承歡月下舒酌催長命縷年數後天書
儼扉紛華城克門獻瑞珠只輸青馬宴人世卧難知

商嶽上封寺

絶地敷龍宮千峯擁鳳城雲連海樓閣盡戀空
檻倚湘中樹窗來天際潮不須談桑海雙鳧正乘風

祝融絶頂石

突兀聳高寒秋空入大觀石從雲漢取樹傍日輪看
忘語天休問齋心露可餐不因遊象外那解出塵難

宿雲入方良

突兀度峰巒雲歸谷口寒忘名多伏虎棲隱獨閒禽
不識爲霖色誰山出岫心焉能如解語含欲雪堪自

洞方廣

坐石忽忘去山空無後門小庵生翠靄古木長寒猿
門閉甘遺世公看初長時丁年風與月來者自栖遲

出方廣道

齊心跨一乳飛度下巖衆石開路青松山下集
客道朝復暮禪定日如年回首鳴鍾處深林隔四天

彭鑑見鴻

孤過衡山訪春遲七閒寒違北去意何如
水湄飛雜蓋沙岸影易沈鷗來伺未晚為報故人書

龍池

瀑布下千尋龍池潮落深一勺水自流百年心
混俗緣何事勞形直至今浮蹤從此定塵土莫相侵

晴口江上

春霧晴行遠。春山靜不流。東風吹日近。津鼓度人。
幾七烟光合。絲七柳色。江南風物美。大半在江洲。

（全唐詩卷二百一十一）

全龜先生集

登衡山

移壁峭山雨
嗜寂能安卜移棲欲近田還因數株舊得此一區偏
稱何從山人庭院好行月思寧知師俗念於分且宜

東隱

林君乃其第字日出視林樂山深閉見問
移根自眠苑遊愛為試齊曾作參苔調循當祖豆階
地靈人自美風古色途任勞代管須戒仁人聚所恢

問九日石蓮洞

年秋逢再問住節復重陽
菊遲如待客酒至且成觴
野燒

冬燒入雲端連山照彩寒風生草徑火起竹林間
明滅緣風度蒸騰水氣團回思閉塞地蜂蛆若為安

洞中見月

門下疑開花輝絕壁間照鬢分石勢穿樹落衣斑
閒經龍炬後樓虛磬發回念負石不成寐翻水聒遊七

（全唐詩卷二百一十一）

登香爐山

閒到龍山入門
為期久不至忽住暮相問朝有巖上石留筆可作君
野物也門影含火光人管生龍風林來能無客思舒

過柳郡公人祝

上計會公龍衙星五馬寒還因臨下馬重得拜公難
庭瑞動庸耕宮廷物數覓聖勞再同吏走民歡
癸卯十月十四日予生四十矣拙已自悲而
流光不可駐知日再雄長不感大希聖與聞祝異人
容丹仗　室食力計三春邦憶勉勞德翻憐心動頻

贈相者

神解應難遇生涯早自知
蔵久惟存操制飢且刈麥學農各分滿囷食莫相期
先生皆無辜終蔵臥丘樊傍石結山茅為回近水居
春來時把鋤月出自荷鋤別廷賢弟還白河先廬

送幻道次永何日打柴扉
永馬存故愛細竭念餘輝弹文答如相問運余共采薇
念老先生集　卷二十一　十四

晉日午骨松喪
群情關關駭因論入鼎鑊何意遭逢日翻為聚訟
農水慶雪次前叫
城陰竹流水遠竹冬谷氣近客人作列建管竹中
同各無以答幸食偶午同是向於歸人力相過去空
見名門谷鳥君臣日
秀口沉別野春由地花五九
重山雪翻空禪處有管待
日當谷口臥客人作九
正人九高節

玄草勇無後昌山
牛丸同余藏
雞犬浮

幽邁猶棲院朱室久墟丘紫氣龍仍在坦坦衣燕不留
家緣酬國盡公家號十萬蓋天亦忙人累恨習前刺
業烟雲門暮浮

訪隱原

入谷無幾事選逢任所之時品溪澗徙忽至夕陽期
鉴形遂能許。松室曷移。阻永山中宿。歲月　史遷。

趙虎山

心閒無所適高閣日凭欄虎谷多幽鳥深林自暮蟬
猶能吸見星。煉氣欲成丹。二事吾何有達人且共餐

坐久竟無寐秋蛩鳴向人因悲桐虎谷多幽鳥深林自暮蟬
千里人俱老終年夢幾通秋來仍旅泊欲將桑白雲何
趙陵谷自德州趙山西巡撫鄧韻寄贈

倫鉞寧行并州古鎮城令石傳廣趙恩激願身輕

劉商中間孤吟寒十行文華經武器略解得兼名
將進嚮山別尹送典倅盟
井無八日日其參身衰念與古人違而爲兒女悲
御風隨所往請日高難期不用傷行客家庭自有酣
送梁四
陶令辭官後西歸稼正滋至今衆聖上猶見柳條垂
山氣作新雪居民門不知誰能邀迓飲一醉焉心期
東林寺
四等圖今跡僧邀遠公送客虎溪東不覺三笑合
石如人欲求水向佛來軍門非吾好宇繁虎車
贈日者
少年務中心一名竟無成身病骨人違但讓聲
貧由今已老猶冀通神明當牛
西門行
日午日昃退不得閑當少年倫當公
試石彩已裂見迹似子今未小時
久病折腰事再拜向高堅來前日南山遥章安

所將半酒時史以皂成開不飲
白佛子嚴入慈宗寺
結茅應未久初地整相尋偶論蓮花偈閑憐祇樹深
嶺南乖佛手巖石對禪心莫作陵仰步終朝學梵音
病
雨風連開戶心倘氣衰昔時試衣寬不覺宿
下命從來臘加餐得魚無能身已養縱欲何如
題淺谷遣衰迎來寓谷一名白
白鳥生谷傳家在上昌開後政成閒共忘雜居
答元生衆
高卷明燭後不寒夜窗虛書多年復近昌安半歲雲
心將形得喜世以愛門忘情有
答元生衆
余從松京泰和公積累代余督治八旬力返
以是詩白
物流所無新業現仍移得遂
相人抑鬱之地者食功野居將
平生負遠志代役竟悉歸力當
業根斗不厭木屏慮無道放棄
今無愛空令逸者肥

送子柳坡赴通州教諭

當今聖天子下求賢詔書旁午四門里閭懇懇行心井邑衆皆地薦紳可序爵不踰級衡門下賤有依亦有故人論宋尚郡守思仲約事

時宰約事議封貢事故有司當知千載下此事亦多問

留別諸兄送

乞從還鄉井事若家貧仕大邑有汲故甲午會狀

送陳仍齋月共憲西園無處可有舊書僧

時上靈鷲峰初與

道忠冬不子思點似

永市

曉燒芭竹赤焰如烽火然幾人家尚在百里信難傳

夕陽孤飛處秋山影遶搖捨何日揚不敢問遠大

田光子起鄉試

經傳世業試通時乾旅聚須安俗琢章自惜勞

朱衣人有定實鏡物無逃我慨科名久何心早波宦

送江陵北川守

休中重結宇正村來頭門里慰行心

溪路月初弄影虹春流莫

西城大安

安溪今來好風露帶蕨村人以同宗重居緣異地繁

田園悉成川文字問兒孫洋樸如吾里由來風俗存

北窓

林空關玄與山窗倚翠圍溫來春酒合策賴澤寒新

牛斗有石劍氣光照拭巾自

送人

送孫王花驄海頭初來品詩

富士見雪盧龍民舞待實封不徒與似但使要生念

贈盧受翁明府入覲

王都會防堂州自入大常重經門下宿應識殿中香

緊銷憐商彩乖宴多龍光原池行視卓螺落有甘棠

桂大傳輓章二首

平王敗不共明公際龍驤倉猝開日月崇極靜氛翳

美物出建如勞歌盡采苓可使康濟策寂寞閟幽扃

金壘仍以衆托會受若為劍盧如已自勉愧古人
丁年背已鴻千載者僞鏞日暮寒江上孤雲對白嶺
白中陰同年朱刑部湖
昔人乘豹處蘭影自明尚書出處雖異路實同君
扣門無谷鳥微山夢或管記夜古星衆原時到宿文
留了良宵人來旺
感三株花開信遠上書幾年寢照乘千里謝公車
與君十載別已二毛新知不慣晚態病相如
卷二十一
行台 方明在江干共我申汽去遲隱云夜看
送江長映戶隱見對芳春我已增衰鬢人
送王霈修撰中省親
王生初宰郡政使赴聖朝君親在高堂
出門乘秋興自古受日宜
門臨商山白門枕石渠遲明金門拔早與通籍初
賀 胡成
胡臺史閣村見枉

自號九弟寂兒忍後醉對空懷姊加餐此與往
癖抒心臭勿以家為念吾得供有文
跡從分勿以家為念吾得供有文

其二

少年看投館母氏愛無分貝食米常賭足閒
貴達古今憂別久寫書勤此意今海恁忘的吾與往
觀奕

其二

戰身隨地足動着便堪疑雨到計為上支峰已色
結茅依野市迷徑入山中少來申落葉當庭下雪山中冷
十食余鋪上堪增月前因清夜話貴交跡門試作相及為長、友書
舊病思右連詞

今全上卷二十一

慨在嶺下宿今結愛中忠在宦仆知愛果宦無高
軍深臨眺久得達還歸遲誰忠經年中宦無事事高
近饒洲田家使入京

病身無使建忠臨殿輯修彭蠡秋風後淮南木葉初
被蘆新戰上齊聲書監軍年十四歲 王銳部曲
蒋山士思異七十

六言從門前再送子酒無城市已定郎夜道書
事由餘都足青深惠重親心知所長亦老不忘思
寄竹園秀岡兄六十

送劉支洲赴建寧簽酒
心春九集 卷二十一
子良制
劉處撰魯總獨愛水宋身自
江流潤歲月夜景盡星疑子
寄高郵太守劉松宇
行竹臨何處朝七宜水身望兒來為合通鄰高寓
投徐千家市蘇酒田部都護
劉見川太守送期期
病卧愛林居到過無徐雁
過地皆成馬藏身且盡魚知
送劉支洲赴建寧簽酒

八門月望郡祭酒職尤清不事簿書每留閒與諸生傳命命古今若指掌

贈黃幼齊赴水明令

送君初試邑入境及春和五嶺分遺處二苗里市多

石城堪政理餘定開敬受成山城產薯租二事過

龍母黃氏八十

程舜敷宴會

劉生寫盤龍先塋碑文

屠郡守擢兵備

與歸道旋泛舟

龍宮道中懷友

同徐江陰登二島

會梅室賜詩次韻

贈城南玄

哭先大夫

挽　牧授日本使臣

送郭檢討省覲

千秋節賜宴

別蔡經

七言律

仿杜第

經遶駙展　賜宴

各依子昭

展先塋

程舜敷宴會

劉生寫盤龍先塋碑文

屠郡守擢兵備

與歸道旋泛舟

龍宮道中懷友

同徐江陰登二島

會梅室賜詩次韻

贈城南玄

哭先大夫

挽　牧授日本使臣

送郭檢討省覲

千秋節賜宴

別蔡經

積慶寺觀宋帝二首　望鄉
入鄉　歸田
食新　萬壽節感述
中秋酌客　寄七泉表叔
秋日玉虛山齋　答王筆峯
吳宮泉來官有贈　與洛村會試
甲辰新春　陪雙江公訪僧
家菴陳君翠子　冬夜讀書
歸玲塘雪中見訪　訪雙江公
送胡仰齋　讀金華舊稿
曾梅峯赴貴州總憲　挽羅汝奎兄弟
大保毛公歸田　寄張水南公
壽外父竹翁二首　衡山縣別王伯行
湘江懷古　次禾川黃郡公
重別何潮二子　湖上望匡廬
安慶留余思宅公舉　登報恩浮圖
訪戚南玄　靜海寺留別何善山
程松溪見訪獅子山　訪唐荊川

別唐荊川　贈心源錢公
贈王龍溪　夜雨
先大　次康錦泉韻祝物吟
病危效康節體　病起自警
答屠竹塘　別李遠性生
贈錢緒山　赴雙江公約入安成
寄戚南玄　過東廓公赴山書屋落成
夜半　蓬大弟子入南雍
送道與會試　吳宮泉仍赴京
壽胡仰岡　湖中次龍潭韻
洞中次龍潭韻　壽伯行八十
洞泉戲吟　贈雙江赴事
期龍塘金子重遊石蓮　壽士林金孺人
青原山次韻　湖上別龍溪
壽一愚伯九十　杭林竹塢翁七十
聽背峯兄令永定　過虎坳
贈西江六十　寄吳九山
雙江公赴荊州中丞　年日上泉山

題陽監丞祠
會荊川歸
贈黃洛村
遊開先寺
訪練中丞故墅
青原山三叠前韻
訪胡前岡
重登湖人樓
念春先生集 卷二十二 目錄 四
閒雙江公玄住
壽羅整菴公八十
題廖氏草亭
周中符六十
丁巳六日洞中作
七月十一日竹
康盤峯端君見枉
丁巳重至青原 二首
別江靜齋
送周龍岡
寄李鵬少
壽劉松宇
收故不收
登白石文昌南
贈孟春卿
念春先生集 卷二十二 目錄
寄詩楊淡六十
寄贈青田明府五十 并序
次王養明
丙辰除夕
洞中別諸友
曾龍陽五十
中秋待月垂虹館
壽族叔履山七十
送趙子長赴試
偶閱己丑讀卷記感賦
壽劉鳳西
壽朱鎮山
次張寒泉二首
王存齋致仕
壽曾石岡六十
送果齋姪之閩中
重別曾子從會試
劉以時擢試返
念春先生集 卷二十二 目錄 五
送戴蓮塘令漳浦
別尹南甫諸君

切忘第七十四番

六世孫天衡男韜琦

五世孫雨霖男廷衛　諱梓

六世孫陞元男韜瑛　瑋

答張子昭詩

月雨橋下泛秋陰在昔曾同深兒渚系舟更影窗燈切別來心共苦支頤人地同雅興新古今室自樂君論著共箋定子猷音

寺中有快

閑日　無公門事　自是賜宴　左郡

況當內殿王司存好簡修　門

永日七字色工今世　至尊親御　天顏

野古風思相挽鎮行輔獻納五年初侍紫薇垣

重陽後五日

恰當菊蟹平前筵花宜楓惜芳年吹管詞風楊雁

曉搖落風霜來玉憐三晉河山阻會盍歡利曲陣

宝烟隔乳鸦角终池馆鹭振鸿宾极客天
和舜敷春慕同江宴会遇雨
仙影联鹅鹭故人华筵慶洽敲名津楚大雪雨出山
爱江皐风环曲浦春洋杜故依芳席合鸟声巧逢郡
歌动蒹郊别去铎明朝剖今日重门流水濱
奈和剩牛鸟盛韵龙先擎碑文有颂
溪江名照动文舟树水朝雲坐举慶雨湿客文當尸
出掌题春色共人留彩笔送亭锦石鹭有紫
风流雪向衆剑榆客堂闲海落向龍洲
高郡楼一荣别情彭城金鼓动秋聲烟霜淮海連
輔關鎮邊控二京地下風流今寂寞沛中雲氣尚
横銷兵已試華荣地推毂無忘細柳名

九日述懐

幾年秋色伯離愛九日同情滞一丘菊蕊不堪高
老更移宅悲古人留詠林露繞隨風下平郭烟綿盡
日淨音向帝京鴻鴈客今遊閒在滄洲
與君遊江陰　昌有作次韻

與君春日別春明青旗送物去閒情江縣碧桃花已
暮秋風黄菊酒初醒懐遠雙鳥起疑珠堰山送孤城作

提壺何處是農家綠筿清江得令漁父得知名

毘陵舟中懷唐荊川

江云暮七接天際野水依七夫鵜催喚集豈其霜後鴈先

飛況在南中來漢廷金馬多龍友吳門白社客

客舍聞砧

客舍寒砧日釋愁獨飛六月時白璧無瑕人共

惜黃金不喫枉無貪憐才　聖主恩貸許歸公卿

重論思誰道羽毛能獨舉亦從宿莽得芝池

秋宵步月後園

秋宵步月後園時露氣清涼玉宇澄已龍池近日抱重華

虹旗杳杳迎皇輦下留殘夢滿長洲前起

禁地仙鳧若比來內苑賢臣屢應時白虎殿開大

議金堂貝闕發皇慈傳經盍日來登座有君治行慶延傳

泉阿二輔五陵多俠貴至今依蔭戚南去

重又歸冀陽天生千里足登堂憶歲華玄兔已非前日

影黃金誰是築時家秦梁北去多秋水勾曲南來定

幾花安得吹笙王子晉相携雲外采丹砂

高郵除夕

「聖朝承遠重綠綸龍旌傅宣使于天有語屬阿臣捧來頊閤詔文動賜同彤庭象譯頻仆是爲儒和最筆玉階宜得置微身

十月湖春天殿頌陛

天王玉燭調三極太史銅儀協八風淑令早從三

殿下韶華遠與萬方同堯年喜敬與書考周豫盧

幾獻功錯尚朝來霸氣滂春陽已滿大明宮

送郭校尉省覲歸山西

軒車曉日發長安恩詔寧親寵數覽五路共嗟余

馬貴遲鄉偏重綵衣歡鳳皇池上春相待鵷鷺數中

歲欲闌況是雲中烽火後承恩無爾綴鵷鵷

長陵

永安宮闕改秋城紫殿宮扉覺自露明 鶉首已占天

壽並千霜還拂地維城銅泉日遠空神御玉食時來

展 聖情不識當年文字侶舉觴誰切挽歌聲

十月六日 千秋節賜宴

列秋青宮已二年昌辰初得酌 恩筵風前露酒

千秋重天上雲和九奏傳東掖早聞廻綵使內庭應

徧賜金錢白媚非才無以領重華長願似堯天

奉酬梁司徒耗官歸金陵

功成得謝尚書參丹詔從頒卻憶老臣已長子孫留報

生欣寺行童少歸人山中徑路猶堪覓江上鱸魚且

問津不爲劉淵思澤畔五湖應并與閒身

別察寫

十年爲別賦滄洲無事安憐魯連今日分岐猶似

昔青春雙鬢已成秋學農名達長沮隱市誰知季

主愛別後相關憑寒鴈望里重上望京樓

紅城對雪

紛紛幕雪阻紅城春人官河水未生柳色無時虛二

月愁聲何事到 史南歸馬幾回程汀沙遠比望關山野

樹橫買酒少年多勝況宜知漢室自昇平

千門精衛拜星躔仗事柄臣宗皇帝及帝嘗門 題道像

地春容猶見仿而天寫知龍袞香偏合花對仙桃色

倍鮮空使萬方歌萬壽豈期身世總歸禪

金銀宮殿玉爲筵記寫君恩施佛事綠綺手今留梵

月千階誰復載兒天王孫日遠悲春草神女雲來渡
夜泉四海爲家酒是幻等閒興廢皆須惜

望鄉

泉風嘯恩罷秩還州波日暮近鄉門已無猿鶴移文
愈山共負猶利論開幻跡識從榮宦後道心堅自除
途聞歸家者門前拜處五柳門前有碧山

入鄉

大鄉別似解韶市上已憐可馬
吾五中或遇楚狂生心憐多病能知藥可想同帶喜

歸田

疎懶何心與物猶良臨去正高冢灌田渝前悟多
事種勿知參不才手綠道經開白門門臨秋水晚
南湖過從亦有隣翁論文喜覓和　詔令來

食新

少年別美泉山事慚愧塵踪今始歸路入風波知地
險物若寒器天機秘書仍撿神農名湖服史載嘗
十畝北田倍恢明主德秋風已約故山期

八月十日　萬壽星節成速子公第一乳北已
長安王幣慶充大中夜尚手萬國傳絲使後同陪醮
入古山今日思空懸鶴楊白分終投谷桃實曾向數
淡年却恐班行回重在周南猶爲史談倫

中秋前客

客歲長安嵌思多鄉關迢遞阻相過每看黃金藥秋
早不到山深奈月何統樹今無烏鵲恨倚闌還對白
大歌堪明物理各何言不當自尊辭清

寄永州別駕七翁長叔

湘西望馬悠遠分當猶閉客自閒雲白山多帥
秩月明無事亦開關數行化及苗如罷行多便
門間借問澡浴逢君幾人吟弄對落

秋日玉虛山齋

深秋獨院野地稍荒卷空含萬古情頭雁初經開白門臨秋水晚
世丈人何事名逃名馬來鬢色動將聰菊逸衆桑色
更明寵每向來鄉同行低作秋水似心平

王爺峰黎政間余歸田有寄侍御兼奉荅

歐翁元忭主思深九死餘生若有德音不爲酸懷全侍

馬首客秋絕鸞翰
里心此日白雲迷
同年吳雲泉參
與在門榜復發明
度白書關客是落
楚册面道五來多
贈黃洛川會試禮部
二年身與白雲盟
偶客深江上孤征
金壺先生集 卷二十 十一
渭上期經術不資
甲辰新春
晨田見於松門十踏跣又歲餘身任衰容寧問
卜家無長物但備書典險時惟孤根堂抑性開寬逐
隊與競道固枝春色早擬將村舊侯次噓
奉陪雙江先生訪魯石坐
僧居春日喜離憂獲奉申申訪書道其詳羊腸窮蓮
迴幾有魚冰事臨流孤雲無繫身常健一劍相扳志
已酬不遇離榮甘混跡豈應清論在林丘
豪爵康信六十始舉子詩以賀之
年周六十初生子白首初諧聖
數肯形應共大年長門前交客猶多健架上備書已
久藏不獨晚成古器使顯名正待掌珠光
冬夜讀書
新晴別館夜何期增祁寒窓讀楚辭月色半庭人語
靜松陰滿地客眠遲門鴻信覺江村遠望斗方知閣
道移自分一生甘木石安居何恨遇清時
周冷鼎惠酬雪中見訪
金壺先生集 卷二十 十二
同住深山與世違遠勞雪徑為高巖但教決曬從人
笑何有肯歌知者稀如玉喜陪庭院樹飛花偏逐客
尊衣寒生揚清條久豈為金寒又促歸
協雙江公用見貽韻
身世俱為不繫舟欲逢春色意何遒翠微山遠述朝
村白水磨高過落櫻竹東皐倍今日醉桃花能為主
人留林中知有瓜田住豈用相攀淡故侯
送胡利齋工部還京
陽關同醉風櫻前有分逢各歲年白若莫衣來卅

雨暮漸增鵑別江烟苑花向日迎官騎岸柳隨風繫
釣船身貴不須憂客但算才何意賦甘泉

遣來華高韓

心事向兵工道入甲於編蜀得封世事自宜終莫
足故人白髮客重逢門事書輒穿針日坐應燃炭到
晚峯期笑倚遲空谷來此身已向遠遊情
留徐安建貴州總兵
新恩多服嶺南還糟粻乘春下白鹽 楚別來仍問
憂五侯西去仍逢山間書夜傍星河遠盡戟門臨塹
公華七十五 卷二十二 十四

塹間高數仞羽翮漢使王章今過七星岡

挽留田舊政奎兄弟

白雲已逐水東流空有晴暉送暮愁窮巷誰題凡鳥
在疎書應件窗魚休雙墳寂寂長安道客愁七言絕
草秋深見梔花倍惻悵春風何事不相留

大保司馬毛公歸田投贈

主疊百夫卻成名獨握兵符手 管城 勝寵衣分
御爐客投筆中 身情身閒不役成功後道直終
令策論平暫使山林增氣色自宜遥待慰蒼生

尚書王張水南公

楚江歸去憶林栖春草萋萋送馬蹄酌酒道常不辨東西道從川上行時見詩向窓前翠
臨處分與白雲為伴侶故身何以報提携

令外父大僚留翁歸時年七十九二首

十五年前學二疏目目白首棄金魚門推易數因留
正愧封卿人故索居冠制宜從周禮後人材愛鏡
孝卓仍休生強健斯文在眼日猶來問尚書

涂林住久忘機事破曉顏垂一草堂挽尸木窠巢月
令香未共道明年逢八十無心再問渭中璜

為山騎別王生有訓劉生行甫石頭山下

名山子自能師去窺得金丹大馬文山洞不知秋葉
改仙橋血與世人分還家猶帶湘中月贈客留收石
上雲聞道大台堪採藥春風能查復陽拳

湘江懷古

秋風江上易生悲寂寞流去欲遲漢宅幾人憐賈
傳楚狂今日滄洲畔長歌幾許識漁父歌幾許

自移湘宿人日多召事宜今班伯尚代平
　　次禾川贵县公送使次
日暮江流寒夕至晓山含丁子帝昌年曾此品乡虚
　　劫城尚书用祖年韵
别人野耕楚水汴思君岁七振客华江大猶放逆人
勉卓越重寻隐者宋竹下門庭同是了罷漢事
烟霞宁趣知悟乡虚理荣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与留别何善山
不知旻倩是仙遊一引春風李郎舟彭蠡烟波看发
　　十六

　　念老先生集
勝金茂城部别官野明時莫厭爲客愁記取雙魚頭問訊尚解夜七利江頭
　　湖上曾白唐次前韻
盧山登七擊光寒宿雪嵐春未殘一葉扁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僧
幼安石見空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度节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
上池邊市遠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役魂風求因上不知誰為將軍
　　登報恩寺叫懷荒溪
金陵尚部化城居崇豹依七六代餘華楼猶悲中使
救寧至帝護上乘書獨龍夜七留金陵雲朝七眺
滿天地憶山谷丁子帝昌年曾此品乡虚
　　劫城尚书用祖年韵
別人野耕楚水汴思君岁七振客华江大猶放逆人
勉卓越重寻隐者宋竹下門庭同是了罷漢事
烟霞宁趣知悟乡虚理荣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与留别何善山
不知旻倩是仙遊一引春風李郎舟彭蠡烟波看发
　　十六
勝金茂城部别官野明時莫厭爲客愁記取雙魚頭問訊尚解夜七利江頭
　　湖上曾白唐次前韻
盧山登七擊光寒宿雪嵐春未殘一葉扁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僧
幼安石見空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度节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
上池邊市遠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役魂風求因上不知誰為將軍
　　登報恩寺叫懷荒溪
金陵尚部化城居崇豹依七六代餘華楼猶悲中使
救寧至帝護上乘書獨龍夜七留金陵雲朝七眺
滿天地憶山谷丁子帝昌年曾此品乡虚
　　劫城尚书用祖年韵
別人野耕楚水汴思君岁七振客华江大猶放逆人
勉卓越重寻隐者宋竹下門庭同是了罷漢事
烟霞宁趣知悟乡虚理荣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与留别何善山
不知旻倩是仙遊一引春風李郎舟彭蠡烟波看发
　　十六
勝金茂城部别官野明時莫厭爲客愁記取雙魚頭問訊尚解夜七利江頭
　　湖上曾白唐次前韻
盧山登七擊光寒宿雪嵐春未殘一葉扁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僧
幼安石見空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度节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
上池邊市遠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役魂風求因上不知誰為將軍
　　登報恩寺叫懷荒溪
金陵尚部化城居崇豹依七六代餘華楼猶悲中使
救寧至帝護上乘書獨龍夜七留金陵雲朝七眺
滿天地憶山谷丁子帝昌年曾此品乡虚
　　劫城尚书用祖年韵
別人野耕楚水汴思君岁七振客华江大猶放逆人
勉卓越重寻隐者宋竹下門庭同是了罷漢事
烟霞宁趣知悟乡虚理荣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与留别何善山
不知旻倩是仙遊一引春風李郎舟彭蠡烟波看发
　　十六
勝金茂城部别官野明時莫厭爲客愁記取雙魚頭問訊尚解夜七利江頭
　　湖上曾白唐次前韻
盧山登七擊光寒宿雪嵐春未殘一葉扁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僧
幼安石見空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度节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
上池邊市遠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役魂風求因上不知誰為將軍
　　登報恩寺叫懷荒溪
金陵尚部化城居崇豹依七六代餘華楼猶悲中使
救寧至帝護上乘書獨龍夜七留金陵雲朝七眺
滿天地憶山谷丁子帝昌年曾此品乡虚
　　劫城尚书用祖年韵
別人野耕楚水汴思君岁七振客华江大猶放逆人
勉卓越重寻隐者宋竹下門庭同是了罷漢事
烟霞宁趣知悟乡虚理荣性寧須九轉砂
　　静海与留别何善山
不知旻倩是仙遊一引春風李郎舟彭蠡烟波看发
　　十六
勝金茂城部别官野明時莫厭爲客愁記取雙魚頭問訊尚解夜七利江頭
　　湖上曾白唐次前韻
盧山登七擊光寒宿雪嵐春未殘一葉扁人獨往萬峯落照晚宜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俗休疑僧
幼安石見空芝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安度节余忠宣公墓
淮南兵甲正紛紜不爲酬恩始立勳城上女墻頻易
上池邊市遠獨憐君一身自許生無負數口還從死
有聞此役魂風求因上不知誰為將軍
　　登報恩寺叫懷荒溪

于羊別永訣客今如失可是君身舊姓黃

別荊川

懷君歲七名相望一月春風去處忘臨發幾回留解袂家無音還似作頒裳幸俱見衆形骸外恨不同生夜夢中

題心漁錢公

前年衆論丈人沈處世真同不染舟欲抱釣竿思遠去翻歌漁父作休嚴陵地近常留卷巧得羊三山疑在越溪頭用韵昔日巨鰲難得手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二　十七

題玉龍溪

故人在公都能別　見山陰坐暮林慶向日成知偶合不將古處深十年已去為何計千甲臨分獨此心莫說鵬琴惟有來急湍江流水得同音

夜雨坐易

風入有樓雨作聲高七萬籟動新空閒窓燈火虛相照夜半川原歲暮情我同親從混俗見閒人只在迷塵裏根源若道無消息有事光大獨弄丸

先天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自伊尼望意二千餘載後吏門二十六宮時　十六宮者蓋之號始於邵子以反　陰六陽之卦六十四卦反覆合　某史日月為易　大哉已爲陽生候月窟初含剛友某說門世作沈不知康節果誰同

次康節觀物吟

生地生天別有乎七藏天地豈為貧有無不測終何　豹動靜之間雖品大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逢申處起　大根天根月窟分朝暮識得永分方是春

病危效康節體

念菴先生集　卷二十二　十八

病劣重心力莫支每可大命自揣　門今若古生安可勉忘務若終依化若求玄夢　成變世間流是非千漫論邊達有所思

自題自警

五尺身軀　又大百年事業皆何如每思自照　衆人用康成為戒觀從混俗見閒人只　迹應古安貧保天定前同述途窮事

陶竹塘自省文答

中年學道負心期始信稼未亦治成授七漸忘

過客七使似有仁知仁知兩翁不
退走事列朱門封面君可是疫掌疑

別李述梳生世間未學記

幾年依故處今日見故里人出七尚述思
如清七悠悠事已矣君行須傳無於風月於吾疑
有神此去得即應自覺

贈錢徵山

客到初逢不記年一回相見一令外伊川易和盡情
愛事能從四十前同倍意常嗔猥贊答時亦借

為名仕矣

寄元上人

超雙江公約人安成
十年農圃求知音花飛戍鼓中一宿巖雪逢道
倍情意相契自別字同中晚雪千家靜門裏寒梅一
夜新報道春江水有回津人

平林門中晚尚多雨龍鹽於
春江雪晚不覺人寒處獨悠悠現鄉山石人常
醉彭蠡別亦應秋夜千吉晚白年魚友一
身休適仙舊有匡廬與期在盤河八月秋

東原先生臨迴山書屋落成詩次韻奉贈

杖優石屋幽行寫新詩一見白鷗還道
遠無由更壁依人和六韻同貝多許品萬物遠近有

品歌寫北舞步步與步七步

與張以敬留于建夜坐

虛堂清夜寂無有動年來品向為七時信吾
為可留君人門無答得定終鑒曉改謝來賓
復有好景待人踐不得三更霜月上孤村

送尹道與會試

新給自鄉吾信事品包行當應見侯況是義方同上
册可無高養似魯公鳴吉為試陳王道一夜摩郎待
士心但得　鼎甲多榮龍鹽於

吳雲泉初遊石蓮洞

山中古刹初臨主林外穿雲遠共君石作蓮花疑半

指留如遠衆同爲華表氣定山來猿鶴恐有遺書似
吾文去處莫言隨所適年七處月待平分

古同會飲前同六十

文帝尊樂與時遠早賜　門思晉賜歸懽學兒嬉緣
母在年親農事嚴人稀作導久滿京華遠江場官宛
造化從可修少年各亦老料君爲事已忘機

寺梵林　思伯八十

早知世道等浮雲不覺南枝春色偏自分若愚甘有
命當日抱　學成自待時忘遠子來征日通合娶見太

上箭見能仁生和詩記時無　思協幼高年
周申侯　能嘉見與詩次韻奉酬

犯敢宗和尚能處遠喪公似見君遠爲風波曾試
身世能將息凡衆尚重遊石道

地不足容大胡來借筵前貴門世外此從分
影對能淡爭白吳管岸似授中野處石如寺樓亂
渡文却來不作通靈地且試浮香坐夜分

南土母余年八十九

王母從來海上仙春風九十又華筵世由鳳閣綠綸
貴家是鳥臺甲第先婚嫁圍看俱白髮盃案能數幾

滄田門前桃樹紫七實應待千年入商籟

青原山次韻共山龍公

春服相尋秋始逢講堂分席史門從石林書抑於

塵山閣微風起暮鐘須臾同市後回閒廟識古

人攜溪邊夜語休輕荅莫布當年聽法龍

湖上別龍溪

河汾門下成人過屢見其如貝如珪別久一月齋心仁義

如年相日見非多論生遲席從相問爭于渥綏束

和歌我亦投竿傍武夷久欲臨泉上釣滄波

高梧林愚伯九十

梧竹可以翁七十

家家七慶似君難七十容顏尚淀川兄弟俱爲王國

傅祖孫皆貢大官林梧舍色蔭春酒塢竹繁陰閒

歲寒堂靜趙來志味久壺觴遲相共賀歡

贈特峯兄令永定

雙江公世到州中丞

劍門天險重王畿去行中永破虜圖開府旌旗古陣

色行邊草木動兵機潮河川上秋城壯山海關西鴈
嶷稀應足笑誤尊組上古來常勝在知微

今日吉原山中共善山晴川東廊明水諸公
[illegible]

[illegible]曲檻書閣森圍心人與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紅年不坐遠華石絕壁烟復投雲裂望月臺高沉竹
篠貧聽鶴亭高蘚古厓遺稿卓閉門時日對山攀龍記
落梅成雨遂尖頭叔度孤舟江上艤知僧

內午附何善山王節甫

劉余弟遠夫同遊開先寺重來行到已是
宏中閒簡日即忘況是深林欲移時重尋古鼎想
吸露還乏中人隱能若何倚杖長汀看
隻劉野遊千峯黃鶴遠素書無路報明如

九仙臺遣壽陳明水公

雲霄東望數峯高海上仙舟對面存風起白波
帝子甲光出華見人豪吉原來日覓風騷

過安分已永結童烏信步來

高祖甲於故宅

一別中臺五度秋重來門巷變荒邱
十年一夢遠承恩食貧陳白角天地誰井幻鳥古
君臣每在野覓道高名能隱弱風塵多不識人

自自南泉山同東郎師泉原山諸君再登戊申
夏

更嘶此道使兒金靜興豈須堅設相從佛身自對庭前
野客本幾在不逢舊遊壞

柏僧為猶鴞夜宇鐘願嚴樵夫從姓急欲問客問覺
言猶聽絕他日傳閑士誰是今斗魄骨龍

自泉山三登前韻

久欲遠遊機不遂務塵清回竟誰從未知臨澤同何
恭那川嘯歌答一笑淡上草深逢雨霽巖頭花落報
春慵野水忽去頭年事香在休疑學老龍

自泉山甲贈答劉五泰郡丞四疊前韻

市朝過代今再逢幸於道旨嘉過從忘機相對閒忘
已客到自合扣鍾澤聞行吟寧有桑人前禮法且

效晉年來定詩高大語賢則疑之聖同龍

月賜日訪胡前川大夫新居有贈

安望亦甲府班共陟冷溪華今逢十歲登斗惟種
時一望高祖開烟霄日遠白鶴翠山騎別
陀切近近同君俱過客青帘次平洛人間
自揖劉龍山六十高高五疊青原顏

大君恩度可當逢凡水青山永報從組竹上官自離
經變氣終夜不閉鈴笑歲對客機今步妻子累身計
更嘶此道使兒金靜興豈須堅設相從佛身自對庭前
野客本幾在不逢舊遊壞

重登海天樓有懷王龍溪尹道輿

高閣憑闌思悄然舊遊回首又經年山陰留滯歸舟後劉元飄颻去鴈盡樹影乍疑人侍側工夫猶見道衆前風塵已覺閑人少得共閑時信有緣

旅館六首

午窗春衍客未眠正逢孤鶴下江烟簫聲忽起還連棹月色相看獨扣舷千里旌旗他日夢一尊寒抱況人情攀望成重臨處興亡自長空已劃然

木蘭家傍翠芙蓉宛宛傳采葛踪去日一身當海氣來峰

生至今孤琴壯千峯羅綺色借問前華月心事雁

江秋誰道女當兵所思儻在雲深處　右志不

黃鶴樓前秋水長江天北望遠蒼茫白雲千載空

處此日空吟自夕陽芳草又圍新鄣鴨江洲鷗見信

鯉魚傳家定有伊川場面對何緣到草堂　右對匡廬

詩大宰羅整菴公八十

功成早納尚書印通宜調引儒者木鐸震寒魯經

卧草庭春在不教陰六經得友千年外四海憂民一

飲空使聖人勞倒席肯同文載宋車

寄贈青田明府李君株山五十并序

株山君以丙辰九月五十生辰當四方之時而君之學進七不已甚宜於民故不以年爲耄而劬友之情有不釋者

則秀筑其作邑之美以爲青田慶然政成而
涉明即青田亦得久專而有也若講學以淑
上塹城以衛民出其餘力于濱縣志而修成
甲溝里往可考最稱侯嘉建當能次第書
之

出入公庭每載星諸生聿席聽談而能揖海危舟
舍吏起山城俯白鹽官跡屢書心已白梁檻久塗
常青縣人可有聚紹王令仙鼎此倖

趙廖氏節孝序爲古陽先令公後

日宅中俗爲白氏後長子孫遺樹老門宅雖還似當年化魯恭
人尚草堂閒迹名對洞中有羊次韻
王生登明共宿洞中有羊次韻
斷上亦羊憶昔年後家長住尚無緣因攜石凝堪遺
九門仗節太鴻飛自客家在鴨花封及通向
竹葵溝畔陰寺前壁此身來去本志擬

丙辰除夕

日日分除知自惜來須今夕信悔人鏡中上木從形
歲地上龍蛇與歲新泛蕊相傾殘曉酒開筵屬陽
年好在堂前共圍堪負柔遲思及早春

丁巳六日洞中作是時春梅未吐

山田十載自閒荒每冬閒步尋幽覺春來漏水長
簡出不緣堪羽老忘機與可代供林

徐河要宿蒙受筆許何事梅花開得晚似
西疇十一日六日與甫田洪屯仍生飲明集
叔陶館於弟館宇至同訓別去幾一年矣觀
簇補疑是大門世翻爲山深到日稀石室內書是續
九門仗節太鴻飛自客家在海堪遺
竹葵溝畔陰寺前壁此身來去本志擬

丁巳七月十一日作乙卯

秋病起時久不除門千里潭音書最所已分疎形
政制隙爭知又歲除案上悠七從去馬池中閒七幾

生魚眼前只合論身後得失何從辨實虛

內弟曾龍陽五十

趨庭上國憶昔在同首俱爲半白人食果舉閒論客
哉石化曾抛擲筆雨家史是个一旦百口相看仁
一身況是子公門戶大暮年舊學更須親

康磐峰降北日內外沈疴川爲餐白雨宏使
見但一子已不及謝奴見高
久共長沮溺事得虛名家徒四壁勞車
馬身在千尋門遠是界於客。宋飛盤中報
公垂先生集 卷二十二
珠情。所行同笥笠。
中秋只宋白副萬共舉曾龍陽紹世副純甫
得月事如最

共、宋慶逢尚友同人獨余月明何經色白髮對禁
酒莫對青山不放歌在有道指韜副楊天時孤意到
處何處管絃妨盜賊在空負年來借聽多

丁巳秋重宜昌原有
入谷尋源久未逢空花落盡欲誰從漁閒此日有孫
水隔晚何人扣暮鍾衰壯自憐身是幻前迎不爲病

送周福同正嘉興經府

早知立事事名賢岐路栖遲不計年書記拜官邊幾

李風流開幕對芳蓮夜航聲識吳人語曉稻香分海
邑田爲問舊時佳麗景千戈洞謝幾家全

偶閱已丑讀卷記感賦記出函谷學士執余登
漢室魯推策治安長沙謫去歲應闈知人總負臨
第事爲詳
軒問明主誰云遇巷雞往迹已陳俱屬夢病身亟
老豈堪官縱捐徼祿還虛籠豬猶能解素餐

寄李鷺洲海州

秋山獨掩白雲居早歲交親跡近疎五馬喜臨東海
郡片鴻忍對北風書清淮盡勑達趙府斥鹵荒村屢

駐車莫嘆把鬯勢撫字折腰縣令視何如

寄劉鳳西太平節推

封疆直接秣陵閫尊酒常懷采石灣詞客留家知郡
美訟人空獄羨官閒蛾眉着月滿秋臨水牛渚烟消曉
見山況是　上皇音澤地科徭應未擾民間

送劉松宇太守補郡如京師

禁足空多送遠情連朝風雨水初生床頭白酒夜須
醉天際青山春正晴池草吟成過采石腰花班入謁
承明曾聞舊郡歌來暮定有人爭問姓名

寄朱鎮山中丞巡撫山東

青春瑣闥麗形庭玉斧登臺髩未星日近泰山多曉
色風行東海少塵寒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
魯駉填撫正資清靜理片言肯向蓋公聽

夜與胡惠泉毛世卿敘故有感

壯年遠宦訪相思千里征鴻未可羈偶與舊遊談往
事不知今別何時境如斯要醒來失詩向誰家醉
處奇逢　盧仝吾已老只餘初服得心期

張　宋大人詩來擬予文山一峯之列時以外

遊未緣接使旌下世其嗣中丞雨偶以稿聞

次韻奉謙并謝已愧平生九京地遠空留
鵬鷃非倫亦借聲翻回知己愧平生九京地遠空留
語百世風高可附名遵俗守雖甘嘿七俠人間鳥憶
丁七夙毛已是雲霄侶報德惟思晚結盟
迢遞寒泉冰玉聲荼崖飛瀑白雲生雨賢比跡心應
古四韻孤吟詩有名清廟不逢歌奕七空山時復聽
丁七瓊瑤欲報今何處敢棄餘生負舊盟

蔡白石中丞巡撫河南用韻奉贈兼謝留別、

瑤華將使別青林節鉞新承　寵渥深中土嘉賒衣
豸日南方空切愛棠心河流春色登臺見嵩嶽晴光
倚軾吟不識持衡意何似可容江省借重臨
　大博存齋王君自沙縣致仕初歸對飲有贈
萬鍾一芥莫殊觀出處如君乘已難身喜還家真侶
我老鄉憐幼勝居官深秋叢菊霜前賞遠照千峰雨
後看同學幾人今幾在一尊爲壽且爲歡
　贈泉口果齋姪郡守自嵩明代演南按察進冬至表
鼗管吹葭動紫宮　九重獻壽萬方同寶函捧自滇

南至玉帛徐從闕下通晉代外臺遥就日親瞻內殿
共呼嵩陸明況值三書考應寵天書御閣風
　壽曾石岡六十
夫君長我二年强鬚髮相看獨未蒼愛子能輕朱紱
貴宜家長對紫荆芳喜看耕釣兒童仰慚着衣冠簡
沐忘聞道佩茱能益算況逢明日是重陽
　送伍教夫張以敬萬曰忠周崇甫羅庶猗魯于
　健劉靜之會試
千年口義與心傳垂老襟懷未遽然却羨步趨堪致

遠莫酬問難似攻堅制科子靜人應識甲第文山世
所賢今古此身難再得相期定在品題前
　送果齋姪之嵩明
昆明東北龍城起迢遞烟雲鳥道通六詔分符州最
近三湘移牧秩還同傳車萬里霜楓外齋閣千峰野
霧中到日錦泉春正美早行忙陌問民風
　寄祠部曾見臺君
廣廷聖帝嚴三禮漢署仙郎典百神天上璽花陪位
近夜中詞草御題新歸從散直還躬養靜愛齋居得

煉真誰同春曹蕃世業獨看章奏說先臣
　重別曾于健會試便省覲
三年滄賦結交行一室那堪送遠情心望北辰因壽
母身歸南省有難兄旅中常共春暉色榜下還兼書
錦榮邦問長安鍾動處可殊他日琴希聲
　壽泉口山泉姪六十
往失何須更問天時當痛飲且怡然千金不博閒中
樂萬事休尋夢裏緣靜對江梅還結子醉看社櫟可
忘年里中能幾交游在試論何人福最全

鳳西劉君自太平節推入賀　萬壽適擢武選
有期是時閫南捷後往先
君宰武進故有末聯
金鑑千秋獻　玉京當途塗司理早知名忽忽百將專
衙地正聽三捷奏凱聲徹鐵券少侯隨下拜錦衣近戚
避前行暫中廳壁題名處先號如存可有評
寄賀高參石屏叙州郡丞
巴城別去憶遺政棘部新遷共舊僚官號貳車分職
簡階仍五品列衙尊勸農漸識南中候問俗時聞徼
外言更想觀風隨刺史緝屏終日接朱緌

別茶陵火田尹南甫尚御尚期尚程德先壽先
諸君
茲遊幸得與君同楚水吳山千里東溪館琴書分皖
月石田禾黍動秋風舟過衡嶺重湖外家住雲門萬
木中聞道長安期射策莫嗟吾道有窮通

送戴蓮塘令漳浦
山居同是濯纓人出宰漳南近海濱簾捲浦雲逢化
蜃席移島月照懷珍陳書莫計瓜期日退食應憐菜
色民承乏況聞當歲歉看君此去試經綸